
武俠世界
第35年
39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姜子牙故事之三「日月浮沉」。周文王的祖墳地脈煞氣太重，爲了「伐無道、平天下」大業，文王不惜犧牲自己，使得「鳳翔大龍脈」的龍氣與姬發的元氣交滙，奠定了周朝的國運……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故事，一向以歷史、地理、堪輿常識包含兼容，令人閱來興趣盎然，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欲知尚父姜子牙如何全力以赴匡扶周武王——姬發成霸業，如何運用他的智慧，智鬥商朝太師聞仲，終於大敗所向無敵的聞太師，請細閱本文。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即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影圈風雲」，鐵馬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報應」，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83.2.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39期

（總號179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日月浮沉

玄機祖師姜子牙故事

蕭玉寒・文
可飛・圖

武王登基　大軍壓境

周國地域西岐山上，此時已近黃昏時分。太陽漸漸西斜，如酒醉的美人橫躺於芭蕉葉上，晃晃蕩蕩，婀娜生姿，天際佈滿燦爛金光。

在西岐山周國王陵側，周文王姬昌、太子姬發，以及丞相府的執劍書僮洛妃等，均被眼前的黃昏落日美景迷住了。衆人凝視着，心神爲之恍惚，竟連周國祖宗王陵隱伏的可怕煞氣也忘記了。

姜子牙目睹落日餘暉，卻不禁暗歎口氣，深知此時此地，天際現出異景，決非什麼吉祥之兆。姜子牙心念電轉，不由便手捏銅錢，於袖中暗地卜了一卦。

姜子牙所得的，卻是「陽陰陰陽陰陽」的「山火賁」卦。姜子牙確證所得乃「山火賁」，心中便不由一怔，暗道：黃昏落日如「山火」，又「賁」即「墳」也，此卦豈非直接揭示，所卜的乃「黃昏落日王陵」之事麼？

而且所卜的乃「山水賁」卦之「九三」象，象曰：賁如濡如，終之陵也。「濡如」即「洗淨般的光澤」，「終之陵」即「歸宿於陵墓」，因此此卦之意，實揭示若要令姬氏一脈光輝燦爛，須有一大智大勇之人，甘願犧牲自己，得以歸宿於陵墓，以令子孫血脈受其蔭庇。如此下來，周文王勢須作出最大的自我犧牲了！姜子牙如此斷判，心中不由一陣惻然。因爲他深知按周文王的命宮運格，可超越壽堂、命門兩宮，亦即可過九十九歲，然後重返天中，一番輪廻，其壽數甚至可達一百六十九。但若於此時「歸陵」，則不過九十九歲，於他的運格而言，也即夭折了七十一年壽數矣……

姜子牙沉吟之際，周文王姬昌已從「黃昏落日」奇景中回過神來，他若有所思的問姜子牙道：「丞相剛才所言，西岐山上潛伏一驚世大龍脈，到底位於何處？丞相可否引領姬昌，往彼處實地觀之麼？」

姜子牙一聽，心中不由又暗歎口氣，心道：此乃周文王姬昌命數使然，已非人力可能挽回了！既然命數如此，引他實地一觀他日後的歸宿之地，好令他心中釋然，含笑而去吧！

姜子牙這般思忖，便點了點頭，道：「文王既有此意，那便請隨臣走一遭吧！」

於是，姜子牙引領周文王姬昌，以及太子姬發等，趁天色尚明，直向西岐山西面那飛澤奇潭走去。

不一會，一幅如仙勝景，便現於周文王姬昌的眼前，但見峭壁深潭，怪石如獅如虎如龍，活靈活現，奇特之極。

姬昌雖未精於「地脈」之道，但於「八卦玄機」卻已洞悉透徹，因此細望之下，便有所悟道：「姜丞相，此處地脈形勢，似乎位於整座西岐山之乾坤位，亦即坐坤向乾，莫非所指的驚世大龍脈，便隱藏於此地麼？」

姜子牙尚未及答話，他的「丞相府書僮」洛妃卻已搶先笑道：「不錯！不錯！文王果然慧眼超人，一眼便瞧破此地隱含乾坤了！實不相瞞，據丞相大人說，此地潛伏一座『鳳翔大龍脈』呢！」

周文王一聽，不由欣然一笑，他並不因洛妃不懂禮儀而生氣，反而向她含笑問道：「噢？原來此地果然隱有奇靈地脈，但未知爲甚叫『鳳翔龍脈』？又這『鳳翔龍脈』有甚好處？」

周文王這般一問，洛妃不由傻了眼，因爲她僅初涉此博大精深的「地脈」學問，又如何能回答周文王如此高深的疑問？洛妃不由傻笑道：「文王啊！你若想知道，看來只好下旨令姜丞相奏上來了！」

周文王一聽，便轉向姜子牙，含笑道：「丞相可以詳加解釋麼？」

不料姜子牙此時卻忽然歎了口氣，道：「地脈誠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爲大業故，兩者何相衡？此事牽連重大，尚須待吾詳加審察，再作定奪吧！」

周文王知姜子牙必定因其中要作出重大犧牲而大感爲難了，便不再追問下去，只含笑對姜子牙道：「若丞相不嫌，今晚姬昌與太子親赴丞相府，再與丞相細談好麼？」

姜子牙此時果然深感爲難，他對周文王如海廣闊的胸懷深爲欽佩，委實不想見到他爲「大業」而被逼中途折損；但若非如此，周國姬氏一脈，必受制於祖宗之煞脈，難成大器，「伐無道、平天下」大業決難達成，這眞教姜子牙左右爲難了！

姜子牙沉吟半晌，才無奈的點點頭道：「文王既有此意，微臣不敢違逆，一切且憑天意定奪吧！」姜子牙心中似有主意，但尚未坦白道出而已。

周文王姬昌絕頂聰明，察言觀色，便知姜子牙的心思，他也不去追問，毅然決然的道：「是，丞相所言甚是，一切且憑天意而定吧。」

周文王姬昌、丞相姜子牙、太子姬發，以及丞相府書僮洛妃等，在衆武士的擁護下，走下西岐山，馳馬返回周國國都西岐城去。

當晚亥時時分，周文王姬昌，果然帶同太子姬發一道，隨行僅四名武士，微服親赴姜子牙的丞相

府。

迎迓周文王父子的是丞相府書僮洛妃，她一見周文王，迎面便神秘的笑着道：「文王大駕光臨，丞相早已等着，着我出迎，他現在密室等候文王和太子駕臨呢！」

周文王微笑道：「這便請洛妃姑娘引路吧！」

洛妃果然不再多言，乖乖的引領周文王父子，直入丞相府的密室。但抵達密室門前，洛妃卻停步不前，向周文王肅然道：「丞相吩咐，除文王和太子外，其他人等，一律不許踏入密室半步！洛妃不敢違逆，因此只好請文王隨行的武士停下了！」

周文王一聽，當即向四名隨行武士微一擺手道：「爾等留在室外守護吧！」

周文王話音剛落，密室的門便無風自動，霍然蕩開，一聲勁音傳了出來：「文王和太子駕臨，姜子牙已候駕多時矣！」

周文王深知姜子牙神功蓋世，鬼神莫測，他既作此神秘安排，便必有其道理，於是毫不猶豫，與太子姬發一道，舉步跨進密室之門。

說也奇怪，周文王父子剛跨進去，密室之門無風自動，呼地關牢了。原來這是姜子牙在密室裏面，以他的「八卦眞氣」，遙控密室之門。他作此安排，似乎密室之會，事關重大，除周文王父子外，絕不能向任何第三者洩露出去。

丞相府密室，原來又闢作姜子牙的修練之所，周文王但見密室中無燈自亮，四壁皆繪有八卦圖像，乾坤幻象，堪稱「八卦之室」。姜子牙此時正端坐於地上所繪的八卦「風」位上面，左右乃「乾」位和「坤」位中對面便即「水」位。

姜子牙此時忽地微微一笑，向周文王拱手道：「文王請於『地』卦位就座，太子則請坐於『天』卦位吧！」

周文王一聽，心中一動，暗道：「天」卦位即「乾」也，「地」卦位即「坤」也；而姜子牙坐「風」卦位，向「水」卦位，用意深遠，豈非「坐風控水，以定乾坤」麼？

周文王心中轉念，便毫不猶豫，立刻坐到「坤」位上了。太子姬發見狀，也坐上「乾」位上去。

周文王向姜子牙道：「丞相如此安排，有甚妙用？」

姜子牙微歎口氣，道：「文王捨己成仁之意，微臣十分佩服，但心實不忍，無奈之下，唯有以天意爲判吧！」

太子姬發一聽，心中猛地一跳，他心性至孝，眼見父王已萌「捨己成仁」之意，不由大爲震驚，忙向姜子牙問道：「丞相，未知如何方可知悉天意？又如何判決呢？」

姜子牙一聽，沉吟不語，好一會，才轉向文王姬昌道：「文王之意如何？」

周文王微一思忖，忽地微微一笑道：「丞相，吾等不如各自獻出一策，再作定奪如何？」

姜子牙一聽，無奈點點頭道：「一切但依文王之意吧！」

姜子牙說罷，突伸右手，向案桌上一招，他暗送一股「八卦眞氣」，再廻旋而回，案桌上的筆墨，早已挾帶落到周文王和他面前了。

周文王更不猶豫，執起筆來，便在掌心上疾書數字。然後姜子牙也執筆在掌心上書寫了數字。

周文王和姜子牙寫畢，各自向對方攤開手掌，兩人相視之下，均不由會心一笑。太子姬發見狀，連忙向兩人的掌心望去，只見周文王和姜子牙的掌心，不約而同，各書了五個墨字道：「以卦象爲決」。

此時只聽姜子牙道：「既然如此，文王亦精於八卦，便以文王所卜之卦爲準吧！」

周文王卻微一搖頭，道：「不然，吾之八卦玄機，乃丞相所授，丞相有如吾師，怎可於吾師面前擅自卜卦？」

姜子牙一聽，不由暗歎口氣，心道：吾未卜已知卦意，文王必難逃夭折命數，若此卦是文王自卜，吾尚有話轉圜，但若此卦乃吾所卜，那便再難廻旋了！姜子牙心念電轉，終於無奈的點點頭道：「既然如此，微臣便與文王再各自卜一卦，且看卦象如何判決吧！」

周文王一聽，不再異議，當即在身上摸出一把銅錢，在掌心上連擲六次。第一次得「⚊」符，第二次得「⚋」符，第三次得「⚋」符，第四次亦得「⚋」符，第五次則爲「⚊」符，第六次亦爲「⚊」符。

周文王微一沉吟，即明卦義，暗道：「⚋」符爲「陰」，「⚊」符爲陽，一陽二陰乃「山」卦，一陰二陽爲「澤」卦，上「山」下「澤」，豈非「山澤損」卦麼？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周文王沉吟之際，姜子牙亦已卜出一卦，姜子牙立刻便搖頭苦笑了。

太子姬發心中忐忑不安，見狀連忙問姜子牙道：「丞相，所卜卦象如何也？」

姜子牙無奈歎了口氣，道：「太子，所卜之卦，已定文王命數矣！吾所得便是『山澤損』卦啊！」

太子姬發對「八卦玄機」乃門外漢，他並不知「山澤損」乃何卦義；但他亦十分聰明，暗道：既然是「以卦象定判」，亦即天意所示，那文王和丞相所卜之卦，必然同一卦

義，否則所卜之卦便必定不靈驗了！

姬發這般思忖，便又忙向周文王道：「父王，所卜乃何卦呢？」

周文王一聽，神色肅然，道：「吾所卜乃與丞相同一卦象，亦即上『山』下『澤』之『山水澤』卦也……看來，吾之命數果然已難違逆也……」

姬發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忙道：「父王，是甚命數？」

周文王微一沉吟，便道：「所謂命數，亦即此卦已揭示吾之運命走向，勢所必然，不得不爲也！姬兒若有不明之處，可向丞相請教。」

姬發無奈，只好又向姜子牙問道：「丞相，所卜之卦象如何？能見告一二麼？」

姜子牙一聽，暗道：姬發乃此運命逆變奇局中人，預示天機一二，倒也勢所難免也。於是便對姬發道：「所謂『山澤損』卦，亦即以上『山』下『澤』構成之卦。此卦之『六三爻』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卜此卦時，乃文王、太子及微臣三人，據此而推算，其卦義不難悟解也。」

太子姬發心性亦十分聰明，他雖然不精於「八卦玄機」之道，但聽姜子牙這般提示，再微一思忖，即有所悟，忙道：「依丞相之判，莫非吾等在座三人中，必有一人折損，然後其中一人可有所得益麼？」

姜子牙微歎口氣道：「兩者所得，皆同一卦象，由此可見乃屬天意，天意如此，命數必難違矣！一切且由文王自行決斷吧！」

姬發一聽，但感姜子牙之言甚爲深奧，他苦思之下，竟難悟透，情急之下，無奈只好再轉向周文王道：「文王啊！若依此卦象，當作何決斷？」

周文王神色肅然道：「丞相所言甚是，吾據卦象，已有決斷矣！此亦爲姬昌夜語之目的也。」周文王一頓，又轉向太子姬發道：「姬兒不必焦慮，吾以爲人之生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爲民爲國者，重於爲一己私利何止百倍千信？姬兒只須以『伐無道、平天下』爲念，餘則不必思慮。」

太子姬發生性至孝，聽文王如此訓示，無奈只好肅然道：「是，兒臣謹遵文王教誨。」姬發話雖如此，但心中到底惴惴不安，暗暗焦慮，「三人行，則損一人」，所指的究竟是誰？

* * *

眨眼又過了兩個月，到四月，月亮初現光華這一天，周文王姬昌忽然便生病了。

太子姬發聞訊大驚，連忙召傳羣醫入宮替父王診治。

姬發率羣醫來到周文王姬昌的臥榻前，正欲向文王請醫，周文王已半倚半躺的爬起半截身來，伸手撫一撫滿頭的白髮，向姬發含笑道：「姬兒不必爲父王焦慮矣，羣醫進宮無益，也請盡數退出吧！」

姬發一聽，不由大急道：「父王，有病便須診治，若諱疾忌醫，病體拖延，恐有不測之險啊！」

姬昌聞言微微一笑，隨即道：「姬兒，吾之病，姜丞相有甚表示？」

姬發迷惑不解道：「臣兒不知爲甚，丞相聞報父王患病，僅仰天長歎一聲，道：「天意！天意！」餘則絕無半句表示了！按臣下之禮，丞相理應殷殷詢問啊！」

周文王一聽，不但不生氣，反而欣然一笑道：「並沒什麼，只因丞相早已有先知之明也。」

姬發無奈道：「但父王生病，豈可不醫？」

周文王道：「吾已九十有八，周國在吾手下，幸保不失，爲『伐無道、平天下』大業奠定根基，吾願足矣；又吾自知命宮難越九十九，延醫徒勞，無謂虛耗國家人力物力，一切留待日後創大業吧！」

姬發正欲再諫，周文王呵呵一笑道：「姬兒何太痴也！自古人生七十古來稀，吾已九十有八，尚有何憾？況且吾蒙姜丞相傳授『八卦玄機』，豈有不知本命運數之理？吾意已決，姬兒不必多慮憂思，一切按姜丞相安排行事便了！」

姬發見父王意決，萬難令他回心轉意，無奈亦只好長歎一聲，拜別父王，率羣醫出宮，轉赴丞相府，向姜子牙問計去了。

姬發來到丞相府，姜子牙迎太子入屋。姬發連茶也不及喝，便把文王患病拒醫的事向姜子牙說了，末了急道：「丞相，這卻如何是好？」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歎了口氣，道：「哎，天意、命數如此，夫復何言？文王乃不得不爲大業而捨身啊！」姜子牙一頓，又對姬發道：「太子再不必爲此焦慮矣，且收拾心情，準備文王的後事吧！」

姬發一聽，便默默無語，因爲他深知姜子牙料事如神，他既已作此判斷，那便當眞是「天意、命數如此」，決難逆轉了。

匆匆又過了七日，到甲子這天，周文王姬昌，忽然吩咐侍從，替他洗了頭髮，又洗了臉，太僕替他戴上王冠，披上朝服，靠着臥榻側的玉几，於臥室中召見朝中衆大臣。

聞說周文王於病榻召傳，朝中大臣，自太子姬發，丞相姜子牙，以及上大夫散宜生，武成王黃飛虎

等以下數十人，均緊急趕赴文王的臥宮來了。

眾大臣參見問安畢，周文王傳旨眾大臣圍坐在他身前，然後神色從容的道：「哎，吾病得厲害，很危險，病情還在一天天發展，或許已到臨終之時矣，吾不得不有所訓示。想吾先君祖宗，發揚清明的光輝，制定顯明的法旨，而且發佈教令，臣民皆努力奉行，不敢違背，眾卿家望以此為訓也。」

太子姬發、上大夫散宜生、武成王黃飛虎等，連忙應諾道：「吾等謹遵文王訓示。」

周文王緩緩的喘了口氣，又道：「吾以幼稚之齡，虛承王位，奉行先君祖宗法典，不敢昏亂變更，如今命數使然，吾不得不與眾卿家辭別了！望卿等盡力扶持太子姬發，渡過艱難，安定遠方，和善近鄰，切記萬不可令姬兒逆天而行啊！」

眾大臣又唯唯應諾了。

周文王此時欣然一笑，伸手向太子姬發招手，令他靠近面前，以手按着他的頭頂，殷殷的道：「姬兒，吾之一生多災多舛，九死一生，尚能善終，全賴姜丞相相輔教授八卦玄機之功，丞相如吾師吾友，汝日後須以父師之禮視之，見丞相如見父也！」

姬發一聽，他十分聰明，深知姜子牙有鬼神莫測之能，日後要成大業，非賴他盡力匡扶不可，於是不敢絲毫輕慢，當即於父王面前，向姜子牙俯身一拜，行了君主對臣屬最尊崇之禮，衷誠的道：「尚父在上，請受姬兒一拜，但望尚父不吝教誨姬發。」

事出突然，姜子牙便連推拒的機會也沒有，無奈受了太子姬發的這一拜。這一拜非同小可，姜子牙的身份，便是姬發的「尚父」了，而「尚父」亦即近世人稱的「義父」，姜子牙也就不得不竭盡全力，匡扶姬發執政了。而因此姜子牙又名「姜尚」，這一個「尚」字，便猶如君主「御封」一般無異。

當下姜子牙只好亦向周文王回拜道：「文王如此隆情厚意，託孤於我，姜子牙敢不悉力匡扶麼？一切但請文王放心吧！」

周文王一聽，這才欣然而笑道：「丞相早知吾之用心良苦，有你一言承諾，吾便如釋重負，放心而去矣！」

眾大臣既已於榻前領受文王遺命，便退了出來，捧出文王的朝服，放於天廷。

到第二天乙丑時日，周文王便逝世了。他的遺容含笑，十分安詳，顯見他臨終之時，果然如釋重負，絕無半點牽掛不捨。周文王終年九十八歲，果然難逾九十九，亦果然應驗了「三人行，則損一人」的「山澤損」卦兆。

周文王去世，姜子牙已受太子姬發的拜父之禮，自然便要由他主持文王的喪禮及太子登基的一切事宜了。

姜子牙深知周國已處於生死一線，周文王既逝，按商律例，應由商紂王冊太子姬發，才能承繼周文王的王位，但商紂王此時已痛恨周國姬氏一脈入骨，豈會冊封太子姬發？只要稍有差池，讓商紂朝廷走先一步，向天下宣示免去姬氏一脈的「西伯侯」王位，那周國便必定民心渙散，軍無鬥志，紂王再於此時發兵來攻，則周國便危在旦夕了！

姜子牙於此危急關頭，他雖然討厭世俗之禮，但亦無可奈何，決定以最風光的大葬禮法，替周文王發喪，藉此來穩定周國軍心以及民心，因此他早已作好一切準備了。

周文王逝世的訊息剛傳出來，姜子牙便令太保、太僕，二人分持一戈一戟，率領百名虎賁衞士(即王宮內衞)，在南門外迎接太子姬發。然後把姬發引進文王臥宮側室，以喪主身份居住於此。

第二天丁卯日，姜子牙便下令作冊制定喪禮的守則。又過了七日，到癸酉這天，姜子牙便下令各大臣準備發喪時用的各種器皿。

在周文王的喪宮中，擺設了黑白相間的斧形花紋屏風和先王的禮服，門窗間成朝南的位置，鋪設了雙層竹蓆，鑲飾着黑白相間的絲織花邊，陳設彩玉、几案。

在喪宮西牆朝東的位置，鋪設雙層細竹篾蓆，鑲飾彩色花邊，陳設花貝殼，几案。在東牆朝西的位置，鋪設雙層雕刻的玉器，几案。在喪宮的西面夾室中，鋪設雙層青竹篾蓆，鑲飾黑絲繩綴的花邊，陳設漆器、几案。

這般在喪宮鋪蓆的喪禮節，由姜子牙首創，沿用至今，民間尚多見於喪堂中鋪蓆，孝子賢孫們坐於蓆上，以表哀思。

周文王的喪禮是王禮，自然不同凡響，因此又陳列了各等寶器，如五種越國之玉，赤刀、大訓、大璧、琬、琰等，陳列於西牆向東的蓆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陳列於東牆向西的蓆前。絲制的舞衣、大貝殼、大軍鼓，陳列於西房。另外，戈、弓、箭等，則陳列於東房。

此外，更有玉製的玉車，放置在賓客走動的台階前，金製的金車，放置於主人走動的台階前，如象的象車放在門左側堂屋的前面，木製的木車放在門右側堂屋的前面。

周文王既逝世於此，喪宮日後便被視為周國的祖廟了。

此時，已有二人戴着赤黑色的禮帽，執着長惠穗，站在祖廟門裏面。四人戴青黑色禮帽，執着戈，戈刃向外，向着台階，面對面站於台階兩旁的斜石上。一人戴着禮帽，執大斧，站立於東堂的前面，一人戴禮帽，執大斧，站於西堂的前面。一人戴禮帽，執着三鋒矛，站於東堂外面。一人戴禮帽，執三鋒矛站於西堂外面。還有一人戴禮帽，執矛，站立於北堂北面的台階上面。

不一會，太子姬發，頭戴麻質禮帽，穿着綉有斧形花紋的禮服，從西階上來。眾大臣戴着麻質禮帽，穿着黑色禮服，進入中庭，各人站在規定的位置上。

主持喪禮的太保、太史、太宗，也戴着麻質禮帽，穿着紅色禮服，太保捧着大圭，太宗捧着酒杯和瑁，從東階走上來。太史則拿着冊書，從西階走上來，迎着太子姬發，宣讀冊書，道：「先王靠着玉几，宣佈他的臨終遺命，令你繼承先王大訓，繼承王位治理周國，遵守大法，和諧天下，以『伐無道、平天下』為大業也！」

太子姬發跪下拜受冊書，再接受了酒杯和瑁，然後前進三次，祭酒三次，奠酒三次。

太宗道：「王啊，請喝酒！」姬發喝酒後，太保即接過酒杯，走下堂，洗手，又登上堂，以另外一種酒杯自斟自飲自答，然後把酒杯放下，對姬發下拜。因太保代表祖廟授冊，因此姬發亦回了一拜。然後太保又從宗人那裏接過酒杯，祭酒、賞酒、奠酒，然後再把酒杯交給宗人，再拜姬發；姬發又回了一拜。

太保走下堂去，冊封大禮便已大功告成。此時姜子牙以尚父的身份，對姬發道：「既已受冊封，便即周王，當定王號為武。」

姬發欣然點頭稱是，自此之後，姬發便成了繼承周文王王位的周武王了。

周武王姬發向姜子牙詢道：「丞相以為，此時乃發喪出殯之期麼？」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斷然道：「武王，臣以為，此時尚須先行築建先王陵墓墓基，待吉日吉時屆臨，才宜出殯下葬。」

周武王姬發點頭稱是道：「是，一切但按丞相安排行事吧！」

當下姜子牙不再遲疑，親率朝中工匠，赴西岐山西面奇潭，堪點那座千古奇穴「鳳翔大龍脈」方位，然後親自指揮工匠修築與建周文王的陵墓。

日光千山過，月影萬水移，落花隨江逝，秋蘭遍山黃。日落月升，眨眼又是十五個晝夜交替而過了。

這一天早朝，周武王姬發臨朝，他請眾大臣有事奏上時，丞相姜子牙即出班向姬發奏道：「武王，先王陵墓已修建妥當，請親赴西岐山視察，以便選擇吉日，安葬先王。」

姬發一聽，大喜道：「築陵之事，工程浩大，為甚竟如此快捷？」

姜子牙回道：「此事關乎周國氣運，只須向工匠表明此點，則人人振奮，皆知此乃為國報效之舉，因此皆以一當五，工程自然速成矣！再說築陵之舉，貴不在奢華，而在於固踞龍脈，只須佈局得法，則可達簡而貴之效也！」

周武王一聽，不由撫掌欣喜道：「好！好一個簡而貴！尚父眞知吾心也！事不宜遲，姬發便親走一趟西岐山吧！」

周武王姬發年當壯年，體質極佳，又知先王下葬之事關乎國家氣運，更不敢有半點懈怠，當下即宣退朝，與姜子牙一道，僅率四名侍衞，便馳馬直奔西岐山。洛妃因是丞相書僮的身份，因此又與姜子牙寸步不離，亦隨行馳上西岐山。直到此時，洛妃才明白周文王任她為「丞相府書僮」的用意，便是讓她時刻跟隨姜子牙身邊，周文王用心良苦，可惜卻已永逝了，洛妃心中，對周文王不由又感又佩，滿心希望，周文王可於龍脈寶地安然長眠。

眾人馳上西岐山西面，又陡步走下峭壁，抵達奇潭之畔。

周武王姬發眼前一亮，但見深潭之畔，一道突入潭中的長堤，已聳起一座高陵，高陵以土石築成，平平無奇，但佈局卻異常奇特，決非世間尋常墓地可以比擬。

周武王又喜又奇，忙向姜子牙道：「尚父之能，當眞鬼神莫測，但姬發到底難明此中奧秘，務請尚父指點姬發！」

周武王姬發對姜子牙，言必稱「尚父」，處處以「義子」之禮相敬，姜子牙雖然心性淡泊，但亦不由一陣感佩，暗道：「文王果然精明，臨終托孤於我，教我姜子牙不竭心盡力匡扶也不可能了！」

姜子牙感周武王之誠，便不加隱瞞，坦然的直告道：「武王，臣築此墓，乃按八卦玄機大法，佈局於龍脈之上，姬氏血脈，得承此元龍脈氣，當可脫胎換骨，一往無前，更可從伐無道，以至一舉蕩平天下！」

周武王一聽，不由越發驚喜，忙道：「一座陵墓，竟有如斯宏力，尚父之能，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但未知尚父如何以八卦玄機之法佈局呢？」

姜子牙一聽，不禁暗暗點頭，心道：周武王之精明，亦不下於乃父文王，凡事必探究明白才作決斷，單憑此點，便勝於那商湯紂王百倍了！凡事勇於探究，方是明君之道，否則便如商紂一般昏庸無道矣！

姜子牙沉吟之際，洛妃卻已按捺不住，她一直追隨姜子牙修築陵墓，姜子牙也對她悉心指導，因此她於「八卦玄機」，以至「地脈」之道，已步入門庭，已足窺透其中奧秘十之有三了。而且洛妃因感激周文王讓她長伴姜子牙身邊的良苦用心，也極欲見到周文王去世後能安躺「鳳翔大龍脈」這人間寶地，因此她實在按捺不住了，決心非要向周武王姬發證明這座陵墓奇貴不可！

＊　＊　＊

只見洛妃格格一笑，毫不謙讓，也不講究君臣禮節，便向周武王姬發說話了。而周武王姬發，因洛妃與姜子牙的關係特殊，雖名爲主僕，或如師徒，實際上兩人猶如情侶，姬發又尊姜子牙爲「尚父」，日後說不定洛妃便是「尚母」身份，因此也不計較洛妃的嬌野。

只聽洛妃格格一笑，伸手一指眼前的高陵，隨即肅然的道：「武王，此陵墓之佈局，洛妃倒知一二，武王若有不明之處，容洛妃解說一二好麼？」

姜子牙一聽，連忙制止道：「洛妃姑娘！在皇上面前，不許放縱！」姜子牙因周武王初繼王位，人心未穩，要全力維護他的權威，因此擔心洛妃有任何失敬之處。

不料周武王姬發卻向洛妃含笑點頭道：「洛妃姑娘乃丞相府書僮，非朝中大臣，故亦不必以君臣之儀啟奏，洛妃姑娘有話但說無妨。」

洛妃一聽，得意的微瞪姜子牙一眼，嬌笑道：「如何？丞相大哥，武王容我隨便說話，我這丞相府書僮，比丞相之位有趣多哩！」

姜子牙一聽，不禁莞爾一笑，不知怎地，他對洛妃的嬌野不但不怒，反而暗感越來越有趣了，而且他亦想知道，洛妃對「八卦玄機」之學、「地脈」之道，到底領悟了多少，因此便含笑不語，默許洛妃代他論析陵墓之奧秘了。

洛妃見狀，知姜子牙含笑不語，便即默許，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因爲她發覺，自己已開始進入姜子牙的心房中了！

洛妃心中欣喜，心思不由格外敏捷，只聽她朗聲道：「武王啊！你看這陵墓高達二丈，上分八卦配陰陽，下屬九宮定龍虎。四面有四時之利，左右立乾坤之象。前後配君臣之義，周圍有風雲之氣。直可謂上合天心，下合地脈，中合人意也！」

洛妃朗朗道來，周武王見姜子牙亦微微點頭稱許，便知洛妃說的確然無誤了，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姜子牙眞神人也！他先以「八卦玄機」造就了先王「八卦奇學」，此時又隱隱造就了一位「女八卦大師」，姬發有他師徒二人相助，何愁大業不成哉！

周武王心中欣喜，便有意再考究洛妃的「八卦玄機」之學，他接口問道：「洛妃姑娘，這上合天心，中合人意，下合地脈，於周國卻有甚好處？」

洛妃一聽，不由一怔，她不料周武王姬發竟如此精明，凡事竟要探究清楚明白不可，他所問的，又如此艱奧，幾乎把她難倒了！幸而洛妃悟性奇高，天生乃「八卦玄機」道中之人，她略一思忖，便猛地憶起姜子牙平日的指點解說，觸動靈機，竟豁然而悟。只聽她一怔之際，忽又朗聲回道：「上合天心，即上應天機大勢之謂也；中合人意，即順應民心之舉也；下合地脈，即周國王族姬氏一脈，已穩踞龍脈之象也。既上合天機，中應民心，下踞龍脈，即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佔，一統天下大業，何愁不成啦！」

周武王一聽，竟然怔住了，因爲他估料不着，洛妃竟可悟透此「天時、地利、人和」三大治國之道！就憑她這一番論析，便出任朝中司天監之職，亦綽綽有餘矣！

姜子牙此時亦欣然一笑，因爲他終於確證，洛妃果然是「八卦玄機」道中之人，她不但絕頂聰明，且悟性奇高，竟可把他平日的解析，綜合起來，再舉一反三，終於悟出「天時、地利、人和」三大治國之道，憑此即上可治國，下可濟世，行走江湖，縱橫天地，已足可勝任了！

姜子牙的欣喜，尚有更深一層，因爲他深知，天機大勢之演變，已屆入亂之時，只有蕩平動亂，才可令天下重新太平，百姓蒼生才可休養生息，於此劇變之期，姜子牙但感獨力難支，如今眼見洛妃已然成材，足可助自己一臂之力，他豈能不大感欣慰？

當下姜子牙向周武王點點頭道：「武王，洛妃姑娘所言，甚合目下之大勢，事不宜遲，該是下葬先王之時矣。」

周武王此時再無半點猶豫，當即道：「好，那便請丞相擇定吉日吉時，替先父王下葬便了！」

三日後是丙辰日，姜子牙擇爲周文王姬昌大殮之期。因「丙辰」屬「龍」，取其「龍歸龍脈」之意。

周文王姬昌出殯，除身爲孝子的周武王，以及朝中大臣外，西岐

王城百姓，竟自動匯集，人人披麻戴孝，均要陪送上山，但見萬人空巷，送殯之列，竟是排列三十里長。百姓均道：「我等得偏安西岐樂土，坐享太平之福，皆周文王以聖德治國所賜，文王待我等百姓，恩比天高，德比地厚，若不把他親送上山，我等豈非忘恩負義之豬狗輩麼？」因此均不召自來，一時間百姓扶老携幼，紛紛加入送殯之列，西岐城竟成了一座寂然無聲的偌大空城！

姜子牙以丞相身份，在周文王的靈車上扶靈，他親眼目睹西岐百姓自發送殯的盛況，不由暗暗點頭，心道：得民心者昌，文王治周多年，他所奠下的根基，已足令繼承者成大業矣！再者此乃自發而來，暗合「地脈道」中「萬人朝拜」之祥兆，如此下來，姬氏一脈，必穩踞龍脈蔭庇無疑，「伐無道、平天下」大業，將指日可待矣！這是姜子牙的心中思忖，此時並沒向周武王姬發洩露。

因爲姜子牙深知，龍脈蔭庇，貴在潛移默化，若過早洩露，則會令承受者心生驕怠，以至失卻人和，則雖有地脈之助，亦難成驚世大業也。

君臣百姓，萬人送殯，直把周文王姬昌的遺體，送上西岐山西麓深潭之畔。

姜子牙目測日影，知已屆辰時，爲應「丙辰」龍日之兆，務須於辰時入殮。他當下不敢輕忽，立刻下令道：「速速入殮！切莫超越辰時！」

姜子牙一聲令下，朝中工匠，立刻便把周文王姬昌的靈柩，推送入陵墓中去了，然後又迅速關蓋墓門。

姜子牙見此時恰好正抵辰時，心中一陣欣喜，他隨即向周武王道：「武王，快以孝子身份，於墓前叩拜，以應龍脈血源授受之兆！」

周武王此時亦不敢怠慢，依姜子牙所示，走到父王的陵墓碑前，跪下便叩拜起來。周武王心性至孝，他憶起父王的恩德，他爲了自己得承龍脈氣運蔭庇，竟借病而逝，捨身助成大業，心中悲慟，不由淚流滿面，淚水把周武王的雙眼弄迷糊了，因此他連自己到底叩了多少次响頭也不自知，他但感自己對父王的恩德無以爲報，唯有以叩頭表示自己的意思了！

此時西岐山西麓潭畔，聚集了千百萬人，眼見周武王叩拜父王，衆皆跪下拜祭。一時間，周文王陵墓前，竟眞應了「萬人朝拜」之奇觀景象。

洛妃在姜子牙身邊，她雖然亦跪下，但視線卻不離周武王左右，因爲她深知地脈之道，但凡下葬者「元氣」與「龍氣」交匯，便必有異象發生，此乃姜子牙親傳的要訣，洛妃豈會大意？她但見周武王跪下叩拜，竟似着魔似的，連叩了二、三百個响頭，尚叩拜不息！

洛妃不由大驚道：「丞相……不，釣天鈎大哥！怎的了？武王他叩拜陵墓，倒似着魔似的，連叩三百個頭，仍不休不歇！這般叩拜下去，何時方休？何時方止？」

姜子牙的視線，此時亦緊盯周武王身上，不敢絲毫怠忽。他一聽洛妃驚詢，即悄聲道：「洛妃姑娘稍安毋躁！此事牽涉周家氣運，切勿驚擾，且細數武王叩頭次數！」

洛妃見姜子牙肅然而道，便知此事非同小可，當下不敢頑皮，依言細注周武王，隨着他的叩拜，口中輕輕細數起來。

三百零八！四百零九！五百九十！六百九十九！七百八十！洛妃一路細數，絕無一點遺漏。當洛妃數到七百八十次時，她不禁一陣目瞪口呆，心道：乖乖，武王到底要叩拜到多少次才肯停息？

「老天！七百八十九！七百九十三！七百九十九！八百！咦？武王不再叩拜了！」洛妃數到第八百次時，只見周武王姬發，忽地渾身一震，呆呆的跪着，竟再難叩拜下去了！

姜子牙此時不由欣然一笑，悄聲對洛妃道：「很好！周家朝號，竟可延續八百年，不愧『鳳翔大龍脈』之宏大地力也！」

洛妃一聽，驚奇得張大嘴巴，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她才若有所悟的喃喃道：「老天！武王叩頭一次，竟兆應周朝氣運一年麼？武王連叩八百次頭，周朝便即延續八百年麼？此言若非出自釣天鈎大哥之口，便殺了我洛妃，也決不敢相信啊！」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洛妃姑娘不必驚疑，你亦爲吾道中人，日後當可自行驗證今日西岐山鳳翔大龍脈所現之兆也！」

姜子牙一頓，即向周武王遙彈一道指氣，把他從心境震撼中驚醒過來，然後才走到周武王身邊，伸手把他扶了起來，輕聲慰道：「武王，文王之逝，乃天數、命數使然，亦爲文王捨身成大業之大智大勇也！且收拾心情，繼承文王未竟之志，艱苦奮鬥，爲天下百姓蒼生，好好幹一番大業吧！」

周武王姬發此時雖被姜子牙的「八卦眞氣」震醒，但心中仍感一片迷惘，猶如突地置身於千里迷霧中，不知身在何處，亦不知該往何處才是彼岸？他耳際已聽到姜子牙的安慰激勵，但到底難明究竟，出乎對姜子牙的尊敬，無奈只好點頭唯唯應諾。

姜子牙一見，並不以爲意，下令擺駕回西岐城。於是，君臣百姓，千百萬人，又浩浩蕩蕩的返回西岐城來了。

在半路上，洛妃悄聲問姜子牙道：「丞相大哥，武王看來尚陷迷惘之態，到底爲什麼？」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鳳翔大龍脈地力宏厚，乃千古奇穴，非同小可！文王一旦入葬，其元氣即與龍脈之氣即龍氣滙合，登成『元龍之氣』而再是姬氏一脈的『元龍之氣』，武王乃姬氏嫡傳血脈，自然立刻受其感應，他此際已成『元龍脈氣』蔭庇之身，渾身血脈皆生激烈反應。武王之所以仍陷迷惘，乃『元龍脈氣』在他身上潛移點化之象啊！此實乃千古奇遇，不必疑慮。」

此時周武王姬發，返回西岐王宮後，一連七日七夜，皆昏睡不醒。滿朝文武百官，皆大感震驚，焦慮周武王的安危。

此時，就連姜子牙的義兄，上大夫散宜生，亦按捺不住了，他夜闖丞相府，拜見姜子牙，甫一見面，便急不及待的向姜子牙道：「賢弟啊！你之本事，愚兄深信不疑，但目下武王一身繫天下安危，他萬一有甚不測，不但周國難保，連『伐無道、平天下』大業，只怕齊付諸流水矣！這教人怎不焦慮？到底這是怎麼回事呢？」

姜子牙一聽，從容一笑道：「義兄難道忘了，此乃龍脈感應之象，就如義兄當日得佔風水樓，嫂嫂便一胎誕生兩位兒郎，兩者雖有大小之分，其效應卻是一般無二呵！」

散宜生一聽，登時憶起姜子牙當日作法建「風水樓」，他夫婦進去不久，即喜獲二子血脈之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義弟西岐山施大法築王陵，莫非眞有驚人效應麼？若有此驚天龍脈相助，周家天下必旺無疑也！

散宜生心中轉念，不由轉憂爲喜，與姜子牙握手道：「義弟！若眞有如此奇效，周家興旺，伐無道、平天下，大業得成，皆義弟不世奇功也！」

姜子牙淡然一笑道：「義兄言重了，吾之助周以成大業，不過乃爲天下蒼生重獲安寧吧了，餘則無所思慮，豈有他哉？」

散宜生歎道：「賢弟官居丞相之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世人有不明者，或以爲此乃賢弟『釣天鈎』之目的，誰知賢弟心如明月，皎潔澄碧如斯呢！」

散宜生深明姜子牙心跡，心中疑慮登時消減大半，他不再逗留，告辭而去，向朝中同僚，解釋姜子牙的良苦用心去了。

但朝中文武百官，多半未悉或未親眼目睹姜子牙的神通，因此雖然散宜生極力解釋，到底驚疑不定，暗暗心焦，憂慮武王的昏迷。這也難怪，因爲周武王一身繫周國之安危啊！

* * *

就在周武王姬發，陷於大昏迷中，朝中文武百官，以至舉國百姓，均大感驚惶之際，東面三百里外的商朝行都——朝歌城，卻發生了兩起令天下人神共憤的驚天慘事。

這一天，汜水關總兵從邊疆獲悉，周文王已逝，其子姬發，未經奏明紂王，便自立爲武王，知此事非同小可，連忙派人把此訊息飛騎送入朝歌來了。

其時商紂王依然終日留在鹿台，與蘇氏姐妹蘇妲己和蘇玉姬日夜淫樂。汜水關總兵呈送的奏本，紂王在鹿台上拆閱了，卻輕蔑的嘿嘿一笑道：「韓總兵太多慮矣！姬發這小子不過是乳臭未乾的小子，有甚能耐威脅吾之大業！」

呈送奏本的總兵特使，一聽連忙奏道：「啟奏聖上，韓總兵已查探明白，立姬發爲武王，搶在朝廷發令之前，皆新任周國丞相姜子牙之詭計，用意乃在搶佔先機，穩定人心，待元氣稍復，只恐於朝廷有所圖謀也。」

紂王一聽，仍不以爲然的嘿嘿道：「姜子牙乃朝廷通緝欽犯，他逃到周國，周國竟任他爲相，可見周國並無能人也！這姜子牙一介寒儒，成得什麼氣候！汝退出去，回關傳朕旨意，着韓總兵嚴守邊關，提防周兵進犯足矣！」

總兵特使一聽，不敢再奏，正欲叩頭退下鹿台。

此時紂王身邊的蘇妲己，卻忽地輕呼一聲，道：「陛下且慢！」

紂王微一怔道：「愛卿有甚話說？」

妲己媚眼一轉，道：「臣妾以爲，姜子牙此人非等閑之輩，姬發有此人相助，猶如虎之添翼，陛下不可不防也！」

紂王輕蔑的一笑道：「姜子牙一介寒儒，難道可抵吾百萬雄師麼？再說聞太師已征北海奏凱而回，吾之軍力大振，何懼區區姜子牙、姬發哉！愛卿不必多慮，且與朕快活去！」

紂王說罷，把手一揮，總兵特使無奈，只好告退而出。

紂王毫不以爲意，依舊與蘇妲己、蘇玉姬姐妹二人，飲酒淫樂不息。

當晚，紂王與妲己、玉姬姐妹二人，淫樂過後，身子疲倦，赤身裸體，呼呼沉睡去了。

紂王身邊的蘇妲己，忽地赤身

躍起，向另一邊的蘇玉姬打了個眼色，同樣光裸赤身的蘇玉姬亦悄悄躍下龍床，隨蘇妲己退到一角去了。

蘇玉姬連忙悄聲道：「姐姐！有甚要緊事呢？」

蘇妲己微一沉吟，即咬牙道：「妹妹啊！吾姐妹二人，爲滅商復我有蘇國，所付的代價是否已宏大如海？」

蘇玉姬一聽，俏目中不由精光一閃，亦咬牙道：「這還用說麼？想我姐妹二人，爲了復國大計，不惜以色身示人，出乖露醜，取悅紂王這昏君，功力消耗之巨，已非任何世間之物可作補償！姐姐忽然問這幹麼？」

蘇妲己嘿嘿冷笑道：「吾姐妹二人，爲復國大計，已付出巨大代價，商湯朝廷，已被弄成一個搖晃的空架了！但此時卻有人欲搶佔先機，摘此勝利果實，妹妹你甘心麼？」

蘇玉姬一聽，不由俏眼圓睜，恨恨的道：「欲搶摘勝果之人是誰？玉姬誓與此人不兩立也！」

蘇妲己冷哼道：「今午總兵特使來報，周文王已逝，其子姬發被姜子牙奉爲武王，大有進圖天下之心，周武王英明神武，再加上妖人姜子牙匡扶，周兵一起，必得天下！屆時吾等復國大計，便徹底完蛋了！因此這搶摘勝果之人，正是周武王和姜子牙啊！可恨紂王這蠢材，昏庸透頂，竟連此滅頂之災亦視如不見！白白便宜了周武王姬發！」

蘇玉姬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因爲她亦深知姜子牙之能，周國有他鼎力匡扶，滅商立周，進而一統天下，絕非虛無之事，而是指日可見可怕結局！蘇玉姬倒抽了一口冷氣，驚道：「假若如此，周國一統天下，吾有蘇國從此便永沉深淵大海矣！姐姐呵，決不可令周武王坐大也！」

蘇妲己微一點頭，道：「不錯，唯今之計，只有暫時保商滅周，吾等復國大計，方可望有成功之日也！」

蘇玉姬一聽，見妲己似有妙計應變，不由驚喜道：「不錯！姐姐，商周相較，吾等有紂王在手，保商較有利於吾等復國大計！但未知如何方可保商滅周？紂王這昏君並不以周坐大爲意，吾等計之何在呢？」

蘇妲己眼珠一轉，微一沉吟，隨即咬牙狠狠的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爲吾有蘇國復立，蘇妲己敢施最毒最辣之手段也！」

蘇妲己此時雙眼精光閃灼，令人觸之生寒。蘇玉姬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姐姐將施展什麼「最毒最辣」的妙計呢？

第二天，下了三日三夜的大雪，恰好停了，鹿台外面，一片冰天雪地。

蘇妲己、蘇玉姬姐妹二人，忽然興緻大發，邀紂王上鹿台，飲酒欣賞雪景。

紂王早被蘇氏姐妹迷住心竅，見姐妹二人有此雅意，不由大喜，當下便欣然同上鹿台來了。

蘇玉姬輕歌曼舞助興，紂王大樂，不由連飲三杯。與妲己一道，憑欄向外面望去，只見王宮西門外面，有一道小河，雪水積在河中，行人皆須脫鞋淌冰水而過。

此時，只見一老一少兩人皆涉水而過。老者雖已上年紀，卻不怕冷，在冰水中走得很快。那少年卻瑟縮不前，似極畏冰水之冷。

紂王一見，不由奇道：「怪事！你看那老者雖已上年紀，並不怕冷，快步如飛，那年輕人卻何以相反畏縮不前？按理該是年老畏寒，少者血氣方剛，勝於老者啊！愛卿，你知爲何如此麼？」

蘇妲己一聽，俏眼一轉，忽然便微微一笑道：「陛下，臣妾早年曾隨一位異人學過神算之術，非常厲害，可瞧破人之血脈旺衰，便以此法，替陛下解開此謎吧！」

紂王一聽，不由呵呵笑道：「愛卿所言神算之術，當眞如此厲害，可瞧破人之血脈旺衰麼？朕倒想聽聽愛卿如何釋此疑謎啊！」

蘇妲己一聽，正中下懷，她早年的確在師傅「東夷姥姥」處學得一種「神算之術」，雖然比姜子牙的「八卦玄機」奇學稍有不如，但於此等小事施展出來，倒也得心應手，綽綽有餘。

只見蘇妲己凝目向河中老少兩人一望，便向紂王微笑道：「陛下，臣妾幸不辱命，已知其中疑謎矣。」

紂王一聽，大喜道：「愛卿快說出來。」

蘇妲己微笑道：「臣妾已經審察，證實老者之所以不畏冷，乃因他是父母年輕時所生，因此老者是精血充盈，雖老而不畏冷也。而那少者，生他的父母必在年老之時，其時氣血已衰，因此少者雖小，因精血不足，便感畏冷矣！此皆因生身父母精血旺衰之故也。」

紂王一聽，不由大奇道：「人乃父母精血所成，一般無二，那有老者強，少者弱之理？」

此時蘇玉姬在一旁，已知蘇妲己正在用計，教他知道「神算之術」的厲害，便不失時機的接口道：「陛下啊！既有疑惑，何不把兩人抓來，當場證驗，便知究竟啦！」

紂王一聽，果然不假思索，便下令道：「武士聽令，速出西門，

把剛才渡河的老少兩人抓來！」

武士疾奔而出，不一會，便把剛才渡河的老少二人捉來了。

兩人跪拜紂王，驚道：「大王啊！我等並無觸犯王法，抓我等上來作甚？」

紂王笑道：「朕欲借爾兩人腿骨，驗證神算之術，爾等能釋朕之疑難，便即替朝廷立下大功也！」

紂王話音剛落，侍駕武士已不由兩人分說，架了起來，抓到刑房，活生生把兩人的腿骨砍斷了，然後拿上鹿台，供紂王驗看。

紂王仔細一瞧，只見老者的腿骨髓飽滿，少者的腿骨髓稀薄，與妲己所推斷的果然一般無異。老者骨髓飽滿，自然是精血壯旺；少者骨髓稀薄，自然是精血衰弱了！

紂王一見，不由大喜，以手輕撫妲己之背，道：「愛卿原來精此神算之術，果然靈驗，教朕大開眼界也！」

蘇妲己俏眼一轉，趁機又媚笑道：「陛下啊，剛才所示，乃神算的小者而已；尚有更厲害的中者、大者呢！」

紂王心癢難熬，急道：「中者如何？大者又如何？愛卿快向朕展示奇術吧！」

妲己道：「神算之術，小者可判人之精血旺衰，中者可斷孕婦生男生女哩。」

紂王一聽，大喜道：「假若如此，則朕便不慮有中斷血脈之危矣！愛卿快即席驗證給朕看看。」

妲己道：「陛下若想驗證，可找三位孕婦進宮，臣妾自可判斷明白。」

紂王更不猶豫，立刻下旨，令武士到朝歌城中，捉三名孕婦，速帶入宮。

不一會，武士便把三名孕婦抓進來了。三名孕婦尚不知慘禍將至，向紂王跪拜分辯道：「大王，民婦並無觸犯王法，更無欠朝廷稅錢，為甚要把民婦抓進來呢？求大王開恩，放民婦出去，與家中夫兒團聚吧！」

紂王對三名孕婦的哀求毫不動容，反而笑道：「爾等何太無知？有幸成為朕之試驗品，乃爾等百姓草野之人莫大榮寵也！該高興才是，怎的哭哭啼啼？」

紂王一頓，又向蘇妲己道：「愛卿，試驗品已齊備，快展奇技，教朕大開眼界！」

蘇妲己此時欣然一笑，她目注左面孕婦一眼，即微微一笑，判道：「此婦所懷，乃一男嬰，僅五月大也。」

紂王一聽，即向武士下令道：「速帶去刑房，剖腹取胎，實地驗證！」

武士把左面的孕婦抓走。不一會，便以一個盤子，盛了一塊血淋淋的東西，呈上鹿台，供紂王驗看。

紂王向盤子上一看，只見血淋淋的東西尚在輕微跳動，果然是一個尚未成形的男胎嬰兒！紂王大喜道：「愛卿神算無誤，果然靈驗之極！快判中間一位孕婦吧！」

蘇妲己又目注中間一位孕婦，她向紂王媚笑道：「依臣妾之判，此婦腹內，乃六月大之女嬰也！」

紂王又下令拿去剖腹取出胎兒，呈上來一看，果然是一位已初成形的七月大女胎嬰。

此時剩下的一位孕婦，已嚇得昏死過去，倒在地上。

紂王笑道：「醒着的人可判，未知昏迷的又如何？」

蘇妲己道：「神算之術不分醒昏，只要有形，一般可以判斷。」

妲己說着，即向昏死在地上的孕婦目視一眼，又道：「此婦所懷，乃行將臨盆的八月大男嬰也！」

紂王又下令拿去剖腹取驗，不一會，又以盤子呈上一塊血淋淋的胎嬰，手腳亂動，渾身鮮血淋淋，連呈送的武士亦緊閉雙目，不敢注視這慘酷的景象。

紂王一看，果然是一位已成形的男嬰，雖離了娘胎，尚有生命力，手腳抖顫，狀極可憐。紂王一見，卻哈哈大笑，樂道：「果然三者全無差誤！愛卿之術妙如神仙也！」

當下紂王把手一揮，令武士捧走三個血淋淋的盤子，就如捧走三塊石頭一般。

然後紂王撫掌大笑道：「朕有愛卿如此神算之術，還愁朕之江山不千年穩固麼？呵呵！朕今日樂之極也！」

不料蘇妲己卻於此時歎了口氣，神色一派憂慮不安。

紂王一見，不由又驚又奇，忙道：「愛卿擔心歎氣什麼？」

蘇妲己道：「陛下以為，臣妾之神算術是否可信呢？」

紂王不假思索，便斷然道：「朕對愛卿神算之術，已深信不疑矣！既然如此，愛卿尚擔心歎氣什麼？」

妲己微一沉吟，即肅然道：「陛下，實不相瞞，臣妾乃為陛下之江山大業憂慮啊！」

紂王一怔道：「朕之江山穩如磐石，愛卿憂慮什麼？」

蘇妲己肅然道：「不然，陛下，臣妾以神算之術，遙測觀之，不日將有亂臣造反，且其來勢甚大，足可動搖陛下之江山大業也。」

紂王一聽，不由勃然大怒，厲聲道：「天下皆吾大商之土也！誰敢造反，撼朕之江山大業？」

蘇妲己見紂王大怒，即趁機道：「實不相瞞，陛下，臣妾剛才所露，不過是神算術中之中、小者也；而大者乃指測算天下大勢，朝廷國運。臣妾以此大法細測，已有所判斷，日後能夠撼動陛下江山大業者，普天下唯有一國二人而已……」

紂王急怒道：「此一國是誰？二人又是誰也？」

蘇妲己仰天長歎口氣，道：「當年陛下不殺周文王，讓姜子牙逃遁，才釀成今日之禍！這一國便是西岐周國；這二人是周文王之子姬發，以及妖人姜子牙啊！」

紂王一聽，驚怒交集道：「這姜子牙當眞如此厲害麼？」

蘇妲己肅然道：「陛下，實不相瞞，臣妾之神算術，為陛下稱讚，但與姜子牙之八卦玄機奇術相較，尚差了一截，陛下以為，姜子牙是否厲害？如今周武王姬發有此妖人相助，如虎添翼，陛下豈能掉以輕心呢？」

紂王此時不由喃喃的道：「愛卿神算之術，已教天下側目，若姜子牙猶有過之，則可怕之極也！依愛卿之見，為今之計，如何是好也！」

蘇妲己一聽，毫不猶豫，立刻道：「陛下，事到如今，臣妾以為，再不宜任其坐大矣！當速調派大軍，更欽點聞太師親征西岐，如此可一舉剿滅亂臣賊子，永絕後患也！此乃釜底抽薪，萬全之策，陛下切勿再猶豫也！」

紂王此時急怒攻心，不假思索，便厲聲道：「西岐姬發、姜子牙如此可惡，朕決不容其坐大！傳朕旨意，速請聞太師入宮接旨，克日率帶大軍，征滅西岐！」

* * *

就在紂王、蘇妲己、蘇玉姬等，在朝歌鹿台上，剖孕婦取胎驗證「神算術」這一天，天空昏沉，大地不亮，日月無光，天下似乎皆沉入地獄中去了。

此時在西岐城中，周武王姬發依然昏睡不醒，朝中大臣，加上大夫散宜生、武成王黃飛虎等，皆惶恐不安，聚到丞相府，向姜子牙問計來了。

衆人正議論紛紛，忽然天色突轉昏沉，烏雲四合，日月無光，西岐城內外，以至大江南北，天下一片昏黑。

上大夫散宜生驚道：「姜丞相！怎的了？此乃甚不祥之兆？」

姜子牙微一沉吟，即肅然道：「日月無光，乃人君不明，昏耗之象，法令不行，復有殺戮死亡之兆也！」

散宜生一聽，大驚道：「此兆乃主何方？」

姜子牙道：「烏雲自東而起，飄來西面，散佈南北，可知此兆乃應於東方商都朝歌之地也。」

散宜生又道：「如此將對西岐周國有甚影響？」

姜子牙沉吟道：「此兆應於東面商都朝歌，顯然主紂王又在行虐殺戮；又罩向西、南、北三面，乃主刀兵征伐之事，行將降臨西岐周國矣！不但西面周國受劫，且南北以至天下，只怕皆難逃慘酷戰禍……」

散宜生一聽，不由大急道：「西岐既行將有征伐殺戮之禍，武王卻仍陷昏迷之中，國家無主，民心浮蕩，再遇強敵攻伐，則周國百姓危在旦夕矣！這如何是好？」

散宜生此時，對姜子牙的策謀，不禁有所動搖，因為他深知假如商軍於此危急關頭征伐西岐，則周國必亡無疑！連散宜生亦如此，朝中其他大臣驚慌之心，可想而知了。

衆大臣正紛亂驚惶之際，丞相府外已有探子飛奔而入，向姜子牙稟報道：「丞相！大事不妙！小的探知，商軍五十萬，由太師聞仲親率，已出汜水關，殺奔西岐而來了！請丞相大人定奪！」來報探子驚慌不已。

衆大臣一聽，均失聲驚叫道：「壞了！征伐殺戮之劫，果然應驗了！」

武成王黃飛虎驚道：「聞太師生就三眼，正中一眼所閃射白光，遠三丈可取人首級，勇冠三軍，他所統大軍，久經征戰，戰力強悍，軍中猛將如雲，乃商紂朝廷的主力。於今傾巢而出，五十萬大軍壓境，西岐守軍只得十萬，如何可以抵禦聞太師的大軍？西岐只怕危在旦夕也！」

黃飛虎乃商紂舊將，對商軍的軍力瞭如指掌，他所說的，自然無人敢於置疑，而因此衆大臣皆面色大變，驚慌不已，猶如末日屆臨似的。

姜子牙此時亦沉吟不語，突然而來的征伐，的確出乎他意料之外。因為按他原來的安排，周武王承受祖宗龍氣後，必有一段時間心神迷惘，此乃祖宗「元龍脈氣」與周武王自身元氣交滙，從而潛移默化之象，此乃必經之途，絕無大碍，只要周武王清醒之日到來，便是他姬氏血脈已與「鳳翔大龍脈」龍氣交滙之時，當其時便必無往不利，不懼任何兇險了。不料，於此關鍵時刻，竟突生此驚天巨變！到底為什麼呢？

姜子牙不由亦陷入迷惑中了，因此好一會默不作聲。

此時，追隨周文王多年，為周國立下戰功的大將軍南宮適，與原

周國參將辛甲、祁恭二人，互視一眼，終按捺不住心中的驚恐了。只見南宮適猛地從座上一躍而起，盯着姜子牙，厲聲道：「丞相，末將有不明之處！」

姜子牙淡然一笑道：「南宮將軍有甚不明之處？」

南宮適道：「丞相一力主張，改建王陵，原道周國國運可從此振興。不料先王入葬，武王即昏迷不醒；國中無主，軍心、民心浮蕩；於此之際，聞太師率大軍殺到，周國眼見便將傾滅，此皆拜丞相不明時勢所賜也！目下之危，丞相難辭其咎啊！」

衆大臣一聽，雖然並無多少人出聲附和，但多半默不作聲，暗暗點頭，亦即默認南宮適對姜子牙的責斥了。

尚父掛帥　誘敵深入

上大夫散宜生是姜子牙的義兒，他本來對姜子牙深信不疑，但眼下迭遭驚變，危急之際，竟連他亦不禁有稍許動搖，因此也就默默無言了。

此時，丞相府中，本來前來問計的朝中大臣，漸而變爲向姜子牙追究錯失的陣勢了。

姜子牙神色不變，依然沉吟無語，似在思慮什麼，一時之間未免難決。

在姜子牙身側侍衞的「丞相府書僮」洛妃，此時卻氣得俏臉漲紅，她狠狠的瞪了大將軍南宮適一眼，也不管南宮適的官位顯赫並不在姜子牙之下，便狠狠的反駁他道：「南宮將軍！你敢出言責疑姜丞相麼？丞相他料事如神，豈容你等胡亂評說！」

南宮適一聽，不由亦大怒道：「小小一位丞相府書僮，竟敢如此無禮，在本大將軍面前撒野嗎？事關國家朝廷安危，吾身爲大將軍，有甚不可以詢問丞相？」

洛妃見南宮適出言不遜，有辱姜子牙之處，這比斥罵她更難受，早就對南宮適恨恨不已，此時聽他以「大將軍」來壓她這位「小小丞相府書僮」，不由更添惱怒。她俏眼向南宮適一瞪，手往腰際一叉，輕蔑的笑了一聲道：「哼！什麼大將軍？了不起麼？我洛妃若想做呵，便十個大將軍之位也穩穩坐上了！」

南宮適一聽，登時勃然大怒，他也不顧當着衆大臣面前，向一位小姑娘出手，有失顏面，身子猛地一躍，向洛妃電射而至，伸手便向她猛抓而下，一面厲聲道：「小小書僮，竟敢如此無禮！本座今日便當着你主人之面，教訓於你！」

南宮適武功甚高，這一抓又含怒而發，力度非同小可，等閑之輩，被他指力抓中，必定非死即傷，而且洛妃區區一位小姑娘，這一出手，還不手到擒來麼？

不料洛妃一見，不但不懼，反而格格一笑，待南宮適鐵掌抓到，身子才忽地向側一滑，步法奇妙之極，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脫出南宮適的一記鐵掌抓攫。

原來洛妃的「踏葉凌波」身法，本就奇妙得很，近年她得姜子牙傳授「八卦玄機」，精悟八卦方位，「踏葉凌波」身法，不由便與「八卦方位」融會貫通，一躍而成「凌波玄步」身法。

只見洛妃忽從「風」位轉到「水」位，忽從「火」位轉到「雷」位，忽從「山」位轉到「澤」位，又忽從「坤」位轉上「乾」，衆人但見她欲前卻後，欲左卻右，欲東轉西，欲南轉北，身如湖上清風，拂拂揚揚，飄凌波上，奇幻玄妙之極。

洛妃使出這等「凌波玄步」身法，南宮適武功雖高，卻哪能近得洛妃分毫？只見他繞着姜子牙，追逐洛妃抓攫，轉得幾轉，不由氣喘吁吁，卻連洛妃的衣角也碰不到。

南宮適脾性火烈，易暴易躁，他久抓不獲，不由怒火攻心，他原來並無傷洛妃之意，因碍着丞相的臉面，也不便太過份，只打算把她抓住，略爲教訓便算了。但此時卻令他難於下台，羞怒之下，竟欲出殺手了！

只見南宮適忽地停步，不再追逐，右掌一縮，猛運六成功力，便向洛妃拍去！原來南宮適自忖身法比不上洛妃的輕靈，竟欲以「隔空掌」，把洛妃一掌拍倒！

南宮適久經戰場，這六成功力當眞非同小可，隔空便聽聞破空嘯叫，若被拍中，只怕一頭猛虎也抵受不住。

參將辛甲一見，不由大吃一驚，他深知南宮適掌力的厲害，假如一掌把洛妃擊斃，那在姜子牙臉上便極不好看了！於是連忙大叫道：「南宮將軍！掌下留人！」

姜子牙此時卻依然沉默不語，對眼前的事渾似不見，他既不訓斥他的書僮洛妃，亦無助她之意。

南宮適這一掌盛怒而發，哪還收攝得住？他六成功力的「隔空掌」，嘯嘯尖叫，便向洛妃擊到了！

洛妃果然不能閃避，也不知是否她故意不避，只見她嘿嘿一笑，小手掌突地於腰際翻出，向前一推，只聽一聲悶響，聲如沉雷，洛妃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南宮適蹬蹬的向後退了兩步！身子依然搖晃不定，似欲倒在地……

就在此時，只見洛妃忽地又向南宮適拍出一掌。衆人一見，不由

驚呼一聲，因爲衆皆料洛妃這一掌，必定把南宮適拍翻倒地，南宮適身爲大將軍，卻被一位小姑娘拍翻倒地，他必定英名盡喪，憑他的火烈脾氣，必自感難存於世上了！

不料洛妃先是拍出一掌，但忽地又向後一旋，拍向南宮適的掌力，便變成一股廻旋吸力，不但沒有拍翻南宮適，反而令他站穩身形，不致出醜倒於地。

衆人這才明白，洛妃絕無痛打落水狗之意，反而寬宏之極，給對手留下餘地，如此一來，保住了南宮適的顏面，亦即保存了他的生命了。

南宮適怔怔的呆立一會，忽地向姜子牙深深一揖道：「丞相府一位書僮，竟亦功力高深如斯，南宮適佩服！佩服！」

南宮適說罷，退回座位，再不作聲。

姜子牙此時忽然長吁口氣，向南宮適拱手道：「姜某剛才正苦思應敵之策，未及制止書僮胡鬧，務請南宮將軍息怒，勿與小書僮一般見識也。」

南宮適此時心中又驚又奇又佩，他的怒氣，被洛妃一掌反擊，又加一股廻旋之力，挽回他的面子，不由已被消去了。但驚奇卻更强烈，暗道：洛妃小書僮竟有如斯神功，顯然是姜子牙傳授之功，那姜子牙的功力，豈非已達仙神一類的境界了麼？爲甚他卻偏偏惹下令武王昏睡不醒的彌天之禍？眼下國中無王，聞太師率大軍來攻，周國豈非危如累卵麼？

南宮適驚奇之下，忍不住又向姜子牙沉聲道：「丞相，末將出言不遜，乃爲國家安危憂慮，非因個人恩怨，有冒犯之處，請丞相見諒。」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吾亦知你忠心於國，些許言語，吾豈會介懷哉？南宮將軍心中尚有話未說，何不坦然直道呢？」

南宮適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丞相果然洞悉世情，窺透世人奧秘！但爲甚於王陵遷葬事上，卻惹來災劫重重呢？先是武王昏睡多日未醒，於此國中無主、軍心民心浮蕩之際，又惹來商朝大軍進犯，此時此刻，周國國運，豈非危如累卵麼？到底如何解釋，望丞相教我！」

姜子牙一聽，便知此疑慮絕非南宮適一人，在座文武大臣，只怕皆有此慮，他此時已胸有成竹，便向南宮適微微一笑道：「武王之睡，非災非劫，乃龍脈感應，與他本命元氣潛移默化之象也。若非如此，則姬氏一脈後人，不能收潛移默化之奇效，便勉强得其蔭庇，亦非常短暫也。」

此時參將辛甲，亦忍不住發話道：「丞相，如此說，武王昏睡不醒，不但不是災劫，反而是大吉祥了？」

姜子牙斷然的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各位同僚切勿爲此而惶恐不安，自亂陣脚爲盼！」

南宮適道：「丞相，既然是大吉祥之兆，爲什麼偏偏惹來商朝大軍進犯之禍？」

姜子牙一聽，不由暗歎口氣，心道：關於此點，不但是你南宮適迷惑不解，滿朝文武百官，只怕亦無一可以解答，除非周文王再生，或會明白也！可知此事上涉天機，中涉人間，下涉地脈，三大道交相滙聚，相輔相承、相生相尅，乃預兆天下劇變，以至朝代國運交替，千年一見之驚天大異景象？又豈是等閑之輩所能理解啊！

姜子牙心念電轉，忽然便向座中的太醫官詢道：「太醫官，武王昏睡，有多少時辰了？」

太醫直接負責照料武王，他亦知武王一身繫周國之安危，哪敢怠慢？當下即精確的報道：「稟丞相，武王自西岐山王陵回宮昏睡至今，已整整六十三日零八個時辰矣！其間絕沒有甦醒過，但其心跳亦絕無減弱之象，反而血脈越來越旺！這等奇特之狀，下官平生亦僅得一見啊！」

姜子牙一聽，微一沉吟，不但沒露半點驚慌，反而微微一笑，臉有欣然之色。

衆大臣一見，不由皆心中駭然，暗道：怎的了？丞相乍聞如此兇險病狀，不但不憂心，反而臉有喜色？丞相想必是爲此事急瘋了！當下衆大臣均驚惶不已。此時大敵當前，國中無主，唯一尚可支撐危局的，僅丞相姜子牙一人而已，若連他亦心智不清，那周國便必滅亡無疑了！

丞相府中，此時一片陰霾密佈，就如黑雲壓城城欲摧。因而丞相姜子牙的笑容，便顯得格外怪異之極了。

太醫官也按捺不住了，連忙向姜子牙發話道：「丞相啊！武王之病，兇險怪異之極，整整昏睡六十三日零八時辰，丞相快請下令旨，下官如何料理？」

姜子牙一聽，即微微一笑，隨即從容的道：「太醫官所算日子，準確無誤麼？」

太醫官忙道：「事關重大，下官決不敢有半點訛誤！」

姜子牙又欣然一笑，終於向衆大臣略示端倪道：「各位同僚，若吾所料不差，武王之病，三日後必有轉機也！」

姜子牙此言一出，不但太醫官驚駭，暗道：丞相竟精於醫道麼？

在座中文武大臣，包括上大夫散宜生、武成王黃飛虎、大將軍南宮適、參將辛甲、黃明、周紀，一聽均又驚又奇又喜，不約而同的發聲道：「丞相！眞的麼？爲甚有此喜判也？」

姜子牙微一沉吟，心道：周武王於文王墳前，連叩八百個响頭，即是周家八百年氣運；那他昏睡一個時辰，便即預兆周家一年氣運，武王至今已昏睡六十三日零八個時辰，亦即其數已達七百六十四時辰，距八百之數尚差三十六個時辰，而三十六個時辰，豈非三日之期麼？由此可斷，周武王三日後必甦醒無疑矣！但此事牽涉周朝天機國壽數，非同小可，若加輕洩，便有逆轉之變，豈能洩露？

姜子牙心中轉念，便淡然一笑道：「此事涉及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奧秘，一時哪能解釋清楚？各位同僚不必焦躁，三日後便可見分曉也。」

衆大臣一聽，皆知「天機不可洩漏」的仙神規條。反正距三日之期不遠，屆時靈驗與否，自可一目瞭然。

當下南宮適不敢再多言冒犯，無奈只好默不作聲。姜子牙見狀，便知南宮適等人，仍心存疑慮，卻只作不見，神色依然一派從容。

倒是他的義兄散宜生，身爲文臣之首，不得不探究明白，只見散宜生輕輕的咳了一聲，以便引起姜子牙的注意，這才輕聲向姜子牙道：「丞相大人神機妙算，兵臨城下，急須籌思保救之策，大敵當前，絕不能心存僥倖，只待武王甦醒啊！」

散宜生話音甫落，武成王黃飛虎亦忙道：「散大夫所言不錯，據末將所知，商兵統軍之將聞太師，此人驍勇無敵，出道以來，未逢敗跡，所向披靡，周軍面對如此强敵，宜急謀退敵之計也。」

姜子牙一聽，即問黃飛虎道：「黃將軍悉知商軍內情，據探子來報，商軍已出汜水關，犯我周境，其軍每日約行多少路程？」

黃飛虎不假思索便道：「按末將所知，商軍聞太師部下，皆精銳之衆，每日馳行，可達五十多里，若日夜兼程，則從朝歌出發，五日可抵西岐。」

姜子牙微一沉吟，暗道：按此行軍速度，商軍五日後，必抵岐山脚下矣！於是又轉向南宮適道：「南宮將軍負責西岐防衛之職，手下能戰之軍可召集多少？」

南宮適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道：「周軍雖達三十萬之衆，但分防各地，西岐目下可以招集的，不到十萬之數，以此寡微兵力，迎戰五十萬商軍，末將也不敢預料勝敗與吉兇了！」

姜子牙一聽，即肅然道：「南宮將軍此言差矣！大敵當前，最忌未戰先怯，怯則示敵於弱，未戰先敗，乃兵家大忌！你身爲大將，竟口出此示怯露弱之言，可知罪麼？」

南宮適一聽，心中不由又羞又怒，心道：這場彌天禍劫，皆你姜子牙一手惹起，事到如今，竟欲拿我南宮適作替罪羔羊嗎？南宮適心中又恨又氣，冷哼一聲，竟不作聲。

姜子牙一見，即臉色一沉，隨向洛妃道：「請出吾之帥印及御賜寶劍！」

洛妃一聽，心料姜子牙要狠狠教訓南宮適的狂妄無知了，心中不由一陣歎息，暗道：南宮適呵南宮適，枉你英明一世，糊塗一時，竟視我這「釣天鈎大哥」如兒戲！她也不敢怠慢，立刻進內堂密室，捧出虎形帥印，以及一柄寒光閃閃的御賜寶劍，丞相府立成統帥府。

姜子牙當即沉聲道：「先王授吾三軍帥印，御賜寶劍，身負統轄之重責，有不聽軍令者，立斬毋赦。」

此時洛妃亮擎虎形帥印錢御賜寶劍，座中武將，皆聳然動容，霍然站起，肅立候令。

南宮適一見，心中不由更添怨恨，暗道：姜子牙果然要拿我作「替罪羊」祭印了！但帥印在上，如虎威嚴，連他亦不敢放肆，無奈只好垂首肅立，等待厄運降臨。

只見姜子牙此時卻渾忘了南宮適似的，眼看也不瞧他一瞧，目注武成王黃飛虎，肅然道：「黃將軍聽令！」

黃飛虎不敢怠慢，立刻躬身道：「末將黃飛虎在！」

姜子牙道：「黃將軍，你乃商朝舊將，聞太師必恨你入骨，由你誘敵，商軍必窮追不捨，本帥令你統領麾下參將黃明、周紀，帶一萬精兵，即日出西岐城東門三十里，以迎商軍。切記許敗不可勝，只要引得商軍馳抵西岐山下，便算建一奇功矣！」

黃飛虎、黃明、周紀一聽，雖然心中疑惑，暗道：迎敵之初，哪有故意先敗之理？如此豈不更令軍心驚慌麼？但姜子牙虎形帥印在手，無人敢加逆抗，只好肅然道：「末將黃飛虎、黃明、周紀遵令！」

姜子牙略瞥黃飛虎等將神色，已知其皆有疑惑之心，卻只作不見，又肅然的道：「辛甲將軍聽令！」

辛甲不敢怠慢，連忙躬身候令。

只聽姜子牙道：「令你統帶一

千兵馬，隨吾中軍帥帳行事！切記僅帶一千兵力足矣，不可多帶一兵一卒，以免影響主力作戰！」

姜子牙此令一出，衆將心中皆感駭然，因爲歷來兩軍相戰，中軍將帥大營乃至關重要，均以重兵防衛，以免主帥受損。但姜子牙身爲三軍主帥，竟膽大如斯，僅帶一千兵力與敵軍五十萬廻旋！若不幸陣前折帥，則三軍必定不戰自潰！

辛甲亦爲久歷戰陣之將，哪有不明此中厲害關係？他不禁一陣猶豫，呆立不語。

姜子牙一見，即從容一笑道：「辛甲將軍不必疑慮本帥之安危，吾自知一千兵力已足可自保矣！只要三軍嚴守軍令，則何懼商軍五十萬啊！」

辛甲一聽，無奈只好亦肅然道：「末將辛甲遵令！」

此時，姜子牙見諸將中，獨周文王舊部大將魯伯，一直肅然不語，默默候令，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乃忠貞不二之福將，當可任護王城之重責！於是便目注魯伯，含笑道：「魯將軍，本帥令你統帶三萬兵力，負責固守王城，不許商軍一兵一卒進入，你有此膽色肩承此重任嗎？」

只見魯伯臉不改容，即肅然道：「見御劍如見先王，帥印一出，莫敢不從！末將必竭盡全力，以保西岐王城！」

姜子牙欣然道：「如此甚好！」

此時，西岐城中的十萬周軍，已被姜子牙調動派遣近半了。姜子牙從魯伯身上，不由憶起朝歌相識的命格甚有福氣的樵夫魯牛，心中暗歎口氣，道：吾近年國事纏身，助魯牛得血脈的承諾，不知何年日方可踐實了！雖然姜子牙已貴爲丞相，但他對一位樵夫的承諾，卻決不會忘懷，因此好一會，姜子牙竟沉吟不語。

大將軍南宮適眼見座中大將，均已獲姜子牙委以重任，唯獨他這位衆將之首，卻被冷落一旁，就如他已不存在似的。南宮適心中不由越發焦躁，終忍不住大聲道：「丞相！末將有不明之處，請丞相指點！」

姜子牙一聽，微笑道：「南宮將軍有甚話說？」

南宮適氣惱的大聲道：「請問丞相，南宮適是否貪生怕死，臨敵畏縮之人？」

姜子牙笑道：「素聞南宮將軍久歷戰陣，乃先王麾下首席勇將，豈有貪生怕死，臨敵畏縮之說？」

南宮適見姜子牙不念私人恩怨，心寬如海，不但不責，反而當衆稱讚於他，心中怨氣不由稍緩，但依然餘惱未消，又大聲道：「再請問丞相，末將是否已衰老之人，不能出戰，爲保國保民效力？」

姜子牙臉色漸轉肅然，他沉聲道：「南宮將軍正值壯年，勇猛過人，豈會衰老？征戰保國保民，正當效力之時也！」

南宮適一聽，心中怨氣不由盡消，轉而雄心勃勃道：「既然如此，丞相身爲三軍統帥，尚敢以一擋萬，以一千兵力與敵週旋，偏末將身爲大將軍，諸將之首，竟冷處一角，未接出戰軍令也？」

姜子牙一聽，沉聲道：「南宮將軍願接出戰軍令麼？」

南宮適傲氣大熾，高叫道：「末將願意！雖粉身碎骨，萬死不辭！」

姜子牙一聽，卻皺眉道：「目下敵人五倍强於我，若恃勇逞强，非爲將之道，敵强於我，當要智取，不可力敵，南宮將軍務須切記！再者此仗乃天下大勢劇變之開端而已，殺敵保國固然重要，但更須保存實力，以備日後浩蕩東征，助武王完成『伐無道、平天下』之驚世大業！此點南宮將軍更須牢記！」

南宮適一聽，這才知姜子牙雄才偉略，於此大軍壓境，危急之時，竟已在籌謀日後勇征之大業了！南宮適雖未親眼目睹姜子牙破敵之能，但對他如山高如海寬似的胸懷，不由頓生感佩。他微一沉吟，便慨然道：「丞相放心，末將謹遵令旨而行，若有差池，甘願以人頭作保！」

姜子牙一聽，即欣然道：「既然如此，南宮將軍聽令！」

南宮適不知姜子牙差遣自己幹甚，連忙道：「南宮適在！」

姜子牙臉色一沉，肅然道：「本帥令你統帶五萬重兵，於西岐山四周佈防潛伏，就算面對商朝大軍，亦不準接戰，知道麼？」

南宮適見姜子牙委以五萬重兵統帶，心中一陣高興，但接而又聽「不可接戰」，不由心中一涼，大驚道：「五萬重兵，暴露於商軍攻擊之下，亦不准接戰，那豈非任人宰割而不能還擊麼？」

姜子牙道：「戰無定法，只依吾令旨潛伏可也！」

南宮適心中不由一寒，暗道：這豈非拿自己和五萬大軍去送入虎口麼？莫非此乃姜子牙恨自己頂撞冒犯，行借刀殺人之計麼？但碍於虎形帥印在上，又不敢直詢，無奈只好苦笑道：「那末將統領五萬大軍，到底有甚事可幹？」

姜子牙從容一笑道：「吾自有安排，南宮將軍務須依令而行，否則軍令難赦！」

南宮適見姜子牙抬出如山軍令，不敢再分辯，無奈只好回道：「末將遵令！」

姜子牙此時微一沉吟，即猛地把手向下一壓，沉聲道：「商軍已逼近西岐，不容遲緩，各位將軍各依令而行吧！」

武成王黃飛虎、參將黃明、周紀等，因要出城誘敵，接令先行疾步而出。辛甲、魯伯、南宮適等，軍令如山，不敢怠慢，亦各自出去領兵準備去了。

衆大臣眼見軍情危急，也無心再打探周武王的病情，紛紛告辭，各自按自己本職，打點去了。

上大夫散宜生卻留下來，待衆人走後，忍不住疾步上前，執姜子牙之手道：「丞相，下官可以私下身份說話麼？」

姜子牙一聽，便微微一笑道：「此時並非在衆人面前，義兄有話直說無妨。」

散宜生忙道：「如此愚兄便不客氣了！賢弟呵，目下乃周國生死一線，所作安排籌策，到底有多少勝算把握？望賢弟直言相告，以便早作安排！」

姜子牙道：「作何安排？」

散宜生道：「若無多少勝算，則散某願意以人頭作保，保護武王退出西岐，以求他日東山再起！否則武王若有不測，則周國從此滅絕矣！」

姜子牙一聽，即微歎口氣，道：「西岐王城，有西岐山作天然屏幛，西岐城下，即千里平川，商朝五十萬大軍，日夜百里，長驅直入，義兄帶着武王，退到何處才算安全？西岐城一破，即周國覆亡，君民百姓，千千萬萬，勢將無一倖免也！」

散宜生一聽，不由心中一涼，深知姜子牙所論，確然無誤，因此目下唯一保國保民之法，便是全力保住西岐王城了！散宜生長歎一聲道：「賢弟所言，確然如此！但以區區十萬周軍，迎戰五十萬商軍精銳，賢弟又有多少勝算呢！」

姜子牙慨然道：「天機大勢如此，也不容吾輩迴避了！姜子牙唯有竭盡心力，與此天機浩劫週旋吧！」

散宜生一聽，心中又感又佩，但也不得要領，心中不免惴惴難安，無奈只好先行告退走出丞相府。

* * *

散宜生剛離開，姜子牙便向身邊守護「丞相府書僮」洛妃道：「大敵當前，周國生死一線，洛妃姑娘願意爲此出力嗎？」

洛妃一聽，即很認眞的問道：「那請問丞相大人，你是以丞相身份說話，還是以『釣天鈎大哥』身份發話？是要我洛妃爲國爲民，還是爲你效力呢？」

姜子牙不料洛妃有此一問，不由微一怔道：「丞相身份如何？釣天鈎大哥又如何？爲國爲民效力如何？爲我效力又如何？」

洛妃格格一笑道：「洛妃並非朝廷大臣，亦非周國之官，這食君之祿分君之憂麼，便可免了！因此若以丞相身份發令，則洛妃有權拒絕！但若以『釣天鈎大哥』口氣說話麼……」

姜子牙用人之際，不由急道：「如何？」

洛妃笑道：「那自然又當別論啊！」

姜子牙奇道：「爲什麼又當別論？」

洛妃俏臉忽然一紅，她含羞帶嗔的瞧了姜子牙一眼，暗氣他不明女兒家的心思，可恨碍於他已貴爲丞相，不知他是否瞧得上一位窮漁家女，也不敢洩露半點！洛妃俏眼一轉，便若無其事的道：「因爲釣天鈎大哥於我洛妃有恩，知恩圖報，自然該爲他效勞啦！」

姜子牙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他出道以來，平生未近女色，洛妃在他眼中，不過是一位女徒一般的小姑娘吧了，因此哪會明白洛妃少女家的心思？他不由笑道：「那爲國爲民效力，你也不願意麼？」

洛妃笑道：「洛妃不過是一位小姑娘，小姑娘心眼細小，自然不懂什麼爲民爲國的大志向！不過若是爲釣天鈎大哥效力，捎帶爲那國與民效勞，倒也不錯啊！」

姜子牙雖然不明白女兒家心思的微妙，但他絕頂聰明，不由便醒悟，洛妃千方百計，繞着圈子，不外欲向他表明，她的心永遠忠於他，無論他要她做什麼，她均樂意之極吧了！姜子牙自以爲明白了洛妃的心思，便不再猶豫，向洛妃道：「好，就算姜子牙乃以釣天鈎大哥說話吧！目下用人之際，只好要你負責打探敵情，往來傳訊，作吾之傳令兵也，你可願意？」

洛妃一聽，大喜道：「好啊！洛妃樂意極了！」

姜子牙不由又奇道：「打探敵情，往來傳訊，須歷千辛萬險，你爲甚如此高興？」

洛妃格格笑道：「第一，這是釣天鈎大哥第一次求我洛妃，爲你效力，洛妃求之不得，爲甚不高興？第二這往來傳訊、打探敵情的工夫，首重脚力，恰恰正中洛妃新練的『凌波玄步』的胃口，因此啊，洛妃自然樂意極了！」

姜子牙一聽，不由欣然一笑，他深知要深入商軍打探敵情，更要往來奔走，當世之中，亦唯有洛妃的「凌波玄步」身法可以應付了！

當下姜子牙微一沉吟，便對洛妃道：「按吾估計，商軍距西岐已不到二百里路了，洛妃姑娘須在二

日內來回，事不宜遲，這便準備出發行事去吧！」

姜子牙一頓，忽地又對洛妃道：「你從西岐城郊返回時，不必入城，逕上西岐山之巔與我會面。」

洛妃一聽，略一思忖，便大吃一驚，忙道：「丞相大哥欲以孤身迎戰商朝大軍來犯麼？」

姜子牙慨然一笑道：「不錯！此乃破敵唯一之法也！」

洛妃一聽，不由歎了口氣，喃喃的道：「商軍統帥聞仲，據聞可以眼中白光殺人，就單打獨鬥，丞相大哥也未必是他對手，何況聞仲這老賊身後，有五十萬精銳商軍？你竟欲以孤身迎戰！老天，這豈非有如鷄蛋碰上硬石頭麼？你萬一不保，教洛妃日後追隨誰人呢？」洛妃情急之下，幾乎連她女兒家的心事也傾訴出來了。

不料姜子牙一聽，卻淡然一笑道：「你放心去吧！吾道中人，有所不爲，亦有所必爲，一切皆以天下蒼生安危爲宗旨吧了！」

洛妃一聽，不再作聲，身子一旋，便欲掠而出，但忽地又一頓，鄭重其事的向姜子牙道：「洛妃此行，必有所得，釣天鈎大哥，可要無損無缺，在西岐山巔，聽洛妃回報敵情啊！不然……」

姜子牙含笑道：「不然什麼？」

洛妃認眞的道：「不然洛妃所探的情報，便如雲煙散去啦！我早說過，我只爲釣天鈎大哥效力，其他人我決不屑一顧！」

洛妃話音未落，已身如飄風，呼地掠出丞相府，眨眼便不見了。

姜子牙心中不由若有所失，他這時才驀地醒悟，洛妃在他心中的份量到底有多重，她跟隨他多年，竟令他有難捨難分的感覺了！姜子牙心神略一浮蕩之際，卻猛然自警，目下大敵當前，周國生死一線，若周國被滅，則無人可以尅制商紂的暴虐，天下百姓蒼生，只怕要長淪苦海矣！於此時此刻，又豈能被此兒女私情擾亂心性！

姜子牙心念電轉，不由仰首長嘯道：「罷！罷！罷！且收攝心神，先去力挽此驚世狂瀾吧！」

長嘯聲未落，姜子牙身形疾旋，返回內室，再掠出時，他已換去官服，渾身黑衣，猶如姜里救文王時的黑衣道士，連一名侍衛也不帶，隻身掠出相府，又掠出西岐城，他展開「八卦神功」中的「迷踪玄步」，身如電光，旋劃之間，便已抵達西岐山下了。

姜子牙先掠上西岐山西麓周國王陵，在周文王的墓前仔細審察一遍，只見王陵碑上，已隱隱透出一片瑞光，姜子牙這才欣然一笑，暗道：「鳳翔大龍脈」果然已屆旺發之期，吾破敵之計成矣！

姜子牙再不猶豫，在西岐山上四周掠走一遍，沿途觀察何處山坡最陡斜，何處積雪最厚，又假如積雪融化，流向山下，何處是必經之途，流到山下又聚於何處，等等，姜子牙均一一瞭然於胸。

姜子牙在西岐山四周勘察，不分日夜，也忘了饑渴疲勞。到第三日的清晨，姜子牙才突然返回丞相府。

姜子牙甫一返回，便見相府大堂上亂作一團。朝中文臣，竟有多半聚在堂中，上大夫散宜生急得繞堂亂走，口中一面低叫道：「大敵當前，武王傳召，卻不見影踪！天啊！這卻如何是好？」

忽然，有人大聲驚呼道：「好了！丞相回來了！」

散宜生一見，如聞綸音，連忙抬頭一看，果見姜子牙一身黑衣，猶如當年在朝歌初見時的模樣，正大步走進來。

散宜生不由大叫道：「好啊！丞相大人！你一身繫國家安危，卻突然失踪兩日兩夜！倒是存心教人急煞了！」

姜子牙從容一笑，道：「散大夫，莫非剛接喜訊，因此急不及待麼？」

散宜生也不等姜子牙更衣換服，便連忙又笑又歎氣的道：「哎……既是喜訊，又是驚兆吧！實不相瞞，不知怎地，武王今早突然甦醒過來，他剛醒來，便立刻傳旨，召丞相入宮見駕了！這果然是天大的喜訊！但剛接前方誘敵的武成王黃飛虎派人回報，說聞太師的先鋒，已進抵距西岐山不足三十里路了！黃飛虎正有所行動，特派人向丞相傳訊，以便有所準備！但丞相卻不知去了何處也……幸而你及時趕回！」

姜子牙一聽，微一沉吟，便從容的道：「各位同僚不必驚慌，且各掌其職，備好糧餉，協助魯伯將軍守城去吧！」

衆文臣一聽，心中稍安，不敢怠慢，紛紛告辭，各自盡責去了。

姜子牙這才對散宜生道：「義兄，且煩你與我一同入宮，面見武王去吧！」

散宜生此時已知姜子牙正爲破敵大計辛勞，大概已整整兩日兩夜無休無歇了，心中不由一陣感佩，他猶豫的道：「賢弟不如先行換服更衣，稍事休歇，再入宮見駕吧！」

姜子牙一聽，卻斷然的搖頭道：「事勢緊急，哪還顧得休歇之事？吾正有事奏請武王，破敵大計，倒有一半須着落在他身上呢！」

散宜生一聽，也不敢再猶豫，連忙與姜子牙一道，入宮見駕。

周武王姬發，整整昏睡了八百個時辰，到今早，太醫官只聽武王忽然在床上驚叫一聲：「鳳凰！鳳凰！你為甚竟捨我而去？」武王叫罷，忽然便一躍而起，狀似追逐那「鳳凰」似的，然後他才知剛才所見，乃南柯一夢而已。但奇怪的是，奇夢醒了，武王也完全清醒過來，就似經一夜好睡，第二天醒來精神奕奕一般。他微一沉吟，便立刻傳旨，召姜子牙進宮了……

此時姜子牙和散宜生，已進宮晉見武王。武王一見姜子牙渾身黑衣，不由奇道：「丞相便服出外剛回麼？」

姜子牙道：「臣該死，以微服見駕，有失禮儀！」

散宜生一聽，忍不住向武王道：「武王啊！丞相為國事辛勞，已整整兩日兩夜不吃不睡了！」

周武王不由上前，與姜子牙執手慰道：「丞相為國事操勞，不分晝夜，辛苦了！」

姜子牙淡然一笑，並不欲細說，向武王道：「武王言重，臣受托於先王，豈能不鞠躬盡瘁！目下大敵臨門，也無暇理會此等個人休歇小事了！武王召臣晉見，未知有何急事？」

不料武王一聽，卻大急道：「丞相所說大敵臨門，莫非紂王這昏君，派兵來犯麼？」

姜子牙一聽，便知周武王大睡初醒，左右太醫官等，驚魂未定，誰也不敢告知武王，商軍已大舉進犯，只恐他憂急之下，再度昏睡不醒。姜子牙微一沉吟，即向周武王道：「武王勿憂，臣已有破敵之計，但尚須武王親臨配合，因此先要判斷武王身體狀況，才可行事也。」

周武王道：「姬發已無大碍，不但無碍，此時但覺精神奕奕，比日前更感精猛呢！我正為此事驚奇，才急召丞相進宮，以替姬發釋疑。」

姜子牙一聽，與散宜生互視一眼，兩人均會心一笑。姜子牙問周武王道：「武王到底有甚疑難未釋？」

周武王道：「姬發自於西岐山拜祭先王陵墓，便突感一股強大之極的熱流，自姬發脚底湧入，直透心胸，但感心胸一陣寒熱交滙交逼，神思便立陷昏迷不醒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分，忽地只感自己已飄抵西岐山先王墓前，想起父王的恩德，便跪下叩拜。不料就在此時，只見陵墓頂上，疾冒出絲絲紫色煙氣，煙氣漸而滙聚，又凝滙成形，竟是一頭渾身紫光閃閃的鳳凰！」周武王說到此處，抑止不住心中的驚疑，不由噓了口氣。

姜子牙含笑不語，似已知此中的因由，散宜生卻大急道：「及後又如何呢？」

周武王迷惑的喃喃道：「後來墓頂上那紫色鳳凰，竟昂首長鳴不止，姬發清楚聽到，鳳凰合共鳴叫八百聲！那叫聲令人心血升騰，極欲振臂而起，好好幹一番大業！但那紫色鳳凰剛叫到第八百聲，便忽地戛然而止，身形也漸而幻化，散為紫色煙氣，重新鑽入墓中去了！姬發又驚又不捨，不由便大叫請鳳凰留步，這一叫之下，便清醒過來了！」

周武王又噓了口氣，萬分驚奇的道：「天！墓中竟有鳳凰飛出，此乃姬發夢中所睹，卻教人怎地相信啊！」

此時姜子牙忽地微笑接口道：「武王，不必驚疑，臣確信無疑！」

周武王不禁一怔道：「為什麼丞相不感驚奇？反而確信無疑？」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恭喜武王，此乃姬氏祖宗王陵，龍脈旺發之象啊！實不相瞞，吾當日替文王堪點之地，按『地脈道』而論，乃屬千古奇貴之『鳳翔大龍脈』，又『紫』主貴也，因此『紫色鳳凰』現身，恰好乃『鳳翔龍脈』所現之眞形也！恰應了『龍氣交滙、潛移默化』之驚世異象。」

散宜生此時亦不禁一陣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的歎道：「龍脈之道！龍脈之道！不料天地乾坤，竟隱伏如此驚人奇奧！」

周武王姬發心性聰慧，此時已豁然而悟，他不禁噗地跪倒，向蒼天叩拜道：「天日可鑑！姬發身受先父恩澤，捨身化龍氣，蔭庇臣兒，姬發決不敢有負先父王之厚望也！」

姜子牙扶起周武王，神色一轉，肅然道：「武王，你身為姬氏血脈，雖然已獲祖宗龍脈蔭庇，但萬不可以此自恃，須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欲成大業，務須謹依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兢兢業業，不畏艱難困苦，方可望達至大成也！」

周武王一聽，亦肅然的道：「是，姬發謹遵尚父教誨，決不敢有所偏忘！」周武王一頓，又立刻向姜子牙道：「丞相剛才言及，須姬發配合丞相大計，姬發身子已決無大碍矣，但請丞相差遣便了！」

姜子牙一聽，心中不由頓感欣慰，他深知姬發自經「鳳翔大龍脈」之潛移默化，已達至脫胎換骨的境界，只要再磨練其心志，則「伐無道、平天下」大業，必可於他手上達成也！

姜子牙心中轉念，又知目下情勢緊逼，已無暇細說，便斷然的對周武王道：「武王，既身體已無大



聞太師騎着黑麒麟風馳電掣衝向武王……

碍，便請隨臣親赴西岐山走一遭，以配合臣之破敵大計吧！」接着，姜子牙又簡略述說商軍五十萬，大舉來犯的軍情。

周武王一聽，不但不懼，反而決然的道：「此戰事關周國生死存亡，幸而有丞相坐鎮，姬發又豈敢絲毫忽怠？事不宜遲，這便即刻出發，赴西岐山去吧！」

當下姜子牙立刻下令，已準備妥當的將軍辛甲，率一千精兵，隨行護駕，直闖西岐山。散宜生不甘落後，自報奮勇，堅要隨行。姜子牙微一沉吟，也便答應散宜生所求。姜子牙臨行，又把負責保護王城的魯伯將軍召來，吩咐魯伯道：「無論城外發生任何變故，均不可擅自出城援救，保住王城不失，吾便無後顧之憂也！」

魯伯將軍凜然道：「丞相放心，哪怕泰山崩於眼前，魯伯亦決護西岐王城不失吧了！」

姜子牙深知魯伯乃周軍中一大福將，而且嚴謹剛直，實堪委以重任，當下欣然一笑，再不多言，率一千精兵，與周武王姬發、上大夫散宜生一道，便疾奔西岐山而去。

一行人闖上西岐山之巓，放眼望去，但見山上白雪皚皚，一派銀裝素裹的北國風光。山腰崖畔深谷，皆積滿了十數丈深的積雪，山上一片雪白，一個凜烈的冰雪世界。

散宜生一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道：有話高處倍添寒，但凡冰天雪地之際，行軍佈營，皆選於山脚屏風之處，方可禦寒，哪有偏跑上奇寒山巓之理？況且商軍很快便會殺到，屆時只要於山脚紮下營來，困住山上，那被困之人，勢必不戰而自斃了！不幸此時不但身為三軍主帥的姜子牙在此，連一國之君周武王亦駕臨，萬一被困，那便當眞是天亡周國也矣！散宜生心中驚慌，但他只是一位文臣，不敢干預主帥之策略，無奈只好提心吊膽，留意着動靜，且看姜子牙到底打甚主意？施甚奇謀妙略？

此時，散宜生又見姜子牙向領兵參將辛甲下令道：「辛將軍速率兵士，搬運石塊到山巓西面，依吾設計形狀擺放！」

辛甲答應一聲，果然率兵士，四處搜尋石塊，搬運到山巓西面去了。

散宜生一見，不由越發驚奇，暗道：敵軍攻上山來，以石塊擲擊，倒是一種犀利的武器，但敵軍從東面而來，若然攻山，必攻東面山坡較緩之處，所有石塊，均集中到西面，這豈非自斷禦敵利器麼？散宜生雖然深佩姜子牙的八卦玄機奇學，但從未見識過他的統帥三軍、運籌破敵的能耐，心中不由驚

奇交集，暗暗叫道：「姜子牙呵姜子牙！你可知道？周國之生死存亡、成敗得失，便全在你手上啦！一切就看你的神通本事了！」

* * *

就在此時，西岐城東面三十里處，已烽煙四起，馬聲人聲如天爆悶雷，原來五十萬商朝大軍，已浩浩蕩蕩的殺到了！

商軍統帥聞太師，坐騎一匹神獸黑麒麟，手執金光閃閃的打將鐧，如風雷疾發，一路當先，疾馳而來。聞太師身後，是一隊錦衣武衛，為數近百，皆武功高強的軍中精銳。衛隊後面，是十萬前鋒，再後是三十萬中軍，十萬商軍押後。原來聞太師久歷戰陣，南征北戰，一雙金鐧，已不知打下多少城關要塞，把多少英雄豪傑打落馬下，並不把小小周國放在眼內，只道大軍一到，周軍必兵敗如山倒，然後長驅直進西岐城，就此滅掉周國。因此並沒帶多少糧草，輕裝上陣，自出汜水關，進抵周國境內，竟如入無人之境，僅有的少許周軍，眼見商軍烽煙，早嚇得望風而逃了。

聞太師的五十萬大軍，僅花了五日不到時間，便進抵僅距三十里的西岐城郊了。

聞太師手下有四員勇將，名鄧忠、辛環、張節、陶榮，皆是驍勇無敵之將。此時，四將中為首的鄧忠，緊隨聞太師身後，鄧忠有勇有謀，極得聞太師重任，此次西征，便封他為征西先鋒。

此時，鄧忠加快一鞭，讓戰馬與聞太師的黑麒麟並行，對聞太師道：「太師，末將以為，西入周境二百里，竟毫無抵抗，其中未知是否有詐？」

聞太師一聽，五絡長鬚向上一揚，傲然的大笑道：「呵呵！吾出征前早已探知，周軍雖有三十萬之衆，但分佈各地防守，留守西岐的不到十萬，連邊關的些許兵力，亦緊急調返，以圖固守西岐，此乃沿途毫無抵抗之原因也！」

鄧忠微一沉吟，又道：「太師高見，無人能及，但末將以為，若周軍於暗處設伏，猝然出擊，不可不防也。」

聞太師一聽，不由轟然大笑道：「周軍兵微將寡，久疏戰陣，毫無鬥志，在吾五十萬精銳大軍面前，些許伏兵，成甚氣候？簡直有如以卵擊石也！鄧將軍不必猶豫，速速驅策前鋒，攻取西岐，吾與你於西岐城中會師可也！」

聞太師話音未落，前面一里處的小山丘，忽地響起一聲炮響，隨即一員戰將，率數千周軍，衝了出來，戰將挺槍大叫道：「聞太師慢來，黃飛虎在此守候多時也！」

聞太師一見，不但不驚，反而仰天大笑道：「如此散兵游勇，便算伏兵嗎？黃飛虎這叛賊，反我商朝，正好先擒此人，回去候紂王發落，以警效尤！」聞太師說罷，便欲拍黑麒麟疾馳而出，擒拿黃飛虎。

此時鄧忠身後的另一勇將辛環，早已按捺不住，挺槍而出，一面大叫道：「區區周軍，何勞太師出馬？待末將替太師先把此人擒拿也！」

辛環勇猛過人，話音未落，戰馬已疾馳而去，快如閃電，挺槍便向黃飛虎刺來。

黃飛虎身邊的黃明將軍拍馬挺槍，也不打話，接住辛環，便大戰廝殺起來。兩將功力相當，殺得難解難分。

聞太師一見大怒，猛地一拍黑麒麟，疾如電奔，金鐧猛揮，便欲生生擊斃黃明於馬下。

黃飛虎身邊的周紀一見，正欲拍馬上前助陣，黃飛虎連忙低聲道：「聞太師勇冠三軍，你非其敵手，上去徒然送死而已，況且丞相有令，許敗不許勝，你快返回陣中，隨時指揮退兵！聞太師由我對付可也！」

黃飛虎說罷，即拍馬上前，挺槍接住聞太師的金鐧。兩人均感手腕一震，顯然功力均不相上下。

聞太師大怒道：「黃飛虎，既為叛賊，吾天朝大軍兵臨城下，尚敢頑抗嗎？商紂於你榮寵有加，為甚竟敢叛逆！」

黃飛虎一聽，不由長歎一聲道：「昏君無道，令我黃飛虎妻亡妹喪，更欲置我全家於死地，如此慘酷，尚稱榮寵有加嗎？」

聞太師一聽，不由一陣默然，無話可答，但他對商湯朝廷忠心之極，略一沉吟，即怒叫道：「朝廷縱有不是之處，為臣子者亦只好順從忍受，何故竟敢返我大商天朝？」

黃飛虎深知聞太師心肝鐵硬，與他多說亦白費唇舌，便呵呵大笑道：「來！來！來！吾與你先戰三百回合再敍舊也！」

聞太師大怒，手中金鐧猛地一揮，便向黃飛虎天靈蓋上擊下，黃飛虎銀槍一翻，把聞太師的金鐧震開，順勢一槍向聞太師胸前刺來。聞太師傲然一笑，左手金鐧一架，把黃飛虎的銀槍蕩開三尺。

聞太師和黃飛虎，兩人功力相若，若憑馬上爭戰功夫，那三百招也難分高下，但聞太師早獲異人傳授，內力可凝聚於正中之目，白光閃處，隔三尺可取人首級。因此若論這等玄功，黃飛虎便難相較了。

聞太師與黃飛虎鬥了五十回合，眼見黃飛虎毫無力怯之象，心中不由恨道：若留此人相助周軍，

日後必成朝廷大患！聞太師心念一轉，便暗運內力，貫注於正中之目，蓄勢待發，以便立取黃飛虎的人頭。

黃飛虎本來深知聞太師此人高傲之極，他但遇勢均力敵的對手，必鬥意勃發，絕不肯放手，便有心與他纏鬥一會，再詐敗退走，引他追殺。不料聞太師卻心思突變，五十招後，即突萌殺機了。

只見聞太師故意露空中門，黃飛虎果然挺槍直撲空門，待相距不到三尺，聞太師右鐧一翻，震開黃飛虎的槍頭，隨即猛喝一聲，正中之目白光爆發，快如光電，直取黃飛虎的人頭！黃飛虎一見，不由暗叫一聲不好，但欲避已決不能了！

眼見黃飛虎的人頭勢將落地了！因為聞太師的白光一到，當世無人可以抵禦！

就在此時，在絕無可能的時機，絕無可能的方位下，一團白影電射而至，其速比白光猶快近倍！白影在黃飛虎身前一閃而過，就連黃飛虎也失去所在，剩下一匹無人戰馬，白光剛好射至，馬頭嗤地一聲，連叫也不及發出，便噗地倒在地上了！

馬頭落地，戰馬身軀倒地時，聞太師才猝然發覺，馬上的黃飛虎已被射來的「白影」，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救了一命。聞太師不由大怒，他盛怒之下，玄功真氣不由更為充盈，激蕩之下，正中之目「白光」連閃，竟追索「白影」，欲連「白影」也一併斬了。

不料「白影」的身法玄妙之極，形左實右、欲前則後、形南實北、形東實西，聞太師的「白光」嗤嗤厲嘯而發，但不是射到「白影」的前面，便是射到「白影」的後面，顯然，就連聞太師的「白光」玄功，與「白影」的奇妙身法，亦稍遜一籌！雖然「白影」亦十分怯懼聞太師「白光」的威力，不敢正面攖其鋒芒，但畢竟被「白影」衝破「白光」的殺網，在一丈之外，躍上另一匹戰馬，向西岐方向疾馳而去。

正感心膽俱寒的周紀將軍，見狀連忙發出退軍的暗號，正在酣戰的黃明將軍，向辛環虛晃一槍，掉頭向西便跑，近萬周軍，也如旋風般呼地向西岐方向退走了。

聞太師不由一陣發怔，因為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在他的「白光殺網」下救人逃脫！聞太師不由對「白影」恨之入骨，他對「白影」的恨意，猶在黃飛虎之上，因為聞太師深知，黃飛虎的武藝雖然厲害，但憑他的「白光」尚可制服，但「白影」比黃飛虎更厲害，只要假以時日，就連他聞太師亦自歎不如，留下來，豈非商湯朝廷的一大禍患麼？聞太師已決心非殺「白影」和黃飛虎不可了！

聞太師心念電轉，便驀地向鄧忠下令道：「鄧將軍，速領前鋒十萬精銳，向西岐進擊，追殺『白影』和黃飛虎！違令者斬！」

鄧忠身為先鋒大將，又見聞太師已動怒，軍令既下，便不敢再多半句，當即一聲「遵令！」率十萬前鋒，向西岐方向疾追。

聞太師手中金鐧向前一擺，隨後率中軍三十萬，亦向西岐方向長驅直進。只有後軍十萬，在後面緩緩推進，以作屏障。

此時，「白影」與黃飛虎，以及周紀、黃明兩將所率的周軍，已馳抵西岐山不到十里之地了。

「白影」此時騎了一匹白馬，白馬白衣，神彩飄逸之極。黃飛虎在後面見了，不禁仰天長歎道：「姜丞相真神人也！小小一名相府書僮，在他調教之下，竟有如斯神功，在聞太師的殺人『白光』中，救吾脫險！若非姜子牙之能，黃飛虎今日必定出師未捷身先死也！」

原來「白影」竟然是奉姜子牙之令，前來打探軍情，以及往來傳訊的「丞相府書僮」洛妃。洛妃既得姜子牙確認，此乃「釣天鈞大哥」的私人命令，心中欣然，樂意之極。她施展她的「凌波玄步」神功，向西岐山西面疾馳，其速比馬猶快近倍，因此不到二個時辰，便掠到西岐山三十里外之地了。

洛妃剛掠抵此地，便驟然發現，黃飛虎的周軍，已與聞太師的商軍在對峙。眨眼又見黃飛虎已與聞太師鬥作一處。洛妃聽黃飛虎說過，聞太師能放一種「殺人白光」，厲害之極，不由便替黃飛虎擔心起來。不知怎的，洛妃知悉黃飛虎因妻亡妹喪，才反出朝歌，投奔西岐，心中對他便大為同情，也許這是女兒家「物傷同類」的心性吧。

洛妃恐黃飛虎有不測，便悄悄掠到一座山丘之巔，居高臨下，仔細留意聞太師的動靜。不久即發覺聞太師目中精光大熾，洛妃知此乃暗聚內力真氣之象，心中大吃一驚，不待聞太師射出白光，她的身影已驟然飛降而下了。因此她掠抵黃飛虎身邊時，恰好快了白光半步。

就因這半步之差，洛妃施展「凌波玄步」神功，便足以令黃飛虎跳出鬼門關了！聞太師的「致人白光」固然厲害，但洛妃的「凌波玄步」神功，卻是她的「踏葉凌波」身法，與姜子牙的「八卦玄機」滙合而悟創，其精妙之處，聞太師的「玄功白光」豈能追及？因此「白光」距洛妃的「凌波玄步」，總有半步之差，這半步之差，也就足以讓洛妃救走黃飛虎脫險了。

黃飛虎心念電轉間，前面的白

光白馬女子──洛妃，忽地從馬背上疾躍而起，身如飛燕，直向十里外的西岐山掠去，她身法之快，如光閃電劃，顯然，她連戰馬也嫌慢了！

黃飛虎驚歎間，身際卻傳來洛妃的一聲嬌呼道：「黃將軍！你且按姜丞相的妙計施爲吧！洛妃這便先行上山，向姜丞相傳訊也！」

洛妃的叫聲未落，已失去她嬌俏輕盈的身影了。

黃飛虎依姜子牙的密計，故意放慢速度，待後面烽煙乍起，料想聞太師的追兵已相距不遠，這才把銀槍一揮，指揮周軍向西岐山脚疾馳而去。

後面的商軍先鋒大將鄧忠，果然已追到來了。他眼見黃飛虎的周軍向西岐山竄逃，不由大笑道：「黃飛虎呵黃飛虎，你必定是嚇昏頭了，放着西岐城不進，怎的卻向西岐山逃？須知高山險阻，這豈非自尋死路麼？」於是也不去思想，下令十萬商軍，全速向西岐山推進。

此時，洛妃已掠上西岐山巔峯。她的身形不禁一頓，但見山巔高處一塊巨石上面，在白雪伴繞中，正端坐着一位王者，竟是一直昏睡不醒的周武王姬發。周武王身邊，左面是上大夫散宜生，右面是三軍統帥丞相姜子牙，三人凝然不動，傲對冰雪，就如閑暇登山觀賞雪景似的。

洛妃一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她再也按捺不住了，閃電般向姜子牙掠去，一面尖聲叫道：「丞相呵丞相！你可知商軍五十萬，距此已不到十里了？」

洛妃掠到姜子牙身前，只見姜子牙從容一笑，道：「洛妃姑娘，已發現商軍蹤跡了麼？」

洛妃得意的格格一笑道：「不但發現，洛妃還順便與那聞太師鬥上一鬥呢！」

洛妃此言一出，姜子牙倒沒甚驚奇，他似乎早就料到洛妃有此一着似的。但散宜生和周武王卻聳然動容，大驚道：「聞太師蓋世無敵，洛妃姑娘小小年紀，竟敢與他交鋒麼？」

洛妃格格笑道：「聞太師也沒甚了不得啊！就算他那『殺人白光』，也難奈我洛妃之八卦神功也！」

洛妃話音未落，就在此時，一名隸屬黃飛虎周軍的探子，已飛奔而來，向姜子牙稟報道：「丞相，黃將軍令小的稟告，他依計已把商軍前鋒十萬兵力，引到西岐山五里外了！請丞相定奪。」

姜子牙一聽，立刻問道：「商軍前鋒由誰統帶？」

探子道：「商軍先鋒大將，乃聞太師手下四大將之首鄧忠是

也！」

姜子牙又道：「聞太師的中軍現在何處？」

探子道：「聞太師的中軍三十萬，現正抵西岐山東面十里三岔口，一條路通向西岐山，另一條則直通西岐王城也。」

姜子牙一聽，微一沉吟，便不由皺眉道：「聞太師此刻正舉棋不定也！若不能把聞太師所率大軍誘來此地，則吾計便僅可成功一半也！」

散宜生一聽，不由越發驚慌，忙道：「丞相，目下武王大駕在此，山上護駕兵力僅一千，就算滙合西岐山下的黃將軍一萬兵力，再聯合西岐山外圍的南宮適所統帶五萬大軍，亦不足抵禦鄧忠的十萬商軍前鋒，更何況是聞太師的三十萬中軍呢？丞相到底欲引多少商軍來此，方肯罷休？」

姜子牙此時正沉吟不語，洛妃忍不住笑道：「散大夫莫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啊！可知丞相用兵，多多益善，小小無拘也？五十萬敵軍又如何？丞相胃口奇大，一般可以吃下肚子也！」

散宜生微感不悅道：「此乃生死存亡之關口，洛妃姑娘莫使小娃兒心眼也！」

不料姜子牙此時忽地斷然的道：「不錯！既然已擺開陣勢，商軍已精銳盡出，若能於此多殲其生力軍，則大大有利於不日之東征也！」

姜子牙一頓，又驀地轉向周武王，道：「武王，黃將軍只怕尚引聞太師不動，看來只好請武王出馬走一遭！」

散宜生一聽，姜子牙竟要周武王親自出馬，作誘敵之餌，不由心膽俱寒，忙道：「賢弟！切望三思後行！武王萬一有甚不測，此彌天重責，誰人敢於肩承啊！」

不料周武王卻毫不猶豫，立刻點頭答應道：「丞相乃三軍統帥，姬發亦受節制，有甚差遣，丞相只管吩咐便了！」

姜子牙不由欣然一笑，暗道：果然是已得龍脈蔭庇之君也！他也不再猶豫，決然的道：「辛甲將軍聽令！令你全責保護武王下山，在商軍面前打一照面，即速返山上，中途不得停留！切記，切記！」

辛甲心中雖然亦大感驚慌，但姜子牙軍令既下，便不敢分辯，連忙道：「辛甲遵令！但拚將灑血疆場，亦保武王安全吧了！」

洛妃此時忽然走前一步，很認眞的向姜子牙道：「丞相，肯讓洛妃隨武王下山走一遭嗎？洛妃已打出癮來，很想再與聞太師鬥一鬥！」

姜子牙一聽，大喜道：「洛妃姑娘肯隨行護駕，則吾無後顧之憂也！但須依從一個條件，就是此行只可遠觀而不可出手近鬥！洛妃姑娘可答應嗎？」

洛妃一聽，笑道：「不鬥便不鬥！但遠遠的罵那聞太師一頓總可以吧？誰叫他鐵了心肝，助紂爲虐啊！」

姜子牙一聽，亦欣然道：「很好，洛妃姑娘只管狠狠的罵，罵得越兇越好！若罵得聞太師動了火，直抵西岐山脚，便算你建功吧！」

洛妃答應一聲，隨周武王、辛甲而行，一面喃喃的低笑道：「我也不管建功不建功，只要能令釣天鈞大哥開心無憂，洛妃有甚麼不樂意去做啊？更何況去罵人？此行妙之極，好玩得很啊！」

洛妃說着，緊隨周武王、辛甲，馳馬下山去了。

此時鄧忠已追殺黃飛虎等人，直逼西岐山不到三里之地了，卻忽然失去黃飛虎及近萬周軍的踪影。

鄧忠心中狐疑不定，他甚有智謀，抬頭眼見西岐山白雪皚皚，已清晰可見，心中不由思忖，暗道：西岐山冰雪封阻，黃飛虎並非三歲孩兒，怎會往絕路直闖？莫非其中有詐麼？

鄧忠心中轉念，便猛地勒馬，吩咐參將向後轉告聞太師，告知情形，等他令旨。

參將向聞太師的中軍大營馳去不久，忽然於西岐山，馳出一隊馬隊，爲數僅十數人，正緩緩的向這面馳來。

鄧忠一見，連忙吩咐大軍按兵不動，待瞧清來者身份，再作打算。

那隊馬隊，逐漸逼近，已清晰可辨了。此時鄧忠不由暗叫一聲，原來他已發現，馬隊之中，中間一人，竟然是繼承周文王王位的周武王姬發！鄧忠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若能生擒周武王姬發，則周國勢必不攻自滅，這可是蓋世奇功啊！但鄧忠卻按捺住心中的衝動，只待聞太師的令旨，再作打算。因爲鄧忠深知，聞太師軍令森嚴，但有擅自行動者，必立斬不赦！

鄧忠按兵不動之際，遠處那馬隊又接近了半里，鄧忠耳際忽地聽到一聲女子的尖叱道：「前面可是先鋒將鄧忠？你身爲先鋒大將，進又不敢，退又不能，可自感萬分爲難麼？」

鄧忠不由又驚又奇，暗道：這女子的聲音好厲害，竟可遙傳二、三里路！莫非便是剛才救走黃飛虎的「白影」麼？

鄧忠所猜不錯，果然是洛妃以內力貫音，故意惹事來了。

鄧忠思忖之際，身後忽聞一陣如悶雷般響動，原來是聞太師親率

衛隊急馳而至了。

聞太師眼力超卓，他不等鄧忠發話，已一眼瞧清前面馬隊中人，他不由厲聲道：「前面便是逆賊周武王姬發！你爲甚按兵不動，先行把姬發擒拿？」

鄧忠連忙道：「太師息怒，末將正等太師令旨，因前面山勢險阻，恐其中有詐，待太師示下。」

聞太師知鄧忠處事謹愼，他發現疑情，按兵不動，等候令旨，也怪不得他。聞太師怒氣稍緩，正欲發令，策馬衝上前去，生擒周武王姬發，耳際卻又傳入一聲女子的尖叱道：「來者可是身負盛名的聞太師？你按兵不動，進又不進，退又不退，臨陣猶豫不決，顯然盛名之下，其實難符！怎及得周武王，身先士卒，刺探敵情，單憑這等氣概，便非你聞太師所能及也！」

發聲之人，自然又是洛妃，她牙尖嘴利，心思敏捷，字字挑中聞太師的弱點，不由令聞太師暴跳如雷！

只聽聞太師突發一聲：「氣煞我也！」隨即大吼道：「何方妖女？敢當衆侮我聞仲！聞仲今日不生擒逆賊姬發，斬你妖女，決不罷休！傳令下去，大軍齊發，直逼西岐山！」

聞太師說罷，伸手猛地一拍黑麒麟，一馬當先，風馳電掣般，向周武王和洛妃這面衝來了。他身後的鄧忠一見，唯恐聞太師有失，只好立刻催動大軍，如潮水般鋪天蓋地，向西岐山這面湧來！

聞太師怒氣攻心，催動座下黑麒麟，風馳電掣般向周武王的馬隊衝來，他的身後是一隊爲數近百的精英衛隊。

泰誓檄文　東征滅商

周武王的馬隊此時緊急向西岐山馳退，不料聞太師的黑麒麟快如電奔，眨眼已飛馳到不足三十丈距離了。「麒麟」又爲百獸之王，因此周武王的戰馬，竟抵受不住黑麒麟的威力，忽地跪倒地上，不敢起來。洛妃和辛甲將軍，以及十數衛士的戰馬，也噗地全跪倒了！

聞太師一見，不由大笑道：「利嘴丫頭、逆賊姬發，你等坐騎，遇吾之黑麒麟，尚知跪拜，不敢妄動，汝等還不乖乖就擒嗎？」說着猛催黑麒麟，如閃電般直向周武王馳來。

洛妃一見情勢危急，她也不管周武王是否願意，橫身一躍，伸手抓住周武王的玉腰帶，便把他挾離戰馬，然後一個廻旋，直向西岐山上掠去。

辛甲連忙率十數衛士殿後護駕，聞太師驟馳而至，他正中之目，白光暴熾，距他一丈的衛士首當其衝，立刻人頭落地，鮮血從頸項中如箭般噴射而出！眨眼之間，十數衛士的人頭，便被聞太師的「殺人白光」斬掉了！辛甲大駭，無奈祇好緩緩退上西岐山上。

聞太師捨卻辛甲不追，黑麒麟猛地一旋，沿山中小路，風馳電掣般直向洛妃挾着的周武王這面馳來！

洛妃挾着周武王，她的「凌波玄步」雖然精妙，但此時並非在平地，亦非在水上，而是步步高、步步險的山路，「凌波玄步」的奇幻妙處，根本施展不出來；而且她所扶持挾帶的周武王，乃一國之君，非等閑人物，洛妃不敢大意，處處留神之下，她步法的精妙便大大受制，竟難擺脫聞太師座下黑麒麟的追襲了。

聞太師座下的黑麒麟，果然是通靈神獸，牠眼見主人要追襲的目標便在前面不遠，登時厲嘯一聲，四蹄生雲，離地三尺，似騰雲駕霧，呼地便射到洛妃和周武王身後三丈了！

聞太師暗運玄功，聚於正中之目，準備施展他的「殺人白光」，先把洛妃殺了，然後再生擒周武王，祇要被他接近到一丈距離，洛妃也便劫數難逃了。

聞太師猛地一拍黑麒麟的頸背，黑麒麟已知主人心思，驀地又向前躬身一射，終於與洛妃的後背相距不到一丈了！

聞太師嘿地沉嘯一聲，正中之目登時發出一道白光，直向洛妃的頸部射去，祇要白光射中，洛妃嬌俏的人頭，便非得立刻掉落不可了！

就在此時，山路左面白雪崖下，突然凌空射上一頭如獅似虎如象似豹的「四不像」怪獸，其勢威猛之極，黑麒麟雖爲百獸之王，但「四不像」怪獸決非等閑之獸，不屬百獸之類，因此不懼黑麒麟的威勢，黑麒麟反而被牠嚇得向側一躍，以閃避「四不像」的威猛。

就因此一蕩開之下，聞太師發出的「殺人白光」，便不由射偏了半尺，落在洛妃側面的一塊巨石上，祇見巨石立被攔腰斬成兩截，傾倒下來。

巨石滾落的力度非同小可，洛妃在上面，根本不必理會，但在巨石下面的聞太師，但見如山巨石滾下，響聲如雷，深知決難以抵擋，萬般無奈，祇好猛地一拍黑麒麟，掉轉身向山下電射而去了。

「四不像」怪獸卻不再追撲黑麒麟，四蹄生風，呼地向上面的洛妃射去，又呼地在洛妃面前落下來，伏在地上，向洛妃搖頭擺尾，狀甚親暱。

周武王平生未遇這等威猛怪物，不由嚇得驚呼道：「前有怪物阻擋，此番姬發命休矣！」

洛妃一見，卻不由大喜道：「啊！原來是『四不像』大哥哥！有你相助，倒省了洛妃不少氣力哩！」

洛妃說着，絕不猶豫，挾着周武王，便向「四不像」的背上飛身而坐。「四不像」歡叫一聲，撒開四蹄，便向山上疾馳而上。

周武王此時才暗鬆口氣，卻又大奇道：「洛妃姑娘，這怪獸兇惡萬狀，怎的被你一聲『四不像大哥哥』，便馴服如斯啊？」

洛妃格格大笑道：「姜丞相是洛妃的『釣天鈎大哥』，這神獸按輩份算得上是姜丞相的師兄，亦即『大哥之大哥』，那豈非『四不像大哥哥』嗎？牠似乎十分中聽這稱呼，歡喜得很呢！」

周武王一聽，這才知「四不像」是有心前來救助。他不由以手加額道：「姬發今日得遇丞相等一干奇人異士之助，乃天助吾成其大業也！」

「四不像」背負洛妃和周武王，不消片刻，便奔上西岐山巔峯上了。

聞太師催動黑麒麟，向下直飛射數十丈，窺側邊有凹位可容身，連騎帶人向凹位一躲，巨石轟轟一聲，擦身而過。

聞太師額上不由絲絲冒汗，他這才猛然醒悟，就算人力再大再高，亦決難敵天然之威力，例如山上之人，祇要推下石塊，下面的人便必定無一倖免了。

聞太師猛然醒悟此點，也不敢托大，伸手一拍黑麒麟，向山脚飛馳而下。

西岐山脚下，鄧忠已率前鋒趕到，見聞太師突然從山上馳下，知他必定徒勞無功，連忙率衛隊上前，把聞太師接迎護住了。

鄧忠唯恐聞太師責怪自己膽小怯弱，便連忙向聞太師請戰道：「太師放心，末將率十萬精銳，攻上山去，必可一舉擒獲周武王姬發也！請太師下令！」

聞太師一聽，臉色果然一緩；聞太師心高氣傲，自負甚高，但此番西征，卻兩番受挫於一位小姑娘手下，他已被怒火攻心了。他下山之際，見鄧忠這時姍姍來遲，一腔怒火正欲向鄧忠發洩，不料鄧忠卻搶先請戰，這便令聞太師怒火稍緩了。

聞太師沉吟不語，似在思忖，此時此刻，到底是否立刻攻上山去。

聞太師舉棋不定之際，西岐山巔峯上，卻忽地呼啦啦揚起一面帥旗，上書一個大大的「周」字，隨即一聲從容話語，從峯上直傳下來，更令聞太師驚怒疑惑不定。

祇聽西岐山上，呼呼飄揚的帥字旗下，一位黑衣黑袍精壯漢子，挺身冰雪之上，向山下的聞太師呵呵大笑道：「聞太師，久聞你南征北戰，所向無敵，更以當機立斷稱著；爲甚此時卻猶豫不決，舉棋不定，進又不進，退又不退，豈不令天下人恥笑嗎？」

聞太師一聽，臉上神色虎地一變，正欲發作，忽然嘿嘿一笑，亦以內力傳音，直達西岐山之巔，道：「你便是溪邊垂釣，新任周國丞相的姜子牙嗎？吾聞姜子牙善識陰陽八卦，精通天地玄機，看來亦不外如是也！」

西岐山之巔，發話的人，果然是姜子牙，祇見他又呵呵笑道：「吾初涉戰陣，尚請聞太師指教，吾如何如是也。」

聞太師大笑道：「姜子牙！你於西岐山上，居高臨下，佈下伏兵，更三番四次，誘我大軍攻上山來，損我大軍之氣，然後再一舉反擊，試圖畢其功於一役，是也不是？但些許詭計，豈能誘本座上當受陷乎！你枉自作聰明，作繭自縛罷了！」

峯上的姜子牙一聽，微一沉吟，即大笑道：「聞太師果然有統軍之才，悟識吾之妙計！佩服，佩服！雖然如此，但如何見得吾此舉乃作繭自縛也？」

聞太師見姜子牙亦不得不承認，自己識破了他的詭計，不由得意的轟然大笑道：「時下乃九九寒冬，冰雪滿山，高處倍添寒，山巔紮營駐守，乃兵家大忌，你姜子牙偏犯此錯，此其一也！吾既已識破汝之詭計，豈會上當攻山？吾祇需令大軍於山脚重重圍困，不出三日三夜，你周國大軍，便不餓死也得凍斃也……你簡直是自尋死路！」

聞太師此言一出，山上的姜子牙立刻沉默不語，似大感驚慌了。

聞太師見狀，再不猶豫，立刻向鄧忠傳令道：「速調前鋒，再加中軍，合計四十萬大軍，重重圍困西岐山！」

鄧忠一聽，不禁略感驚疑道：「太師，此中是否有詐？」

聞太師傲然笑道：「其詐乃誘我攻山而破之，既已被吾識穿，則其已無所施其技也！目下逆賊姬發，妖人姜子牙等周國命脈，已被吾困於西岐冰峯，吾將不費一兵一卒，便把周國滅了，此乃吾之反客爲主妙計也！」

鄧忠又不無擔心的道：「冰雪天時，山脚固勝於山巔，但萬一天氣有變，由寒變熱，冰雪消融，山脚將立成沼澤之地，吾軍危矣。」

聞太師一聽，心中亦不由微微一跳，但隨即又轟然大笑道：「時

值九九寒冬，哪有天氣變熱之理！鄧將軍，此處非謹慎，而是示敵於怯矣！莫再猶豫，速執令去吧！」

鄧忠見聞太師主意已決，軍令既下，便不敢再猶豫，當下疾馳而出，率前鋒、中軍四十萬大軍，沿西岐山四周佈防，嚴密戒備，絕不容周軍逃出一兵一卒。

聞太師所率的商軍，果然訓練有素，不到一個時辰，四十萬大軍便如潮水般，湧到西岐山脚四周低陷之地，紮起營帳，嚴密佈防，登時便把西岐山四周，如鐵桶圍困住了。

眨眼之間，太陽已然下山，黑夜也很快降臨。西岐山山野四周，登時陷入一片黑暗，祇有山下商軍的烽火，如天上的星斗。

在西岐山巔，此時僅草草紮了幾個營帳，以作避風寒，雖然如此，躲在帳內之人，依然被凍得抖戰不已。

散宜生在帳中凍得呆不住了，祇好鑽出來，打算走入姜子牙的營帳，他出來向山下探頭一望，但見山脚四周，連綿數十里，皆有烽火，繁密如天上的星斗，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道：商軍少說也有四十萬，我等受困於山上，不消三日，便必被凍斃，周國祇怕難逃此滅亡之危矣！

散宜生心中驚慌，倍感寒意，他連忙一頭鑽入姜子牙的「帥帳」，也不及敘話，劈頭便向姜子牙道：「賢弟啊賢弟！你千着萬着，祇怕今回棋差一着了！」

姜子牙此時正端坐於帳內一塊白石上，向辛甲將軍面授機宜。他一聽散宜生之言，也不以爲意，祇向他淡然一笑道：「散大夫且候片刻再說。」

姜子牙然後又向辛甲低聲吩咐道：「如此如此，待吾訊號升起，即令南宮適將軍、黃飛虎將軍突出奇兵，不必猶豫，直闖商軍營寨捉人可也，你快去準備吧！」

辛甲將軍滿臉驚喜，答應一聲，便疾步奔了出去。

姜子牙又對身後的洛妃道：「你待會緊隨我身邊，不可擅自亂闖，吾施法之時，需由你作護法也。」

洛妃一聽，居然一反平日嬌野，正氣凜然的道：「是！洛妃知道！」

散宜生心中益發驚奇，不知姜子牙到底弄甚玄虛，正欲開口詢問。

姜子牙卻已轉過身來，向散宜生微笑道：「散大人擔心奇寒時節，高處倍添寒，是嗎？」

散宜生一聽，不由猛地一拍大腿道：「這還用說嗎？散某倒不要緊，但周武王乃周國之命脈，且大病初癒，豈能抵受此奇寒天氣？丞相快想辦法施展啊！」

姜子牙一聽，微笑道：「好吧！散大夫既畏怯嚴寒，吾便還你一個炎熱盛夏，冰雪消融的奇景吧！」

散宜生一聽，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喃喃的道：「老天！義弟想必是瘋了，試問此嚴冬天時，何來令冰雪消融的炎熱天氣？」

姜子牙卻已無暇再向散宜生細說了，祇見他神色一凜，即對散宜生道：「行屆子時矣！請散大夫速引武王到西岐山王陵，叩拜姬氏祖墓，以助吾成事也。」

散宜生一聽，不由有點醒悟，暗道：義弟莫非又欲施展他那獨門神通「風水大法」嗎？但風水大法祇可用來濟世救人，豈能用來殺人破敵呢……但又知姜子牙之能，鬼神莫測，目下也祇有他才可力挽狂瀾了。散宜生心念急轉，也便不敢怠慢，答應一聲，也就疾奔而出，護送周武王到王陵祖墓叩拜去了。

姜子牙待散宜生離開，不到片刻，即向帳外拍一下手掌，掌聲剛落，一頭怪獸便已呼地躍入，也不知牠剛才隱身於何處，洛妃定睛一看，原來是曾助她脫險的「四不像」神獸，不由格格大笑道：「釣天鈎大哥，你拍一下手掌，『四不像』大哥哥便應聲而入，這好玩得很啊！」洛妃雖然身處如此兇險境地，卻毫不爲意，依然不改平日的嬌野，她剛在散宜生面前靜得一靜，此時又忍不住好玩心性了。

姜子牙卻沒理會洛妃，他以手輕撫「四不像」的獅頭，肅然的道：「『四不像』啊『四不像』，目下情勢危急，吾正缺人手，祇好要你亦出動，作吾之護法了！你可願意？」

洛妃一聽，不由呆了一呆，喃喃的笑道：「怎的了？釣天鈎大哥竟然眞把牠視作大師哥了！老天，牠又怎會答應作護法呢？」

不料「四不像」卻鄭重其事的把獅頭連點三下，表示答應，而且狀甚歡欣，顯然牠已樂意之極。

姜子牙喃喃的自語道：「世人切莫輕覷這一頭神獸，牠可是先聖伏羲的首徒，按牠的功力，世間有等自負高明之士，牠還不屑一顧呢！有牠相助，吾放心極了！」

姜子牙說罷，即步出帳外，凝立於冰天雪地，他的功力已達通玄界境，奇寒於他來說，難令他的眉毛稍跳一跳。僅一會，姜子牙便向帳內呼道：「洛妃姑娘，四不像老兄，子時已屆，亦是吾施大法之時矣，快隨我去吧！」

洛妃和「四不像」一齊躍了出來，隨姜子牙向西岐山西面疾馳。

西岐山的西面山巔，果然已擺

好了一個奇特的陣勢，但見姜子牙預早下令士兵搜集的石塊，此時已擺成一尾龍形，有頭有尾，四足分踏「乾」、「坤」、「雷」、「火」四大八卦方位，四面則以石塊分佈「澤、風、水、山」四大卦位。

洛妃一見，心中不由又驚又喜又奇，暗道：隨「釣天鈎大哥」多年，今日終可見識他的驚世奇技了！但老天，這分佈八卦方位的「石頭龍」，可以變出甚麼妙法來了？

洛妃心念未了，祇見姜子牙已驀地走到石龍前足所踏的「坤」卦位上，突然甩出一根釣魚竿，凝神向西面山腰細察，似在等待甚麼。

洛妃猛然醒悟，西面山腰奇潭之畔，豈非此刻周武王去叩拜的姬氏祖宗王陵嗎？莫非姜大哥所施的妙法，與姬氏祖墓有莫大牽連？否則姜大哥正等待甚麼？

洛妃心念電轉之際，西面山腰處已突現奇景，祇見山腰下面，有一團紫色煙雲騰升而起，眨眼越過山腰，直升上西岐山西面的虛空上！但其形未定，僅似一團紫色的靈氣，懸浮於虛空而已。

此時忽見姜子牙疾伸五指，向「紫色煙雲」嗤嗤射出五道「八卦眞氣」，「紫色煙雲」受此「八卦眞氣」激蕩，登時翻旋幻變，漸而竟凝聚成形，恰如一隻紫色的鳳凰，渾身紫光閃灼，於半空中翻旋廻翔歡舞不已。

洛妃尚未及發出嬌呼，祇聽姜子牙驀地沉聲道：「洛妃姑娘！你速站到『澤』位，作吾『乾』法之護法！」

洛妃一聽，無奈祇好抑住心中的驚奇，向前一躍，準確的跳上「澤」位石堆上了。洛妃的「八卦玄機」已甚有根基，她認位之準，已幾可與周文王生前並駕齊驅了。

姜子牙見狀，不由欣然一笑，他終於見到，洛妃入他「八卦道」中了。但此時他亦無心理會這等兒女私情，又驀地沉喝一聲道：「四不像老兄！煩請速歸『山』位，以輔吾於『坤』位作法！」

「四不像」一聽，呼地便躍到「坤」位側面的「山」位上了。牠認位之準，並不在洛妃之下，果然不愧是伏羲的大徒弟。

姜子牙見一切就緒，不再遲疑，凝運「八卦眞氣」，聚於「魚鈎」之上，挺立於八卦中的「坤」位，即「地」位，手中「魚鈎」驀地向石龍前足所踏的「乾」位一甩，口中大喝一聲道：「鳳凰已現，眞龍何隱？大地潛龍，速顯神威，借汝之力，破敵萬鈞！鳳翔龍脈、釣天神鈎，齊施神能，同濟蒼生！」

姜子牙喝聲未落，他的「釣天神鈎」所到之處，「八卦眞氣」激蕩而發，受此巨大催激，地上的「石龍」竟緩緩躍動，隨即龍頭一昂，竟衝天而起，於半空中翻騰廻舞，與西面的「紫色鳳凰」互相呼應，翩翩而舞！

姜子牙一見「龍鳳」已現於虛空，微鬆口氣，即向洛妃傳令道：「洛妃姑娘，吾已於西岐山四周，佈下八卦奇陣，山周高地乃「山、風、雷、火」四大卦位，即吾所佈伏兵之處也！你速傳吾令旨，着南宮適、黃飛虎、辛甲、黃明等四大卦位主將，密切留意，但見天寒轉熱，冰雪消融，山水下流，即速穿禦寒衣物，準備下山捉人可也！」

洛妃一聽，不由一陣發呆，心道：此令若非出自「釣天鈎大哥」之口，她必定斷認此人是瘋了！試問世上哪有隆冬轉熱、冰雪消融、山水下流之理？更着士兵於此轉熱之時，速穿禦寒衣物，豈非瘋上加瘋嗎？洛妃心念電轉，但此令出於姜子牙之口，她又不得不信，萬分驚奇之下，洛妃祇好試探道：「洛妃遵令！但剛才所令，祇有『山、風、雷、火』四大卦位，其餘『乾、坤、水、澤』四大卦位卻佈於何處呢？」

姜子牙一聽，心道：洛妃姑娘果聰慧絕頂，立刻便悟出其中的奧妙來了！他不由欣然一笑道：「洛妃姑娘已入吾道，此地並無道外之人，略述亦無妨也。吾之八卦大陣，乃按天然地理形勢所佈，我軍伏兵既已據『山、風、雷、火』四大卦位，而吾等所處，即『乾、坤』兩大八卦本位，則『水、澤』兩大卦位，便是聞太師的商軍所據山脚低凹避風寒之地也……此陣威力，待會便即呈現，你速去傳吾令旨去吧！」

洛妃至此，已不敢有絲毫怠慢，凜然答應一聲，便縱身而起，躍下西岐山巔去了。洛妃輕功奇佳，又精於八卦方位，由她傳訊，的確是姜子牙施展「八卦大陣」的最佳助手。

洛妃施展她的「凌波玄步」繞山飛掠，她的步法，恰好乃以「八卦」爲根基，因此根本不須刻意辨察，西岐山周的八卦方位便已一目瞭然，她的步法亦自然而然把她帶到所辨的卦位上去了。

不到半個時辰，洛妃便已走遍「山、風、雷、火」四大卦位，把姜子牙的令旨，傳知武成王黃飛虎的「山」位，大將軍南宮適的「雷」位，辛甲將軍的「火」位，黃明將軍的「風」位。四大卦位的周軍伏兵，立刻嚴密戒備起來，準備應變陣勢發動去了。

洛妃從黃明將軍的「風」卦位掠出，正欲掠上山巔，向姜子牙回

令，她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向西岐山下的「澤」卦位和「水」卦位探頭一看，心中不由一陣驚嘆。

但見山下的「澤」、「水」兩大卦位上，燈火密如天上星斗，顯然，商軍的主力，大部均駐紮於這兩大卦位上了；而「澤」位與「水」位，顧名思義，已知必遭水淹之危，姜子牙所佈此天然八卦大陣，竟利用西岐山周遭百里的地形大勢，配合八卦方位，排出一個天衣無縫的破敵大陣，其精妙宏偉，簡直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洛妃的「八卦玄機」絕學，已甚具根基，她既已判明姜子牙八卦大陣的精妙，也就絕不敢輕忽大意，猛地縱身一躍，便如一矯健的夜鶴，疾飛上西岐之巔來了，因爲洛妃深知，姜子牙所判斷的「冰雪消融、山水下流」，可絕非說着玩的，萬一在上山中途碰上下流的雪水洪流，便必定成了祭陣的犧牲品了。

* * *

此時已是子夜時分，西岐山四周百里內外一片黑寂，但誰又知道，此地聚集了近五十萬的大軍！即將展開決定商、周兩國生死存亡的大決戰！

在西岐山之巔西面，姜子牙凝立的上空，正遙相呼應、翩翩旋舞的「紫鳳凰」和「石龍幻影」，此刻已緩緩的向對方靠近，百丈、五十丈、十丈！終於，一龍一鳳兩大幻影，在虛空天際靠攏滙聚了！夜空中驀地閃出一道强烈白光，白光過後，天際已失去龍與鳳的幻影，代之是一個滾圓的火球，灼灼耀於天際，放出奇猛萬鈞的熱力……

就在此時，洛妃已掠上山巔來了，她但感驚駭之際，西岐山四周的四大伏兵卦位，卻已如接軍令似的，爆發出一連串的驚人兆應！

祇見先是由黃飛虎統率的「山」卦位伏兵處，驀地一陣烽煙冲天而起，其狀如山，宏大奇偉之極。

接而是南宮適統轄的「雷」卦位伏兵處，轟轟隆的響起一陣戰鼓聲，鼓聲勁發，洪亮如雷，威震四野。

再而是辛甲將軍所處的「火」卦位，烽火驟起，紅色的火光照耀山野大地。

繼而黃明將軍的「風」卦位，狂風暴發，把漫山的熱氣吹遍各處積雪之地。

僅一會後，雷從山發，風由雷起，風助熱力，熱融冰雪，深達十數丈的積雪開始消融。初是涓涓細流，開始向山下流淌；繼而千流滙聚成溪，千溪滙聚成川，百川化作滾滾洪流，鋪天蓋地的直向西岐山下傾瀉而下。

在西岐山脚，聞太師所統領的四十萬商軍，爲避風寒，均選低陷之地紮營，恰恰處於「澤、水」兩大「水卦」位上，自然便應了「澤」和「水」兩大兇險了！

聞太師久經戰陣，他絕非無能之輩，他之所以選在低陷之處紮營，乃據天時而定，時值隆冬，高處倍寒，低陷之處自然勝於高地了。他又如何意料得到，九九隆冬，竟有如斯奇熱，令山上的積雪消融？

山上的冰雪一旦消融，其勢便不可阻擋，雪助水勢，水挾雪威，猶如雪山崩塌，山洪暴發，奔騰之猛，勢如千軍萬馬，眨眼便衝下山脚，呼地一下，漫山遍野，把山脚所有低窪之地首先填滿了。

四十萬正在營中做夢的商軍，被此洪流突襲，先就被冲走了數萬人，其餘的多半在水中苦苦掙扎。

商軍先鋒大將鄧忠嚇壞了，連忙不顧一切，涉水前赴聞太師的中軍帳，他脚跟未定，便向亦浸於水中的聞太師驚呼道：「太師！不好了！西岐山突發熱力，冰雪果然消融，雪水猛如洪流，吾大軍所有營寨皆被水淹了！情勢危急，請太師定奪！」

聞太師此時亦大感驚駭，因爲他萬萬估料不到，九九隆冬，竟有炎熱如夏的天氣，連冰雪也消融了，一切恰如姜子牙不久前的判斷：冰雪消融、山水下流！如斯神技，怎不教聞太師不大感驚駭？

但聞太師畢竟久歷戰陣，此刻身浸水中，兇險萬狀，仍能强自鎮定，神色毫不驚慌，他向鄧忠厲聲道：「鄧將軍休得驚惶失措！冰雪消融，乃天氣反常而已，水勢必不能持久，時下絕非雨季之時也！傳令下去，令衆軍緊守營寨，不得擅自進出，更不許擅自移動！違令者斬！」

聞太師說到此處，見鄧忠仍然不動，滿臉驚疑，便悄聲向鄧忠道：「吾亦知水浸之時，應移往高地紮營，但若周軍趁我移動營寨混亂之際，殺下山來，則吾大軍軍心必亂，則大勢危矣！因此寧可在水中忍受一會，萬萬移動不得也！況且按吾所判，如此時節，山流必定有限，低地之水，很快便會退去！祇要堅持住一個時辰工夫，則山上的周軍，必受困於凍餓而滅！」

鄧忠一聽，祇好點頭稱是，事實上到此地步，他也沒有任何主意了。鄧忠出去傳令，商兵營寨雖然被浸於水中，水深及膝，卻竟能挺着絲毫不動。

西岐山上的姜子牙，凝注山下商軍動靜，眼見水流已把商軍的大小營寨淹着了，但商軍竟仍挺立不動。姜子牙心中不由嘆道：「聞太師啊聞太師，你雖然治軍有方，雄

才偉略，雖臨危而不亂，此乃你之長處。但可知碰上吾之八卦大陣，你的長處，恰恰成了你商軍的催命符……你既然挺着不動，吾便唯有再施大法破你，雖陡增殺戮，但爲了天下蒼生百姓，無奈也祇好行此狠着了！」

姜子牙心念電轉，也就不再遲疑，祇見他驀地又把「釣天神鈎」一揮，甩出貫注「八卦眞氣」的「釣天鈎」，鈎如箭矢，射向虛空天際的「白光火球」。祇聽一聲脆響，「白光火球」受「八卦眞氣」衝擊，立地一分爲二，重幻一鳳一龍：「紫色鳳凰」身子一旋，飛回周國姬氏王陵去了。「灰色石龍」一沉，凌空而降，落於山巔之上，龍影隱去，依然是一堆石塊所砌的石龍而已。

天際的「白光火球」既已隱去，西岐山四周的「山、風、雷、火」四大卦位，所發的神威奇力，也便即沉寂不見了。

奇熱過後，倍添奇寒，但見寒風怒號，漫天雪花重新飛舞，西岐山周遭百里，立刻又變回一片冰天雪地。

在西岐山四周高地埋伏的周兵，因事先已接姜子牙的軍令，於奇熱驟降之時，便增添禦寒衣物，到奇寒重臨，便不懼寒凍侵體了。

但四十萬圍困西岐山的商軍，爲避風寒，於低窪地紮營，冰雪消融，山水下流，全部受水淹之苦，水深及膝之下，商兵唯有盡量減少身上的禦寒衣物，因濕衣穿在身上，更感行動不便，到此時奇寒重臨，處境便更爲不妙。

但見奇寒重降之下，西岐山山脚百里內外，所有被水淹着的低窪地，三尺水深，立刻變成三尺厚冰！受水淹之苦的四十萬商兵，登時受寒冰所困，身如木樁，在冰層中動彈不得！周遭百里，一片冰封世界。

商軍的先鋒大將鄧忠，驟遇此變，不禁仰天長嘆道：「天氣如此詭幻多變，乃天亡我商軍也！」

鄧忠嘆聲未落，西岐山四面高地上，已響起一片戰鼓雷鳴，萬千周兵的歡呼聲大叫道：「姜丞相神機妙算，妙施大法，一夜困住四十萬商兵！」

然後又見萬千周兵，紛從高地躍出，人人爭先，個個奮勇，向商軍大營殺到。

鄧忠向自己的營寨一看，祇見都被冰層困住，動彈不得，根本已無兵可用了！鄧忠自己仗恃勇力，勉强從冰層中脫身，他爬出營帳，欲上戰馬，但戰馬雙脚，均被冰層凝固住，悲鳴長嘶，卻掙扎不出。

鄧忠不由搖頭嘆道：「無兵可用，無馬可騎，我這西征先鋒，還成得甚麼氣候了！」

鄧忠舉步艱難，嘆息之際，祇聽又一聲戰鼓轟鳴，一位黑衣漢子，坐騎一匹「四不像」怪獸，率數百精騎，馬匹均早已用布紮蹄，行走冰上，從容自如，正風馳電掣的向中軍大營飛奔而至。

鄧忠深知中軍大營乃聞太師所在，周軍逕直向中軍大營衝去，必定是欲生擒聞太師了！鄧忠心念急轉，不由又仰天長嘆道：「西征主帥若被生擒，我這先鋒就算逃脫，亦必難保生命，罷了！鄧忠今日，便以一死報太師多年厚待之恩吧！」

鄧忠嘆罷，主意已決，即向中營大聲喝道：「先鋒大將鄧忠在此抵禦周兵……聞太師請勿猶豫，速撤離此險地吧！」

鄧忠大喝催促聞太師逃離之際，坐騎怪獸的黑衣人已驟然馳至，怪獸背上的黑衣人伸手向鄧忠一招，含笑道：「你便是商軍先鋒大將鄧忠嗎？吾略施妙法，已把你四十萬大軍困住，戰不能、退不得，你還不知機降順嗎？」

鄧忠爲拖住來人，掩護聞太師逃走，怒叫道：「鄧某今日誤中爾等奸計，雖然動彈不得，但吾身爲天朝大將，豈會向小周國投降？有本事的放馬過來，吾誓與你決一死戰！」

黑衣人一聽，神色不變，微笑道：「何謂天朝？何謂小國？得天時、地利、人心者，乃屬天佑之朝也，雖小亦大；商湯朝廷，到你紂王一代，殘酷暴虐，置天下於水火，百姓臣民，被坑害如成地獄之鬼，如此朝廷，尚敢自稱天朝？商國雖大亦小也！你尚不悔悟嗎？」

鄧忠一聽，默然無語，好一會，他才仰天長嘆道：「失民心者天不佑也，故吾大軍受此慘變！鄧某今日之戰，非爲昏君紂王，而爲聞太師盡忠一死而已……」

鄧忠話音未落，反手拔出佩劍，向自己的脖子猛地一揮，斗大的人頭滾落冰封之地，鮮血如箭，染紅了雪地。

怪獸座上的黑衣人便是姜子牙，他本已決心生擒聞太師，以畢其功於一役，但受鄧忠如此壯烈困擾，不由長嘆一聲道：「商湯朝廷，本來氣數已盡，不料商軍之中，仍有如此忠烈之士，可令其略苟延殘存也……天機如此，多殺無益，傳吾令旨，但商軍願降者善待之，不願降者，救出冰層，任其自去罷了！」

姜子牙身後的親兵，立刻傳令去了。

就因姜子牙這一道軍令，西岐一役，便大大減少了殺戮，商軍四十萬人中，被山洪冲走的有數萬，凍死的亦有數萬，而近二十萬之

衆，感激周軍的仁義，甘願降順，投入周軍效力，所剩約數萬不願降者，亦悉數救出，發放禦寒衣物，任其自行離去了。

而鄧忠爲其盡忠而死的主帥聞太師，因有神獸黑麒麟之助，他本身又功力蓋世，因此在姜子牙衝抵中軍營帳時，已先行逃脫，聞太師與姍姍來遲的後軍十萬會合，狼狽逃返朝歌去了。

西岐山一役，聞太師挾南征北戰、所向披靡的顯赫威名，統領五十萬大軍，西征西岐周國，天下各路諸侯，皆斷認周國必然覆滅，不料周國以不到十萬兵力迎戰，妙施連環妙計，調動商軍入局，再施展「鈞天八卦大陣」，化寒爲熱，又化熱爲寒，旋乾轉坤，威力無比，一舉殲滅商軍三十多萬，隨聞太師逃回朝歌的，不到十二三萬，幾乎全軍覆沒，此役之妙，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周武王、姜子牙等，率軍返回西岐王城，姜子牙身穿黑衣，座騎「四不像」與周武王並肩而行，所過之處，百姓皆歡呼萬歲。姜子牙一聽，卻眉頭一皺，立刻退後一丈，落在周武王身後，讓周武王接受百姓臣民的朝仰。

洛妃在旁邊一看，不由樂得欣然一笑，她至此終於確信，她的「鈞天鈎大哥」，雖然身負旋乾轉坤神通、驚天地泣鬼神之能，但心性淡泊，決非追名逐利、野心勃勃之人，日後必定可與他携手共遊乾坤天地，想到此處，洛妃女兒家心性，不由樂得偸偸笑了。

姜子牙卻渾不知洛妃的古怪心思，他於此時大捷之際，已在思忖下一步「伐無道、平天下」的東征大業了，對自己的名與利，以及男女私情之事，哪有餘暇思想理會？

不料姜子牙坐座「四不像」，將入城之際，後面風馳電掣馳上一將，奔到姜子牙身前，即滾鞍落馬，拜伏在地，口稱：「末將南宮適，身犯不敬冒犯頂撞之罪，請丞相下令痛加責罰！」

姜子牙一看，連忙跳落「四不像」，伸出雙手扶起請罪的大將軍南宮適，欣然笑道：「南宮將軍破敵有功，何罪之有？」

不料南宮適卻不肯起來，連聲道：「末將但有些微戰功，皆丞相神機妙算所賜，豈敢自居？丞相若不肯責罰末將，南宮適將永遠難於心安也！」

姜子牙一聽，無奈呵呵一笑道：「破强敵乃衆將士之功，南宮將軍豈有例外？既南宮將軍堅要請罪，又吾之軍令既下，不可更改，那便不獎不罰，以便將功抵過吧！」

南宮適一聽，這才欣然道：「丞相之能，鬼神莫測，南宮適從此拜服！但丞相令下，南宮適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南宮適說罷，大笑重新上馬，隨行入城。

周軍將士，千萬人此時齊聲歡呼道：「丞相賞罰分明，愛兵如子，神勇無敵，乃周國之不世棟樑，我等誓隨丞相征伐無道，輔周國一統天下，以成大業也！」當下連降周的商軍，亦感佩萬分，齊聲響應，千營共呼。

姜子牙眼見軍心振奮，心潮亦一陣激動，心道：西岐一役，僥倖破敵，周國於生死存亡之際，立轉生機，軍心民心大振，天下諸侯亦必響應歸附，伐無道、平天下東征大計，時機已然成熟矣！扶周滅商，除暴安良，天下百姓蒼生重獲新生太平，將指日可待！

*　*　*

西岐一役，周軍以少勝多，以弱克强，頓令天下震動，東、南、北三大諸侯，趁機發檄文，擁周伐紂；天下八百路諸侯，紛紛響應，發兵歸附西岐周國。

不到一月之內，周軍與衆盟軍之兵力，竟達百萬之衆，聲勢浩大之極。

周武王姬發，心神亦大爲振奮，但仍有疑慮，擔心各路諸侯之軍，不過是烏合之衆，難成大器，遂問計於姜子牙。

姜子牙卻認爲，各路諸侯盟軍，雖然各有私心目的，但祇要令其歸附於「伐紂」之大目標，便可化散爲聚、化亂爲肅，爲了「伐紂」大目標而共同努力。於是姜子牙便親自爲周武王之東征伐紂，撰寫了一篇檄文，即爲歷史上著名的「泰誓」。

不一日，周武王即於西岐山山腳，破商軍的戰場上，大會天下八百路諸侯。

周武王姬發，挺立於點將台上，他身邊左有丞相姜子牙，右有大將軍南宮適，後面則有權充御前侍衛的奇女子洛妃，四面環立上大夫散宜生、武成王黃飛虎、大將魯伯、黃明、辛甲、周紀等，奇人異士雲集，兵强馬壯，聲威顯赫。

周武王以盟主的身份，向各路諸侯宣讀姜子牙親撰的「泰誓」，令天下諸侯嘆服。

祇聽周武王宣示「泰誓」道：「啊！我友國之大君及吾國之大小官員，仔細聆聽吾之泰誓！天地是萬物之父母，人是萬物中的靈聖，聰明之人作大君，大君便即百姓之父母。當今商王紂，上不敬天，下降災於民，他嗜酒好色，幹盡殘暴虐殺之事，以滅族之嚴刑罰人，憑一己之私好用人，大建宮室、修坡築池、華服美衣、坑害萬民，炮烙賢良忠臣，剖解孕婦之腹，天人共

憤。」

周武王此時一頓，各路諸侯均肅然無聲，仔細傾聽。

周武王續宣道：「上天愛護萬民，爲民立君來治民，爲民立師來敎民，方能上輔天帝，下安民平天下也。有罪自應討伐，無罪的自應赦免，吾豈敢逆上天之意也？力相等以德爲量度，德相配以義來衡量。紂王有臣民億萬，卻分有億萬之心，吾有臣民千萬，卻萬衆齊心。紂王罪大惡極，上天令吾誅滅他，吾若不順從天意，則與紂王相等也！你等應輔佐於我，平定天下，澄清亂世，機不可失也！」

天下各路諸侯，皆欽服於周武王之「泰誓」，於是不約而同，千營共呼道：「恭請周武王下令，百萬大軍，征伐商紂！」

於是，三日之後，由周武王御駕親征，姜子牙任三軍大元帥，統率周軍及各路盟軍七十萬，號稱百萬大軍，從西岐出發，發動征伐商紂的驚天壯擧。

姜子牙以周軍爲主力，輔以各路諸侯，很快便攻入商國境內三百里，連破八重險關，此時，攻入商國行都朝歌城，祇剩臨潼、孟津兩大重關了。

臨潼關一役，驚天地泣鬼神，聞太師親自坐鎭臨潼關，武成王黃飛虎時爲先鋒大將，他貪功心切，未等姜子牙的中軍趕到，便搶先進攻臨潼關。聞太師親自率兵迎戰，把黃飛虎誘到郊外，放出白光，斬落黃飛虎的人頭。

武成王黃飛虎被斬，各路諸侯大爲震驚，懾於聞太師的神勇，八百路諸侯中，竟多半萌生退意，不敢再向東進發。

盟軍各路，軍心動搖之際，姜子牙率中軍趕到，他獲悉黃飛虎戰死，聞太師連斬東征軍十員大將，盟軍軍心怯懼，便斷然決定，由他親自出馬，與聞太師決一死戰。

姜子牙與聞太師，終於兩雄相遇，經一番慘酷激鬥，聞太師放出「殺人白光」，欲斬姜子牙，姜子牙以「八卦迷踪」身法避過，又以「八卦神功」中的「火風鼎」一式，渾厚無比的「八卦掌力」罩住聞太師，如狂風、如烈火，終於把聞太師生生斃於掌下。

姜子牙感念聞太師一生忠肝義膽，雖然有助紂爲虐之過，但亦因其忠君的無奈，便下令厚葬聞太師於絕龍嶺上，又爲其豎碑，因其忠烈，賜碑號爲「雷王公聞仲」。這便是後世傳聞太師死後爲「雷部之王」的根源了。

聞太師戰死，臨潼關終於攻破，征東大軍，這才重振軍威，浩浩蕩蕩，一路向朝歌的最後一重險關孟津進發。

東征大軍百萬，已抵孟津關的訊息，很快便傳入朝歌城中來了。朝歌城商紂朝廷的臣民，均知大勢已去，紛紛出逃。

商王湯紂，此時才知大勢已去，他雖然已驚慌，但依然迷戀蘇氏姐妹，他從朝中返回後宮，那兒也不去，先就趕赴蘇妲己的玉仙宮來了。

蘇妲己、蘇玉姬姐妹兩人，迎紂王進宮。

紂王一見蘇氏姐妹，依然美艷如仙，心想美人如昔，國之將亡，不由悲從心生，鼻酸淚湧，哽咽難語。

蘇妲己見狀，心中不由突突一跳，她連忙向紂王打探道：「陛下，聞太師親赴臨潼關，聽說已斬黃飛虎及十員大將，周軍怯懼，軍心大亂，不日將退，陛下爲甚如此悲惶？」

紂王長嘆一聲道：「聞太師盡點朝廷銳兵三十萬，坐鎭臨潼關，欲一擧擊退周軍，再行西征滅周，他不錯斬了黃飛虎逆賊，又連斬周軍十員大將，不料周軍主帥姜子牙趕到，姜子牙親戰聞太師，聞太師的『殺人白光』，也不敵姜子牙的『八卦神功』，聞太師被姜子牙掌劈於騎下，已爲國捐軀，所率精銳三十萬，亦全軍盡沒矣！哎，如今朕已無將可用，無兵可戰，商湯早晚必亡了！」

蘇玉姬一聽，俏臉一變，失聲道：「商湯被滅，則天下屬誰？」

紂王仰天長嘆道：「商湯既亡，則天下便是周家的了！想我商湯二十八代，卻喪於我手上，教我有甚顏臉去見列祖列宗啊！」

蘇玉姬一聽，與蘇妲己面面相覷，作聲不得。至此地步，蘇氏姐妹心中憂急的卻是復國大計付諸流水。

紂王見蘇氏姐妹默默不語，心中還以爲兩人必定因他的江山覆沒而傷心，便傷感的對蘇氏姐妹道：「吾自知國將必亡，祇是兩位美人與吾相處日久，一旦分離，吾心亦難忍啊！吾與你等一番恩愛，竟落得如此下場，怎不教吾痛心也！」

蘇妲己、蘇玉姬聽紂王之言，似乎已萌自我了斷之意，兩人不由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好一會，兩人才向紂王齊聲道：「我姐妹兩人，蒙陛下恩寵，今日不幸遭此浩劫，陛下打算如何處置我姐妹呢？」

紂王默默無語，好一會才仰天長嘆一聲道：「國之將亡，美人何附？朕已自有去處，你等亦自尋去路罷了！」

蘇妲己、蘇玉姬兩人一聽，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心中怨恨萬分，

但又萬般無奈，深知哀莫大於心死，紂王這蠢材，大難臨頭，既然已萌絕念，那任憑她姐妹兩人有萬般妙法，亦無從施展了。

蘇妲己、蘇玉姬正徬徨無計，憂急怨恨之際，紂王卻已像脫胎換骨，成了另一個人似的，不再留戀她姐妹兩人的美色，決然而起道：「吾與你等就此別過！」說罷，頭也不回，便疾步走出玉仙宮去了。

蘇妲己、蘇玉姬兩人無奈，祇好跪下拜送，待紂王的背影剛消失，蘇玉姬便一躍而起，恨恨的咬牙切齒道：「紂王這昏君，如此無能，國難臨頭，祇知退避，不敢面對，昏庸如此，國豈得不亡！」

蘇妲己長嘆一聲道：「吾姐妹兩人，苦心孤詣，爲復吾東夷有蘇國，不惜委身事此昏君，大耗功力，生命亦幾乎不保，可惜機關算盡，反成就了姬氏的周國得成大業，吾好恨啊！」

蘇玉姬一聽，亦不由咬牙切齒道：「吾等大計，皆壞於姜子牙手上，吾與他誓不兩立！好歹想個主意，把姜子牙殺了，以洩吾姐妹深仇大恨！」

蘇妲己一聽，心中亦不由怒火中燒，暗道：玉姬所言不錯，若非姜子牙施法救走周文王姬昌，周國姬氏一脈又何來今日之興旺？又若非助周滅商，打破自己的復國大計，又何來今日進退兩難的絕路！蘇妲己恨恨不已，終咬牙切齒的道：「我蘇妲己拚將一死，亦非殺姜子牙不可！」

蘇妲己和蘇玉姬恨恨之際，便突聽有宮人在外面大叫道：「……紂王在摘星樓上引火自焚，已一命歸天！」

蘇氏姐妹連忙探頭向窗外摘星樓方向一望，祇見烈焰熊熊，黑煙火光衝天，一陣燒焦人體的腥臭味隨風吹送而來，中人欲嘔，其狀便有如紂王當日炮烙忠臣一般無異。

在衝天的烈火中，宮內已亂作一團，宮女紛紛凄厲呼叫，一片亡國之音，不絕於耳。

蘇妲己目睹此情此景，不由猛地憶起，當年有蘇國被紂王所滅，以火焚燒王宮的情狀，她爲有蘇國的公主，竟被作爲紂王的勝利品，抓入王宮，連身化飛灰的爹娘亦不能安葬！蘇妲己不由又悲又絕望。

忽然，蘇妲己猛地一抓，拔起頭戴的「娘娘后冠」，朝地上狠狠的一摔，尖聲長嘯道：「爹娘啊！請恕女兒無能力復我有蘇國了！吾誓取姜子牙人頭，以洩吾心頭大恨……」

蘇妲己說話之際，宮中烈火蔓延，多半已陷入火海中了，但見烈焰衝天，黑煙如烏雲，夾雜人體燒焦的臭味，聞之欲嘔，風助火勢，火助風威，赤紅的火光照耀整個朝歌城。

在宮中樓閣崩塌聲中，蘇妲己和蘇玉姬姐妹兩人，已脫下后妃的華服，摘去后妃的桂冠，換上一套從東夷有蘇國帶來，保存至今的古樸勁裝，姐妹兩人，儼然又變回心懷復國大志的烈女子了。

烈火已然逼近，兩人均知再難呆下去了，於是對望一眼，心意互通，便欲縱身而起，施展兩人的獨門武功「千面神功」和「玉面神功」，去找姜子牙報仇洩恨。

就在此時，在熊熊的烈焰中，呼地降下一位頭髮半黑半白的老婆婆，她身上的衣飾亦與蘇氏姐妹相似，祇是顏色卻是古怪的黑白相間而已。「黑白婆婆」於烈焰中降下，熊熊的烈火，竟難損她分毫，她就連眉毛亦沒稍動一動，顯然她功力之高，連烈火也被她逼開了。

「黑白婆婆」掃一眼蘇氏姐妹的模樣，不由微哼一聲道：「汝等手上，已葬送了偌大商湯朝廷，算得上是天下的罪人，但卻是吾有蘇國的千古功臣！目下雖橫生肘腋，周興商亡，乃天意也，雖敗猶榮，悲哀絕望甚麼？」

蘇氏姐妹乍見「黑白婆婆」，先是一怔，隨即已跪下叩拜道：「於此危難之際，幸得師傅你老人家駕臨相助，徒兒等足可與姜子牙一鬥，以洩吾等心頭大恨也！」

原來「黑白婆婆」，竟是蘇氏姐妹的授藝師傅「東夷姥姥」，自有蘇國滅亡後，蘇氏姐妹入商紂宮中施展復國大計後，「東夷姥姥」便從此失去蹤跡，世人亦毫不知她的存在，不料於商紂朝廷覆滅之際，「東夷姥姥」又突然現身出來。

此時「東夷姥姥」受了蘇妲己的一拜，又向蘇妲己回了一拜道：「東夷姥姥拜見公主！」

蘇妲己一聽，不禁悲從中來，淚流滿臉道：「師傅啊！吾這有蘇國公主名號，從此祇怕亦灰飛煙滅了！妲己無能，辜負了國民和師傅的一番復國期望！吾如今唯有一事未了，便是找罪魁禍首姜子牙算賬，不殺此人，吾恨不休！」

「東夷姥姥」一聽，仰天長嘆，狀甚凄惶，但僅一瞬間，又轉回一臉寒霜，沉聲道：「姜子牙助周滅商，固然是他的神通所致，但亦是商紂當滅的天意也，因此周興商亡，決非姜子牙一人之能，實集天機、地利、人和之大成也……公主亦無謂爲此而耿耿於懷了。」

蘇妲己亦蒙「東夷姥姥」授予「神算之術」，於此「天機奧秘」自然亦可窺知多少，深知「東夷姥姥」所斷絕非虛言，因此默然無語，似在思忖甚麼。

蘇玉姬卻忍不住咬牙道：「師傅！姜子牙壞吾等大事之恨，難道便不報了嗎？」

「東夷姥姥」微哼一聲道：「吾有蘇國從此湮滅，此事果然與姜子牙有甚大相干，吾亦深感悽惻，難道竟能無動於衷？但姜子牙此人非同小可，若非西岐山大破聞太師一役，世人尚不知其眞面目也。」

蘇玉姬奇道：「姜子牙有甚眞面目啊？」

「東夷姥姥」道：「西岐山一役，天下震動，吾於深山隱匿，亦聞此訊，於是不惜千里追踪尋索，終探明姜子牙的出處來歷，原來此人竟然是先古奇人伏羲的一脈，更得伏羲的眞傳，上悉天機、下知地理、中明人間，乃繼承伏羲衣缽眞傳的一代奇人，周文王之所以妙演周易，亦是姜子牙親手傳授；聞太師神功蓋世、殺人白光無敵天下，亦死於姜子牙的八卦神功掌下！你等自忖，自身功力可勝於聞太師嗎？休道你姐妹兩人，就算我『東夷姥姥』出手，亦無法破解他的八卦神功，一般難逃被其掌斃的劫數也！」

蘇玉姬一聽，不禁俏臉一變，花容失色，因爲她自知決難與聞太師、師傅的功力相較，既然聞太師已被斃於姜子牙的八卦掌下，師傅亦自言不敵，那憑她蘇玉姬之能，簡直便是以卵擊石了！她如何尚敢自誇？

蘇妲己沉吟思忖，好一會，才忽然抬起頭來，凝注「東夷姥姥」道：「師傅，既天意如此，妲己亦無話可說矣！但吾等復國大計，難道便眞的從此湮滅了嗎？請師傅訓導。」

「東夷姥姥」一聽，這才欣然一笑道：「很好，公主此言，亦即吾此時現身之意也！復國大計，吾亦身爲有蘇國子民，豈敢淪忘？吾近日縱察天機，已另有復國妙計矣！」

蘇妲己一聽，眼神不由一亮，忙道：「既有復國妙計，請師傅快說啊！」

「東夷姥姥」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道：「周興商滅，此乃天機大勢所趨，已決難逆轉矣。但周立之日，必定大封諸侯，沿襲商之舊例，不可逆改，如此便種下亂國禍根也！當其時，汝姐妹兩人，當擇諸侯國君而從，他日誕下兒孫，便可繼承國位，再刻意教授吾有蘇國之習例於子孫，日後登基，必可宏揚吾有蘇國之文化，再假以時日，更可變小爲大，進而一統天下！如此，則吾有蘇國，豈非名存實亡，威震天下嗎！」

「東夷姥姥」所道之「復國大計」，果然驚天地、泣鬼神，僅從此計用心之良苦，意志之艱忍卓絕，便教天下人爲之震懾了！而且誰可估料，這一條令天下翻天覆地的「復國大計」，竟於周興商亡天翻地覆之際，乃由被商紂所滅的有蘇國遺民「東夷姥姥」、公主蘇妲己、蘇玉姬三位女子所預伏？

果然蘇妲己、蘇玉姬一聽，神色一振，眼神亦不由灼灼閃光，異口同聲道：「師傅妙計定乾坤，吾有蘇國終可名存實亡也……此地不可久留，請師傅先隨吾等離去吧！」

當下蘇妲己、蘇玉姬姐妹兩人，爲日後的「移花接木復國大計」着想，趁亂於宮中搜羅了一批金銀珠寶，然後便與師傅「東夷姥姥」一道，飛掠而出，揀僻處離開王宮，逃出朝歌城，尋一隱蔽之處，預謀準備去了，此乃後話，當在「魯班大師傳奇」故事中詳述。

＊　＊　＊

日月升浮沉降，天地乾坤輪迴，天下大勢，亦在急劇演變動盪。

商紂第二十八代傳人紂王，於摘星樓上引火自焚，紂王既亡，商湯朝廷也就傾覆了。

周武王姬發，以及盟軍統帥姜子牙，率百萬雄兵，浩浩蕩蕩進入朝歌。

不久，又由姜子牙擇吉日定大制，定國號爲「周」，姬發登上「周天子」之大位。

這一日，周天子姬發於都城鎬京（即今咸陽以南的豐鎬村一帶）臨朝。果如「東夷姥姥」所判斷，大封諸侯。周天子此時所封的諸侯，後來便成了歷史上春秋及戰國、齊國的源脈始祖了。

例如，周天子封姜子牙爲齊侯，都營丘（今山東青州），日後便發展壯大爲齊國了。

又封周室同姓姬君爲「燕伯」，都古（即今河北省北京一帶），日後便成爲「燕國」。

封周室同姓姬畢公爲「魏伯」，都魏（即今河南開封一帶），即爲後世的「魏國」。

封周武王同母之弟姬康爲「衞侯」，都於康（即今之冀州），是爲後世的「衞國」。

封諸侯楚爲「楚子爵」，都荊（即今湖北省），即爲後世的「楚國」。

封諸侯嬴柏翳爲「爵」，都秦（即今陝西西安），即後世的「秦國」，而日後嬴柏翳乃與蘇妲己、蘇玉姬姐妹兩人相遇，遂演出了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移花接木復國大計」，此乃後話，容後再叙。

封商遺臣子微爲「爵」，都於宋（即今睢陽縣），是爲日後的「宋國」。

而諸大將中，南宮適留周京鎬坐鎮，黃明、周紀等亦各有封賞。

值得一提的是被姜子牙判爲「福將」的魯伯，果然被封「伯」號，都於魯(即今山東省中部)，即爲後世的「魯國」。而姜子牙曾答應相助的樵夫魯牛，便即居住於此，亦即屬魯國之人。

當下周天子姬發，大封諸侯，天下臣服，四海靖平，大局已然大定，周朝也正式確立於世上了。

這一日，姜子牙與洛妃，忽入後宮，向周天子姬發告辭。

姬發一聽姜子牙辭意，不由萬般不捨，忙道：「尚父賢能，朕正賴尚父匡扶，怎忍便捨朕而去？莫非嫌朕有怠慢之處嗎？」

姜子牙一聽，正欲奏明心曲，洛妃已忍不住搶先道：「武王陛下啊！你可知洛妃私下稱他爲甚麼名號？」

周武王一聽，不由大奇道：「洛妃姑娘稱尚父甚麼？」

洛妃格格一笑道：「洛妃稱他爲『釣天鈎大哥』啊！他既爲『釣天鈎大哥』，自然不會困處京都煙花之地，因釣天須立足於坤，坤即地，那他的去處，豈非以天地乾坤爲樂嗎？」

周武王聽洛妃說得有趣，不由亦呵呵笑道：「好一個『釣天鈎大哥』也！洛妃姑娘封賞尚父之號，果然名副其實，絕無虛妄之處也！亦難怪先王當日，封你爲『丞相府書僮』啊！」洛妃爲周國大業，亦立了不少大功，更曾親自救助周武王，但周武王欲封賞洛妃時，卻被她一口拒絕，自稱她願做一世「丞相府書僮」，因此周武王亦忍不住湊趣逗笑洛妃一句了。

果然洛妃一聽，俏臉一紅，連忙格格的以笑掩羞道：「不好啦！陛下已貴爲天子，竟來取笑一位民間女子也！」

周武王一聽，神色一凜，微嘆口氣道：「洛妃姑娘，你不肯受朕封賞，雖仍爲民間女子，但你的福緣，卻比天高，連朕身爲天子亦自嘆不如也！」

洛妃一聽，不由微一怔，驚奇的笑道：「周武王已貴爲天子，一統江山，天下臣服，自然洪福齊天，絕非區區民間女子所可能比擬，爲甚卻自嘆不如？」

周武王道：「不然，朕雖然貴爲天子，統治天下，是大勢之所以然也，並非姬發之本意心願，況且朕雖爲天子，卻不知本命運數，怎及得洛妃姑娘你得隨尚父，獲授『八卦玄機』，遂知天機，明本命，何等福氣啊！」

洛妃一聽，眼見周武王言辭間意態眞誠，知他絕非一位貪圖權力與享受的昏庸之君，心中不由更生好感，她忍不住便向姜子牙求道：「釣天鈎大哥啊！臨行之際，倒該向武王陛下略示本命與天機一二也！洛妃但盼釣天鈎大哥莫吝一言之勞吧！」

姜子牙一聽，不由微嘆口氣，暗道：姜某又何嘗吝嗇一言釋疑？但不料周武王自一統天下，榮登天子後，其本命即突生逆變，他因「鳳翔大龍脈」之助，終成「伐無道、平天下」大業，卻因商紂王引火自焚，自絕於摘星樓，而引致壽數被沖尅，祇怕已時日無多了！如此驚人之變，又怎向武王他明言呢？

姜子牙沉吟之際，不料周武王姬發，又轉向姜子牙道：「尚父臨別之際，務請不吝嗇賜告啊！」

姜子牙一聽，雖然十分爲難，但亦無奈祇好略示端倪道：「武王陛下，如今大業已成，天下臣服，四海靖平，百姓重歸安寧，先王之未了宏願，已在陛下手上達成了，此乃不世之奇功也！但有得亦必有失，如此奇功偉業，必誘發天地忌憚，當中所引發的血煞無數，不幸亦附着於建功立業者身上，因此而招致不測之變，非人力所可能挽回也。」

周武王亦甚爲聰慧，他一聽，微一思忖，便對姜子牙啓示有所悟了，他不由慨然的道：「吾不負先王所望，終能平定天下，令百姓重歸安居樂業，吾願足矣，又何懼由此而生之本命逆變哉！但有一事相求尚父。」周武王感慨之中，忽地鄭重的道。

姜子牙忙道：「武王有話但說無妨，但姜子牙之所逮，決不推辭！」

周武王一聽，欣然一笑道：「尚父，吾亦自感登極之後，心神恍惚，自知將與父王相會之期不遠矣，吾並不爲此而憂，祇是望尚父教吾，吾不在之日，如何方能保住天下太平？」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決然的道：「臣自知僅乃亂世中拚戰之才，而無治世安邦之能也。而朝中現有一人，即陛下之四弟周公旦，此人忠肝義膽，可匡扶周家天下，日後陛下可以向其托孤，周公旦必不負陛下所望也。」

「周公旦」姓姬名旦，號「周公」，經姜子牙向周武王舉薦，遂成輔助周家安邦治世的一代名臣。

當下周武王向姜子牙謝過提點之恩，又向姜子牙道：「尚父此行一別，朕自知已難重逢，尚父但有所求，朕無不答允。」

姜子牙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姜子牙生於天地乾坤，自亦當歸於天地乾坤也！既然如此，還有甚所求呢？況且陛下已授令姜子牙管治齊地，推辭不得，唯有勉爲其

難而已，待安頓妥當，姜子牙亦自有去處，陛下請勿再爲臣掛懷也。」

姜子牙說罷，即與洛妃一道，向周武王拜辭。周武王行義子之禮，亦向姜子牙回了一拜，然後黯然不捨道：「朕自知行將與先父王相會，亦不敢挽留尚父，一切但祈善自珍重吧！」

姜子牙與周武王於戰火中相處多年，又深佩武王處世的仁厚，心中亦有點難過，略一猶豫間，他到底是來自「天地乾坤」之人，歸宿之地祇有「天地乾坤」，因此還是向周武王拜別走了。

周武王目送姜子牙和洛妃離去，心中怏怏不樂，但感自己雖然貴爲天子，卻舉步維艱，怎及得如洛妃般民間女子的逍遙快活？周武王這般思忖，於姜子牙所判的「本命逆變」之危，也就心中釋然了，暗道：父王爲大業可捨身，葬身西岐「鳳翔大龍脈」，成就自己一統天下，也令百姓蒼生重復安定太平，則自己雖因此折損壽數，又有甚遺憾之處呢？

兩年之後，周武王姬發，忽然便患病臥床不起了。周武王自知命數如此，不可逆違，便依姜子牙所示，召四弟周公入宮，當面托小太子姬誦於周公照應，尊周公爲「尚父」。

周公對姬發道：「王兄啊！且讓我在文王靈前，向天地卜一卦吧！」

於是周公夜上西岐山王陵，在周文王的陵墓前，搭起一個祭台，周公面向北面站在台上，放好玉，拿起珪，向文王禱告道：「先王啊！你的兒子姬發，不幸遇上危難兇險，若先王身邊缺助祭之人，那便請由我姬旦去代替吧！姬旦聽命於大龜，請先王賜示武王之吉兇啊！」

禱告畢，周公姬旦卜問了大龜三次，到第三次時，大龜背上甲板，忽現字數行，道：「吾文王姬昌也！周興商滅，大業終成，天下之喜。但有得必有失，如此驚天大業，豈能無所失？是故王兒姬發，壽數折也；得天下而失壽數，天命難違，王兒姬旦已得吾八卦眞傳，爲甚尚執迷不悟也？有你匡扶王孫姬誦，吾與姜子牙皆深慶得人，你需收拾心神，扶助姬誦，不可鬆懈！切記，切記！」

周公姬旦一看，便知天命難違，不敢心存僥倖了。果然，一個月後，周武王姬發便駕崩了。小太子姬誦，由周公扶持，繼承王位，是爲周成王。從此，周朝便由周公鼎力匡扶了，這是後話，將於另一部故事中詳述。

再說姜子牙與洛妃，拜別周武王姬發，便不停留，逕直返回姜子牙的封地「齊」。姜子牙此時貴爲齊侯，諸侯之首，齊地百姓，皆拜伏恭迎。

姜子牙既有封地，祇有打起精神，佈置安排一番，他與齊民「約法三章」，道：「殺人者死，欠債者還，義勇者賞。」其餘商紂朝廷的所有嚴刑峻法，一概廢除，於是民間靖平，官無怨言，民無怨聲，人人皆感佩齊侯姜子牙待臣民百姓之誠。

不久，姜子牙正式迎娶洛妃爲侯妃；又把洛妃的娘親，從西岐蟠溪接到齊地，善加供奉，令她晚年安樂之極。

但姜子牙到此時卻悶悶不樂了，洛妃見狀，她聰明絕頂，略一思忖，便明白姜子牙的心思，含笑道：「我的釣天鈎大哥！你悶悶不樂，是否有所思憶啊？」

姜子牙與洛妃乃患難之交，感情極佳，聞言不由一笑道：「我的『丞相書僮』！你怎知我有所思憶？」

洛妃笑道：「不是嗎？人人皆有爹娘，偏釣天鈎大哥你缺此天倫之樂，你見娘思娘、見爹思爹，心中豈能快樂？況且……」

姜子牙的心事果然被洛妃窺穿一半，不由呵呵一笑道：「很好！丞相府書僮的『八卦玄機』，幾可與釣天鈎大哥並駕齊驅了！你既已判斷一半，那還吞吞吐吐況且甚麼？」

洛妃格格一笑道：「況且啊！你釣天鈎大哥來自『天地乾坤』，豈甘受此斗室封地之羈絆束縛？因受封於齊地，無奈以『無爲而治』，目下齊地繁榮，百姓安居樂業，你必又靜極思動，欲重返『天地乾坤』了！還有啊……」

姜子牙微笑道：「我的好夫人，還有甚麼啊？」

洛妃笑道：「侯爺當年在朝歌，不是曾答應一位姓魯名牛的樵夫，待日後有暇，便替他設法延續一點血脈嗎？洛妃斷定，我的釣天鈎大哥必定貴而不忘賤，富而不忘窮，有諾必踐，因此常爲此事而耿耿於懷啊！」

姜子牙一聽，他的心事，果然爲洛妃一一說中，他不由欣然一笑道：「夫人啊！既然如此，你可有甚主意相告？」

洛妃一聽，眼珠一轉道：「那請問釣天鈎大哥，你管治齊地，以甚妙法呢？」

姜子牙不假思索，便道：「政清刑簡，無爲即有爲，吾於齊地，乃實行『無爲之治』也……這與夫人的主意有甚相干呢？」

洛妃格格大笑道：「侯爺啊！既然『無爲之治』，已達『政清刑

簡，百姓安居樂業』的境界了，那就大可『無為』下去，何必終日枯坐此侯府中啊！大可趁機重返『天地乾坤』，一來可以尋娘，二來了卻助魯牛之諾，三來嘛……」

姜子牙欣然道：「夫人，三來甚麼？」

洛妃格格笑道：「三來洛妃，又可重見當年的釣天鈎大哥的風采啦！這見鬼的『侯爵夫人』，講究甚麼官場禮儀，華服儀彩，早把洛妃悶死了！我的釣天鈎大哥，此行一舉三得，你還猶豫甚麼？」

姜子牙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洛妃啊洛妃，你眞乃吾之知心人啊！我早有此意，既夫人並無異議，此事當決，不日便與你重返『天地乾坤』罷了！」

果然半個月後，齊地境內，便失了齊侯姜子牙和夫人洛妃的踪跡，也不知他夫妻兩人，到甚麼地方去了。

功成身退　傳道授徒

半年後，渭水之濱的黃土高原上，忽地馳出一頭如獅似虎如豹似象的怪獸，怪獸的背上卻坐着一對神采飛揚的男女，飄逸之極，形如神仙俠侶。

此時，祇聽怪獸背上的白衣女子，伸手輕撫怪獸的頸項，格格笑道：「四不像啊四不像，你千里迢迢，馳來這黃土高原作甚啊？」

怪獸不答，依然風馳電掣的向前奔去。

背上的黑衣男子微笑道：「夫人，四不像之意，祇可心悟，而不能言傳也。」

白衣女子笑道：「那侯爺你領悟四不像的用意了嗎？」

黑衣男子道：「前面不遠，便即吾生母姜華的祖宗之墓，亦即吾之祖墓，四不像之意，自然是引吾等先上祖墳拜祭，然後再示娘親姜華的行踪啊！」

白衣女子一聽，不由又喜又奇道：「釣天鈎大哥啊，若見了你生母姜華，我洛妃稱她為甚麼呢？」

黑衣男子自然便是在齊地失踪的「齊侯」姜子牙了，此時他與夫人洛妃，果然已重返「天地乾坤」逍遙快活了。

祇見姜子牙淡然一笑道：「吾之生母，永遠是我的娘親，那自然亦即夫人的娘親了，若能見面，稱呼一句『娘親』便是了。」

姜子牙一頓，忽地又微嘆口氣道：「吾與娘親當日一別，不覺已數十年了，一直不知她的影踪，也不知娘親她是否尚在人世呢！」

洛妃道：「你既精通玄機八卦，為甚不求卜一卦，以探索娘親的下落呢？」

姜子牙一聽，又長嘆口氣道：「娘親的遭遇奇特，她當年誤踏伏羲的脚印，又驀吞八卦白光而有孕，最後誕下我姜子牙，因此說起來，娘親算得上是先聖伏羲的妻子，但可憐娘親卻連夫君模樣如何也不知道！娘親的運命如此奇特，而八卦玄機又源自伏羲眞傳，於娘親身上，便無論如何亦施展不出來了……吾曾數次求索，均無功而退，這才失去娘親的影踪也！」姜子牙想起娘親的不幸，不由一陣唏噓。

洛妃一聽，也笑不出來了，反而幽幽的嘆了口氣，因為她終可與「釣天鈎大哥」並肩行走「天地乾坤」，而姜子牙的娘親卻連「夫君」的影子也見不到，相較之下，洛妃但感自己太幸福了。

洛妃因自己幸福快樂，對姜子牙的娘親姜華不由心生無限感激，她不由發誓似的嚷道：「娘親她太偉大了！洛妃日後眞能與她相見，必定好好的侍奉她老人家！」

不料姜子牙一聽，又苦笑的嘆了口氣道：「你說我娘親是老人家？你可知她的模樣嬌俏，祇怕與你不遑多讓，若眞的見了她，祇怕你稱她娘親亦不敢呢！」

洛妃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忙道：「你開甚麼玩笑了？你娘親怎會仍嬌俏如少女！」

姜子牙便把當日娘親服了「靈芝」，又得他以「八卦眞氣」導入體內，竟脫胎換骨，重獲數十年的青春，反而成了姜子牙的妹妹似的，母子兩人無奈才分開的事，向洛妃說了，末了姜子牙長嘆一聲道：「伏羲的玄機八卦，奪去了娘親的女兒家幸福；但後來又還給她數十年的青春，重復少女年代；因此連我亦祇能在心中喚娘親，而口中不敢呼叫她了！」

洛妃聽了，不禁一陣目瞪口呆，她委實不敢想像，姜子牙身負的「八卦玄機」絕學，其中竟隱含了如斯奇絕天下的大奧秘……

洛妃怔忡間，神獸「四不像」，已風馳電掣的馳到一處高峯下，牠忽然停住不動，接而竟伏下身來，以嘴向地上的泥土親吻，狀態親暱之極。

姜子牙一見，亦驀地掠了下來，凝目向「四不像」所親吻的地上一看，竟感觸萬千的嘆了口氣。

洛妃一見，不禁大感驚疑，她走近「四不像」的身前，俯身向地上一看，不由驚奇的輕咦一聲，祇見神獸「四不像」身下分佈的，竟是一個個陷入地面近尺的奇坑，奇坑大如巨盤，前有五個小圓坑，後有一個大圓坑，其狀便有如一隻巨大的脚印！

洛妃微一思忖，隨即醒悟，不

由失聲叫道：「姜大哥！這……這莫非便是娘親姜華，當年所誤踏的伏羲……脚印嗎？」

姜子牙此時抬頭向前面一望，但見一座山墳，臥於峯下一個如象眼的崗上，墓前有石碑，碑上的文字寫道：「先祖姜氏之墓」。姜子牙目力超卓，一眼便瞧清了，他心中不由一動，也恍然明白一切，暗道：娘親當年，必定是拜祭祖宗之時，誤踏此脚印而有孕了！姜子牙心神激蕩，不由喃喃的道：「姜子牙今日故地重臨，不料面目依舊！伏羲啊伏羲，你的『八卦』，到底伏下多少『玄機』也！」

洛妃一聽，有點不明所以，又追問一句道：「姜大哥，到底是否這……脚印啊！」

姜子牙定了定神，這才微嘆口氣道：「前面便是娘親姜氏一脈的祖墓，這脚印啊，雖不中亦不遠矣……」

洛妃一聽，呆了呆，卻即向地上脚印拜了一拜，口中喃喃的道：「脚印啊脚印！洛妃對你感激萬分，理該拜上一拜啊！」

姜子牙奇道：「你拜它怎的？」

洛妃認眞的道：「娘親姜華，當年誤踏此脚印，才有一代奇男子姜大哥的降臨，洛妃亦才能長伴左右！追根溯源，這脚印倒算得上是我洛妃福氣之根，我自然該向它拜謝啦！」

姜子牙一聽，不由亦欣然一笑，心道：上天賜吾一位如此善解人意的紅顏知己，亦總算不薄了！而其他甚麼榮華富貴，怎比得上這一位紅顏知己的珍貴？

姜子牙心念暗轉，無盡的惆悵不由便消淡了，他與洛妃走到娘親的祖墓前面，跪下同拜一番，這便有如夫妻拜祖先一般了。

此時，那神獸卻仍舊伏在脚印上面，似親吻，又似以鼻子嗅着甚麼似的，好一會不肯爬起來。

姜子牙和洛妃走到牠身邊，洛妃忍不住笑道：「四不像大哥哥！你到底是引我等來拜祖先，還是你自己欲來追索甚麼呢？」

洛妃說時，祇是隨口嚷嚷，並沒打算等四不像的答覆。

不料四不像一聽，驀地抬起頭來，目中精光閃灼，遠可及丈，顯然牠在片刻之際，功力又大為增進了。祇見牠忽然抬起前爪，向虛空連點連劃一回，把洛妃直瞧得一陣目瞪口呆！原來神獸「四不像」，前爪點劃，竟於虛空中寫出回話來了！祇見「四不像」寫道：「洛妃姑娘既為吾少主人姜子牙之妻，亦即吾之少夫人也！少夫人既有疑問，吾不能不答。此行本欲引領少主人於姜氏墓前，顯示奇女子姜華的行踪，不料卻被伏羲主人脈氣元神感應，有幸與主人神交一番，因此盡釋一切疑惑也！」

洛妃一見，不由失聲嚷道：「四不像！你剛才片刻之際，便竟可與你主人伏羲神交一番，更盡悟一切疑惑……老天！若非洛妃親眼目睹這等奇事，便殺了我也不敢相信也！釣天鈎大哥啊，這四不像竟認你為少主人呢！還有我這位少夫人啊！這到底是怎的了？」

姜子牙微一沉吟，便即明白，他點了點頭，微嘆口氣道：「四不像所稱，倒並非胡言亂道，牠乃伏羲座前的神獸，亦為伏羲的首徒；而吾溯根究源，血脈源自伏羲，或許可算是伏羲的兒子吧！四不像因此才有『少主人、少夫人』之稱呼也。此事之奇特，連我自己亦未可悟透，世人自然更感迷惑了！」

洛妃一聽，依然半信半疑，忍不住又向四不像問道：「四不像啊！你既然自稱已悟一切疑惑，那你可知道，姜大哥的娘親到底隱匿於何處呢？」

祇見「四不像」毫不猶豫，前爪疾伸，又於虛空中寫道：「此事剛才老主人已透露秘密，着吾轉告少主人，勿再去驚擾他娘親的命運也。」

洛妃一見，不由又怔了怔，忙道：「是甚秘密？為甚不可去驚擾她？四不像！你快說出來啊！」洛妃情急之下，竟當「四不像」會開口說話了。

祇見「四不像」以字代「說」道：「少主人的娘親姜華，老主人說，當年僅是借她的肉身，以孕育他八卦一脈的傳人，因此成功之後，已還她少女之身，更替她請來大地潛龍，改變她一生的命運，如今姜華已身在魯國，而且早已貴為魯國公的夫人了！因此姜華早已回復她的本來面目，再非少主人的娘親，若去尋她，於她無益，反而有損她的運數，因此老主人不惜以脈氣元神，萬里奔來，借吾之身，轉告少主人，切勿再去尋娘親了！」

「四不像」寫到此處，戛然而止。洛妃直瞧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了，就連姜子牙亦不由微嘆口氣道：「四不像兄，老主人伏羲……他現於何處？他一切又好嗎？」在姜子牙的心中，伏羲如師如父，但到底是甚麼？便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祇見「四不像」一聽，狀甚歡悅的跳了跳，一派神采飛揚、欣喜雀躍之色，又伸前爪寫道：「少主人！老主人他已與『天地乾坤』同在，你於『天地乾坤』中，便如見老主人也……而蒙老主人恩準，吾不日將可與他在八卦洞中重逢，從此將可永遠與老主人相隨矣！」

姜子牙閱畢，無奈的一笑，轉

而又向「四不像」拱手道：「如此，恭喜四不像兄，終獲賜歸宿也。」

「四不像」一聽，立刻伏地，向姜子牙和洛妃連叩三個頭，然後一躍而起，閃電般向奇峯那面馳去，眨眼便失去踪影了。

洛妃不由若有所失的道：「這四不像大哥有趣極了！怎的說走便走，半點也不容人挽留？」

姜子牙此時已回過神來，他既然已知娘親姜華已獲美好歸宿，也就不去再想了，他一聽洛妃之言，不由呵呵一笑道：「吾道中人，意決之下，又豈能挽留？就如當日在周武王面前，吾等可有接受武王的挽留了？彼此皆同處『天地乾坤』，不見如見，不聚如聚，又何必依依不捨也！」

洛妃一聽，卻沒笑意，因爲她直到此時，對姜華之事仍念念不忘，不能釋懷，她見姜子牙一派從容，忍不住道：「雖然，但已知你娘親的所在，難道便不去尋訪拜見嗎？」

姜子牙一聽，慨然一笑道：「蒙吾師傅伏羲預伏神機巧妙安排，娘親已重復少女本來面目，名義上已非吾娘親了！而且她之運命已獲龍脈蔭庇，日後當可善終，既然如此，不見也罷！」

洛妃不以爲然道：「但她畢竟是你生身之母，好歹也得稍報深恩啊！」

姜子牙一聽，欣然一笑道：「娘親的今日之身，已成魯國公魯伯之后，恰好魯牛亦在魯國境內，彼此巧合，亦是天緣，吾已有主意定下也……」

洛妃一聽，喜道：「好啊！不忘養育深恩，這才是當年的釣天鈞大哥也！但不知有甚妙主意定下？」

姜子牙微微一笑道：「魯國公魯伯，當日乃吾所判之福將，不料他竟與娘親今日之身有此結合之緣，日後魯伯之血脈，即與吾有緣，吾助魯牛，亦即助魯國，助魯國不也等如助魯伯及娘親的後人嗎？此乃一舉兩得，合二爲一之妙法也！」

洛妃一聽，亦不由欣喜笑道：「好啊！此法妙之極也！事不宜遲，這便奔赴魯國之地去吧！」

姜子牙與洛妃，攜手並肩，施展絕頂神功，向東面的魯國之地掠行。

兩人的功力，均已達通玄境界，因此不到大半日，便抵達魯國公魯伯治下的魯國境內。

姜子牙和洛妃，所穿衣飾一黑一白，姜子牙神采奕奕，洛妃俏麗如花，兩人出現於魯國境內，魯人雖然不知兩人的身份來歷，但心中均不由暗讚一句：「好一雙神仙俠侶啊！」

＊　＊　＊

姜子牙與洛妃，依魯牛當日留下的居處地址，多番尋訪，竟失了魯牛家的所在，向當地人打探，皆回道從不知有此人存在，更不知道他去了何處。

洛妃奇道：「魯牛既自稱居於此處，鄉親隣里絕無可能不認識啊！怎麼皆道不知此人存在？好不可惡！」

姜子牙微嘆口氣道：「吾當日已判斷魯牛運命乖舛，他窮困不堪，自然人微言輕，絕少與人交往，因此對面亦不相識，這也怪不得當地人也。」

洛妃道：「雖然不怪，但失了魯牛踪跡，卻如何尋他踐諾？若不能踐諾，我知你決難心安！」

姜子牙微一沉吟，忽地便欣然一笑道：「洛妃勿憂，吾斷定，祇要往山而走，必可尋着魯牛！」

洛妃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天下名山何止千萬，但逢山而走，祇怕一百年也走不完也！你這到底是卦兆？還是胡亂推算呢？」

姜子牙微笑道：「並非卦兆，而是推算，但也決非胡亂推算！你想魯牛既然是樵夫，他以打柴爲生，祇有山上多柴，他不住山上去，卻以甚麼爲生？因此祇須在附近的山峯走一遭，或許便可尋着他的踪跡也。」

洛妃一聽，笑道：「釣天鈞大哥啊！雖然你說得有理，但也祇怕是無辦法中的辦法而已，此地多山，附近亦近千百座山，卻往何山走？」

姜子牙微嘆口氣道：「夫人之聰慧，果然無人可及！雖然明知尋訪艱難，但也不可半途而廢，否則便成終生遺憾也！」

洛妃嘆道：「當年一諾，你便如此耿耿於懷；如今你貴爲『侯爺』，祇怕魯牛亦不敢領受你的恩澤啦！」

姜子牙一聽，神色不由一肅道：「不然，吾道中人，皆來自天地乾坤，天地既生萬物，萬物皆有休養生息之權也，又豈分窮富貴賤哉！」

洛妃見姜子牙神色肅然，她已摸透他的脾性，便格格一笑道：「是啦！是啦！我的釣天鈞大俠！這便行俠仗義，濟世救人去吧！」

姜子牙欣然一笑，與洛妃一道，專揀多山峯處而走，兩人功力蓋世，日行山嶺，夜宿山林，吃山菓、喝山溪水，毫無疲態，倒也逍遙快活。

這一天中午時分，兩人正向前緩緩掠行，姜子牙的身形忽地一頓，伸手向前面一指，輕聲道：「

洛妃，快看，前面那是甚麼？」

洛妃依言向前面一看，近處一片荒山野嶺，遠處卻現出一座渾身烏黑的山峯，山體中圓如盤，前面突出如頭，後面微凸如尾，圓盤山體四周，則分佈四足，前二後二，活靈活現，令人驚嘆天地之造化。

洛妃凝神一看，不由格格笑道：「好啊！釣天鈞大俠！這豈非一頭黑色烏龜，伏臥於天地之間嗎？這等有趣，若不上去一遊，豈非天大憾事嗎？」

洛妃嬌野之性，深潛體內，她如今雖已貴爲「侯爵夫人」，但自離開齊地，置身於天地乾坤，她的嬌野脾氣又發作了，她一見前面的烏龜山有趣之極，哪還按捺得住？

她那「凌波玄步」身法，擱下已久，此時又忍不住施展出來，但見她身形一晃，已如幻燕般飛掠而起，姜子牙功力之深，亦僅可見眼前一花，便失了洛妃的踪影，可見洛妃的功力，已達通玄的境界了。

姜子牙不由欣然一笑，洛妃的功力突飛猛進，他更感欣慰，因爲他終於證實了自己的判斷，洛妃果然是「八卦玄機」道中之人了。

姜子牙深知洛妃此時功力之高，已幾達不壞之身了，世上也決無任何東西可以傷得了她，因此她雖然走先一步，卻也並不擔心她，在後面緩緩而上，仔細觀察，因爲姜子牙已然發覺，這座烏龜山異常奇特，山中隱隱透出兇邪之氣，但於兇邪之中，卻又閃爍一縷吉祥瑞氣，心道：這豈非「十濁一清」的奇幻地脈嗎？他因此非要小心查堪不可了。

姜子牙掠上烏龜山的山巔，亦即烏龜背部大圓盤之處，放眼望去，但見極目遠處，便即天下聞名的聖地「泰山」，西面則是崑崙山延綿而至，心中不由猛地醒悟，暗道：此山亦即崑崙龍脈之源的北幹地脈，這便難怪於兇邪氣中，隱現吉祥瑞氣了。

姜子牙凝神細注間，忽感腳部一痲，低頭一看，原來是一條赤紅色的毒蛇，趁他凝神細注之際，竄飛而來，張口噬了他一下，然後又閃電般竄走了，赤紅毒蛇身法的迅捷，絕非等閑蛇類可及，因此功力高深如姜子牙，竟也未能事前察覺，而腳脛又是他護體眞氣最弱之處，再加上他正凝神觀注地脈，便竟難逃一噬之危了！

姜子牙但感腳脛一痲之後，立刻如針刺般疼痛，腳脛也迅速腫脹，向腿部蔓延上來，他不禁暗吃一驚，深知毒蛇毒性如此厲害，竟可攻破他的護體「八卦眞氣」，若被其攻抵心腹，則恐怕連他亦抵禦不住。

姜子牙心念電轉，也就不敢托大，連忙猛吸一口眞氣，向腿部運功，試圖以自己强大的「八卦眞氣」，逼退毒氣，再把它逼出體外，按姜子牙的功力，也並不難辦到。

不料就在此時，山腹林木深處，突然跑出一位年僅八歲的男娃兒，男娃兒模樣奇特之極，眼大而無神，英俊而蒼白，形如殭屍，跳躍而出，但行動倒也飛快。

姜子牙一見，猛地浮現出一位男子的容貌，這男娃兒竟與他如此相近，心中不由一痛，誤認男娃兒乃殭屍無疑，這一驚一痛之下，他正運功逼退的毒氣，不但逼退不得，反而緩緩的向上進襲了！可惜洛妃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不然有她在此，或可助他逼退毒性。姜子牙心中不由一慌，因爲他自己也意料不到，他竟會於此烏龜山上遭此凶危！

姜子牙吃驚之際，更不敢開聲呼喚洛妃，因爲開口眞氣乍洩，毒性祇怕便進襲得更快，此時那形如殭屍的男娃兒，似已發覺了姜子牙的異狀，便跳躍着向他跑來了。

「殭屍男娃」躍近，他低頭一看，祇見姜子牙腳脛上，正絲絲冒出血來，原來此時姜子牙正運功相抗，進退相激之下，便有血水滲出來了。

「殭屍男娃」一看，本來大而無神的眼睛不由一亮，閃出一縷貪婪的寒光，祇見他略一猶豫，似抵受不住某種强烈的誘惑，連生命也可以捨棄了，猛地撲下，緊攫住姜子牙的腳脛，張嘴便狂吸起那滲出的血水來了！

姜子牙一見，不由大吃一驚，因爲他深知腳上滲出的血水，已混有蛇毒，人若吸進腹內，便必中毒而亡！他也弄不清男娃兒的用意，連忙低聲叫道：「吸不得！血中有毒……」姜子牙猛一開口，眞氣便洩，但奇怪的是，腳脛上的毒氣，因有外來的吸力，向上進逼的力度卻反而減弱，甚至緩緩向外面退縮了。

姜子牙心中猛地醒悟，民間中有吸毒療蛇傷的妙法，但卻絕非如這男娃兒一般，吸到的血水不但不立刻吐出來，反而咕咕喝水似的吞進腹內去了！姜子牙正運功與蛇毒相抗，又不能以眞氣震開男娃兒，他以爲男娃兒正替他吸毒療傷，更不能動以强力令他受傷。姜子牙心中震撼，不知所措，不由喃喃的道：「小娃兒啊小娃兒，你不惜以生命救我，到底爲甚麼啊？你若因此死了，教我姜子牙如何活得心安？」

片刻之間，姜子牙但感腳脛上的毒氣，已大半外洩，亦即被男娃兒吸入肚腹中去了，但男娃兒仍不

停止，死命的纏着姜子牙的脚脛，以嘴狂吸不息！

姜子牙自知，脚脛上的毒氣已消洩掉了，眼見男娃兒仍狂吸不止，他心中又驚又奇，不由又一動，暗道：我體內的「八卦眞氣」，既可令娘親姜華回復青春年少，可見其生命力强大之極，這小娃兒捨命相救，替我吸毒療傷，我便還他以「八卦眞氣」，以令他保住生命吧！

姜子牙心念電轉，便沒制止男娃兒吸吮下去，反而默運「八卦眞氣」，向脚脛上的築賓穴催送，此時男娃兒所吸的血，正從築賓穴上湧出，姜子牙的「八卦眞氣」，也就與血水一道，直達男娃兒的腹中丹田去了。

姜子牙的「八卦眞氣」，至陽至正，中含「天地乾坤」之凜然正氣，再加上直接混融於血脈，世人吸進，便垂死之人也可以重出生天。姜子牙功力深厚之極，便虛耗一點血脈眞氣，於他自身來說，祇須略加調息，也就可以恢復了，就算不可恢復，依姜子牙的心性，他也決不會見死不救。

不料男娃兒吸了一會混有「八卦眞氣」的血水，卻忽地渾身發抖，猛地鬆開嘴巴，驚恐的盯着姜子牙，猶如乍遇甚麼可怕的事物似的。

姜子牙一見，疾向脚脛上築賓穴點了一指，外洩的血水也便停攝，他也便安然無恙了。但他擔心男娃兒的安危，連忙一掠上前，彎腰抱起男娃兒，連聲問道：「娃兒！娃兒……你怎的了？」姜子牙情急之下，也不及細思，猛運「八卦眞氣」，以掌抵住男娃兒的「靈台穴」，猛地又源源不絕的輸送進去。

姜子牙此時並未仔細思忖，因此也就不料自己此舉，已足令任何人起死回生、脫胎換骨，因「承漿」屬「任脈」，「靈台」屬「督脈」，男娃兒以嘴吸入「八卦眞氣」，又以「靈台」承受「八卦眞氣」，在短短的一瞬間，男娃兒的任、督二脈，便被姜子牙渾厚無比的眞氣衝破打通，兩大經脈因而交滙，產生强大的內力，這一個過程，世人苦練三十年亦未必可以達至，亦即男娃兒在短短一霎間，便已獲世人苦練三十年的功力了！

姜子牙猛力催送「八卦眞氣」，甚至連他亦微感吃力，仍不肯停歇，他心中祇有一個意念，祇要能救活男娃兒，一切也在所不惜。

終於，男娃兒臉上有了一點血色，他的抖戰也緩緩地停止了，又過了一會，他終於睜開眼睛，原來黯然無神，此時居然也有一點神采了，更奇的是，此時姜子牙在他眼中，似乎也變得不大可怕了。

姜子牙目力奇銳，立刻便發覺了，他這才暗鬆口氣，緩緩的放下男娃兒，他情急之下，拚命的向男娃兒催送眞氣，又在運功抗毒時耗了不少眞力，此刻也感有點喘息了，他連忙運氣調息，幸而他功力通玄，稍一會，也便恢復過來了。

「叔叔……你……你是誰？怎會上此地來了？」姜子牙運氣調息畢，男娃兒忽然亦開口發問。

姜子牙向男娃兒定睛一瞧，祇見他不但毫無中毒的跡象，反而比未吸入毒血時更精神，蒼白如殭屍的臉上，居然也有了一點血氣，心中不由又喜又奇，連忙道：「娃兒啊！你剛才爲甚不顧一切，便吸吮我的蛇毒之血？」

男娃兒一聽，迷惑的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我祇要見了紅色的血，便忍不住要去吸了！就算是毒蛇的血，不管牠多兇多毒，我也一樣要吸吮的！」

姜子牙一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因爲他深知世間有一種兇邪之物，名爲「吸血殭屍」，便是靠吸血來延續其兇邪靈氣！這男娃兒竟有這種習性，也就難怪他形如殭屍，而且不畏任何毒性了！但「吸血殭屍」絕不會開口說話，其身上的血脈也早已凝枯，絕不可能流動，而這男娃兒又大大的不可能，顯然又絕非「殭屍」之類了。

姜子牙心念電轉，對眼前這男娃兒，不禁又驚又喜又奇，特別是他的樣貌，竟與他的一位故人甚爲相似，這便教姜子牙決不能放棄追溯了，他凝注男娃兒一眼，但見他臉白如紙，額角兩側，山林、邱陵、墳墓三大命宮位上，皆現出濃濃的青黑之氣，心中不由一震，猛地有點醒悟了！

姜子牙正欲詢查男娃兒的根底來歷，此時卻見洛妃引領一位年約八歲的女娃兒，眼睛俏麗如仙，可惜卻骨瘦如柴，渾身的肉體，彷彿均被甚麼可怕的力量刮去了！

「姜大哥！快替這女娃兒瞧瞧，她到底犯了何等可怕的煞氣啊！」洛妃問得姜子牙很感驚奇，洛妃已挾着女娃兒，向這面一掠而至，又情急的向姜子牙道。

姜子牙尚未及細看，那女娃兒已忽然拉着男娃兒的手，驚喜的道：「咦？哥哥，你又喝到許多血了嗎？必定是啦，若不是，爲甚你的臉上有了血的紅色了？」

女娃兒說得輕輕鬆鬆，似乎「喝血」十分平常，但卻令洛妃一陣目瞪口呆，暗道：不得了！原來這是一家子怪物現世了！

* * *

洛妃驚駭之際，又聽那男娃兒道：「不是許多，妹妹，祇是喝了

一點，是這位叔叔讓我喝的，喝了我感到很精神呢！」

洛妃一聽，心中不由一涼，因爲她猛地想起，世上有種怪物，吸人之血，被吸之人，也會變爲殭屍，而姜大哥竟不知好歹，讓這家小怪物喝血，豈非連他也變作怪物了！

洛妃大駭之下，也顧不得探索心中的疑惑，尖聲叫道：「你……你竟讓他吸你的血？你不如也來吸我的血罷了！」

姜子牙凝注這雙男女娃兒之際，已有所醒悟，被洛妃這聲驚叫，弄得一怔，不由笑道：「洛妃，我爲甚要吸你的血啊？」

洛妃長嘆一聲道：「你可知世上有一種怪物，不但吸人的血，而且被吸之人也變作怪物？你既已被他吸了血，你便變怪物，留下洛妃在世上有甚樂趣，不如也咬我一下，好讓我也變作怪物，與你這怪物一家子作伴好了！」洛妃說時，又哀又悲，倒也情眞意切。

姜子牙一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洛妃啊！虧你已入吾道中人，怎的碰上切身之事，便如此迷惑失措了？你知道嗎？這男娃兒吸的是蛇毒之血，若非他替我吸吮蛇毒血，我那能如此迅速康復？說起來，他還是我的救命小恩人呢！」

洛妃一怔道：「眞的嗎？爲何他吸了蛇毒之血，爲甚仍活生生的？」

姜子牙嘆了口氣道：「這便是我要仔細探查之處了！若他因我而有甚不測，我又怎有臉面存於『天地乾坤』了。」

洛妃一聽，便知姜子牙已決定主意，再難令他改變了。她微一思忖，便忽然對男娃兒道：「喂！娃兒，你是哥哥，自然懂事一點，是嗎？」

祇見男娃兒一聽，揑了揑小拳頭，神色凜然，既古怪又可笑的道：「當然啦！我是哥哥，爹爹說，做哥哥的要保護妹妹，因此我決不能讓妹妹有任何損傷的。」

洛妃笑道：「唔，不錯，不錯，你果然懂事了，那姑姑問你，你有家嗎？你的家在何處？你的爹爹尚在家中嗎？」

男娃兒毫不猶豫，便點點頭道：「不錯，姑姑，我和妹妹有家，我的家就在這座山林後面，爹爹上山砍柴，也不知是否已回家了，但我娘親在家，做好飯等爹爹回來吃。」

洛妃正欲再問，姜子牙已會心的一笑，他知道洛妃已在追查眞相了，便接口對男娃兒道：「叔叔想到你家看看，好嗎？」

男娃兒一聽，尚未及答話，那女娃兒卻已拍手叫道：「好啊！我家中從沒有人進來，叔叔、姑姑肯來我家，這好玩極了。」

這女娃兒說着，已向山林那面拔腿奔跑，一面扭頭向姜子牙道：「叔叔、姑姑跟我哥哥走，我先回去告訴娘親！」說着，已跑走了。

男娃兒也很高興，他對姜子牙道：「叔叔，請隨我來吧！」他對姜子牙似乎特別有好感，說話也自然得多。

洛妃心中卻越發忐忑不安，暗道：莫非他特別喜歡喝姜子牙的血嗎？哼哼，有甚不對，姜子牙下不了手，洛妃也必定一掌把你斃掉了。

洛妃心中發狠之際，男娃兒已領着姜子牙，穿過一座山林，抵達一處山崖下的空地，空地靠山之畔，蓋了一間茅屋，茅屋頗大，卻十分破舊，屋頂上的山草，已長高達尺，顯然男娃兒的一家，在此隱居已多年了。

那女娃兒果然早就跑回家來報訊了，此時她正站在門口空地上，向這面注視，一見姜子牙出現，便向屋內尖叫道：「娘親！叔叔和姑姑來了……」

女娃兒話音未落，一位婦人已彎着腰，從裏面嘟噥而出：「哎！自古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居深山有遠親，我家已窮困如此，還有甚麼叔叔、姑姑來訪呢？英兒呀，娘親趕着做飯，等你爹回來吃，你可莫頑皮啊……」說着，這婦人已走出門外來了。

婦人抬頭望一眼姜子牙，又望一望洛妃，滿佈皺紋的臉上，不由皺得更深了，「兩位是誰？我……我家並沒任何親朋到訪的呢！」

姜子牙此時微微嘆口氣道：「請問大嫂，你家可是姓魯？」

婦人一聽，皺紋上又現出驚奇，道：「你……你如何知道我家是姓魯？」

姜子牙一聽，不由又嘆了口氣，但並沒解釋，反而又連忙問道：「那姓魯的大哥是否是大嫂的夫君呢？他現在何處？」

婦人一聽，迷惑的喃喃道：「我魯家爲避嫌疑，入此深山隱居，怎會有人知道？更追踪到來……天啊！莫非禍從天降了？」

洛妃見婦人驚惶失措，喃喃自語，不理姜子牙問詢，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甚麼禍從天降？你家有幸得這位大哥到訪，乃福氣臨門也。」

婦人一聽，卻更感迷惑，不知是否招呼姜子牙等進屋內，就在此時，屋後的山徑上，忽然轉出一位挑柴的漢子，那擔柴重達百多斤，漢子挑着行走山徑，卻滿不在乎，顯然他的筋骨依舊非常硬朗。

姜子牙自力超卓，猛地一見挑柴漢子，便欣然呼道：「魯牛兄弟！別來無恙嗎？」

挑柴漢子一聽，他本來低着頭走路，一聽招呼，心中不由猛地一震，脚上被甚麼絆了一下，竟連人帶柴摔下來！

婦人一見，嚇得失聲尖叫道：「天啊！這當眞是禍從天降了……」

婦人叫聲未落，她但感眼前一花，眼前的俏麗白衣女子，已在她身邊一閃而過，待她定了定神，再抬頭看時，白衣女子已伸出一手，頂着柴擔，另一手扶着挑柴漢子，走下山坡來了，她的夫君挑柴漢子卻竟然平安無恙！婦人不由又驚又喜又奇，喃喃的道：「狐精？仙女？還是白日活見鬼了？不然爲甚她的動作快如神鬼……」

婦人驚喜之際，挑柴漢子已走到姜子牙面前，向他仔細端詳，臉上迷惑非常，好一會，才恍然大悟似的喃喃道：「天！這不是當年在朝歌城中，開設相館的姜先生嗎？老天爺！姜先生你怎會尋到此處來了？」

洛妃心性聰慧，她一見挑柴漢子的神態，便知他必定是姜子牙久欲尋找的「樵夫魯牛」無疑，便向他格格一笑道：「姜先生神機妙算，自然可以算出魯大哥你隱居此地啦！」

挑柴漢子果然是當年在朝歌城，曾找姜子牙算運程的魯牛，此時他一聽，不由仰天長嘆道：「果然是姜先生大駕光臨，天佑我魯牛，吾之子女或有救了！」

魯牛說着，便要向姜子牙跪下叩頭，姜子牙伸手一招，魯牛便拜不下去了，姜子牙微笑道：「魯兄弟不必如此，你我今日重逢，吾決不會坐視不理……且進屋內，緩緩叙話如何……」姜子牙說着，以手輕撫男娃兒的腦袋，含笑道：「孩子，你跟叔叔一道進去。」

男娃兒對姜子牙十分依戀，竟一直依偎在他的身邊。洛妃見了，心中不免一陣發毛，因爲這男娃兒曾吸入姜子牙身上的蛇毒血水，而竟然平安無恙。

魯牛一聽，伸手一拍腦殼，大笑道：「是！是！姜先生快請進內，我魯牛樂昏頭了……孩子他娘啊，快進去準備招呼客人啊！」

魯牛與高采烈，把姜子牙、洛妃兩人，迎進屋內，姜子牙向四周一看，屋內一片破舊，簡直就連一件略完好的傢俬也沒有。

魯牛卻毫不意怯，招呼姜子牙和洛妃在破木椅上坐下，又連聲呼喚妻子出來獻茶。魯大嫂應聲而出，捧出一壺茶來，但茶杯卻已崩缺了一半，魯大嫂羞怯的奉茶道：「姜先生請用茶，這茶杯是我家唯一最好的啦，姜先生千萬別見怪……」

姜子牙心中微嘆口氣，他也沒去安慰，伸手接過破杯，便欣然的喝了起來，洛妃一見，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我這「侯爺大人」，明放着金杯玉盞不用，卻不遠千里，跑入這深山野嶺喝這「破杯之茶」。但洛妃亦知姜子牙這是以行動來安慰魯大嫂的窘態，便也接過破杯，大口喝起茶來，一面格格的笑道：「魯大嫂，多謝！多謝！洛妃許久沒喝上這等上佳山茶了。」

魯大嫂一聽，這才轉窘爲笑，輕聲道：「是嗎？姑娘欲喝，我再替你斟一杯吧！」

洛妃又欣然喝了一杯，其實她是爲姜子牙「貴而不忘賤」高尚情操而喝的。

洛妃聽魯牛向姜子牙介紹，才知他的妻子姓吳，他自己的本名並非「牛」，而是一個「賢」字，即魯賢。而「魯」也並非其姓，而是姓「公輸」，亦即「公輸賢」，魯字是取其屬魯地人而稱的。大兒子年僅八歲，單名一個「班」字，名字是魯牛自起的，是甚意思，他卻沒詳說，女兒年六歲，名「英」，孩子因皆在魯地出生，因此皆以「魯」爲姓，兒子魯班、女兒魯英，說起來倒也朗朗上口，十分中聽。

姜子牙仔細詢問，顯然有些事連他也出乎意料，姜子牙沉吟道：「魯兄弟當年在朝歌城郊，本來過得好好地，爲甚要隱居此深山野嶺呢？」

魯牛一聽，眼神閃過一絲驚惶之色，他似乎欲加掩飾，但又不敢相瞞，無奈祇好微嘆口氣道：「姜先生，此事說來話長，待日後告知好嗎？」

姜子牙一聽，微笑一下，也沒再追問下去，轉了一個話題道：「那魯兄弟這雙兒女，是甚麼時候降生的呢？」

魯牛一聽，便忍不住長嘆一聲道：「此事說出來，也不知是禍是福了……哎，當日姜先生判斷魯牛無後，我心中尚感疑惑，於是趁隱居此深山之機，把先父母的遺體，也一併遷葬進此山中來了。不料遷葬之後，不到半年，娘子竟便懷孕，先誕班兒，隔了兩年，又誕英兒，有兒有女，我樂之極了！心道此乃祖宗顯靈，令魯家不致絕後了……」

洛妃一聽，不由又驚又奇，暗道：按魯牛這般說，豈非姜大哥他當年判斷錯誤了？他乃一代玄機八卦祖師爺，又怎會判斷有差呢？當眞奇哉怪極！

洛妃疑惑間，姜子牙卻微笑道

：「魯兄弟遷葬得子女，乃大喜事呢，但後來又發生甚麼怪異之事了？」

魯牛一聽，又長嘆一聲道：「姜先生慧眼驚人，一眼便瞧出有怪異事發生了！哎，說出來，此事果然可怕之極！我這對苦命的孩子，出世後本來肥肥白白，十分趣緻，但不料五年前帶他兩人上祖父母墳前拜祭，回家後不到三日，便胡言亂語，班兒說有人吸他的血，英兒說有人食她的肉……」

魯牛說到此處，倒抽了一口冷氣，顯然他心中已惶恐之極，好一會，他才續道：「起初，我尚以爲孩子胡言亂語，但不料自此之後，班兒的臉色越來越蒼白，身體四肢也青白得驚人，就好像他渾身的鮮血被吸乾了似的！英兒從前白胖，漸漸消瘦，後來更一片枯乾，就如她身上的肉，果眞被刮去吃掉了……哎！此事說出來，除我魯牛夫婦外，祇怕也決無第三者會相信的了！」末了，魯牛長嘆一聲。

不料姜子牙卻同情的嘆了口氣道：「魯兄弟，姜子牙我相信呢！」

魯牛一聽，這才微見生機似的急道：「姜先生相信？這便好了！萬望姜先生救我這苦命孩兒一救啊！」

魯牛說着，又欲離座叩頭，連魯大嫂吳氏，亦欲跪下叩拜。

姜子牙心中不由一酸，連忙伸手向兩人一招，決然的道：「魯兄弟、魯大嫂快莫如此，此事奇詭之極，姜子牙既然遇上，又豈有坐視不救之理！」

魯牛夫婦一聽，這才既驚又喜的連聲多謝，看他夫婦兩人的神態，祇要能救得孩子，不要說跪下叩頭，祇怕要他兩人的老命亦決不推辭了。

洛妃心中卻一陣發毛，暗道：姜大哥的「八卦眞氣血脈」，已讓魯班喝過了，若能救得，便鬼門關上的人也拉回來了！除了讓他繼續吸血，姜大哥還有甚妙法可施！但若這般長吸下去，祇怕連姜大哥亦變成這「吸血活殭屍」了！

洛妃驚慌之際，苦於又不便出口攔阻，祇見姜子牙忽然道：「魯兄弟，你家祖墳，距此地遠嗎？」

魯牛一怔道：「不遠，不遠，僅二、三里路罷了！但自發生如此可怕事變，我也很久沒有前去拜祭了！我看姜先生也不必前去冒險，祇怕連姜先生也拖累了！」魯牛言辭之間，對他家祖墳，似已畏懼之極，就如那是可怕的殺人地獄似的。

姜子牙一聽，卻微微一笑道：「魯兄弟祇管放心，有我姜子牙在此，不必多慮，一切吾自有辦法應付，祖墳既離此地不遠，事不宜遲，這便請魯兄弟引路，同上你家祖墳走一遭……」姜子牙微一沉吟，又道：「班兒和英兒不可跟去，留在家中，魯大嫂且照應好了！」

姜子牙說罷，毫不猶豫一躍而起，請魯牛引路，直上魯家的祖墳去。洛妃一見，自然非跟隨不可了，因爲她打定主意，上那兇邪之地，萬一連姜子牙也變了「吸血活殭屍」，她也不想再活下去了！

＊　＊　＊

魯牛的茅屋，距祖墳地果然祇有二、三里路，姜子牙和洛妃自然不在眼內，魯牛也慣走山路，健步如飛，不一會，便已攀上一個山峯高地上了。

在當地的西面，聳立了一座土墳，墳前居然亦豎了一塊墓碑，碑上刻了一行文字，先孝先妣魯公宋氏之墓。顯然魯公指魯牛的先父，宋氏即魯牛的先母了。

姜子牙站在高地，向四周仔細審察，但見高地位於烏龜山之腹，而烏龜山乃泰山之延脈，又泰山即西崑崙之北幹主脈，站於墳前高地，向四面一看，但見高地前有一座形如屏風之山，後面亦有一峯如幛；右面聳起一峯，形如虎踞，左面一峯，形如龍盤，活靈活現，令人目睹而心神一振。

姜子牙一見，心中不由暗暗稱奇，暗道：按此地理形勢，分明是一處眞龍結脈之地，魯牛誤打誤撞，竟葬先祖於此，也便立生感應，龍脈與先祖元氣混合，也便蔭生子孫血脈，一子一女誕生了，這便是魯牛從無後到連生一子一女的原因了！果然不失爲一座「靈龜龍脈」！

姜子牙已判定此點，但立刻又頓感更驚奇，心道：既然有此「靈龜龍脈」蔭庇，魯家這對男女子孫，理該運命豐厚之極，爲甚卻遭此慘劫呢？這當眞教人百思莫解也。

姜子牙凝神細思之際，忽聽洛妃驚奇的對姜子牙道：「姜大哥！你看，魯家的祖墳，不是位於烏龜山之腹部上嗎？而腹部對上，竟有龜頭、龜頭，亦即地上有地、峯上有峯，好不奇特的一處地脈啊！」

姜子牙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他定了定神，走到墳前，四周仔細審察，發覺墳墓四周，毫無異狀，他便問魯牛道：「魯兄弟，當日你葬先父母，於墓中如何安放？」

魯牛不假思索，便朗聲道：「當日安葬，乃按頭西尾東擺放，與墓碑的位置一模一樣。」

姜子牙一聽，暗道：此地脈主幹源自西崑崙，按頭西尾東擺放，恰好應了以頭迎主幹龍脈之源，甚合地脈之道，看來方位上的失錯亦

可排除了。

姜子牙又問魯牛道：「那移葬入土的時辰，魯兄弟可還記得？」

魯牛道：「自然記得，乃五月初七日正午時下葬也……而且恰恰是班兒當日出生的月、日、時辰呢！」

姜子牙一聽，又不由一怔，暗道：下葬的月、日、時辰，均與此靈龜地脈甚爲相配，亦即大吉之時也，而且恰與魯班降生之時辰相脗合，顯然魯家已受此龍脈地力蔭庇而生感應了，看來一切皆屬天賜奇緣，天造地設，成就一位不世奇人，可惜中途卻橫生災劫，到底這災劫之源來自何處呢？

姜子牙沉吟不語，似在苦苦思索甚麼，一會後，他忽地對魯牛道：「魯兄弟，此事一時尚難明白，且先返家中，待明日一早再作定奪吧！」

姜子牙既有此意，魯牛自然唯唯答應了，洛妃一聽，心中卻又不由一凜，因爲她何等聰慧，察色觀言，便已窺透姜子牙心中打甚主意了。

當晚魯牛熱情招待姜子牙和洛妃，吃過晚飯又騰出一間最好的房間，讓姜子牙夫婦歇宿，此時魯牛一家，均知洛妃原來是姜子牙的妻子，免不了稱讚洛妃這位嫂夫人一番。

當晚，洛妃發覺，姜子牙躺上床後，便呼呼的睡着了，她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卻沒張聲，乾脆也呼呼的入睡了。

到半夜時分，洛妃忽感睡床極輕微的一動，她連忙睜眼一瞧，不出她所料，姜子牙果然已不見了。

洛妃微哼一聲道：「哼！你以爲可以瞞過我的眼睛嗎……」話音未落，洛妃已疾速披上外衣，掠出窗去，簡直快如閃電。

洛妃掠出茅屋，便向魯家的祖墳地閃電般劃去，不久，前面數十丈遠處，果然已現出一條黑色的人影了。

洛妃一見，連忙加快掠上幾丈，此時前面那黑影忽地一頓，微嘆口氣道：「洛妃，凶險之地，連我一時亦未能參透，故才趁夜細查，你跟來幹甚麼？」

洛妃一聽，不由暗讚姜子牙的功力精湛，隔了數十丈，竟可立刻辨出她洛妃來了！洛妃毫不遲疑，趁機一掠而至，格格笑道：「如此奇詭有趣之事，怎可撇下我洛妃了？」

姜子牙深知，洛妃其實擔心他的安危，他心中一熱，也不忍再責怪她了，反而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我必會夜上此地？」

洛妃俏笑道：「日間你已判定，魯家祖墳，已得龍脈之地，但百思莫解的是，爲甚那魯班、魯英兄妹兩人，有此慘酷之變，按你的脾性啊，哪會輕輕放過，半途而廢？因此知你必定會再追查一番呢！」

姜子牙一聽，微嘆口氣道：「果然如此！此事乃吾出道以來，所遇最迷幻奇詭之事也！我又怎能放開不究？」

姜子牙和洛妃說話間，不覺抵達魯家的祖墳高地上了。

此時月暗星稀，山野之地，一片黑寂。

姜子牙站於墳前，微一沉吟，即若有所思道：「洛妃啊！果如你日間所言，此處地上有地，峯上有峯，果然如此，若依你所見，地上之地似甚麼？峯上之峯又呈甚形狀？」

洛妃聞言，果然凝運眞氣於目中，向上面仔細一看，忽地低叫一聲道：「姜大哥！墳上之地乃龜之頸，峯上之峯乃龜之頭，若合二爲一，則形似民間耕作之犂頭也！咦？這豈非吉中有兇之怪形龍脈嗎？」

姜子牙一聽，微微一笑道：「果然如此！吾上山之時，已暗察此烏龜山乃『十濁一清』的怪龍奇格，十清一濁世之常見，十濁一清難能可貴，因此衹要有根基深厚者，得此『一清』，則所出之人，必奇絕天下也！而魯兄弟福緣深厚，誤打誤撞，竟獲此怪龍奇格，終可無後而生貴子，日後魯家一雙兒女之奇特，前程之遠大，簡直無可估計也。」

洛妃一聽，不由亦大奇道：「你所指乃魯班、魯英這兄妹娃兒？彼等既有此天大福緣，卻爲甚遭此慘酷折磨？看他兄妹兩人目下情狀，是否可以長大成人亦大成疑問呢！」

姜子牙微嘆口氣道：「吾本來亦大感迷惑，若非洛妃你一句『地上有地、峯上有峯』，便幾乎分辨不出，此乃『十濁一清』之怪龍地脈，『一清』伏於『十濁』，本已凶險萬分，稍一不愼，便會被『濁』所融化。再加上有人以奇法暗中鎮壓破壞那『一清』，魯家子孫，自然難逃此劫也。」

洛妃一聽，不由大吃一驚道：「姜大哥既已細察墳前墳後，判定安然無恙，又怎會有人有此妙法可予鎮壓破壞……天，那破壞之法到底施伏於何處也？」

姜子牙微一沉吟，忽地悄聲道：「洛妃且作吾護法，待吾試用『請龍現身大法』，以查察破壞之處也！」

洛妃一聽，爲解究疑謎，無奈祇好答應，她肅然站到姜子牙的背後，儼然是一位神威凜凜的女護

法。

姜子牙猛吸一口眞氣，凝運體內的「八卦眞氣」，站「乾」位，運「坤」位，貫眞氣於指上，然後十指向高地上的山峯連彈，十道强勁無比的指氣，便向山峯腹地射去了，姜子牙沉喝一聲道：「以乾運坤，以天定地，眞氣相請，眞龍現形！」

姜子牙連呼數聲，「八卦眞氣」嗤嗤向山峯腹地射去，就在此地，一道强光，突從山腹中乍閃，耀人眼目，隨即突見如龜頭的山峯上面，現出一柄寒光閃閃的犂頭狀的利器，向下直射而下，在山腹中穿山射洞，猛地射落魯家的祖墳上面！又一聲悲啾，魯家祖墳頂上，竟現出一團如龜的紫雲，龜紫雲的腹部，竟不絕的滴血，其狀可怖之極！

洛妃一見，心中不由氣惱之極，她猛地憶起，姜子牙曾告知她，世上有一種邪法，可以奇符鎮壓破壞大地龍脈，心中立刻醒悟，上面射出寒光直刺魯家祖墳的，豈非這種歹毒的「犂頭符」嗎？哼！這可把人家小兄妹害慘了！

洛妃氣憤之極，哪能按捺得住？祇見她嬌叱一聲，已施展「凌波玄步」，如飛電般射上龜頭峯上去了！洛妃既已知道，那害人的「犂頭符」便藏在龜頭峯上，她氣恨之下，便恨不得一掌把「犂頭符」劈碎！

不料洛妃身形如電，掠上龜頭峯上時，突然便有一道黑白相間的電光，如飛射至，洛妃猝不及防之下，眼見非要立刻被「黑白電光」射穿了！

就在此時，洛妃眼前一花，已有一道黑電，搶在她前面，猛一翻旋，砰的一聲悶響，「黑電」便把「黑白相間」的電光震開一丈了！

洛妃死裏逃生，心中更氣，她定睛一看，「黑白電光」竟然是一位身穿黑白相間衣飾的老婆婆，剛才便是她出手偷襲，欲以閃電手法擊自己！救她的「黑電」，自然便是她的姜大哥了。

洛妃恨得牙癢癢的，忍不住尖叫道：「喂！你這黑白女怪物，爲甚不聲不響，便偷襲人家，欲置人死地……哼哼，今晚你若解釋不清，祇怕要你永遠留在此地了！」

那「黑白婆婆」一聽，不理洛妃，卻向姜子牙厲聲道：「你是否助周滅商的姜子牙？」

姜子牙卻依然一派從容淡靜，他亦目注「黑白婆婆」一眼，微笑道：「老婆婆怎知吾名字？」

「黑白婆婆」嘿嘿道：「當世能一掌震退老身的，除姜子牙外，祇怕再無別者矣！」

姜子牙微笑道：「好，算你猜對了！我果然是姜子牙，但你爲甚深夜於此峯出現？又向人痛施殺手？你最好有個好好的解釋，不然，呵呵……」

「黑白婆婆」冷笑道：「不然如何？」

姜子牙呵呵一笑道：「剛才若非我姜子牙在此，你已平白無故殺死人了！殺人便需塡命，欠債亦需還錢！此乃吾定下之『齊地三律』，你既然遇上我，自然不可壞此律例也。」

「黑白婆婆」怪目一翻，寒光閃閃道：「你以爲殺得了我嗎？」

姜子牙微笑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强如聞太師的殺人白光，亦敗於吾掌下，你老人家自忖比聞太師更强嗎？」

「黑白婆婆」默然無語，她似乎確信，姜子牙所說的絕無半點虛言假語，好一會，她忽地厲聲道：「雖然，但你亦殺我不得！」

姜子牙微笑道：「爲甚麼殺你不得？」

「黑白婆婆」沉聲道：「你那齊地『約法三章』，其中一條不是『欠債還錢』嗎？那老身問你，你若欠了人家國亡之債，是否需要償還？」

姜子牙一聽，心中一凜，向「黑白婆婆」仔細一瞧，終又微笑道：「你決非已亡滅之商國人，因此我亦並無欠你亡國之債！」

「黑白婆婆」冷哼一聲道：「老身果然並非亡商國之人，但你可知商國曾滅了東夷有蘇國？有蘇國臣民皇室，爲復國含辛茹苦，歷盡艱辛，眼見復國有望，卻功敗垂成，皆壞於你姜子牙手上也！」

姜子牙心中一動，已隱約知「黑白婆婆」的來歷了，他不動聲息的道：「東夷有蘇國乃商紂所滅，亡國之債，該算到商國身上才合道理啊！」

「黑白婆婆」嘿嘿道：「吾等滅商復國大計，已苦心經營十多年，有人更爲此付出了慘痛代價，眼見已將大成，但你姜子牙助周滅商，大封諸侯，哪來復吾有蘇國之位置？吾有蘇國依然湮沒泥沙塵海……豐功偉績由你獨佔，亡國之恨留吾等苦嚐！這亡國之債，比天高、比天厚，你敢說並無欠人亡國之債嗎？」

姜子牙一聽，已確證「黑白婆婆」的身份來歷了，他不由微嘆口氣道：「你必乃亡商后妃蘇妲己之人，難怪你對吾有如此深仇大恨，但周興商亡，既屬天意，亦屬民心所向，非吾一人之力也！你有蘇國固然復國無望，但也不必苦苦糾纏，須知天機、民心哪可逆違！爲此你尋吾洩憤，雖有乖戾之處，吾念你復國之心，亦屬有蘇國之忠

臣，亦不打算追究也……你走吧！」

「黑白婆婆」一聽，亦不敢逞强，正欲含恨離去。

「你不能走！」洛妃忽然尖叫一聲，「你殺人洩憤之事可以不究，但壞人祖墓，幾乎害死無辜子孫兒女之罪，卻不可放過！姜大哥，你若放過她，怎對得住魯兄弟啊！」

「黑白婆婆」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洛妃果然厲害！吾之毀地脈大法，竟亦被他識破！但心中仍有不甘，亦不肯就此服輸，便冷笑一聲道：「嘿！女娃兒，你勿仗勢欺人，羅織罪名！你有甚憑據，說老身壞人祖墳也？」

洛妃一聽，嘿嘿一聲冷笑，她的「八卦玄機」絕學，已甚見根基，剛才經眞龍現身的啓示，已足判斷，令「靈龜龍脈」受創的源頭位置。她當下縱身一躍，在龜頂峯正中石下一抓，果然抓出一道怪符，上畫犂頭狀的利器，模樣猙獰恐怖，洛妃把怪符向「黑白婆婆」一展，冷笑道：「嘿！這是甚麼？」

「黑白婆婆」雖然不語，神色既恨而又絕望。

姜子牙一見，便沉聲道：「此乃歹毒的『犂頭符』，專用以毀壞地脈龍氣之邪法也，吾輩中人，雖懂而不用，乃因此法大逆上天好生之德也！不料你竟施此邪法，令此無辜小兄妹受難！你還有甚話可說？」姜子牙神色嚴峻，顯然他亦動了眞氣，祇要「黑白婆婆」言辭稍有不對，他便會出手殺人了。

「黑白婆婆」毫不畏懼，恨恨的道：「姜子牙！你知道甚麼？誰說這祖墳乃無辜之人？你可知墓中之人，本姓公輸名博，乃當年商紂王旗下的一員猛將？當年征伐東夷有蘇國，先鋒大將即公輸博也！公輸博親手殺死有蘇國丞相，即吾夫君也，殺夫之仇不共戴天！可惜公輸博因惹怒紂王，被貶放逐，後來隱居民間，不知所踪，直到公輸博死後，老身才知他的後人已改姓魯，化名為魯牛，為避禍，從朝歌搬入此烏龜山隱居，一併連公輸博的墳墓亦移來了，老身既知殺夫仇人下落，難道可以不報此深仇大恨嗎？」

「黑白婆婆」痛心疾首，言辭絕非作假。

洛妃一聽，登時啞口無言，暗道：殺夫之仇果然刻骨銘心，就如若有人殺害姜大哥，洛妃亦必定誓死報此血仇啊！哎，原來魯班兄妹祖輩與她結下如此深仇，果然並非無辜之人了！洛妃設身處地，竟作聲不得。

姜子牙一聽，便知「黑白婆婆」所言不虛，因為魯兄弟祖父輩原姓「公輸」，是他絕不外洩的秘密，而且，這也是魯兄弟學家隱居深山避禍的原因。姜子牙心念電轉，不由也微嘆口氣道：「公輸博因其自身根基運命，得此天造地設大龍脈，乃天意也，絕非人謀所可能逆轉也，你為報殺夫之仇，毀其龍脈，令其子孫後人受盡劫難，祖輩的血煞，已由其子孫代償還了，你的殺夫之仇，亦可化淡了吧！」

「黑白婆婆」聽姜子牙言辭懇切，並無半點仗勢欺人，恃强凌弱之心，竟連她亦暗暗佩服，喃喃的道：「姜子牙，你果然有不戰屈其兵之能也！但老身之仇，化淡如何？不化淡又如何？」

姜子牙肅然道：「吾輩中人，行事須憑天理，亦據人心；經此磨劫，若然化淡，今後不再因此仇再耿耿於懷，糾纏不休，吾亦不再追究，祇把此劫，視作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吧！但若執迷不悟，日後再尋機破壞，則吾雖於千里之外，亦必取你人頭作祭！」

「黑白婆婆」一聽，半晌無言，好一會，才又喃喃的道：「你……你此話當眞？」

姜子牙慨然道：「姜子牙言出必行，無遠弗屆，吾既可以揚鈎釣天，豈會作假！」

「黑白婆婆」至此，亦微嘆口氣道：「其實吾亦知夫君為國捐軀，公輸博亦為國殺人，彼此皆各忠其國、各為其主罷了！吾既已出手，即了斷當年毒誓，又豈會再糾纏不休……哎，彼此皆已作地下之人，不念也吧！」

姜子牙一聽，即欣然一笑道：「很好，那你去吧！」

「黑白婆婆」一聽，立刻縱身飛掠而去，但飛掠了一段，在黑寂的夜空中，卻又傳來她淒厲的尖叫聲道：「……姜子牙！吾與公輸博殺夫之仇雖已了斷，但復國大計毀於你手之恨，卻永無窮期，無止無休！」

「黑白婆婆」嘯嘯叫聲，在龜頂峯上黑寂夜空中廻蕩，刺人心魄。

洛妃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這老怪物倒也瀟洒，算得恩怨分明也！但看來她的亡國之恨，無處渲洩，已如寃魂般纏住你了！此人功力之高，邪法之精，並不在姜大哥之下，日後祇怕永無寧日也！」

姜子牙一聽，慨然道：「天機既假吾之手，以順民心，助周滅商，除暴安良，則吾不得不為也！至於因此而遭劫難，吾又豈會逃避其責？但能化解一段仇怨便算一段吧！」

姜子牙說罷，毫不猶豫，當即在龜頂峯上，原被壓上「犂頭符」的石上，判定方位，以四塊方石，擺了一個「風水乾坤」大陣，忙完這一

切，姜子牙才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

洛妃笑道：「我的釣天鈎大哥，『犂頭符』既然可刺傷『靈龜龍脈』，令魯家小兄妹受盡劫難，你於原處擺設『風水乾坤』大陣，卻有何妙用？」

姜子牙欣然一笑道：「吾按地脈之道判斷，『犂頭符』固然歹毒，令龍脈受創，但吾亦可以『大破大立、起死回生、脫胎換骨』之『風水乾坤』大法，令魯家祖墳『靈龜龍脈』，不但重振生機，且吸納天地乾坤精華，日後當可出一位名震乾坤的奇人也。」

洛妃一聽，亦欣喜道：「姜大哥乃指魯班這小娃兒嗎？若如此，也不枉你一番苦心也！但魯班身受如此巨創，是否可以復原？就算復原，他日後的運命又是否多災多劫？姜大哥你難道可以照應他一生一世嗎？」

洛妃一連串疑問，令姜子牙不由微微一怔，但很快便有所決斷道：「且先返魯家，再作打算吧！」

當下姜子牙和洛妃，悄悄返回魯牛家，兩人經歷了如此驚天大事，前後竟花了大半晚的時間。

第二天一早，姜子牙和洛妃，梳洗畢出來正廳吃早點，早點乃是魯大嫂吳氏特別精製的烤薯乾，雖不名貴，但卻十分可口。洛妃喜歡，便一連吃八大塊。

就在此時，魯牛已一手一個，拖着魯班和魯英出來了，一面喜孜孜的叫道：「姜先生！奇跡！奇跡！你看班兒和英兒，一夜之間竟脫胎換骨也！」

洛妃聞言，連忙向小兄妹一看，祇見魯班臉色紅潤，目中精光閃灼，就如忽然天贈三十年功力的武林高手；魯英枯乾的臉蛋兒，竟變得桃紅雪白，睜着一雙水靈靈的俏眼，嬌美可愛極了！

洛妃驚喜之際，魯牛和魯大嫂，已一人一個拖着魯班和魯英，走到姜子牙面前，魯班和魯英噗地跪下，口稱：「徒兒魯班、魯英，拜見師傅姜先生。」

姜子牙微一怔間，魯英卻不待姜子牙答應，已格格的嬌笑着，依偎到洛妃身上道：「姑姑啊！你不是喜歡烤薯乾嗎？你快請師傅姜子牙答應，魯英天天做烤薯乾給姑姑吃好嗎？」

洛妃一聽，不由樂得大笑道：「好乖巧的小姑娘啊！眞會擇人而求，打動人心啦！」一面忍不住向姜子牙含笑道：「姜大哥，這倒是造就一位乾坤奇才的好主意啊！」

姜子牙此時亦欣然一笑道：「吾果然早萌此意，不料卻被魯兄弟搶先一步，既然魯兄弟、魯大嫂捨得小兄妹隨吾歷練，吾便收班兒為徒吧……但英兒嘛……」

魯班一聽，他對姜子牙本就極有好感，此時已樂得連連叩頭，他也不知叩了多少個了。

但魯英卻急得俏眼中閃出淚花，咬着小手指頭道：「英兒如何啦？」

洛妃已深喜魯英，此時見她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心中一軟，瞪了姜子牙一眼，含嗔帶笑道：「英兒！別理他，他不收你，姑姑收你便是啦……」

洛妃話音未落，魯英已乖巧的跪下，向洛妃叩頭，行拜師之禮了。

姜子牙一見，欣然一笑道：「很好，吾正有此意，因英兒並非吾道中人，她日後將另有成就，由姑姑教授，那再恰當不過也！」

當下姜子牙和洛妃，已正式收魯班和魯英為徒。姜子牙肅然對魯班道：「班兒，入吾道中，須依三大門規，即上識天機、下察地脈、中助蒼生，一切皆以此三大規條為範，你知道嗎？」

魯班一聽，也並沒答甚豪言壯語，祇點點頭，決然的道：「是！班兒決以師傅為範。」

姜子牙一聽，比聽千言萬語更感欣慰。他伸手扶起魯班，微一沉吟，便向魯牛道：「烏龜山雖有靈氣，但非久居之地，魯兄弟可學家隨吾先返齊地，安頓下來，再決定班兒兄妹歷練之事吧！」

魯牛夫婦，此時才知道，姜子牙和洛妃，已貴為「侯爺、侯爺夫人」了，但貴不忘賤，令魯牛夫婦感佩萬分。

當下姜子牙、洛妃、魯牛夫婦，以及魯班和魯英小兄妹兩人，離開烏龜山，一路向東面的齊境而去。而魯班、魯英這雙小兄妹日後有甚驚世奇遇？那是另一個故事「魯班大師傳奇」的內容了。(全文完)

新派湖海秘聞錄／金戈·文　可飛·圖

俠女·女俠

異鄉賣身爲葬父　貌醜心美眞俠女

時值秋分，正值農忙，街道上人少了，至少鄉下人不能拋下田事進城來。

沙河鎭是個小地方，至少不能和省城洪都——南昌相比，不過，她雖然小，却因靠近廬山而令它有了個熱鬧的理由——人往人來少不了在此落脚。

街上有許多客棧，酒家飯莊，確挺熱鬧。看來，此地人並不貧窮，不過，雖說中國地大物博，可是那個富裕地方，都少不了有窮人，當然，那個窮地方也會有財主。

此時在街市上，就有個大姑娘頭部插了個草標，面前還有張白紙，寫着四個不大端正的字：「賣身葬父」。在當時，總免不了有些好事之徒在看熱鬧，也少不了輕薄之徒在品頭論足，因爲，是個大姑娘嘛……然而，時下她掛她的草標，可沒半個人搭個腔，爲什麼？大姑娘年雖僅十七八歲，可惜人生得醜！

在這個檔口，姑娘生得醜，猶如犯了罪啊，眞是令人不屑一顧，還會嗤之以鼻。

但是，人家是個孝女呀，賣身葬父！有個在街面上混的地痞頭子鐵二爺却言道：「憑她那個模樣，也想做孝女？那不是天下孝女的顏面都讓她丟盡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

照他鐵二爺的推理，做孝女也得有個好模樣。對，他說過，至少也得能讓人開開玩笑，湊湊邊兒，起鬨起鬨，熱鬧熱鬧，生得這個死樣，眞他娘的倒胃口。

唉！你們聽聽這篇大道理。

大姑娘祇有哭的份兒，她已走頭無路，老實說，不是走到了最後的地步，她會走這一步？父親是爲了女兒的前途，希望將她交託給指腹爲婚的女婿，可是親家來個不理，原因是姑娘太醜！父親本來有病，一氣之下就給氣死了，來時尚有賣屋賣物的盤川，歸時，却越來越短少了。最後，病倒在沙河鎭，延醫吃藥，希望能支持到歸去，可惜一病不起，老父先走了一步。

現在，賣自己也祇能落得個受盡奚落，還得受宵小之輩如此侮辱，唉，生得醜，眞得該墮入十八層地獄麼？

時已過午，人越來越少啦，死人還在床鋪上，她該怎麼辦？豁出去，不能啊！姑娘的淚似斷綫的珍珠，娘死得不幸，爹……正想着，眼前有人走來，不過，在她淚眼模糊下却看不分明，只聽個清亮的聲音：「姑娘，請起。」

她確一直跪在地下，她正想跪死了算了。現在，她那能起來，死的未葬，還有客店錢未付，她實在想不出個妥善的解決方法來，她能起來嗎？何況，已有一整天，她是水米不沾牙了啊。

「姑娘請起來說話。」

「發財的爺們，你們……就當買頭牛、買隻狗……你們積德積福，令小女子能葬父，小女子就算爲奴爲婢……」她咽住了，其實，她無從發洩，現在，可就發洩了！

「姑娘，一切均可商議，嗱！此地有白銀一錠，相信可以料理喪事了，妳看，天時不早，看來還要下雨啦，快些回去吧。」

那會有這樣的好事？看淸了，眼前是一個讀書相公，生得不太體面，可是出手不俗啊！這錠銀子不少，嗯！至少有十兩，依當時之物價計算，安排喪事綽綽有餘。

「相公，你……貴姓？」

「萍水相逢，各奔東西，何必提起，姑娘快去辦正經事吧！」說罷，他雙手一拱，飄然而去，向街那頭走了。姑娘呆呆的看着這位好心人的背影，又看見有不少人走來走去，她是頹然一聲長嘆，收起白紙，去了草標，她是得趕快料理自己老父的喪事了。

至於那位相公，根本沒將此事放在心中。因爲，他是別有要事得幹，祇是聽說有這樣個姑娘，旅途落難，而被逼賣身葬父，被那些人在耻笑，說着下流無耻的話，他心中萬分的不悅，心想：天下人良莠不全，竟至如斯可憐的地步，因此，他對鐵二爺那批人看了一眼，飄然下樓，特地來到了姑娘的面前，做了他自認爲應該做的事，然後離城而去。

不過，看來這相公是做了一件極大極大的錯事了。所謂地痞流氓，即是街面上混事的人，其實是天大的混蛋，他們沒有禮義廉耻，更沒有什麼良心、道德。他們率性而行，行的全是神憎鬼厭，自認爲有滋有味的事，可就奇怪，他們最要面子，他們可爲了面子而死。

可是他們決不會想一想，什麼是眞正的面子，相公仗義出手，在他們的眼中看來，却簡直是削了他們的面子。

給了醜姑娘十來兩銀子？這小子吃了豹子膽啦，哦，看來寒酸——祇不過吃個廿來文錢，其實袋中却有錢啊！好，這檔事是個好事，壞事可能變了好事，削了他們面子，但可以取去他小子的銀子，也不壞，這幾天的化銷由他開銷了，哈哈哈的狂笑聲中，這些街面上的「英雄」們可有了行動！

相公還未走出鎭頭，前面人影綽綽的有一大羣人出現了，看來，至少有十來個。相公心中一動，他嘆了口氣，該怎麼樣辦？殺還是留？相公的臉色突然一變，一陣極陰森的神色一現即逝。

他一個回頭，走回頭路了！

「慢走，慢走！」鐵二爺安如鐵開了口。

相公祇能停住了，安如鐵已率領了弟兄將他圍住了：「朋友，你貴姓啊！」這是老江湖的口脗，再說，也有些殘忍，就如貓兒抓了老鼠那樣，在牠自己的爪牙控制下，玩耍玩耍。

相公的臉上開始變了色：「小生與各位素未謀面。」

「什麼面？烟白麵，還是牛肉絲麵？小子，與我家二爺說話，小心點，別那麼孔老夫子似的，文縐縐的，咱們不喜歡。」

「對，說話客氣點，問你姓什麼，就說什麼。」

「你可知咱們二爺幹什麼的？衙門中有人，專門對付你們這種人。」

七嘴八舌，將個讀書的相公弄了個欲說難言，在他認爲，這些人是可惡，該死！

有人要他把包袱解下來，要檢查，又說什麼在昨天，他們的霍大老爺家中失了幾百兩銀子，懷疑他就是那個飛賊。

讀書相公不禁氣極而笑了，人，還有這樣無聊無賴的？這些人活在世上，又有什麼用處呢！

請他們到隱敝的地方，對，走！

那十來個可憐又可惡的小地痞，那裡想得到這個相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笑面煞星，江湖上有名的魔頭。

他本來不想處置這批人的，實在，這批人是自投羅網，不死不甘心，好，成全了他們！

來到了眞正的隱蔽所在——鎭外的角落，相公開始笑了，相公是動了殺機的笑，至於鐵二爺那批人，可是莫名其妙的笑……

「你們想死個痛快，還是死個零碎？」聲音是冷冷的。

鐵二爺他們是全嚇了一大跳，這個文縐縐的相公，你在說什麼？死！痛快！零碎！全是對不上頭啊！這種話應該由我說才對，不過，鐵二爺看了對方的眼睛，咦，不對了，他的心已涼透了。

眼前微微一花，呃！耳聞一聲慘號，他的好朋友，就是最善於說俏皮話的何二忠，不能再說話了，他看得出，此不是當面一抓——看來面皮已給他揭了一般，死了，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另一個兄弟——小朱，在草地上也拚命般地慘嚎……光棍都全有個光棍心，玲瓏剔透的，知道他說的什麼叫痛快，什麼叫零碎了。有人做了個榜樣，也示範了，看着辦吧！他們這些人，遲早得……

不行，他不能死，他首先跪了下來……世事千萬年如一日，人，對生死的處理，都是脫不了這個規範，越是强行霸道的，對人狠惡的，就越怕死，安如鐵——咱們的鐵二爺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當他在勢頭上，他那個狂法、狠法，令人吃驚，可是，一見形勢不對，他就是那麼個熊樣，隨時跪地求饒。

「大俠，大神仙，大菩薩，我是畜牲，我是螯蟲，我怎能髒你的手，我……」他說得多好聽，多可憐，與前判若兩人！

「我從不輕易出手，我也不輕易收手，說！」

說什麼？祇要不死，他們什麼也能說得出來，要他們死，他們能說什麼呢？看來這人是紅了眼，是殺開了，因此，他不會因你們不說而罷了手，祇見人影一晃，快如閃電，他們連聲也未出，也可以說，他們連叫聲也來不及哼出，就爲此公的絕滅神掌毀了。

然後，他看了看週圍的屍體，冷冷的笑了一聲，身形一動，他要走了，因爲，他有他的事。

* * *

醜姑娘已料理了老父的喪事，囊中羞澀，哭泣中，突聽有人在說，八曲山脚下的一個山背坳發現了十來條屍體，個個沒了臉皮，一時之間極難認準是誰，尚幸，他們是十來個人，一推敲，可就看出來了，是那批地痞——安如鐵這一批壞人。

死者全被揭下了臉皮，沒人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但是，醜姑娘可動了心。

深夜，有馬蹄聲急馳而來。

次日，有四個黃衣大漢出了鎮頭，四人一出鎮頭，立即有人嘀嘀咕咕，其中有位箍桶的老頭和一個補碗的瘦小漢子在低語：「這件事，那會驚動了戊土天王啊。」

「唉！戊土天王與他無關的事，決不多事，嗯！看來，江湖上又得掀起些風潮來了。」

「當今武林又有誰是戊土天王的對手？又有誰敢輕捋虎鬚？」

「祇怕孤臣孽子啊，老爹！」

「有理，有理，可是，戊土天王的對頭，十年前已死盡死絕了，再說，他可是個斬草除根、計劃週詳的人物，他會留下個禍災根？」

「也可能是人算不如天算吧，老爹！」

「你倆聖明，說得不錯！」一個黃衣漢子，站在兩人身前發話，兩人立即停止了談話，再看清楚，面前的漢子是個年才卅左右的英挺相公，雙眉高挑，兩眼神光閃爍，嘴角掛着一絲笑意，而這層笑意却令人有莫測之感。

「大爺，找我老頭子箍桶，還……」

「住口，綠竹先生，你瞞得過別人，你還能瞞得我堵大公子。」黃衣漢子原來是姓堵的。

「大爺，你別那麼消遣我這個老頭子啊！」

「叭叭叭」三聲鞭響，原來，堵大公子手中執着一根皮鞭，在說話間，他已擊出了三下，好個堵大公子，看來是隨隨便便的三下，却將個老頭子通身大穴封在這根皮鞭之下。

老頭子隨着鞭聲響，他已倒了下來，看來中了那人的鞭子，但是，堵大公子却是臉色微變，皮鞭一曲一折，就向老頭子頸部、背部點到，於此可見，堵大公子的鞭法實在是神乎其技。以如此軟的皮鞭，竟然可以變爲匕首、刀子似的，成爲點穴利器。

老頭子祇是被點了三點，便平白無故的，平平直直的躺着不動了。

老頭子死了，那個補碗的瘦小漢子可大哭大叫的竄了上去，抱住老頭子的屍身，號啕大哭。

「人，能這樣不講道理嗎？一個老頭兒，在此地已有廿來年了，各位，你們有不少人是叫他箍桶的，他……他與什麼人有仇？而這位大爺啊，你也不過是卅來歲吧，試問，你十歲時候，能與他結仇嗎？你……」

「住口，天狠釘……」

人可聚集了不少，這兩個人——至少那個老頭有不少人認識，他善於箍桶，而且，製造的木盆、馬桶又結實，又好用，逢到月份好，辦喜事的人家多了，老人便不分日夜的做，辦喜事的都少不得來訂造脚盆、馬桶，何況老人取價公道。

唉！給人打死了，這位少爺也眞不講道理。

現在，怎麼又要動手了？有人上前拉手扳脚的，要拉他打官司，與他講道理，堵大公子可變了臉色，他眞想打個爽快，突然，又來了一個黃衣老人，這個老人是黃衣鑲了白邊，一把按住了少爺道：「大公子，不能如此魯莽了。」

堵大公子總算是讓此公勸阻了。

又是賠罪，又是賠笑，當然，拿出了不少金銀，才算料理了此事，堵大公子是讓老人勸走了，人散了，祇剩下了個補碗的在哭，說什麼「有錢人，打死人也走得了，還有王法沒有，有王法沒有？」

不錯，打死人沒有人管，有王法沒有？不過，人家有名有姓，還有落脚地點，打官司不必尊駕你擔心，官府自然會去找他們。

當然，沙河鎮是個小地方，看那位大公子的聲勢氣派，一副有恃無恐的模樣，一個孤老頭兒，又沒個眞正的苦主，看來是窮不與富鬥啊，那就不至於有大事。

即使那個補碗的肯出頭，他又能想出些什麼好辦法，能夠棉紗線扳倒石牌樓嗎，有心人更不得不提醒他，一個弄不巧，連尊駕你也得死在一塊兒。

果正其然，讓人們估中了，當老頭子入了棺材埋了土，第二天，那個補碗的就死在老頭子的墳前，不過，有件奇怪的事，補碗的臉皮被揭，與鐵二爺他們死得一模一樣，而補碗的更慘，揭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他那身打扮，根本不敢認這屍身就是補碗的。

小小沙河鎮可熱鬧了，本來是去廬山必經之路的一個小集鎮，現在，可變成了鬼域兇鎮，有不少人可就繞道而過，說實在話，那能接二連三的死人啊！

何況，又出了件怪事，箍桶的老漢，死也死得不安寧，不知怎麼的，讓人扒了墳。老頭的屍骨可算是倒了霉，曝骨於荒野，誰都給弄了個莫名其妙，打劫陰司路、發鬼財的大叔們，無論如何不該照顧到那個老頭兒的啊！他沒錢、沒親人……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好陪葬。打開他的墳……眞是人生何世啊！

* * *

沙河鎮的西面，那裡有一座看來十分體面護院，佔地極廣，在莊院的左右兩邊，却有着幾戶人家看來是種田的。

因爲，大道兩旁全是極好的田畝，秋稻已長，水汪汪的一片，可又綠油油的，看着令人眼目一爽，這是那位農夫大大爺辛勤的傑作了。

四外靜悄悄，其實，時已深夜，正是好睡的時分，却來了一陣馬蹄聲，奇怪，四匹馬拱衛着一頂小轎，但是，抬轎的兩個人，却健步如飛，一些也不落在四隻脚畜牲之後。

本來，靜悄悄的莊院，宛如早有約定的，那扇緊閉的莊門，在馬蹄聲近時，門打開了，時間配合得正好，門開馬匹進，當最後的一匹馬進入莊門時，好像莊門裝了機關一般的，毫沒聲息的關上了。

門外靜悄悄，門內却是亂鬨鬨，可就奇怪了，當小轎進門，前門的兩馬正分開，小轎直奔上廳，於此可見此廳之大。

人聲突如刀割一般齊，轟然一響即停止了。只見大廳燈光如晝，轎簾掀開，衆人眼前如見閃電，如被雷震，個個大漢都低下了頭，祇聞得一聲叫，「師主大安！」四個字似旱天一個霹靂，一响即止。

轎中走出一個黃衫少女，此女年方十七八歲，可是生得實在太美，也實在太眩人耳目，髮如烏雲，眉如青黛，眼如點漆，鼻如瓊瑤，齒如編貝，總之，這份美，簡直有幾份仙氣，她微笑着：「各位，請起。」

「謝師主！」

「我那大哥呢？」

那個堵大公子出來了，滿面慚羞的道：「妹子，我沒面目見妳啊！」

「說了這句話就算了……」還是笑着說話，語氣也挺溫柔的，不想那個堵大公子，却如被蝎所螫那般，臉色大變，少女是不理公子，微一頷首：「謝先生，這件事你看如何？」

「這件事，老漢也是走錯了章法，大公子那是一時氣盛，而老漢走慢了一步。」

「爲什麼走慢了一步？」

「因爲盛老弟向我解說……」

「是嗎，盛香主，你在嚕囌些什麼？」

語氣並沒無變樣，奇怪的是，由人堆中走出的那個鐵塔也似的漢，却渾身抖顫的，跪在地上，「師主明鑒，屬下是報告山背坳的死人之事。」

「是誰所作？」

「聽說是個書生，聽說……」

「住口！」她在笑：「聽說，你這個盛香主，你是只吃不管事的吧？唉！也可能是你內寵太多了，該除去幾個了。」

「不！師主！」

隱隱然有女人的慘叫聲傳來，盛香主的臉色大變，半晌，他嘆了口氣，道：「師主，可憐可憐……」

「如果不是看在你平日對本門有功，我相信今夜，你的後房，已死盡死完了。」少女的說話，並不劍拔弩張，可是，盛香主已額頭見汗了。

「大哥，你說吧！你自己可有什麼打算？」

「妹子……妳……」

「我，奉命而來啊！」

「處置我？」

「你還不該被處置？」語氣冷靜得過了份，何況，她的臉上還帶着笑！

一條黃影飛起，突然黃光四射，幾聲慘叫，一陣混亂，而衆人睜眼看清時，祇見少女依然滿臉笑容，而那個堵大公子已跪在地上，渾身鮮血，瑟瑟亂抖，分明已出了手，更見了高低，不過，事情變化得太快了，天下間眞有這樣疾如鬼魅的手法？

其實他們後土門，講究的是厚實，尤其是本門子弟的對手，更是誰的功力强，誰佔勝，一絲一毫是取巧不得，又何況，堵大公子是她的哥哥，他有幾許斤兩，她是心知

肚明，當堵大公子希望敗中取勝，求取一條生路時，一出手，就是後土門宮中的狠毒暗器後土神雷，在暗器開路下，自己和身撲上，「神土壓」暗藏先天變幻式，希望將妹妹壓住——那想到眼前一花，依稀見到妹子的笑臉，左手一握成爪，一曲一彈，快也眞快，自己的后土神雷珠爲其一彈飛空而爆炸開，慘叫彈飛，分明有了教徒中雷，自己的「神土壓」已壓了個空，背後又是大力湧到，發覺不妙，想借勢墮地，四週之壓力，在一片黃雲催動下，束緊了，自己的先天變幻，由土生木祇有一半，已爲妹子的法力壓折了。

妹子深精易理，妹子更借得巽宮神經妙參，震天裂地玄訣，自己分明已爲其看似移影換形，其實，借力返壓之法，佔了先機，再不伏下，全身功力勢必爲其擊散，那時候，就變成了廢人，他伏下了，他全身仆地，可是，背後一涼，他心中也一涼，而全身開始顫抖了。

「你毀了我……」

「不至於如此絕情，祇不過令你三個月中，不得運功使氣而已！」還是笑瞇瞇，可是堵大公子却是冷汗直標了，他在這三個月中，又該如何？他自己明白啊！爲人剛狠孤僻，自恃己能，專門令人難堪……現在……他不禁抖着聲音叫道：「叫……我……如何回去。」

「謝先生護送你回去。」

「師主，老夫奉命……」老人還想說此次奉命辦之事，少女歡然一笑道：「我也是奉命而來，再說，謝先生，我哥所犯之事，你就不必擔負責任？我看不見得吧，還有盛香主的失誤，你是他的上司啊，你也不該負失察之罪吧？說句不好聽的話，本門之所以散漫，看來是人人有責，其實是上樑不正之罪啊！」

「這……」老人可說不出口了。

* * *

盧山，又名匡盧山，除了烟雲深鎖，有了句不見盧山眞面目的名句外，而在西北却有個避暑的好所在：牯嶺。

今晚有四匹馬護住一頂小轎，突入了牯嶺的迴雲館，那個地方，有一所道庵，借天際星光，依稀看得出：「玄帝祠」，而四匹馬、一頂轎就向玄帝祠來到，奇怪，他們來到了玄帝祠三里外，就放下了轎，騎馬的下了馬，四條人影飛掠，其疾如箭的向玄帝祠中投去。

玄帝祠死寂般的沉靜，即使有四個黑影投入，依然是靜、靜、靜……

小轎是平放着，兩個轎夫看來是輕鬆了些，坐了下來，垂下了頭，看來想打個瞌睡，因爲他們是

趕了不少路。

突然，四個人影飛來，向小轎低聲說道：「玄帝祠中已清理！」

「是嗎？」是個女子的口音。

「是！」突然，黃影現，一條黑影已莫名其妙的摔了出去，其餘三個已看出不妙，明明用手一揚，青光連爆，可是，兩個轎夫却在笑，笑得如此可怖：「師主，料事如神。」

「出手！」是那轎中人在命令，而「咯咯咯」聲中，那來這麼煩人的啞木聲？原來有幾縷光在轎簾上隨風擺動，映着星光抖顫着。

三條黑影看出不妙，希望掙脫重圍，不料，三個人却讓兩個轎夫圍了個密不通風，三個黑影連衝幾次，尤自無法掙得出去，而轎中人却在發話了：「你們看來是太乙青陽宮中人物，爲什麼假扮喬裝，意圖行刺？我不殺你們，連剛才那個中了我后土眞氣的，也可將其治好，不過，我要清楚明白，是誰安排你們擺了個如此陰毒的狡計？」

「我……是我，我們與妳有不共戴天之仇！」

「當然，沒有大仇，你們也不會如此出死力啊！我說過，我不殺你們，因爲，我的同伴在你們手中。」

「妳……妳不殺我們？你可會對付我……會毀我們少……會……總之，妳這個狠毒的婆娘，什麼事也做得出來。」

突然，在玄帝祠中傳來幾聲長嘯，轎中人却冷靜地說道：「聽，我的手下已脫了樊籠！」

三個人果然心中緊張，以致出手發招全有所疏漏，並且，幾乎爲兩個轎夫將他們的兵刃奪了過來。

「師主安好！」四個女人在叫。

三個黑影心中突然明白，原來，衛護這個最近在江湖上崛起的代后土門主持賞罰的刑法堂主，也是女的，唉，就因這麼一個疏忽而被識穿，致使一個大好機會落了空。

不錯，本來他們的計劃是可以成功的，他們借了苗疆的五雲散，又借到了太乙青陽宮的乙木鎖土鑽，就算師主是個三頭六臂，也會爲乙木鎖土鑽——他們土宮的木尅星中上幾下。據江湖上最近之傳言，這位少女簡直是比戊土老人更爲可怕的魔星，如果毀了她，那麼對付后土門，就比較容易。

那想到，查考不精確，訊息不明，自己爲其識破，落得如此的下場，不過奇怪的是，這四個女人中了苗疆五雲散，又怎樣會甦醒逃生的？現在，這三人那有時間胡思亂想？四個女人沒出來時，三人行刺便已出手失敗，現在這情勢能抵禦得了？現在自己的人是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窘促了，該怎辦？

其中一個比較明白，他首先一聲長笑道：「二弟、四弟，咱們是死定了，還打個屁！」

「不！我說過的話決不後悔，我不會殺你們，我也不會教手下難爲你們，以後，你們不來找我，我也不會找你們的！」

有這麼好的事？三個人面面相覷。轎中人又發了命令：「紫雲、白露，將另一個傷者扶來。」

立即有二女奉命唯謹的將那個首先被轎中人擊中的人扶來，突然，衆人眼前祇見幾縷青光射出，哼哼幾聲，三個人不禁驚叫，因爲，那幾支鎖土鑽已打在此人的穴道，半晌，他醒了，原來，那位轎中人是借了鎖土鑽撞開了自己的后土眞氣所封住的黑衣人。

「以木尅土，你們可看見了？祇有這樣才可解除我的后土眞氣。」

四人無話可說，三人扶着一個傷者，想走。

「且慢，你們還沒有說出誰教你們那個妙計的啊？」

這……四個人可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了，是的，他們受人指使，並且，他們早已毀了玄帝祠中的人，以便孤注一擲，那想到，男女之別，就這麼一個小小紕漏，就此全功盡廢，現在，人家說出的話兒現了，可……

「戊土主者，我四兄弟是妳放的，不是我們要你放的，可是，說出設計者，是妳一方面的想法，我們誰也沒答應過，對嗎？」

這倒不錯，他們是沒有一個答應過。

「我們自知功力不夠，學技不精，殺，你們盡管殺，不過，我們可不會說！」

「好！乾脆！」

兩個轎伕可不能忍了，他們以爲讓四個小子騙了師主，該死！不料，轎中有人說話了：「放他們走，人各有志，我們不強人所難。」

人人應聲，然後，馬蹄聲中他們走了，四外又恢復了平靜，宛如沒發生過什麼事一樣，祇有四個黑影，立在黑暗中，看着他們離開。

* * *

「噓哩哩」幾聲尖叫，在這夜半時分聽來，宛如鬼叫，不過，久走江湖的人，却已發現，有邪派人士在此經過，這四個黑衣人更是心頭一震，難道來個殺人滅口？

果然，一刹那之間，四周已人影綽綽的站滿了人，四人心中明白，人多了，祇不過是表示他們勢衆，並不代表他們的眞正實力所在。

「是那裡來的朋友，看中了咱

們雁蕩四義？」

原來他們四人有個名號雁蕩四義。那麼，四人的排名應該是：老大樂效艮、老二卜無非、老三陳仲義、老四金天城。

可是，那批突如其來的人，並不出聲回答四義的話，祇是冷冷的笑着，笑得如此不得人心，笑得如此的令人難以受落。

漸漸，這批怪人的步伐在動，在向中心擁擠，分明想擠死四人，或者，別有打算。

四義中的老三陳仲義，雖說是已讓師主療了傷，到底難以與好人相比，其他三人，不得不維護着他，但是，陳仲義何嘗不知，自己這個傷者，拖累了他們，再看目前的形勢，三人即使不理自己，也不知能否殺得出重圍，自己可別耽誤了三人，何不自己先死？讓三人斷了念，讓他們拚命殺出重圍！

正在此時，遠處傳來又尖又細的語聲：「鬼宮徒衆，立即退下，半途截劫，殺人滅口，其法不通。」

倒也奇怪，這些形如鬼魅，裝束奇特的怪人，果然爲這幾句話震住了，而且，稍一相顧，立即向四週散開，向濃陰山叢中散去。

雁蕩四義互相對看了一眼，然後，向聲音來處揖了一下，希望就此落場，不料，前面又傳來了語聲：「好自爲之，前途荊棘重重。」

這可奇了，前途，那來什麼荊棘，至少自己還借來了苗疆五雲散、太乙青陽宮中的乙木重物，當然必須歸還。至於其他，他們不能理會，也不可能理會，后土門下，他們看來並不如江湖傳說那麼蠻不講理，自己的好友滿門之死，一定有他致死的理由，自己四人，焉能報仇？誠如借給他們雙寶的人說過：「憑你們的本領、武功，根本就不是她的對手，螳臂擋車，不堪一擊……」是啊！果然不堪一擊，如果不是師主好心，自己四人，早已曝屍荒山了。

哈哈，人在江湖，難免死在江湖，誰能理會得其他？走！說走就走，四人向山脚下走去。他們必須去廬山的冲霄觀，見那個借寶人。

冲霄觀其實是有名無實的道觀，此觀建於何時沒人知道，或者該說，已無人知其來歷，那一年廢塌了，也沒人知，可以說：冲霄觀就如個不得人緣，沒交過運的人那樣，生無人識，死無人知的一個樣！

今天，却來了四個人——雁蕩四義，他們四處尋覓，又叫又嚷的，可是四週靜悄悄，並不因爲四人的來到而有什麼反應。

四人坐下，取出荷葉包、酒樽，一一放在天井中一方大石上，這方大石可能是香爐墊子，然後，四人挺誠心的作了四個揖，又取出了二個形如蟾蜍的匣子，還有一件青光閃閃的大木枝，稍停，四人離開了冲霄觀，看來四人與人有約在先。

四人走下了山坡，太陽也開始下了山，這兒似乎有股陰森之氣，漸漸的，在頹墻敗垣之間，閃出一個人影。

此人頭大如巴斗，一蓬亂髮猶如茅草，鼻孔朝天，濃眉環目，雙眼開闔之間碧光閃閃，此刻現身了，其實他早已在此，就是不現身出來，咦！此人看來生具個異相，頭大而身矮，手臂極長，因爲四肢之比例不均勻，走起路來有些搖搖擺擺。

他看來早已發覺四義放在石台上的東西，所以，搖搖擺擺的向石台上走去，老實不客氣的一手向那三脚蟾蜍抓去，不料，「叮」的一聲，欲抓蟾蜍的手臂，險些爲一塊小東西擊中，怪人不由環目圓睜綠光四射中桀桀厲笑：「是那一個敢來打擾祖師爺？」

「意圖攫取他人之物，老妖，你羞是不羞？」可就怪，四義在時沒有聲響，現在，看來挺熱鬧！

「那麼，此物是你的了？」怪人悻悻的問道。

「對，問得好！」又有一個人搭了腔。

「唉！」奇怪，在另一邊，又傳來了一聲又長又可憐的嘆息聲，此地，到底搞什麼鬼啊？

「鬼宮中的陰兵、鬼卒，出來吧！」還有人呢。不過，他是在招呼另一股人，什麼陰兵，鬼卒？啊！原來是在玄帝祠前的那一批人。看來，雁蕩四義一直爲人所盯住。

果然，四人莫名其妙的又回來了，不過，他們步履踉蹌，走得有些狼狽，當他們來到了老地方時，看見了那個大頭鬼怪人，而冲霄觀又已轉爲靜寂，除了多了個人！

「老前輩，你……」老二卜無非一時也眞不知該說什麼才對，因爲，江湖人全有個江湖反應，分明，這個怪人來意不善。可是，自己希望見到的借寶人却不見踪跡，說實在，兩件寶是苗疆一炁乙木眞君的重寶，輾轉借人，已是大悖情理之外，再來個不聞不問，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他沒有來，却來個蓬頭怪人。

四義可不會做出求於人，而不忠於人之事來。

老二發問之時，老大樂效艮正取下了二物在手，倒好，這一次可沒有人打下暗器來。

大頭怪人一聲怒嘯，別看他走起路來搖搖擺擺，但是這一竄、一

飛之勢，却是極猛、極快、極凌厲，看他是向東角的一片的槐樹上飛去，時值深秋，槐樹尚在濃蔭之際，可惜讓這個怪人的一竄之勁，就像捲起一陣猛風，沙沙的連枝帶葉，捲起了一大片，四人面面相覷。

雖然不知怪人的動機如何，可也便看出了此人之功力驚人，可是，驚的還在後頭呢，怪人見一擊不中，便借力使勁，一個大盤旋，一棵好好的樹，幾乎爲他弄了個枝盡葉散了。

「爲什麼？何苦呢？」

四義簡直驚了個目瞪口呆，原來四週全是人，冲霄觀一直有人，一直……哼哼，看來，他們也在找自己要找的人，在窺伺着這兩件法寶，現在，他們不得不想起了后土師主的話，「前途荊棘重重！」唉，那裡是荊棘重重啊！簡直是寸步難行。

當然，就因爲有這麼多人的窺伺，自己才能安然來到此地，否則，那能保證，不在半途中送了命？

反正是福不是禍，自己不能負人所托，四人心意相同，也不再理會冲霄觀中的一切，他們道聲請，四人奪門而走。

奇怪，就沒個人來追。

「好厲害的人物！」在四人走後的大半天，避靜處有人說了這一句話，現在，冲霄觀又轉爲寧靜了，因爲，這些人，個個得再盯住那雁蕩四義，希望不勞而獲，奪取兩件重寶。

說好厲害的人物的人，可能還在暗中，做他的黃雀。

可憐的四隻蟬又如何？他們可拿不定主意了，他們住在城中的惠來客棧，他們已不敢行動，他們也想不出落脚之處，雖然，明知常躲不是個辦法，可是，處於目前的情況下，他們又該怎麼樣做？

終於，在惠來客棧住了兩天，第三天，四人又是飄然而去，離開了廬山縣。看來，他們已有所決定，他們已再不會有甚麼擔心的，因此，一路上，十分逍遙，簡直是在遊山玩水，並不急匆匆，忙亂亂的。

當他們渡過鄱陽湖，希望向景德鎮進發時，在張家嶺，他們爲人盯上了。照道理，四人該擺脫了暗樁才是，可誰知他們怎麼搞的，有幾次，他們故意的向暗樁身上撞，看來，他們滿希望能讓盯他們的人扣緊，有幾次，他們簡直在等這些大爺。

有一次，他們四人施展了身法，一口氣走出了卅幾里地，可又等了把個時辰，又把那些盯梢的人等到了，然後，相互哈哈一笑，又走在一起，幾次，他們代兩個傢伙惠了酒賬！

不想，一過景德鎮，進入崌嶇山時，他們可就變得有些被動了，爲什麼？因爲，不時會發現死人，並且，死的人全是臉皮被掀！四人初時以爲是對頭示威，可有一次，給細心的卜無非看出了個破綻來。其中有個死人的左手是六指的，他記得清楚，那些暗樁中，有個是有六個手指的。

是誰出的手？四人不禁面面相覷。

今夜由於貪多走一程，放了個夜站，可就遇上了那些鬼宮的陰兵鬼卒。這一次，他們可肯說話，請他們一塊兒走，有些人想見見他！

四個人是早就打算有此一着，所以，毫不在意的，跟他們走，很大方，也不失身份。

山路崎嶇，東繞西走，四人不免心中暗歎，看來，四人的性命該到此告一段落啦。

這是個破祠堂，四週綠光閃爍，大概是鬼宮的排場，非得有些鬼氣是不配的，到此地步，他們毫不在意，常言道得好：「拚死無大害，討飯永不窮。」

「還不跪見玄陰宮中主者！」有人尖聲中叫道。

「那可不一定，咱們這腿是跪天、跪祖、跪師、跪父、跪長者，可不能跪沒來歷的人！」

好，乾脆有力，上首的左首那個麻衣人尖聲笑了，一團白影撲來，來得好快，好厲害，宛如奔馬，也如鬼魅，四人才待看清楚是來對付自己時，四人先後的膝關節，被强力陰勁所點，膝關節發軟，不跪也得跪了！

「這不是跪，這是蹲，豈不聞被逼之下是謂之蹲？」

也眞虧他想得出，不過，也可看出來，雁蕩四義在江湖上，雖然沒多大名頭，充其量只是二路貨色，可是，他們的不屈不撓的性格，眞比那些自命不凡者强硬得多，也可愛得多。

座中主者開口了道：「不必多言其他，拿出來！」

「什麼？」對，該問一問拿什麼出來。

「五雲散，鎖土鑽！」

「是尊駕你的？」

「該死！」一疊連聲的呼叫，並且，這聲音聽來如此的刺耳，如此的尖銳陰森，四人猶如被墮地獄，與鬼爲鄰，萬分難堪難受。

半晌，一聲尖嘯，然後「噗」的一聲，靜了，座上主者陰沉的道：「拿不拿出來？」

樂效艮是冷冷一笑道：「裝神弄鬼的，就是這一句話？那也好，太爺給你個明白答覆，搜！請你們

搜，搜得出，是你們的！」

「桀桀桀……」一陣鬼笑聲後，主者是一字一字的說道：「早知你們藏了起來，更知你們的老三陳仲義是擅長機關消息的，祖師爺明白你們心中事，我看，你們還是好好的交出來吧！」

「我會嗎？」

「來人！」主者吐出兩個字，立即有脚步雜沓聲，一會兒，有男女慘呼聲、孩子的嚎叫聲傳來，四義心頭一凜，果然，是四義家中人，他們讓這個鬼宮主押了來。

「說不說？不說，一個個殺！」

哈哈大笑聲中，四義是怒極而笑，異口同聲的說了一句：「殺吧！」

「你們不可憐他們？」

「是你不可憐他們。」樂效良是憤然的回答。

「你們爲了這兩件東西，不顧家庭親情。」

「我們無法可顧，誰叫咱們學技不精，又叫咱們背上了這人的對頭？」

「好！」鬼宮主者發了狠：「殺！」

「你敢！」

鬼宮所有的人衆，可爲這兩個平平無奇的字，亂了起來，四週詢問之聲發出。但是，他們是不止一個人影，鬼宮主者輕易不離開他的老巢，今次實實在在是貪寶心切，並且靜極思動，希望豎起他的鬼王旗。

那想到，一切佈置得週週到到，而今，竟然有人敢來從中搗亂，是誰？他倒要看看，是那一門，那一派的人，敢來與他作對。

他是偏偏想殺人立威！

不料，對頭在半空發話：「老鬼，你的寵姬在我手中，還有，你那三卷崑龍經，十八頁三魂七魄妙參，當然也少不了啊，你敢殺一人，我劃一指，撕一頁，你看如何？」

啊！鬼宮主者是凜然了，他不敢不信此君的話，你看，在對面照牆上，有個文士，一手執着的正是自己的寵姬陰如花，此君是誰？還有，他那會如此的清楚自己底細？並且，他怎會扣住了陰如花的？

「你……意欲何爲？」

「放走他們，以後，再也不準你找他們的麻煩。」

此人的聲調有些怪，但是，現在不是研究他的聲調如何，而是必須索還陰如花，還有自己的命根，崑龍經、魂魄妙參！

他祇能點點頭，取回兩寶是要緊，保護自己的鬼府秘笈重要，他命令門人解了四義穴道，本來的車輛現成，送給了四義，讓他帶了家人走，四義謝過了這個看來不太得人緣的恩公——此君的相貌不太俊！然後，看家人上車，走了，他們心中明白，以後，唉，以後隱居是福，再也不必多管閒事，因爲，事不關己，而强行出頭，這可是想要救人，反而累及己身。

但是，這兩件武林寶物又該如何？但願借寶人早些出現，唉！

四人走了，此地還在僵持着。

「該還人了！」

「好，我還給你，不過，老鬼頭，小心了，別讓紅粉骷髏把你害了！」

老鬼王還沒回過神來，一條黑影，向他面前投到，分明是此君將陰如花擲投而來，他還未發令，自己的左右雙勾魂已如兩縷輕烟，向那少年撲到，各展大鬼王十八拍，向少年左右擊到。

大鬼王十八拍是鬼王宮三大絕技之一，憑仗陰司眞炁爲主，而抖出十八種玄陰掌法，越打對頭越因爲這股陰風襲體而不自覺的中了玄陰眞炁之毒，雙勾魂又是合作多年，心意相通，一進一退，一扣一緊，全有默契，說實話，老鬼王也認爲他倆是穩操勝劵，何況，對頭又是如此的一個少年。

不料，事情大出意外，少年看來面目醜陋，不得人緣，出手更是令人心煩，雙勾魂的十八拍連發了三招，等於發了六招，勾魂手、亡魂爪、斷魂指、迷魂切、辣魂點……少年可是坐在牆頭，不知怎麼的，看來是自困自圍，祇守不攻，不想雙勾魂伏指侵入時，莫名其妙的各叫了一聲，一邊一個，倒翻在地，更可怖的是，兩人捧住面孔，翻騰滾跳的慘叫連連。

「是六陽天罡手？」老鬼王不禁叫了一聲，這個玄陰宮中的照命尅星，已有廿年不在江湖上出現的六陽天罡手，竟然在這個少年手中使了出來。

少年在一陣大笑聲中，沒入了黑暗之中。

「我們可眞是走了眼啊！」轎中人在說。

「師主，我們應該怎辦？」

「四義已有人跟踪，此人，我們必需追盯。」

「就這樣的盯下去？」四騎士中的一個在詢問。

「嗯！看一陣，唉，他也在保護着別人，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黃雀尚不知有人手執金弓銀彈在等着牠呢。」

半晌又道：「人，又何嘗不是忘了，脚下將陷入了個深潭中，誰是潭，誰是潭呢？」

於此可見，師主是個難得的人才啊！

師主與四騎士談話已告一段落，然後，在一個隱蔽僻處坐下，

於此更見師主的待人，並不是自命爲主者，更不是個奢侈之人，一樣的乾糧，一樣的飲料，祇不過，她與四騎士用一個壺，兩個男的轎夫合用一個。

在飲食的時候，他們可是平等，兄弟姊妹的相稱呼……不過，師主是如此的端重，如此的肅穆，別有一股懾人的氣概，在不知不覺流露出來。

現在師主正想着心事，突然，半空中飛來一隻鴿子，祇見那騎士之一，撮嘴一聲尖叫，見那隻鴿兒即時的打了個盤旋，飛了下來，那騎士的右手就在鴿子的頸間摸到了一個小小的黃金管子，才三寸長，已在她的手中，她也不再怠慢，將管子交給另一個騎士，從管中取出了那張形如蠶絲的薄紙來，突然，她的臉色大變。

師主已看出手下的神色，她立即起來湊過頭來一看，這張薄紙畫上了一個人頭，倒掛眉毛，沒眼沒鼻，口可極大，師主已看出，分明這隻鴿子已爲人半途攔截過，不過，她是個聰明人，她已看出來，掉包的人，可不是對自己有什麼惡意，而且，從這幅畫中看出別藏玄機。

「是誰？敢從中搞鬼？」

「你以爲如何？」

「是敵非友。」

「紫雪，妳看如何？」

「師主，妳是明知我們猜不到，也猜不準的，何必與我們打啞謎，要我們出醜呢？」那個較大的騎士，她看來在玄帝祠一役後，有些心灰意懶了！

「紫雪，不該如此的消沉，玄帝祠的失措，不是妳的錯失，五雲散實非一般人所能防得了，破得了的，如果我一個不小心，也不能倖免其害。這四個臭男子忘了自己的氣息，他們的氣息與妳們的大有分別，也可以說是我命不該絕，我眞怕他的乙木鎖土鑽會傷了我們！」

「好，不愧爲女諸葛，不文過飾非，能正視錯失。」

聲音才起，且在遠處，七人已按陣圖的形式站定了，前面是緩步來了一個少年，這個少年面目醜陋，但是，師主的眼光如電，已看出來人是個何等樣的人。

「這位姊姊，看來，妳一定是那個漂了？」

「不見得，也有可能，但漂是另有其人！」

姊姊——其餘六個人不禁心頭一凜，因爲，在當今武林道上，還有誰能比得過師主，而來人的年紀看來，與師主不相上下，她，有這好的功力？緊緩了自己的師主那麼多天。

別看四騎士、兩轎伕，他們可是眞正的后土宮中的佼佼者，當然，强將手下無弱兵，但是，要這兩男四女衷心佩服，除了戊土老人之外，就祇有師主一個。

現在來了個與師主年紀相差不多的少女，他們心中不忿了。

轎伕比較有修養，而紫雪、白露、秋霞、冷雲因爲在玄帝祠中的錯失，一直是心中有火，而窩着這把火已有了十來廿天，她們正想找個機會發洩，今天，可不甘等候命令，四人心意相通的四鋤並出，向那個所謂姊姊打去。

* * *

這是后土宮中的黃雲鋤，說鋤，不是鋤田用的粗笨大物，祇是具鋤形的精緻靈巧的兵刃，黃雲鋤按中央土宮，其實爲五的先天數而變化佈陣，說變化，外行人可能根本看不出來，因爲土性厚重，不輕易變，一變就地翻天覆，但是，百物土中生，生化之道，土生土埋，土長土藏，這是極玄妙之變，而妳又不得不承認它在變，黃雲鋤的鋤法就有變，不變，其實在是變的玄理在！

少年——其實是少女，被困在戊土眞訣中，但是，師主妙目有神，她一看少年的步法，心中大吃一驚，這是先天六陽功，不錯，戊土眞訣，可以將少年困住一時，她相信，決不能將此人困死，而且，由其臉含笑來說，她是會突破戊土中五陣法，四女說不定會有些傷亡。

她想阻止，可是，她也明白自己四個忠心的手下，她想自己來催動陣法，唉！與這個少女何仇何怨，自己的原意是找到那個設計者，此人是心腹大患，決不可就此放手，由於此人深諳自己戊土宮中的一切，而又隱藏身側，分分鐘可以爲其一手顛覆了后土宮，因此，她不阻止住她們出手。

四女已出手了，中五訣變化神藏訣，四鋤宛如四座黃山般，功炁已向少女中央壓去，師主暗道不好，她本想設法幫她解脫，少女却已是雙手合拱，背微駝，再看一看，師主越發吃驚，少女的雙手中指翹起，正是乾陽朝天，斂緊一陽玄勁的手法！

少女與自己年齡相差無幾，她從那裡學來這個妙參造化的神功？憑此雙指，已立不敗之地，如果此女不顧一切的出手，起碼有二人得敗在她的神指之下。

「不可出手！」師主抖顫的叫！

四騎士不由大吃一驚，從來沒聽見過師主如此的緊張過的，爲什麼？四女是對師主忠心一片，師父的命令，她們有一千萬個的不願，她們可也不敢違背，四鋤所挾之戊土宮眞炁是漸漸的放緩了，身

形漸漸的移動，這一次是向外圍散開。

師主透了口氣。

「多謝師主！」是少女在說話，又謙又誠懇。

「謝我些什麼？」還在笑，早就說過，她生性喜笑。

「如果師主仗四鋤之力，用巽宮翻天震地訣引動，我不敢想像後果。」

少女是毫不掩飾自己的擔心，事實也眞是如此，五人鬪一人，少女有天大的本領也難脫得了梢！

「姊姊太謙了。」

「事實如此。」

「姊姊，尊姓大名……」師主還想問下去，有關什麼其他師門淵源、學技經過等等。

少女却黯然嘆了口氣，道：「我幾乎爲小人所欺、所愚弄，我賣身葬父，沒有人要……我，唉！」她哭了，這是她一生最引以爲痛的事：「我眞想死，不料，那個簡相公，他仗義，我看得出，他並沒有什麼企圖，師主，人心肉做的，我能不管他嗎？我看出他要報仇，不想，却讓人越引越遠。」

「妳就是那位孝女？」師主到現在，就這句話，她沒有笑，看來，她可是眞動了心。事實上，她之所以出手重傷了胞兄，又殺了盛香主的內寵，就因爲恨他辦事不力，不，簡直是該殺！

她早已打聽清楚了，之所以不能賣自己，因爲，她是個不好看的，實在是太難看的女的，人多可卑鄙，人家爲求料理喪事啊！你們，憑什麼不能打發三兩五兩，十兩八兩。

盛香主爲個小妾，化了五百兩銀子，就不能化三五十兩，援助個落難女子，爲什麼？因爲她生得太醜，呸！他的心比鬼還醜。而今，想不到，少女是天罡門中唯一的傳人，唉！天罡門是個門規極爲嚴謹的門戶，他們決不能搶、劫、盜、竊……他們寧可自己餓死、凍死，他們……是個可尊敬的門戶。

再看看對方，果然不出所料，她穿的是破衣破裳，雖則扮了個男的，也是個寒酸的窮士。

「姊姊，如果嫌怠慢，請用些酒食。」師主是莫名其妙的對少女有極濃厚的親熱、尊敬之意。

少女聽了師主的邀請，本來，臉上有着羞赧爲難之色，稍停，她泰然的走了過來，接受了師主的邀請。

看來，她是餓得可憐，除了不飲酒外，她是將師主帶來的乾糧肉脯，吃了個一乾二淨，可是，師主眼中流下了淚，「姊姊，妳……這幾日，不！妳有多少日沒吃東西了？」師主心中實在是萬分的感動，她具有驕人的身手，她寧願挨餓，自己肯嗎？

「師主，我……還是三日前，在前村，新鎮的一個鄉下人家，討得一個包子。」

「妳，祇……是乞討爲生？」

「我也慣了。」好像是生來該挨餓的，做花子，也不見得是坍台的事情！

「姊姊，妳何不隨我一起去？」

「我是漂啊！師主，何況，我還得照顧那位簡相公，師主，我知道妳想找出那個危險人物，可是，師主，爲何不想想，爲什麼有人會反叛，會暗中對付你們？師主，爲人坦蕩，天地是我家，妳說是麼？」

師主忽然有所警覺，后土門，自己爲后土門做了些什麼？保持權勢，保持地位，嗯，其實，天地是吾家，那又該多好，說什麼后土、青陽！

不過，她頹然一聲長嘆息，唉，姊姊，我可是無法做得到如此坦蕩，因爲，人在江湖，對嗎？

「師主，用這鴿子傳送的方法，不成了！」

「我明白，是妳在提醒我，姊姊，你是邊塞大俠蒙神通的後人？」

少女——蒙靜一苦笑了，她對天看了一眼：「大俠，大俠，誰又會知道，他死於貧苦無依，他的女兒賣身葬父而無人要。」她走了，因爲，她已勸醒了堵思姿，她回走，當然，她更希望能找到簡相公，勸簡相公……江湖仇，冤冤相報何時了，不過，她摸了摸自己的面容，她眼中有淚，爲什麼？自己生就了這副容貌？如果自己是師主，那該多好，至少，也會讓人多看兩眼，也令人有所羨慕，可惜，自己是個醜八怪。

「此人是鬼抑或是野獸？」

「我看，該算是惡魔。」

有不少人在你猜我度，地下却橫七豎八躺了一地死人，而死人個個沒臉皮。其中有個高瘦的老漢，臉色十分之難看，半晌，他揚手示意，希望衆人再不要胡思亂說，他冷冷的看了衆人一眼：「你們該看見了，而最後，該輪到了我們……難道，我們能甘心情願，束手無策的讓此人活活的揭去了臉皮？你們全搖頭了？那麼，你們有什麼高見？」

「咱們該溜之乎也。」

「對，四哥說得對，走！」

「跑得了和尚，還能跑得了廟？並且，你們就不怕刑堂使者？」

「老大，你說該怎麼辦？」

「我……哼哼。」那老漢冷笑了一聲，道：「我能顧得了大家，就怕……大家顧不了我，再說，我六十在望，死了就死了，祇可惜你們。」

不錯，在場的人有那幾個是比老漢大的？

老漢又繼續說道：「你們還年輕，你們犯得着嗎？做墊刀頭，鋪了棺材底，犯得着嗎？其實，爲什麼該讓我們死？說穿了，爲了他們幾位高高在上的，他們得摸清底細，然後一舉成功，然後他們喝慶功酒，不，他們是喝了你我之血……」

老漢說的話可眞有點煽動性，將那些壯漢說得個個色變，眼睛發紅了，不過，沒半個人敢說出火爆話來，分明，心中個個有一肚子氣！

「老大，你倒說說看，該怎辦？」

「好吧，算我是亂語胡言，你們聽着，斟酌斟酌，死中求生，反！」

「反？」衆人大半有此意圖，可就不敢說出這個字來。現在，說出來了，倒好像去了塊心病，大家你眼望我眼，大家顯得很自然了。

「咱們……是死中求活，如果有人不願，咱不能硬拉人下水，可就不能洩漏風聲。」

當然，大伙兒的事，必須大伙兒一條心，人多可就難要求全體一致，老漢說的話也挺實在，不與大伙合心的，那儘管去，不過，不能洩漏秘密。

反叛，對國家來說是首逆大罪，對一門一派來說，何嘗不是一件大罪，那可不是玩的，老漢的顧慮是不錯的。

果然，有那麼三個人，要退出，他們的理由是：身受老幫主的大恩，而且，入門有二代，不能如此沒情義，還有，他們也不能壞了好朋友之事，他們甘願去等死，決不會走漏半點消息，他們走出了大門。

「你們能信得過小劉、小全、小仲的話嗎？」老漢陰惻惻的問着，分明，老漢是在提醒衆人，也在挑撥衆人，因爲，他犯的是極大的罪，他們現在已是馬行狹道，不能回頭，但是放走了三個活口，這不是三個人，而是三柄利刀，他們能放虎歸山？

也不必再有人催逼，幾條人影竄出，三人剛走出了大門，已爲人阻住了。三人不是呆瓜，互相一換眼神，苦笑道：「就不該知道得太多。」手中光亮一現，三人的兵刃出了手，有的刎頸，有的刺腹，自殺了。

幾個阻住的人一怔，其中有幾個人隱約聽得有一聲嘆氣，可是爲人哄叫聲打擾了，對啊！任是怎麼說，總是弟兄，想不到性子那麼烈，出手快，快得出乎人意外，而且，視死如歸，阻他三人的，全由心底泛出了個愧字來。

老漢走出來，看了個清楚明白，突然，他手起掌落，再補三人一人一掌，衆人却不明白，他與死人有什麼過不去，用得着費這麼大的勁？老漢却說：「小心不爲過。」衆人凜然，老人眞心細。

然後，他們再走入廳內，大家起了誓，大家結齊了心，老漢這才說出來：「咱們可是另有後台……」衆人這才明白，幫中早就有人挑撥，在惹事，在仗勢欺人，在……

這個殺手是他們有意引出來的，而教唆堵大公子找上綠竹，對付補碗的，何嘗不是如此？連雁門四義歸還重寶時的所遭所遇，中間也是有人在弄鬼。

此人是誰？

老漢冷冷的說道：「此時不宜宣佈，反正，以後咱們是同心協力，爲新主者效勞，有弟兄們的好處。」

然後是佈置、安排，要刑堂香主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更得引那個小丫頭與那個殺手見了面互相殘殺。如果此君能殺了她，便是大吉大利，不能殺，也得幫助他成功，后土主人目前祇是憑個小丫頭作得力助手，將小丫頭毀了，老人祇是一個紙糊的主者而已。

哄笑中，他們走出了這個后土門的分舵，然後沒入了黑暗處。

「你看如何？簡相公？」一個醜姑娘在問。

「姑娘，我該說什麼？想不到十兩銀子有這麼大的用處。」那個冷面相公說着感慨的話。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姑娘，我可是明白，其實，我早已知道，暗中有個人在庇護着我，有幾次，我早該被暗算了，鬼使神差的却讓我脫出危地，該是十兩銀子換來的造化吧！」

醜姑娘正色的對冷面相公道：「爲什麼一再提起十兩銀子？」

「如果沒有十兩銀子之事，你會幫助我這個蠻不講理的，殺人手法狠毒的人嗎？」

「我祇是在幫助你？不，我是在竭力撲滅江湖上一場腥風血雨而已，我爹生前不求名，不求利，因此，他落得窮困而死，死後無力殮葬。不過，他死得挺安心，因爲，他無負於良心，他並沒有仗祖師爺的技藝欺侮人，更沒有作個該殺卑鄙的江湖人。簡相公，不錯，十兩銀子是個不小數目，至少，它能令我父免得曝屍荒野，也免得我做了傻事。但我却發現了一件事，一個武林的大陰謀，我立即四處堵截，希望能化暴戾爲祥和，可惜我一個

人，無法顧得了全局。當然，死了的，也確有他們的死罪，但爲何總是你爭我殺？相公，我請求你，以後稍作留步。」

「姑娘，江湖上，就是你爭我殺，生死決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人家不會客氣，也不會憐憫，而我又何必假作好人？該殺的，我是不會手軟的！可是我又受了尊駕的好處，我……」他顯得萬分急躁：「我得受妳干涉、管束多久？妳說什麼后土門中不是沒有好人，又說后土門中有人意圖挑起一場血雨腥風，要我目光放遠，但是，他們殺了我的好友滿門……」

姑娘問清了一切。

簡照寧是七煞夜叉的唯一傳人，而簡照寧的好友谷田風却是江湖二流脚色，不過，谷田風却好打不平，又好出鋒頭，本來，簡照寧在場，有不少事可以將其阻住，可就在簡照寧送師歸西時，滯留了三個月，而三個月時間裡，谷田風與后土門就結下了仇！

也正巧，就在簡照寧拜別恩師遺蛻之後，返回家中之時，谷田風滿門被殺，死狀極慘，祇留下了谷田風的胞妹谷田君奄奄一息，簡照寧用盡本身眞力，也不過讓谷田君有氣無力的說出后土門出手之事，殺他滿家的是：戊土老人。

氣憤之餘，他來到了廬山，毀了一個分舵，卻不見戊土老人。沿途，更殺了不少自認爲后土門中人。

姑娘十分冷靜的說道：「是個陰謀，不過，這個陰謀也太殘忍了。」

谷田君不是個有功夫的人，可她爲甚麼會心脈未斷？她怎麼能等到簡照寧的返回？姑娘的分析是有根有據的，姑娘因此說：「不這樣作賤你心愛的人，你是不會怒發如狂的，你發怒了，神智就會爲怒火燒得發昏，令你祇有一個想法，報仇！也怪不得，你對我有了偏見。」

簡照寧如被冷水淋頭，姑娘是個精明的人，她說她是旁觀者清。姑不論如何，簡照寧確有些明白了，自己太莽撞，也太意氣用事了。這樣殺人，最後，可能會殺錯良民，形成遍地皆敵，仇還沒報，自己已是精疲力盡而死了。看來，姑娘說得有理，一個人，怎能面對整個武林？

但是——田君，他眼前又依稀看到了青梅竹馬的遊伴，她在笑，不過笑得凄涼悲哀。

「且慢！」姑娘忽然呼叱。

「好俊的功夫！」一個老人的讚佩聲。

眼前忽地勁風吹來，一條人影已撲向自己，不是自己的功力說提就提的話，眞正可以爲來人一招擊中，這是什麼人，這是什麼人出手？令人心煩神躁的，還有那來人不知用的是什麼傢伙，「叮叮叮」的尖銳金屬擊打之聲，令聽起來，眞是萬分不好受。

目光一緊，原來是一個市井人物打扮的矮小漢子，一手提個小鎚，一手提個小釘，一敲一打，「叮叮」作響，不過，此人的擊打是假，而招招式式，陰柔輕靈，迅疾舒展，根本是件兵刃，是個極厲害的對手，尚幸自己的七煞摧心滅魔掌，看來是至剛至猛的神招，不發時，自封己門，一發時，不可收拾，因爲如此，他才看清了漢子的出手。

幾招一過，簡照寧更是吃驚，尚幸出道時沒見過這樣個的好手，否則，眞可能打擊自己的銳氣，一直以爲自己得窺武林絕學的堂奧，能與自己眞交手的，寥寥無幾，而今一個醜姑娘，已令他大爲失色，再來一個，唉，市井小人，竟然也有這好的身手，他豈不愧死？

其實，他碰上的是聲譽甚隆的天狠釘淳于天窮，他是一個隱身小城小鎮的俠隱。

還有個更有來頭，那個老頭兒，綠竹先生，他的纏絲柔，堪稱百年來一絕，老人家輕易不出手，說實話，他是對手相差太遠不出手，所以堵大公子找上他時他裝佯，而今夜，他可與個醜姑娘鬥了個難分難解，分明，老人是對醜姑娘有了分尊敬心。

纏絲柔，那裡是絲，是柔，簡直是一股亂絲，一層又一層的纏住，老人的掌力，宛如天蠶吐絲般，纏啊！繞啊，如果稍差的對手，早已爲此公的掌力困了個密密實實，也可以說，如蛛網纏物般，纏了個結實。

不料，醜姑娘面目雖醜，她可是有內秀，身微曲，背微躬，雙掌平揖胸前，而左右雙手的中指突起。一指天，一指地，祇是微微的顫動。

老人明知醜姑娘深精六陽天罡掌法。總以爲一個小姑娘能有多純的功力？自己的天星身法，纏絲柔掌法，說什麼也會將個少女網住了，現在，老頭子有些心怯了，自己已連纏七圈，一般人早已手脚爲自己的湧現不斷的掌力功炁困了個跌翻，那會如此的安定如恒？再纏上幾個圈，看她如何？

這種纏絲柔掌法，驚人處是：掌力吐出的陰柔勁不易消耗，而且，後力可以再鼓蕩前勁，重困對手……但是，醜姑娘的六陽指、天罡步，却使這老頭說不上一句話來。

突然，老人醒悟了，他不禁頹

然一聲長嘆，唉，幾十歲的人，簡直是個老而不了，人家姑娘不正是給自己留餘地嘛，如果她要來個反攻，憑仗她的雙指牽引，一指便可以截斷絲勁，而另一指亦可以勾住勁的缺口，來個一帶一走，一纏一繞，自己馬上爲自己的陰勁所困，還是留有餘地的……又看了看醜姑娘，老頭子認輸了，幾十歲人，哼！倒綳在孩子手中！

突然，醜姑娘脚下晃了幾晃，老頭子看得清楚，假的！可是姑娘開了口，挺眞誠：「前輩……承讓。」

「妳這個醜娃子是那裡蹦出來的？」

「小女子姓蒙。」

「姓蒙？喂，天窮子，罷手了吧！」

那市井補碗的也停了手，而簡照寧可怔住了，因爲，此君在出手時，前進後退，處處門戶嚴謹，而一收手，說收就收，而收手後，又是個鬼樣，市井的小人模樣，他究竟是誰？

「什麼事啊老事非，出了什麼事？」

「老頭子砸鍋了，可是，她說姓蒙，你代我想想，幾時有姓蒙的忘八蛋？」

「不准辱我姓氏。」姑娘發火了。

「哈，好，有道理，姓蒙的，說實在的，我可是沒聽說過，至少，在最近的十來年中，我可沒有聽說過有個姓蒙的，妳倒代我想想。」

「邊塞大俠蒙神通，兩位可聽過？」一個清亮的聲音傳了過來。

「師主！」醜姑娘叫了一聲。

眾人祇見一個美絕天人的黃衣少女，向他們走來。

「妖女，看招。」一聲斷喝，簡照寧已向黃衣少女撲到了，尚幸醜姑娘從中一阻一攔，才算將簡照寧攔住：「簡相公，也得問個是非清楚啊。」

「老頭子叫胡是非，也可以說，根本無是非可講，妳這個小妖女。」

「老爺子，難道就不能想想是否后土門中有人嫁禍栽贜，挑撥是非？如果眞的是她在行凶，我們早已入了她的圈套了，我們還能脫出樊籠？」

對啊！后土門中人多勢眾，老頭子裝死避禍，就是怕他們地頭蛇兇過過江龍啊！

「姊姊，妳眞個是俠骨義膽，而且，妳更令小妹看清了形勢，簡先生……」

「妳……」簡照寧還想强嘴爭辯，但却讓師主截住了話頭：「我們全讓人玩弄了，剛才，姊姊的話是對的，小妹已經別有密訊傳入總壇，我爺爺是個明白人，別看他雖老，可是會聞言知意，相信他老人家會暗中查出此事的主使人。簡先生，我們不該濫殺無辜，其實江湖人誰又該濫殺無辜？」

師主說得萬分誠懇，她對簡照寧的好友之死，也萬分傷感，谷家滿門之死，根本就是死在那批滅絕人性，可又心懷叵測的人手上。

她不恨簡照寧的冷狠，被他殺死的，全是因那些惡人而進了鬼門關。而蒙靜一之難能可貴的是，在窮困挨餓之處境下，她仍走了不少路，搜集了不少事實眞相，花費了不少時間，才將全盤陰謀作了個詳細分析，她這才面對簡照寧說明了一切，爲什麼？爲了消弭一場腥風血雨於無形。

俠義道上，她才是個眞正的俠義道人物。

可是，她的父親死了，死而無能力下殮，她賣身，因爲醜而受盡屈辱，其實，她並不醜，她才是眞正的美人。

蒙靜一解開了簡、胡、淳于與后土門宮中的樑子。他們亦是江湖上的行俠仗義之輩，蒙靜一的話和分析，又加上堵思姿的坦誠，人們方明白了這是個陰謀，一個極大的陰謀，如果任由此人擺佈，那麼，得死多少無辜的人？

眞正的仇家是那個隱身幕後的人。

「師主！」

「不，姊姊，妳不可再叫我師主，小妹只是井底之蛙而已，妳所提出的辦法……」

「我祇是不想讓無辜者成了爭權奪利的犧牲品，我是希望妳辨清事非之後，妳該……放下權位，其實，爲了爭權、奪利，爲了……」

「小妹明白了。」

在贛浙交界處的山中，有一個后土分舵，是后土堂江西路的分舵主金毛虎雷起應的勢力點，他的黃虎山莊，建立在山中的瀝泉峪，今日，他們正靜坐等待消息。

一聲鴿叫，雷起應立即步出大廳，撮嘴一聲清嘯，那隻鴿子飛了下來，取了鴿子頸間的封文，他看了看，哈哈一笑，然後，叫齊心腹，有所吩咐。

第二天的夜晚，山路間有四坐騎，疾馳而來。一會兒，四騎士飛身入莊，黑沉沉的山莊，忽地火光亮起，又是幾聲尖叫，一頂小轎再不怠慢，向前急走，莊門打開，轎子近，莊門閉。

滿地是斷劍斷刀，暗器四散，分明此地經過一場大決鬥，走進去，方才看清，堂上地下不少死人，突然，師主一聲驚叫：「燈燭

有毒！」

四週的笑聲已起，而七個人不知怎麼一來，全是軟癱在地，雷起應是死人復活，立即有個人點了新蠟燭，吹熄了明的——那有毒的蠟燭，雷起應哈哈大笑，並且萬分得意的對師主大笑，笑得如此可惡、陰毒。

「想不到吧！師主，這是迷陽倒仙丸，哈哈哈……別如此的看住我，雖說我老了，可是還眞有點兒老興，何況，誰叫妳師主生得那麼美啊？哈哈哈……」

賊黨們在哄笑。不過，此時有人亦在天井中發射了旗火，而老賊繼續着他那老而不的言論：「反正，起碼有六個時辰，哈哈，待我前來……」忽地「不可！」一條高大身影投入，衆人一見來人，個個拜在地，但是，此人只是一疊聲地催着「快準備倒仙丸！」不想背後突感一痲，回頭一看，只見一個俏麗脫俗的臉容，他不由心戰膽驚地道：「師主……」

慘叫聲四起，眼前是人影翻飛，七個人指東打西，由於變化倉猝，雷起應這班人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如此的讓對方點住了死穴。

雷起應更苦，由於老而不死，由於淫心不退，他讓師主堵思姿連點三指，后土宮中的點穴，與一般江湖打穴，大異其趣，而雷起應可就受了個死活兩難，這一股戊土眞炁，又重又沉，一入人體，雷起應是再也坐不住，站不穩，可又無法倒地，人宛如入了個土堆中，口鼻間全是血腥味，想吐却又吐不出來，難受極了。

「小人……該死……師父……容情……」

堵思姿看也不看他，祇是對那個後來的幪面人道：「原來是你，九公公！」

那個被稱爲九公公的祇有抖顫的份，他是想破了腦袋，也不能明白，小姑娘那裡來的倒仙丸解藥，這是苗疆九毒中的著名神物之一，五雲散，倒仙丸，自己出盡了辦法，也不知費盡了多少心血，騙來了一二服，五雲散是因雁蕩四義的誤事，讓人破了，最近，小姑娘堵思姿可能已疑心到自己，他是不得不聯合手下，孤注一擲，免得夜長夢多，嗨，莫名其妙的失了功效。

一聲霹靂，塵烟四起，那個九公公突然覺得有人拖他走，對，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乘勢與來人突圍而出，他心中明白，是枕邊人來救自己了。

「師主，該怎辦？」

「有蒙姊姊在後，他們能跑得了嗎？」

紫雪等平下了氣看着那批叛徒，尤其是那個雷起應，眞看不出，他原來是個淫棍！不過，現在他口口聲聲願意將功折罪，願意供出所有的名單。

「要我多殺人來抵你一命？唉，可卑、可鄙，紫雪，代我燒了這座山莊。」

衆人驚叫了，他們可不願活活燒死的，一刀殺了，乾淨俐落，慢慢燒，這個滋味，師主，人可不是豬啊！求求你，高抬貴手。

師主是通情達理的，除了雷起應，這些下人徒衆，被點了死穴，三個月後，如果表現得好，延命一年，一年中再有表現者，可能免死，否則，三個月中，你們就自己準備後事吧。

火光起處，那個爲戊土眞氣困往的雷起應，在火光中乾嚎，不過，在場人個個清楚，他確是該死。

在山脚下，九公公無法再走了，雖然仗他本身功力，由於猝不及防，爲堵思姿點中了重穴，走了一陣，這股戊土玄炁是越來越牽制了自己的功力，他祇有喘氣的份兒，他是不能再走了。

「老伴，妳走吧！」

「我？我走到那裡去！」

「至少，妳還可以回玄冰峪。」

「你說什麼？哈哈哈，原來你已看出了我的眞來歷了？」

「我，唉！孽，是孽！」

「後悔了？」

「我會後悔？我是個輕易後悔的人嗎？唉！老伴，至少，這四十年，我活得很好、很美、很值得回味……老伴，你還是快走吧！」

「說實在話，我們走不了啦，黑水宮，水被尅於土，我已向師父發了個毒誓，我會倒翻戊土門，那會百密一疏，那會……」突然，那個老婦一聲哀叫：「堵百潯，你……」

「什麼？老堵來了？」

「是啊！」一聲凄然的笑聲，一個身穿黃袍的老人出現在九公公面前：「怪不得我兒子死得不明不白，怪不得我媳婦無論如何要我提早教孫兒女戊土秘訣，原來是拜你夫婦所賜，現在，一報還一報！」

「不，不！」焦九旋——那個九公公在狂叫：「老堵，念在你我兄弟一場，錯的是我，我一身抵債。」

「夠嗎？」

焦九旋聽老人陰惻惻的兩個字，他是想起來了，自己暗算了老人的二子一女，連兩個孫兒女也幾乎爲自己所毀。

「那麼，我也算一個。」

「妳算那一份，到今天我還不能知道妳的眞姓實名，老頭子佩服妳，妳是水母門下。沒想到祇留下一個，可就幾乎毀了后土門，厲害，眞夠厲害。」

「我說了，你放我子女一條生路。」

「爺爺，答應她。」堵思姿突然出現。

「九奶奶，說吧！我不會難爲焦七叔，二叔……」

「好，姑娘，妳那裡來的苗疆解藥？」

「是蒙大俠的後人，蒙姊姊給我的。」

一個醜丫頭在衆人面前出現了。突然，衆人的眼前依稀有一道光華從醜姑娘身上昇起，她便是那個俠女？

九奶奶是水母門下唯一一個侍女閔冰影，先天相尅，土能尅水，水母們是讓后土門中所滅，閔冰影却因出外未返，倖免於難，她是個堅忍的女子，她不惜以身相許，嫁與焦九旋，然後一步一步的實行她的陰謀。

這是一個令人驚心動魄的復仇壯擧。

「如果不是我，可能你們敗了，我累事了，哼哼，救了田鷄餓了蛇，死的人太多啊，爭權奪利，復仇，何苦要那麼多的人來陪葬！」

是呀，何必要那麼多的人陪葬。

簡照寧想起了好友谷田風一事，當然，還有谷田君的臨死哀怨。

「你們走吧！」堵思姿解開了焦九旋的穴道，她讓出了一條路，將焦家的人放走。在她以爲，解開了寃，也不必再記仇了。可是，閔冰影是個堅忍不拔的人，她不能嚥下這口氣，她還要孤注一擲，她將冰宮重寶——玄陰冰珠抖出了。

貼身收藏了四十年，今天，她是最後的一擊，哼嘩聲中，數點烏光閃閃的星光向在場人投到。

無人可以閃避得了，戊土老人可以憑仗他的后土盾阻擋，可惜，他沒有携帶在身，何況，來得如此突然，如此勁疾。

老人須要保護其他人，雖然他可以憑仗后土神炁打擊水珠，可是，極可能會誤傷其他人，老人不能這樣做，不想，一聲苦笑聲中，一條黑影起處，就如鬼魔跳舞，但是，師主却是看得清清楚楚，驚叫一聲：「姊姊！」

蒙靜一微微一笑，道：「何必又下這個毒手！」

閔冰影明白了蒙靜一語中的含意，事實是：她是想借玄陰冰珠的爆炸力，多殺幾個后土門下，至少，堵思姿與她的手下，甚或戊土老人堵百潯一個心亂神慌之下，也中下一二，玄陰冰珠一碰即散，一散即爆，一爆就不可收拾，那麼，他們在慌亂中，焉能出手反攻！

女性屬陰，陰性能忍也極不能忍，她要報仇，不到趕盡殺絕，她是絕不罷手！

那想到蒙靜一是用自己的肉體來承受了玄陰冰珠，爲什麼？

不希望再死人，死無辜的人！

現在，形勢已變，閔冰影的持以報仇的毒手已爲她所破！

犯了衆怒啊，尤其是綠竹先生胡是非，補碗的天狠釘淳于天窮，簡照寧等人及后土門下，可恨極了她！

堵思姿扶住了蒙靜一，她簡直是發了狂，她再也不能再讓焦家人濫殺……她要殺。

「不！堵家妹妹，讓他們走，而我，是該受她這份禮物，我壞了她的大事，她該是恨我的。」

「姊姊，爲什麼？爲什麼？」

「別再死人了，死得太多了。」

堵思姿將蒙靜一放在轎中，她扶住了這位心地善良而又可敬可佩的女俠。

走到天涯海角，也得將她治療痊癒，衆人全是這樣的想法，誰也不當她是個形如化子的醜姑娘，他們眼中有淚，他們心中的看法是：女俠，這才配稱之爲俠女！

（完）

上文提要：江俠儒尋找失踪的妻子途中，與秦晉將正被西山五虎欺侮的一年輕女子救了出來，不想那女子却又偷偷跑掉。在青溪鎭發生了人命案，男的是武當派七指道人，女的正是江俠儒要尋找的愛妻顧玉蓉，二人均似自殺。公孫豹着人通知柴丹，江俠儒與秦晉盡快趕到了命案現場，江俠儒見愛妻已死，他悲痛欲絕……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武林皇帝



揭眞相拂曉緝兇　查死因夜探究竟

公孫豹點頭道：「當然可以。」目光一轉，瞥向躺在敞椅上的江俠儒：「江兄那麼悲慟欲狂……見到亡妻時，萬一……」

柴丹忙道：「公孫兄請放心，柴某跟秦兄已說好，到了那裏，先將江兄的氣海、丹田等穴點了，令到他不能運功發勁，才解開他被點的暈睡穴，咱們再加以提防，便不怕他會幹出什麼傻事。」

公孫豹點頭道：「嗯，不失是個預防的好法子。待公孫某着兩個弟子抬江兄到那座宅院去。」

秦晉忙道：「半夜三更，不要勞動貴門下了，秦某背江兄去便成。」

公孫豹當然不肯失禮，由得秦晉一個人背江俠儒到那座宅院去，結果，還是由他的兩個弟子連人帶敞椅抬起來，跟他們往那座宅院走去。

* * *

柴、秦兩人察看了一遍房內的情景——主要辨認躺在地上的男屍是否武當七指道長，察看後，兩人都確定那是武當七指道人。

兩人雖然從未見過七指道人一面。但七指道人的特徵是左手缺了二指，右手缺去一根尾指，這個特徵，江湖上武林中沒有什麼人不知曉。如今眼前的死人既是道人，又跟七指道人的特徵一樣，身份跟特徵皆脗合，不是七指道人又是誰？相信天下間找不出一個既是道人，又具有那般特徵的人來。

本來，公孫豹打算將七指道人跟顧玉蓉盛殮入棺的，後來改變立意，覺得暫且不要移動屍體爲妙，待江俠儒與武當派的人趕到來看過之後，由他們作主料理兩具屍體。

他於吩咐梁日升、周日照兩個弟子趕去樊城耀武堂後，亦吩咐兩個弟子飛騎趕去西南四十里外的高阜鄉鎭，報知玉霄觀的主持泰虛道長。

玉霄觀泰虛道長及其弟子乃是武當一脈分支出來的，說起來，泰虛道長還是武當現任掌門人一陽道長的師叔，亦即是七指道人的師叔。憑泰虛道人的身份，該可作主料理七指道人的身後事。

分別察看過七指道人跟顧玉蓉的屍體後，秦晉終於明白，爲何江俠儒甘願背上「妻奴」的外號。

顧玉蓉雖然已死了有兩三個時辰，但仍然不減她的嬌媚艷麗容貌，難怪江俠儒對她那麼迷戀，對她千依百順，甘心爲奴爲婢。當然，還有他那種對女人視爲神明的心態，才會自甘「妻奴」之號，在妻子及「女人」面前全無一絲男子漢氣概。

令秦、柴、公孫三人大感意外的是，當秦晉解開江俠儒的昏睡穴，他看到妻子的屍體後，並沒有像聽聞妻子的死訊時那般悲慟、瘋狂。只是流着淚，摟抱着妻子的屍體，口裏喃喃自語，秦晉三人都聽不清楚他說些什麼，那樣子像是在哄一個孩子入睡。

看到江俠儒那種痴痴傻傻的樣子，秦、柴、公孫三人更加擔心——不知他那埋藏在深處的深沉悲哀，待發洩的時候，會幹出什麼事來。

柴丹跟秦晉婉轉安慰江俠儒，並勸他放下顧玉蓉的屍體，他却像聾了般，一點反應也沒有。

最後，秦晉不得不出言「恐嚇」：「江兄，你若再是這個樣子，咱們只好再點了你的昏睡穴！」

不及秦晉將話說完，江俠儒這次有反應了，兩道眉頭陡地聳動一下，凝定的眼珠稍微轉動一下，突然伸手抓住秦晉的手臂，像一個恐怕失去心愛之物的小孩般道：「秦兄，江某聽你的話，我放下她，一定放下她。她睡得好熟，她沒有死，我要在這裏陪着她，我不想她再離開我。你若不答應我，我不放下她。」

秦晉跟柴、公孫兩人交換一瞥眼色，點頭道：「江兄，只要你放下尊夫人，什麼也答應你。」

「什麼也不要，我只要在這裏陪着她。」江俠儒小心翼翼，像生怕會驚醒那死去的妻子，輕輕放回床上，輕輕呼出一口氣，兩眼定定地看着顧玉蓉的屍體，口裏又喃喃自語起來。

柴丹跟公孫豹兩人看着，都搖頭嘆氣。

世間上居然有如此痴情的人。

三人退出房間外面，柴丹道：「江兄那個樣子，眞叫人擔心，但願他不會幹出什麼傻事來。」

「柴兄、秦兄，任由江兄那樣呆在房內嗎？」

秦晉道：「公孫兄、柴堂主，兩位請回去歇息，秦某留下來看着江兄。」

柴丹道：「秦兄……」

秦晉搖手道：「柴堂主，不要緊的，不到兩個時辰天便亮了，兩位放心回去歇息吧，江兄不會有事的。」

公孫豹道：「秦兄，那勞煩你了。」

待公孫豹跟柴丹走後，秦晉拿了一張椅子坐在房門口，看着江俠儒。

江俠儒恍似老僧入定般，坐在床邊，不言不動，只是瞧着妻子的屍體。

秦晉在心裏嘆息一聲，若要選天下第一痴情愛妻漢，恐怕非他莫屬。

有一點教秦晉驚奇的是，對於倒在地上的七指道人的屍體，江俠儒始終沒有瞧看一眼，彷佛那處地上根本就沒有一具屍體。

說實話，秦晉倒希望江俠儒像聽聞妻子死訊時那樣慟哭狂叫，將心裏的悲痛宣洩出來，如今這個樣子，就像沉睡的火山那樣，一旦爆發，不敢想像。

幸好江俠儒一直像個木頭人那樣坐着，沒有什麼異動。秦晉坐得悶了，便到中院走走，不知不覺，雞啼鳴了。

雄鷄一唱天下白。

夜色雖然依舊深沉，可是，天快破曉了。

伸伸腰，不由得張口打個呵欠。呵欠還未打完，秦晉突然霍地站起來，目中精芒暴射，閃身掠到門外的一根簷柱下。

似乎有所察覺。

秦晉確實察覺到瓦面上有極輕微的異響聲發出。

憑他的經驗，他斷定不是貓兒發出的，極可能是人。

秦晉一直凝神靜聽，他又聽到一下輕微的碎細響聲在瓦簷上響起。

那刹間，他驀地像貓兒般從柱下疾縱出院中，往上掠起來。

一條人影夜貓子般蹲伏在瓦簷邊上，給冷不防往上拔起的秦晉嚇了一跳，身子一縱，往瓦脊上掠上去。

秦晉哪能讓夜行人溜走，口裏低叱一聲，手往瓦簷上一按，身形「呼」地一聲往上翻起來，凌空掠向那條往上縱掠的人影。

那條人影身形陡地一折，往右邊斜掠，恰好避開秦晉的掠行之勢。

秦晉口裏喝一聲：「那裏逃！」手一揚，發出一枚暗器——碎銀，銀光乍閃，激射向那條人影的身上。

這刹那，他從那條人影婀娜的身形，看出那人是個女子。

那條人影驀地往下一翻，貼着瓦面橫滾下去，避過那枚射向她的暗器。

那塊碎銀射出在瓦面上，發出啪的一聲脆響。

秦晉又發出一塊暗器——碎銀。

這一次，那條人影躲避不了，給秦晉射出的暗器擊中，發出一聲痛叫，身子直往下滾，滾出簷邊，往下墮跌。

秦晉立刻身形急墜，脚尖在瓦面上一點，沿着瓦面往前斜掠出簷邊，有如一隻雄鷹般往地上俯衝下去，「颼」地落在那個墮跌地上正自掙扎起來的人影身前，出手疾抓向對方的肩頭。

剛掙扎站起的人影口裏驚呼一

聲——絕對是女子聲音，身子偏歪，避過秦晉那一抓，但却站不穩跌倒下去。

秦晉一抓落空，飛脚踢向那跌倒下去的人影。

那一脚好快。

那人影避不過秦晉那一脚。

可是，秦晉却突然硬生生收回踢出的左脚，口裏驚「咦！」一聲：「姑娘，是妳？」

剎那間，由於他跟那人影正面相對，天色雖然黑暗，他依然一眼便看清楚那人的樣貌，認出那人確是一個女子——他昨天曾救回客棧的那個女子。

那個女子也張口失聲說道：「秦大俠！」

秦晉並沒有因那女子就是救回客棧不辭而別的女子而放鬆成備。「姑娘，偷偷摸摸到這裏幹嗎？」兩道烱烱目光一直注視着那女子。

那女子顯然受了傷，邊掙扎着站起來，邊忍痛道：「妾身聽說這裏死了人，情形跟妾身亡夫之死頗相似，所以夤夜來看個究竟，想不到驚動了秦大俠，以至教秦大俠誤會了。」

「尊夫是誰？」秦晉問。

「程朗生。」那女子含悲道。

秦晉眉梢一揚，失聲道：「紅日莊少莊主程朗生？」

那女子點點頭。

「程夫人，尊夫年少英雄，武功高强，深得程老莊主眞傳，怎會英年早逝？」秦晉心裏甚感可惜。

原來程朗生是紅日莊老莊主程逸川的獨子。程逸川以七十二招破陣刀法馳名江湖武林，在武林中名頭響亮，程朗生雖然未到三十年紀，已得其父眞傳，只是稍欠火候而已。不少武林高手都稱許他在刀法上的造詣，預言將來必定青出於藍，發揚光大破陣刀法。

想不到一個大有作爲的年輕人，居然死了，眞正可惜！

那女子——程夫人含悲道：「他是自感慚愧，無面目見其父及妾身，更無面目面對江湖同道，自殺身亡……」

「因何出此下策？」秦晉倒是沒有聽聞程朗生自殺身亡一事。

一直以來，他都很想找程朗生比試一下刀法，跟他交個朋友，如今再無機會了。

程夫人終於流下淚來，「妾身跟家翁至今也不相信，亡夫會跟那個在江湖上聲名狼藉的淫賤女子在一起……」

「程夫人說的淫賤女人，可是江湖上人稱人盡可夫的花嬌美？」

「嗯！」程夫人咬着牙怒憤地點點頭。「先夫赤條條死在那淫賤女人的身旁，那女人也一絲不掛地倒在床上，服毒自盡的，亡夫則是自碎天靈。從當時的情形看，誰也認爲，亡夫是因跟那賤女人幹了那種醜事，愧悔之下，感到面目無光，因而自殺身亡。

可是，妾身跟家翁後來細想之下，覺得亡夫不可能會做出那種有損德行的下流事，特別是跟那個人盡可夫的花嬌美。一直以來，亡夫跟妾身感情甚篤，恩愛異常，從不拈花惹草。實在難以想像，亡夫怎會跟那淫賤女人在一起？

「妾身不甘心亡夫背上汚名，發誓要查出眞相，還亡夫一個清白，於是四出追查，可惜一直毫無頭緒，直至旬日之前，聽聞『妻奴』江俠儒之妻跟耀武堂副堂主胡亮之跑了，沒來由地心裏興起一個念頭，或許此事跟亡夫自殺那件有關連。反正一點頭緒也沒有，何不到樊城來走走，說不定有所發現。正如俗語有所言之『死馬當作活馬醫』。來到樊城，便聽聞胡亮之給人刺殺，江夫人失了踪，內中定有蹺蹊，昨日妾身無意中打聽到，有一個像是江夫人的女子跟一個女子坐馬車往青溪鎭那個方向走去，妾身打算追下去，那想到却遇上西山五虎……」

「妳爲何不辭而別？又不將發現江夫人行踪的事告知江兄？」秦晉問。

程夫人道：「妾身根本不認識你和江大俠，焉知兩位是假是眞，是何居心，家翁在妾身離莊出外追查前，一再叮囑妾身：凡事小心，江湖險惡，人心難測，絕不要輕易相信別人，要妾身逢人只說三分話。妾身一直緊記在心，爲免給你們留下來養傷，妾身只好不辭而別。」

聽完程夫人的一番話，秦晉頓釋心頭之疑。「程夫人，剛才因不知妳是何許人，得罪之處，還請不要見怪。」

程夫人皺皺眉頭，忍痛道：「秦大俠身手高明。在樊城相救之恩還未致謝，這次又是妾身不對，不該偷偷摸摸潛進來，得秦大俠不見怪，那裏還敢怨怪秦大俠。」話未說完，忍不住地痛叫一聲。

秦晉忙道：「程夫人，適才給秦某的暗器傷了那裏？」

程夫人痛苦地道：「傷了……左腰側……」

秦晉心裏內疚。「程夫人，秦某扶妳到房門口那張椅子坐下來，傷了妳，對不起。」

程夫人點點頭，秦晉便扶她走到房間門前那張椅子前，一眼看到房內的江俠儒伏在顧玉蓉的屍體上，起先還不在意，以爲江俠儒不過是忍不住對妻子的愛戀不捨之情，因而又伏下去摟抱住妻子的屍

體(伏在妻子屍體上的江俠儒確是張臂摟着屍體)，再看一眼，感到有點不對——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看上去恍似僵硬的木頭人，莫非他因悲傷過度，暈厥過去，倒要看看他怎麼了。於是扶程夫人坐下來。「程夫人請稍坐一會，待秦某過去看看江兄怎麼了！」匆匆走入屋裏。

走到床前，秦晉邊伸手碰一下江俠儒的肩頭，邊道：「江兄，怎麼了？快起來，你這樣會吸了死人的屍氣，對身體不好啊！」

江俠儒毫無反應。

秦晉頓感不妙，立刻一把將他拉扯起來，看到江俠儒的心胸要害上插着一支金簪——幾乎全沒入，嘴角溢血。秦晉禁不住驚叫出聲。

——他做夢也料不到，江俠儒會用同一種方法——以妻子刺入心胸的金簪自刺心胸要害身亡！

太意外了。

門外椅上的程夫人聽到秦晉的驚呼聲，急忙忍痛站起來，蹣跚往房裏走。「秦大俠，發生了什麼事？」當她看到江俠儒心胸要害處插着一支金簪，嘴角淌血的死相時，驚詫得張口尖叫，幸好她立刻用手掩住嘴巴，才沒有叫出聲來。

「江兄……死了？」秦晉心情沉重地說，心裏却有疑問。

江俠儒怎會一聲不吭便自殺？

他就算立心要跟妻子作「連理枝」，怎也不會無聲無息便自行了斷，以他對妻子的痴愛，怎會讓妻子白死，不替妻子討還公道？

程夫人吸口氣，强自鎭定。「秦大俠，那就是江大俠的夫人？」

秦晉點點頭。「程夫人，可否留在這裏看着？待秦某趕去找柴堂主及公孫兄到來？」

程夫人猶豫一下，點頭道：「秦大俠快去快回。」說時禁不住打個寒顫——屋內有三個死人，怎不教她心驚膽跳。

秦晉點點頭，立刻往外走，程夫人忽然說道：「秦大俠，地上躺着的道長是何許人？」

秦晉止步轉頭，看一眼倒在地上的七指道人，說道：「武當派掌門一陽道長的師弟七指道人。」

程夫人驚詫得差點又張口叫起來。「七指道人？」

秦晉點點頭。轉回頭，急急走出房外，身形一縱，也不走前門，從中院的圍牆上掠出去，一溜烟般趕去公孫豹的「教場」。

* * *

柴丹跟公孫豹從床上被叫起來，聽聞江俠儒死了，都吃一驚，幾乎不相信那是眞的，急急穿上衣服到演武廳去見秦晉。柴丹忍不住再問秦晉：「秦兄，可是眞的？」

秦晉沉重地點點頭。接着把發現江俠儒「自殺」的情形向柴、公孫兩人敍述一遍。

柴丹聽完後，嘆息道：「江兄怎麼做出這種儍事來？他這樣跟他妻子去了，又怎樣？豈不是便宜了武當派那些牛鼻子？他實在太儍了。」

公孫豹也嘆息道：「他那個樣子，公孫某早已擔心他會幹出儍事來，料不到他果然幹出這種儍事來。」

秦晉自責道：「要不是秦某一時大意疏忽，留下他一個人，江兄就不會……」

柴丹擺手道：「秦兄，那根本與你無關，不用自責內疚，江兄要死，誰也阻止不了，難道能夠一輩子看着他嗎？」

公孫豹道：「不要說了，快趕去那裏看看，留下程逸川前輩的媳婦在那裏，恐怕不大妙，萬一有什麼事再發生……」

秦晉不等公孫豹說完，拔脚便往外跑。

三人趕到那座宅院，看到程夫人安然坐在房門口前的椅子上，都鬆口大氣。

程夫人看到秦晉三人，顯得很高興。「秦大俠，你們來了。」

秦晉向程夫人介紹了柴丹、公孫豹兩人認識。柴丹、公孫兩人顧不了跟程夫人寒暄，立刻走入房內，察看死去的江俠儒。

柴丹看過死去的江俠儒後，對秦晉道：「秦兄，在你發現江兄身亡前，一點動靜也沒有？」

秦晉搖搖頭。「之前，房內確是一點動靜也沒有。要不，秦晉不會驚覺不到。」

依然坐在椅上的程夫人接口道：「妾身當時跟秦大俠在瓦面上追逐，前後不到半刻時分，房內確是沒有任何動靜。」

公孫豹目光在房內四下掃視。「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不可能有人潛入房內殺死江兄。秦兄，你在路上所說的疑點雖則有道理，但却並不足以令到咱們認爲江兄的死，是他人所爲。」

原來秦晉在趕來的路上，已對公孫、柴兩人說出他心裏所疑。

柴丹却道：「公孫兄，江兄死後，房內雖則沒有任何異樣，但不表示江兄之死沒有可疑之處。柴某覺得，秦兄所疑甚有道理。江兄縱使要跟他妻子共赴黃泉，總不會在事前毫無徵兆，亦不會不替妻子討還一個公道便自殺身亡，憑他對愛妻情深這一點，柴某便不相信他會不理會他妻子跟七指道人……死在這個房間內的因由，除非他甘願讓妻子背着汚名長埋地下。不過，柴某相信，除了烏龜王八蛋，沒有一個男人會吞得下那口烏氣，死後還

給人指點笑罵！」

公孫豹脫口說道：「公孫某便吞不下那口死後也蒙羞的鳥氣！」

程夫人插口道：「秦大俠、柴堂主、公孫大俠，先夫之死，跟江夫人及七指道長之死情形一模一樣，都是因幹了叫他們無面目見人的苟且之事而羞愧自殺身亡！太巧合了，妾身不相信江湖上發生的一連串有名頭的人物，因幹了見不得人的醜事而全都自殺身亡，三位難道不覺得其中有不合情理之處？」

「對！」柴丹一拍胸袋。「太合情理便是不合情理！怎麼以前想不到這一點？恐怕江湖上武林中沒有多少人想到這一點，要不，怎會不見那些因男女的醜事而自殺的親友師長加以追究？」

一頓，又道：「或許有人心生疑念，苦於無從追查，所以藏在心裏不說出來。還是程少夫人有恆心毅力，獨自四出追查，教人佩服。」

秦晉聽柴丹稱程夫人爲程少夫人，才頓覺自己以前稱呼錯了，因爲程朗生雖身亡，但他父親紅日莊主程逸川仍在，若稱呼程朗生的未亡人作夫人，很容易教人誤會她是程逸川的妻子，加一個「少」字才恰當。

「柴兄跟程少夫人所言甚是，回想起年來每一件發生的男女自殺醜事，確實叫人越想越覺不合情理。就拿程少莊主那回事來說吧，花嬌美是江湖上人盡皆知的淫賤婦人。一個人盡可夫的淫婦，試問又怎會爲了跟程少莊主……而自殺？像她那種人，根本沒有羞恥之心，怕什麼人笑罵？是不是？」秦晉看着柴丹和公孫豹。

聽秦晉說起亡夫，程少夫人心裏一陣難過。

其實，她姓林，名雲蝶，父親名林中鶴，外號一飛衝天，在武林中亦是個有名頭的人物。

「對呀！就像發生在半年前那回事，素女劍忘情師太凌素茹因給黑道魔頭穿腸爪迷姦了，羞憤之下，一怒將金蛟殺了，還說得過去，但像花嬌美之死，便很難教人相信她會自殺。」柴丹道。

公孫豹道：「柴兄、秦兄，公孫某越聽越覺兩位言之有理，那一連串的事件確實教人不大相信沒有關連！」

程少夫人林雲蝶忽然內疚道：「三位，妾身若不是恰在那時時候潛到瓦面上，給秦大俠發覺，令到他離開房間，江大俠便不會死——無論他是被殺或是自殺，妾身自覺恩將仇報，對不起江大俠。」

秦晉忙道：「程少夫人千萬別那樣想，江兄之死，根本與妳無關。古人有云：生死由命。如果江兄要死的話，無論如何趨吉避兇，他一樣會死。人死不能復生，咱們別往牛角尖鑽，還是集中精神，找出其中的破綻，弄個眞相大白！」

一頓，又道：「咱們何不看看江兄夫婦跟七指道長的身上除了那處致命傷外，是否還有別的傷痕。」

柴丹又一拍胸袋。「是呀，柴某怎麼想不到。說不定江夫人跟七指道長是給人先下手殺死或是制住，然後將兩人弄成自殺的樣子！」

「那咱們還不快快查看七指道人跟江兄的屍體？」公孫豹邊說邊走向倒在地上的七指道人屍體。「至於江夫人的屍體，那就要勞煩程少夫人了。」

林雲蝶道：「妾身定會細心查看江夫人的屍體。」

秦晉跟柴丹待林雲蝶離開房間門口走到院中，才跟柴丹將江俠儒身上的衣衫脫掉，仔細察看他全身上下可有傷痕。

公孫豹則揭開七指道人屍體上蓋着的道袍，查察起來。

江俠儒全身上下除了胸前心臟要害處插着金簪的致命傷口外，沒有別的傷痕。

柴丹有點失望，對秦晉道：「秦兄，咱們會不會猜錯了？」

秦晉指指江俠儒的頭，說道：「柴堂主，別這麼快便動搖信心，查看過江兄的胸袋，說不定會有發現。」

柴丹不再說話，跟秦晉仔細地撥開江俠儒的髮髻，查看起來。

「秦兄，看看！江兄的後腦上有掌擊的痕跡！」柴丹指着江俠儒的後腦勺，興奮地叫起來。

秦晉聞言，忙放下撥開江俠儒耳後的一撮頭髮，湊到柴丹手指着的江俠儒後腦勺，定眼細看之下，看到江俠儒的後腦勺髮根頭皮上，有一塊紫黑的痕跡。

那塊紫黑痕跡約有巴掌大小，秦、柴兩人都看出，那是被人一掌擊下去留下的掌印。

那是被一個練成歹毒掌功的人擊下去，才會留下的掌印。

秦、柴兩人若不是細心地撥開江俠儒的頭髮察看，絕對發覺不到。要是粗心大意查看，也一樣發現不到。

「柴堂主，江兄絕對是給人在後腦勺上冷不防擊了一掌，登時身亡或是暈死過去，再給人拔出江夫人心胸上的金簪，插入江兄的心胸要害上，弄成江兄殉情自殺的樣子，幸好咱們終於發現了破綻，否則，始終解不了心中所疑。」

在牆下地上仔細地察看七指道人全身的公孫豹，似乎聽不到秦、

兩人的低聲驚叫，正自全神貫注地從七指道人那撥開頭髮的天靈穴上，慢慢地抽出一支色呈暗紅的尖針來。

「找到了！」公孫豹吐氣開聲，目中精芒閃射，舉起那支尖針。

那支尖針細小如綫，約三寸長短，通體暗紅，針頭却暗黑，插入頭皮中，跟髮根混在一起，很難給人發覺，起了魚目混珠的作用。

公孫豹居然從黑麻麻的頭皮髮根中發現那支尖針，倒夠細心。看他那威猛的相貌，任誰也想不到，他是個精細的人。

柴、秦兩人聞聲忙轉頭往公孫豹那邊瞧去，看到他手上拈着一根暗紅色的尖針，既驚且喜(該說興奮)。「公孫兄，你找到七指道長天靈穴上插着一支尖針，咱們也發現江兄的後腦勺上，有一個紫黑色的掌印。」柴丹壓抑着心裏的興奮，總算沒有高聲大叫。

「公孫兄、柴堂主，認出那支尖針是何暗器嗎？」秦晉直瞧着公孫豹手上拈着的那支尖針。

公孫豹搖搖頭。「江湖上以針作暗器的，名稱和種類不少，有梅花針、綉花針、黃蜂針、天絕針，還有五絕針，一時間也記不起那麼多。但公孫某最肯定，這支尖針絕不是那些『針』的其中一種。公孫某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通體暗紅的細小尖針，不知它叫什麼名堂。」

柴丹也搖搖頭。「秦兄一向在江湖上到處闖蕩，見多識廣，難道也認不出那支尖針叫什麼名堂？」

秦晉苦笑搖頭。「秦某要是認得出，便不會問兩位了。」

柴丹忽然目光一閃，疾聲道：「有一個人大概會認出公孫兄手上的尖針叫什麼名堂。」

「誰？」公孫豹跟秦晉幾乎是異口同聲問。

「就是玉霄觀的泰虛道長前輩。」柴丹道：「以泰虛前輩的年紀跟見識，該會見識過公孫兄手上的尖針。」

「秦大俠、柴大俠、公孫大俠，三位可是有發現？」窗外忽然響起林雲蝶的聲音。

柴、秦、公孫三人幾乎是同時道：「是呀！」叫聲出口，恐防林雲蝶興奮之餘，馬上走進來，三人急急動手替兩個死人——江俠儒與七指道長——穿回衣服及蓋上道袍。

幸好林雲蝶脚上受了傷，加上腰側又挨了秦晉的暗器，拐着脚歪着腰，走不快，她一脚走入房內，秦晉三人剛好替江俠儒和七指道人的屍體穿回衣服及蓋上道袍。

不等林雲蝶發問，秦晉三人已將發現對她說出來。林雲蝶看過公孫豹手上的尖針，江俠儒後胸勺上的掌印，喜道：「兩個發現，足以証實七指道長跟江大俠死前，經已着了別人暗算，咱們終於發現了破綻，妾身相信江夫人身上也會有發現，三位請到房外去透口氣，待妾身檢查一下江夫人的全身上下。」

秦晉、柴丹、公孫豹三人立刻走出房外。

大約一頓飯工夫，林雲蝶終於從房裏走出來，手上拈着一支跟公孫豹從七指道人身上找出來的一模一樣的尖針。「三位，找到了。」

三人趨到林雲蝶跟前，邊細看她手上拈着的那根尖針，邊向她詢問：「程少夫人，在江夫人身上那個地方找到？」

林雲蝶忽然變得窘羞起來，「從江夫人……胸脯……找到的。」

柴丹快口快舌道：「胸脯那個地方？」

林雲蝶一副難於啟齒的樣子。「總之……是在江夫人……胸脯上找到。」

秦晉從林雲蝶的神態，猜到她難爲情的原因，附到她耳邊，悄聲說了一句話。林雲蝶難爲情地點點頭。

秦晉於是將柴、公孫兩人拉到一邊，低聲對兩人道：「程少夫人說，是從江夫人的左乳頭上找到的，她不好意思說出來。」

柴丹跟公孫豹一副意料不到的樣子。「好陰毒，將那支尖針插入那個地方，有誰會想到，稍不留意，便會發覺不到。」柴丹一臉不恥之色。

「如今事情已明顯了，有人暗地裏在七指道長和江夫人的身上做了手脚，於是弄出因羞愧悔恨而自殺身亡的假象。」秦晉道。

秦、柴兩人都搖搖頭。「雖則一時間猜不到製造出這件事的陰毒之徒有何意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其中有個不可告人的陰謀。」

柴丹接口道：「猜不到的事，暫且不要猜下去。只要照着已發現的線索查下去，定會眞相大白！」

秦晉道：「柴堂主，難得你急公好義，秦某橫豎無所事事，說不得出一分力，助柴堂主追查下去！」

林雲蝶道：「秦大俠、柴大俠，爲了弄個水落石出，亦爲了替亡夫之死洗脫他的汚名，妾身也願意竭盡所能，跟你們合力追查。」

公孫豹慨然道：「事情就在公孫某眼皮底下發生，公孫某要是袖手不管，怎說得過去。」

＊　＊　＊

玉霄觀的泰虛道長趕來了。

跟他一起趕來的，還有他的兩個弟子，青木與青葉。

他看過七指道長的屍體，又聽了公孫豹的叙述(發現七指道人及房內的情形)後，搖頭嘆息道：「想

不到七指師姪數十年道行及聲譽一朝盡喪，落得個身死汚名沾，令到本派也蒙羞，實乃大派之不幸。」

跟着，秦、柴兩人將在七指道人、江俠儒身上有所發現的事說出來，泰虛道人聽完後，兩道花白的長眉聳揚一下。「幸得四位心思縝密，大膽猜疑，終有所發現，相信終會洗脫貧道七指師姪的汚名，貧道先行向四位致謝。」

一頓，正色道：「從四位的發現來看，証明了有奸惡之徒在暗地裏搞陰謀。此事一定要盡快查個水落石出，否則恐怕還有武林人物遇害。事關本派聲譽，本派自當全力以赴，追查下去，找出那個年來弄出數起醜聞人命的陰毒之徒！」

林雲蝶道：「泰虛老前輩，爲了洗脫亡夫之汚名，妾身亦會鍥而不捨，全力追查下去。」

泰虛壽眉聳揚，瞧了林雲蝶一眼，「女施主勇氣可嘉，貧道佩服。」

一頓又道：「公孫施主，剛才不是說，從貧道師姪及江夫人的屍體上，找到兩支插入他兩人體內的尖針？可否拿出來給貧道瞧瞧？」

公孫豹忙道：「是要拿出來給前輩辨認一下，看看那是什麼名堂的暗器。」

說着，從身上取出個紙包，打開來，遞給泰虛道長。

泰虛道長接過，目光落在紙包上那兩支通體暗紅，長約三寸的細小尖針上，頓時目光一凝，臉上神色微變，脫口失聲說道：「這是在江湖上失踪了逾三十年的迷幻神針，當年貧道曾見識過一次。自從那黑道煞星兼淫賊給一衆武林同道殲殺後，此種歹毒的迷幻神針便沒有在江湖上再現，當時的武林同道都認爲，那黑道煞星遇大海秘制的迷幻神針，已連同他給燒成炭的屍體燒毀了。想不到，如今又再在江湖上出現！」

公孫豹接口道：「給前輩一言提醒，公孫某記起來了。當年曾聽家師提及迷幻神針之名，想不到就是從七指道長和江夫人身上找到的這兩支尖針。」

柴丹跟秦晉、林雲蝶皆「余生也晚」，第一次聽聞迷幻神針之名。秦晉好奇地問：「泰虛前輩，迷幻神針怎麼個歹毒法？」

泰虛道長正容道：「迷幻神針，顧名思義，中了此針之人，會陷於神思迷幻之中，生出種種七情六欲之幻覺，尤其是色欲，特別强烈。令到中針之人於不知不覺中，做出有違自己本意的行爲，亦會聽從施針人之擺佈。若不是中針之人神志迷離，本身功力無法發揮出來，簡直可以指使中針之人成爲殺手！當年武林同道皆慶幸遇大海的迷幻神針未具此種邪惡效力，否則，不堪設想。」

「聽前輩所言，迷幻神針再現江湖，使用之人極可能與當年之黑道煞星遇大海有關連。」秦晉說出他的猜測。

「有可能。」泰虛道長點點頭。「可是，也有可能全無關連。」

一頓，加以解釋。「據貧道所知，遇大海獨來獨往，沒有收過徒弟，亦沒有朋友。貧道實在不明白，何以三十年後，迷幻神針又重現江湖？」

「然則，以前輩猜度，使用迷幻神針之人，弄出連串令到有關的人自殺並蒙上汚名，居心何在？」柴丹問。

泰虛道長一時間也不敢妄下猜斷。「這個……從表面上看來，涉及……醜事的當事人，都是當今武林中有名望身份的人物，施迷幻神針的人，有可能藉此而打擊本派及別的門派聲譽。不過，貧道認爲，那人之居心並不如貧道剛才所言那樣簡單，其中可能還有什麼陰謀。」

秦晉道：「泰虛前輩，單憑咱們發現的這兩支迷幻神針，依我看恐怕很難查出是什麼人暗地裏幹的。要是知道江兄後胸勻上所留下的掌印是何種掌功弄出來的，可能會較易查出是誰幹的。」

一言提醒衆人。「泰虛前輩，請跟公孫某到前面去，江俠儒的棺木剛好在前面一個廂房內。」公孫豹第一個往前走。

泰虛道長與柴、秦、林三人跟着。

原來在天亮後，公孫豹已着門下將江俠儒夫婦的屍體殮入兩具棺木中，抬到前面一個廂房中放着。七指道人的屍體則沒有動，留待泰虛道長來到，由他處置。

公孫豹認爲，七指道人是武當派的人，又是泰虛道長的師姪，還是留待泰虛道長趕來看過後，由他作主處置比較恰當。他們是外人，若擅自處置七指道人的屍體，恐會招致武當派的不滿。

泰虛道長不愧是老江湖，見多識廣，一眼便認出江俠儒後胸勻上那個紫色的掌印是那種掌功弄出來的。「黑砂掌！這是黑砂掌印。」他說得異常肯定。

「泰虛前輩，江湖上武林中練成黑砂掌的，只有兩個人：斷眉言歡與兎唇畢樂。」秦晉道：「兩人似是同門師兄弟，聽說畢樂已於數月前病亡，只有言歡還活着。」

「咱們馬上去找言歡。」林雲蝶一副急不及待的神色。「找到他，一連串的事情便會眞相大白。」

一頓，又道：「可惜當日亡夫死時，妾身跟家翁都因悲痛過度，

沒有想及其他，沒有檢查亡夫的屍體，要是一早有發現的話，便能及早揭發其中另有內情，也許七指道長跟江大俠夫婦便不會身亡。」

泰虛道長嘆息道：「程少夫人，發生了那種醜事，遮掩還來不及，加上心情悲痛，任是誰也不會深究下去，只想盡快了結。說實話，若不是四位都不是當事人的師長親人，沒有什麼顧忌，不致因悲痛而亂了心神，因而放開懷抱去猜度，終於給四位找到線索。若換了是貧道，而四位不在場，貧道恐怕也不會深究下去，只想能夠將事情掩蓋住，不致傳出江湖，令本派蒙羞，草草了結此事那便於願已足。」

一頓，向四人施了一禮。「得四位找出敝師姪之死的破綻，從而能夠令到敝師姪之死得以眞相大白，全賴四位心思細密，大膽猜疑，貧道謹代敝派向四位致謝。」

秦、柴、林、公孫四人還禮不迭。「前輩客氣了。忝爲武林同道，自該盡一分力，份所應爲之事，何足掛齒。」

泰虛捋鬚讚道：「四位急公好義，令人敬佩，武林中若人人都像四位這樣，武林便天下太平了。」

猛地想起還未料理七指道人的後事，忙吩咐隨來的兩個弟子去鎮上長生店買棺木，請仵工來收殮七指道人的屍體。

公孫豹忙道：「前輩不用張羅，公孫某已買備棺木，在前輩還未趕來前，不敢擅自作主移動七指道長的遺體。收殮七指道長遺體之事，公孫某會吩咐門下協助前輩兩位高足料理。」

泰虛道長向公孫豹致謝。

林雲蝶道：「泰虛前輩，事不宜遲，咱們還不盡快找尋言歡？遲了，妾身恐怕又有人受害。」

泰虛道長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程少夫人，請稍安毋躁。言歡不會走得太遠的，貧道這就飛鴿傳書回敝觀，着敝觀弟子火速通傳開去，追尋言歡的行踪，相信不出兩日，便有言歡的消息。那時候，咱們火速趕去，豈不事半功倍？省得咱們像盲眼蒼蠅一樣，到處亂碰。」

聽泰虛道長那麼說，林雲蝶才不再心急難捺。

* * *

泰虛道長的辦法很快便奏效，不用兩天，就在當天晚上，他們已收到從玉霄觀送來的消息，在距青溪鎮約七十里外的一個地方——襄城鎮，發現了言歡的踪跡。

林雲蝶提議夤夜趕去襄城鎮。

秦晉贊成，但提議她留下來，因她腿傷未癒，腰側又受了傷，行動不便，留下來養傷較好。

林雲蝶心裏很感激秦晉對她的關心，但却堅持要去，泰虛道長見她去意決，不可能勸服她留下來，只好讓她一道趕去襄城鎮。

柴丹跟公孫豹本想跟去的，給泰虛道長勸阻。還勸柴丹返回樊城，他身爲一堂之主，堂中事務要他主理，柴丹也記掛着堂中大小事務，沒有堅持跟去，打算明天趕回樊城。

公孫豹也給泰虛道長勸服留下，因他亦要打理「教場」事務，教授門下弟子練武。泰虛道長還拜托他暫時照料七指道人的棺木，而江俠儒夫婦的棺木亦要他照料，所以，只好答應留下。

泰虛道人帶着兩個弟子，連同秦、林兩人，一共五人，乘坐公孫豹爲他們準備好的馬車，夤夜趕往襄城鎮，兩匹拉車的馬幾乎累倒。一路上，他們沒有稍停，催馬奔馳。

馬車進入襄城鎮，趕車的依照泰虛道人的話，趕車往鎮西那面馳去，在一座道觀前停下來。

那是一座小道觀，名太清觀，秦、林兩人後來才知道，道觀的住持道長是泰虛的師姪，與武當一派，跟武當掌門人一陽道長是同門師兄弟。

太清觀住持清元道人親迎泰虛道長五人進觀，坐下後，自有小道士奉上清茶，待五人喝過後，清元道人不等泰虛道長詢問，馬上說道：「師叔，師姪已查到言歡住宿在鎮上的福安客棧。」

林雲蝶立刻說道：「泰虛前輩，咱們馬上去擒下言歡！」

泰虛道長搖頭道：「程少夫人不用心急，言歡跑不了的。言歡既在福安客棧住宿，他不會在半夜溜走。再說，敝師姪早已派人監視着福安客棧。咱們大可歇歇，待天將亮前，才去捉拿言歡不遲。」

秦晉贊同泰虛道長說的話。

林雲蝶雖然心急，可也不好一意孤行，只好按捺着，只盼天快亮。

事實上，此時距天將亮亦不太久。

大約盞茶時分，第一聲雞鳴打破拂曉前的沉寂，自觀外傳來。

泰虛道長立刻站起身，說一聲：「走。」當先往外走去，秦、林及清元道人等數人跟着。

來到福安客棧，林雲蝶忽然道：「泰虛前輩，咱們怎知道言歡睡在哪個房間？」

泰虛道長一怔止步，秦晉馬上說道：「別擔心，咱們潛入客棧，找個伙計詢問，不就知道了？這事包在秦某身上。」

秦晉並不是空口說大話，潛入客棧後，快很便在前面店堂找到一

個睡覺的伙計，將他弄醒——捂住他的嘴巴再捏住他的鼻子。那伙計懵醒張眼看到一個人站在床前，手上一把亮晃晃的尖刀橫在眼前，驚駭得大叫，給秦晉捂住嘴巴，叫不出聲來。「快說，一個叫言歡，左眉有一道斷痕的客人睡在那個房間？」秦晉裝出兇惡的形相。

那個伙計驚恐地睜大眼，口裏唔唔連聲，秦晉才省起還未放開捂住那伙計嘴巴的手，當下又惡狠狠地道：「聽着，若你大叫，咱一刀宰了你！」然後才放開手。

那伙計嚇得咽了兩口口水，才顫着聲道：「睡在上字九號房。」

秦晉驀地點了那伙計的黑甜穴，心裏說一聲：「事非得已，對不起。」縱身摸出一塊約一両重的碎銀，塞在那伙計懷中，算是給他的補償，隨即往客棧裏面掠去，找到匿在天井一角的泰虛道長等人，將房號說出來，六個人立刻往天井圍成凹形的三面客房掩去，很快便找到上字九號房，六人立刻按照事先說好的，一人上房——瓦面上，兩人堵着後窗，一人守在後牆上，一人在天井中，破門而入的亦是一個人。

由於林雲蝶受了傷，所以她給分派在天井守着，秦晉上房，清元道人跟青葉則堵着後窗，青木守着後牆，破門而入的是泰虛道長。

估計各就各位後，泰虛道長掩到房門前，一掌擊開房門，但却沒有闖入去。

畢竟，他在武林中大有身份，在武當中輩份最高，他不想像一般的江湖好漢那樣，做出有失身份的事——闖進去攻言歡一個措手不及。

房門給震開的聲響很驚人，所有投宿在別的客房的宿客俱被驚醒，但言歡那個房間却毫無動靜。

言歡怎可能睡得那樣死？

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並不在房間內。

那只有三個可能！一是那個伙計騙了秦晉，言歡並不是睡在那個房間，二是言歡早已警覺溜了；三是言歡昨晚並沒有回客棧住宿。

第一個可能不大。秦晉看得出，那個伙計沒有說謊話。因爲，換了他是那個伙計，也不會拿自己的一條命來開玩笑。

第二個可能也不大，他們是從客棧前面潛入的，除了睡在店堂那個伙計，絕對沒有驚動任何人，言歡又怎可能在他們還未掩入天井前，發覺他們，並斷定是衝着他來的，先他們一步溜了？

第三個可能倒會。秦晉只問那伙計言歡睡在那號房間，並沒有問言歡昨晚是否睡在房間，那個伙計在驚恐的情形下，怎曉得答秦晉沒有問他的話？

泰虛道長連喝兩聲：「言歡，給貧道滾出來！」不見有任何動靜，才大步走入房中，察看言歡是否躲在房內。

搜查過整個房間，找不到人，却看到床上有一個包袱，那顯示言歡確是住在這個房間，昨晚可能沒有回來睡，所以不在房內。

翻開那個包袱，只有幾套衣衫。泰虛於是走出房外，林雲蝶馬上問：「泰虛前輩，言歡不在房內？」

泰虛點點頭。「找遍了，不見人。」

瓦簷上的秦晉聽到泰虛道長的話，呆了呆，正要從瓦簷上跳落地上，陡地心頭一動，向泰虛道人說道：「泰虛前輩，左鄰那個房間是否有人住宿？」

泰虛道長起先不明白秦晉那句話的意思，但很快便會過意來，往左鄰那個房間瞧一眼，閃身斜縱到那個房間門前，舉手推門。

那道關上的房門應手而開，可是，就在那刹那，一條人影如魅般閃出來，一掌擊向泰虛道長當胸。

泰虛道長早有防備，仍然吃一驚，那霎間，他右掌急封，同時身形偏閃，一脚踢向那條人影，三個動作一口氣呵成，顯出他身手之不凡。

那閃出來的人影那一掌原來是虛招，掌勢倏撤的同時，身形驟變，自泰虛道人閃避開去的空隙斜竄出門外。

站在天井中，正自大失所望的林雲蝶一眼瞥到，張口發出一聲尖呼：「截住他！鄰房有人竄出來。」顧不了腿腰上的傷痛，縱前去，欲將那條竄出來的人影截下來。

泰虛道長一掌一脚落空，眼見那條人影疾如魅影幻現般斜竄出門外，心裏憤怒不已（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名望居然堵截不住那條人影，簡直有損顏面）怒喝一聲，左袖疾往那條人影的背面拂去。

泰虛道長施展的是飛雲袖功。原來，他的左袖比右袖長了約二尺五寸。

拂出的左袖有如一片飛雲般，飛展向那條人影的背部。

那條人影像是背上長了眼般，身形刹那一折，沿着牆邊往房廊那頭掠去，恰好避過泰虛道長的左袖飛襲。

其實，那條人影眞正的目的是避開林雲蝶的堵截。那麼巧，恰好避開泰虛道長的左袖飛襲。

「截住他，他往那頭跑去！」林雲蝶急叫，同時急擰腰，改變縱掠之勢，追着那條人影，那知道牽動腰側上的傷，痛得她「喲」地叫了一聲。

泰虛道長兩番落空，憤怒得厲喝一聲：「賊子！那裏逃！」身形忽縱，追着那條人影。

那條人影沒命往前竄。

「嘩啦」一聲，那條人影前面陡地木瓦紛墮，廊簷上穿了一個洞，一條人影自破瓦洞中疾墜下去，還未完全自破洞中穿墜下去已雙脚連環飛踢向那條人影的上身部位。

那條人影發出一聲驚叫，急切間身形急刹，上身歪閃，險險避過自瓦簷上破瓦急墜下來的那人雙脚連環飛踢。

那知道泰虛道長的身法好快，於那人影刹住身形的刹那間已到那人影的背後，左袖疾展，有如飛雲出岫般，靈迅地向那條人影飛擊捲襲。

那條人影往下疾矮，險險避過泰虛道長的飛袖，口裏低吼一聲，貼地房廊外滾出去。

烏芒掣閃，有如駭電裂空，劈向往外疾滾的人影。

原來是自廊簷上穿破瓦面，疾墜下來的秦晉拔出背上的烏鐵劍，施展出一招怒斬蛟龍。

「呃」一聲，那人影似乎中劍，身形自疾滾中陡地縱起來，奔向追截的林雲蝶，人未到，掌已到，劈向林雲蝶的身上。

林雲蝶驚叫一聲，由於腿腰受傷，影響了她的身法，加上她的武功身手數她最弱，而那條人影無論身法與出掌皆迅疾異常，令到她於急切間無法應付及閃避，眼看那一掌便要擊在她身上，驀地灰影掣閃，飛擋在她身前，只聽「噗」一響，那人影的一掌擊在那道袖影上，林雲蝶一跤跌倒，驚得心頭卜卜直跳，慶幸逃過那一掌擊殺之厄。

那人一掌擊在那道袖影上，感覺有如擊在一塊鐵板上，震得他右臂微微一震，急忙收掌縱起來。那知道有如鐵板一塊的袖影驀地有如風捲殘雲般，「颼」地捲向那人影，一下子捲住那人影的左脚，隨即往下一扯！

往上掠起來的人影給扯得往下仰跌。

施展出飛雲袖功，替林雲蝶擋下一掌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泰虛道長。

他的飛雲袖功果然厲害。

那人影也不是省油燈，給扯得仰跌下去的刹那，左手掌如刀般斬落捲纏住他左脚的布袖。

「噗」一聲，一掌斬落布袖上，這一次可不是有如斬在鐵板上的感覺，而是有如斬在一塊浮雲上，不但無處着力，還感覺到掌勁涼瀉，那人嚇得心驚膽跳，慌忙縮回左掌，人也呼地一聲摔落地上，眼前烏芒閃爍、冰冷的劍尖一下子抵在他的心胸上，頓時全身發僵，動也不動一下。

緊接着掠到那人身前的泰虛道長右手出指如風，連點那人身上三處大穴，左手微抖，捲住那人的袖子有如靈蛇般滑退，自那人的左脚鬆脫。

秦晉也將抵在那人心胸上的烏鐵劍收回。

林雲蝶跳起身，向泰虛道長施禮。「泰虛前輩，謝謝剛才救了晚輩。」

泰虛道長匆匆說了一句：「應該的。程少夫人毋需掛齒。」俯下身，仔細打量一眼倒在地上，給制住的那個人。

這時候，天已破曉，但天色依然黯黑，不過憑泰虛道長跟秦晉的目力，仍然能夠看清楚那人的樣貌。那人年約五十許，馬臉，塌鼻梁，雙目頗圓，最顯眼的是左眉有道約二分闊的斷痕。

「泰虛前輩，可是斷眉言歡？」林雲蝶心急想知道那人是否言歡。

泰虛點頭道：「對，正是言歡！」

斷眉言歡睜着一雙圓眼，溜轉着，開口惡聲道：「言某跟你們素無過節，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未完・三）

上文提要：展玉翅曉行夜宿趕到了齊魯丐幫，原來樂知足的確有所行動，第一個要對付的便是齊魯丐幫，而齊魯丐幫幫主齊英明多次要見展玉翅，也是有求於他，當下他們商量應敵辦法，並派顧笑天出去偵察。顧笑天果然查得樂知足的隱匿之處，並探知樂知足爲練毒功需不斷生啖胎兒。顧笑天能死裡逃生擺脫樂知足追殺，是幸得一武功高强的幪面女子相助……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派人下戰書　智者顯膽略

展玉翅以爲那女子正是自己尋找已久之心上人——西方仙子，聽了顧笑天那句話，又是失望又放了心頭大石，最低限度，不用太擔心她之安危了。當下道：「小弟不認識這樣的女子。」

何金鋒問道：「小顧，那女子年紀看來有多大？」

「大約三十左右年紀，不過聽其聲音，卻似是少女！武林中武功如此高强，而已在這個年紀的女子，似乎未曾聽聞過。」

展玉翅道：「天下茫茫，到處有藏龍臥虎之士，也許她剛出江湖也未定。」

齊英明看了他一眼道：「不管她是誰，看來必是樂知足之敵無疑了，否則她何須冒險救顧笑天？」

何金鋒道：「不但非敵，且必是朋友，否則她爲何要冒險相救？」

齊英明在大廳內踱步，滿臉愁容地道：「樂知足武功這般可怕，除了展兄之外，似乎無人可以匹配，其狐朋狗黨，看來武功亦十分可觀的了，咱們敵得住嗎？單是他師弟沈鶴的追風身法和搜魂劍法，咱們便不能匹敵！樂知足手底下有這樣的人才，難怪他野心勃勃，欲雄霸武林了。」

何金鋒道：「老朽不相信無人能敵！」

顧笑天猶有餘悸地道：「祇是這種高手，咱們一時之間，去哪裡找？」

齊英明臉容一斂道：「笑天，你傳我命令下去，任何人見到樂知足，祇能避開，另者着老何開金庫，速速去買些長箭硬弓備用！」

何金鋒一拍大腿，「對，不能近戰，祇好遠攻了！他奶奶的，也不知他甚麼時候發動攻勢，這種日子眞不好過！」一頓又道：「是否可召集附近同行的高手來援助？」

齊英明搖搖頭道：「不好，附近同行根本沒有甚麼好手，召一些庸手來，徒增加傷亡而已，還是靠咱們自己吧！」

展玉翅道：「不錯！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祇要死得其所，砍頭不過肩上生個碗大的疤！」

齊英明和何金鋒也被他激起豪情壯志，齊聲叫好，忽然有個弟子匆匆跑了進來報告：「啓稟帮主，外面有位自稱是丐帮總堂，叫做管飛星的人，一定要進來見他們帮主，請帮主定奪。」

齊英明轉頭望着展玉翅，見他點頭，才下令帶管飛星進來。俄頃，管飛星風塵僕僕，滿身臭汗地跑了進來，展玉翅問道：「路上無事吧？其他兄弟呢？」

「屬下怕你孤單，有事不好聯絡，是故後來買了一匹馬，也隨你後面輪流換馬騎，是以來得快！其他人最遲明天亦應該趕到了，總堂那邊聯絡上了嗎？」

「還沒有。」展玉翅頓了一頓道：「不過齊帮主已經派人去接洽了。」言畢這才爲他們介紹。

齊英明見他一身慓悍之氣，讚道：「好一條漢子！管兄弟風塵僕僕，還是先去洗個澡吧，稍後咱們再好好聚一聚。」

展玉翅道：「齊兄不必過於擔心，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不過小弟還是贊成齊兄的看法。」

「不知展兄又有何高見？」

「既然人多沒有作用，而是徒增傷亡，倒不如把一些老弱婦孺先疏散，城內祇留下些精壯的人和弓箭手！」

何金鋒道：「可惜咱們叫化子平日根本不訓練弓箭手。嗯，有道理，閑雜人等全疏散，祇留下『旋風堂』、『戰龍堂』的精英就好！當然『快馬堂』的人還不能撤！」

齊英明頷首，連忙去佈置了。剎那間，祇見人來人往的，還有小孩子的哭聲，卻沒聽到爭執聲，且秩序井然，展玉翅暗暗驚奇「齊魯丐帮」之紀律嚴明。

午飯時分，快馬堂的弟子接二連三地來報：「樂知足的人出來了！」

「來幾個人？」

「祇來一個人，是條漢子，三十多歲，正向濟南城馳來。」

「把他截住，帶進來！」齊英明終於下令，回頭又對展玉翅道：「展兄還不宜露面，請廻避一下！」

未幾，便見雲小鵬帶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漢子進來。

齊英明往太師椅上一坐，問道：「請問壯士高姓大名，所爲何事？」

那漢子倒是禮儀周周的，先向齊英明行了一禮，再向堂上的「齊魯丐幫」堂主抱抱拳，然後道：「在下喬知遠，向在蜀地行走，料幫主不會聞過賤名。」

對方有禮，齊英明也不肯失却風度，道：「原來是『天府不怕窮』『通風堂』的喬堂主，久仰久仰，請坐下喝杯酒。」

喬知遠謝了一聲方坐下。何金鋒已忍不住道：「貴我兩幫，素無來往，你今日可是來下戰書的？」

「副幫主言重，敝上一直想與貴幫結盟，又怎會下戰書？只是敝幫主有一封信，令在下親自遞與齊幫主，則倒是眞的。」當下喬知遠自懷內掏出一封信來，自有人轉交給齊英明。

齊英明拆開展信閱之，只見上面寫着：「英明吾兄台鑒。敬啓者，某曾修了兩封信給吾兄，言及與貴幫結盟之事，至今未見回覆，甚是掛念，望吾兄今日給予一個答覆，弟好安排一切。耑此，叩欲台安，弟樂知足頓首。」

齊英明心念電閃，問道：「喬堂主今日是來討取消息了？」

「幫主明鑒，事實上，今日若得不到消息，敝上便不讓在下回去，尚請齊幫主體恤在下之難處。」

「目前天下丐幫相安無事，何須結盟？結盟又有何好處？」

「目前天下丐幫表面上無事，實則危機四伏，矛盾叢生，終有一日會變，此是其一；現在天下丐幫，大小不下五十個，實力分散，若有一個霸豪，或痛恨我叫化子者，逐個擊破，易如反掌，此其二；我丐幫若能結盟，或合併爲一，則必成天下第一大幫，外侮既不敢輕舉妄動，且可爲天下武林多做些有益的事，此其三；我國幅員廣大，丐幫分散天下，而各地災荒時有發生，若能統一，則可互相支援，有利蒼生，一舉四得，何樂而不爲？」

齊英明仍不動聲色地問：「貴幫主要統一咱們？」

「齊幫主誤會了，敝上之意是先結盟，最後方公然推出一位武功德望足以服衆的人當幫主。」

何金鋒忍不住冷笑一聲：「如此說來，樂知足欲當天下第一幫之首任幫主了。」

喬知遠仍然不慌不忙地道：「此點適才在下已經說過了，一切需經公選，不是誰說當幫主便可當幫主。統一之後，說不定大家都推擧齊幫主爲天下第一幫之首任幫主。」

何金鋒又譏道：「那樂知足不是很失望？就算咱們齊幫主坐上了寶座，恐怕他也會食不知味，天天擔心有人暗算他。」

喬知遠臉色微微一變：「副幫主何出此言？」

「老夫說錯麼？樂知足若不想當幫主，他何需費這樣大的氣力？」

喬知遠正容地道：「說得不錯，敝上當然也希望能坐上寶座，正所謂人望高處，水向低流，此乃人之常情，也不值得奇怪，更無須隱瞞。」

齊英明淡淡地道：「齊某武功低微，又年輕望低，不敢存此奢望。」

喬知遠臉色再一變，道：「請幫主再考慮在下適才所提示的好處，大丈夫不爲自己設想，身爲叫化子頭領，也該爲下面的弟兄着想。」

何金鋒冷冷地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咱們對樂知足不放心，這是實話實說，是以一直沒有

回信。」

「如此說來貴幫是拒絕敝幫主提議了！」喬知遠自懷內又掏出了一封信來，遞交上去。

齊英明料此信必無好話，果見上面寫着：「齊幫主大鑒，閣下看到此信，料已無意與樂某合作，樂某脾氣不好，素來做事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閣下既然慨然斷絕，他日樂某再到濟南，便無情誼可言了。另者，爲免傷及下面的弟兄，樂某來時，希望在拳脚上，與閣下見個高低，樂知足頓首。」

齊英明看畢哈哈大笑：「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了，回去告訴樂知足一句話，咱們叫化子有叫化子的骨氣，他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展，敝幫絕對不會含糊，有道兩國交鋒，不斬來使，齊某也不爲難你，你請吧！」

喬知遠長身道：「多謝幫主盛情招待，在下回去依言回覆就是，希望幫主再考慮一下。」

何金鋒不耐煩地喝道：「不必多費唇舌，老夫拚死也不會投降，我大好頭顱就在此，樂知足有本事的，盡管來摘！」

喬知遠冷冷地道：「不敢有煩敝上，屆時在下將代勞了却副幫主之心願，諸位，後會有期！」言畢昂首轉身而去，身在虎穴，竟無懼色，使得齊英明心頭又添一抹陰霾，料不到樂知足手下人材濟濟。

何金鋒怒氣未息，憤憤不平地道：「豎子狂妄，氣煞老夫也！哼，老夫已年近七十，死了也已嫌長命。」

齊英明道：「喬知遠此去，恐怕樂知足很快便會來犯，快請展幫主出來商量。」

俄頃，展玉翅和已淸洗過的管飛星出廳，齊英明先把兩封信給他看，再將情況告訴他，展玉翅沉吟道：「旣然已撕破了臉，小弟估計樂知足很快便會發動攻勢。」

齊英明道：「不錯，齊某料他今夜必來。」

展玉翅又道：「今夜小弟守在貴舵外面，來個內外夾攻，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希望能收微效。」

何金鋒道：「下午沒事，一切由老朽來安排，你們早點休息，養足精神，以便今晚好殺敵吧！」

展玉翅點點頭，「今晚早點開飯，把弓箭手伏在屋頂和簷下。」

展玉翅拉管飛星進房，把顧笑天探到的情況告訴管飛星。「飛星，你千萬不可逞强，樂知足那斯和沈鶴的武功，非你們能敵，你只能選擇吃得下的對手。」

「幫主放心，屬下會跟着你。」

「你連日趕路，先好好睡一覺，吃晚飯時，再喚醒你！」展玉翅言畢自己也盤膝於地運功調息。

管飛星眞是一條好漢，雖在大戰前夕，仍無牽掛，一躺下床來，便打起呼嚕。

晚飯的菜十分粗糲，但却能吃得飽，看看天色已黑，各人心頭上都似壓着一塊鉛石，沉甸甸的，何金鋒吃罷飯，便去指揮弓箭手匿藏。

展玉翅和管飛星換了衣服由後門悄悄溜出街去，只見華燈初上，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他心中不由忖道：「這些人可知道，稍後此處可能要變成一座人間地獄？」想至此，心頭更加難受。

展玉翅和管飛星隨着人流，在街上到處閑逛，却把濟南城走遍，此時街上之行人亦漸稀疏，但齊魯丐幫那邊却仍毫無動靜。

夜深，晚風吹來如沐冰水，街上終不見行人，展玉翅已找到一棟靠近齊魯丐幫總舵的小樓，居高臨下，視野極佳，於是着管飛星先上屋頂匿藏。管飛星問道：「幫主，您在那裡？屬下陪你去！」

展玉翅笑道：「我要去毛坑，你陪我作甚？」其實展玉翅並非去毛坑，而是把「哨崗」放在遠處，他不斷在附近大街小巷閃動着。

「齊魯丐幫」早把哨崗撤回去，只在總舵附近作監視。就在此刻，忽聞一陣馬蹄聲急遽而至，一位看來是丐幫頭子的漢子一直把馬馳至總舵宅前才止住，看樣子幾成是樂知足已經開始行動，向濟南城進發。

展玉翅倏地發現小巷裡有一條輕捷之人影，一閃而沒，他心頭十分奇怪，連忙跟踪下去，此時以其功力，行動不發出半點聲音，又疾如鬼魅，穿過小巷，便見那漢子在另一條小巷口，向裡面揮手打招呼。

行動如此鬼祟，不問而知，必是敵人無疑，展玉翅忙伏在牆後，暗中偷窺，巷裡走出另一條漢子來，兩人耳語一陣，在巷口的那一位，又依原路退回去。

小巷狹長，展玉翅要閃避，時間上根本來不及，是以電光石火間，決定猝然出手！爲恐其同伴知悉，展玉翅必須一擊即中！

剎那間，那漢子已至，展玉翅運功於左掌，右手手指如爪，猛然擊出！

不料那漢子反應之快，大出展玉翅之意料！千鈞一髮之際，竟能吸氣凹胸，飄身後退！

不過他眞倒霉，遇上了煞星，他反應固然快，展玉翅反應也不慢，在一瞬即逝之空隙間，掌風陡地湧出！這一記那斯沒能閃避過！只聽他悶哼一聲，後退兩步，上身仍然搖晃不止！

展玉翅拳掌齊施，那斯再退了

兩步，又再被擊中一記，這次「哇」地衝天噴出一股血箭！展玉翅右手五指一落，已緊緊地扣住其腕，再順勢拉前，左手食指戳住其暈穴！

展玉翅雖然輕易得手，但剛才那斯實有機會喚其同伴，却不知他爲何不打招呼，展玉翅無暇細思，扛起那斯，向管飛星藏身之處飛馳，一是要自其口中挖掘消息，二是還要回來對付另一個。

他招手喚管飛星下樓，將那斯交給他：「你悄悄將這斯交給齊英明，請他慢慢拷問，回來仍來此處埋伏，還有一個，本座去將他抓來！」

展玉翅重回那小巷，這次他躍上屋頂，居暗中監視，小巷之內竟無一人，他暗自忖道：「莫非那斯已得訊溜了？」

正想到別處看看，忽然小巷有一扇木門悄沒聲息地打開，自內連續走出幾個黑衣蒙面人，手上都提着一隻木桶。

「這些人是幹甚麼的？」展玉翅甚是不解：「是『天府不怕窮』伏在城內之暗樁麼？」

最後走出一位身材頎長的人來，正是剛才與那被擒的漢子耳語的神秘人！這斯身份似乎較高，跟在最後面，展玉翅乃悄悄跟在後面。

一陣夜風吹來，展玉翅隱隱聞到一股嗆鼻的氣味，他心頭一跳：「這不是西北黑油及硫磺的味道？不好，他們準備放火！」他猛地標前。

背後那漢子驀然有所覺，急忙回身，展玉翅左掌一掃，迫他讓開，再一個急竄，已標前去，凌空飛起一腿，把一個提着木桶的漢子，踢得飛起，再撞到前面的同伴，然後一起倒下。

前面還有三人，展玉翅不吭一聲，飛越那兩個倒地的漢子，直迫過去，最後面那一個急忙提醒同伴：「小心偷襲！」

那三個漢子早聽見聲音，放下木桶，一齊回身來鬥，展玉翅雙掌急拍，又悄悄飛起一腿，踢及一隻木桶，那木桶飛前，把前面那二隻都撞倒了，黑油及硫磺倒了一地！

「砰砰！」兩個大漢已被展玉翅雙掌擊中胸膛，不吭一聲便倒地了。

最後那一個色厲內荏地道：「朋友，彼此無怨無仇，爲何横插一腿？」

展玉翅哈哈一笑道：「彼此不認識，怎知無寃無仇？」

那漢子問道：「請問尊姓大名？」

「你知道規矩不？欲要問人姓名，須先報出自己姓名！」此時小巷內，只餘兩個敵人，展玉翅再無顧慮，好整以暇地道：「你不說在下可要動手了！」

「在下蔣興元，閣下亦請守規矩！」

「哦？原來是『天府不怕窮』的副總堂主，眞是幸會幸會！」展玉翅微笑道：「在下展玉翅！」

蔣興元吃驚之情比之展玉翅更甚：「你，你就是江南丐幫幫主？」

「不錯，聽說貴幫野心極大，但對同行却採取這種手段，不怕有識之人恥笑？」

蔣興元乾笑一聲：「蔣某不知閣下所指何事，不知如何答覆。」

展玉翅指指地點上之木桶：「你們準備到『齊魯丐幫』那裡放火？」

「誰說的？咱們托人買了這些物品，乃敝幫另有用途，今日才來取貨……」

展玉翅仰頭大笑：「蔣興元，你實在不如喬知遠良多！所謂明人不做暗事，旣然要做，爲何不敢承認？快說，樂知足除要你來放火，還有甚麼見不得人的手段？」

「蔣某所說全是實話，你不相信，在下並不强求，至於幫主吩咐別人做的事，我可不知道。」

展玉翅輕嘆一聲：「彼此是同行，在下實不願相强，奈何你苦苦相迫，只好違背自己之心願了，姓蔣的，你準備好了麼？」他說此話時，背後那個大漢見有機可乘，立即揮刀撲前急砍展玉翅後腦！

展玉翅背後似長了眼睛，肩不動，頭不移，身不轉，左腿一縮一蹴，快得無以復加，那斯眼看刀鋒離展玉翅後腦不及半尺，正自暗喜，猛覺小腹一陣疼痛，緊接着，像有一道强大無匹之力，將其身子向後扯飛，待他落地時，只覺後腦「砰」地一响，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待那斯倒地，蔣興元之短槍方拔出急刺！

展玉翅右掌切在槍杆上，蔣興元左手自背後翻出，又多了一根槍，這一槍才是他之致命一擊，白光一閃，急射展玉翅喉頭！

展玉翅身子一偏，笑道：「這才有點像個副總堂主，可惜你遇到的是我！」

蔣興元手腕一抖，紅纓飛動，掩人視線，右手一沉，改刺展玉翅下盤，不料，展玉翅的打狗棒也已操於手上，一沉一彈，一招兩用，旣化解了短槍之攻勢，又同時戳向對方丹田！

蔣興元料不到展玉翅動作如此之快，嚇了一跳，連忙退後兩步，展玉翅一長身，打狗棒再起，蔣興元雙槍齊出，舞得風雨不透。

展玉翅忽然垂手不攻，可是蔣

興元不知他葫蘆裡賣的甚麼藥，更不知他打狗棒要指向何方，一顆心提得更高，雙手更加不停，雙根短槍舞得像兩個輪盤般，展玉翅不由哈哈大笑起來。「有意思，有意思！」

這一笑，激怒了蔣興元，只聽他悶哼一聲，一槍護胸，一槍急刺，就像毒蛇出洞！

展玉翅不想躭擱，打狗棒每次出手，均是連消帶打，他後發先至的打法，蔣興元幾曾見過？只十來招，經已手忙脚亂，不過展玉翅也承認蔣興元那一對短槍十分厲害，忽然心頭一動，不由暗暗心寒，蔣興元之武功除自己和盧多財之外，不在江南丐幫任何一人之下。

由他身上可知「天府不怕窮」實力之强！今日有機會相遇，必須降服他！心念電轉，他左手透出，尋縫抵隙，且掌上增加幾分功力，蔣興元只覺勁風壓胸，連呼吸也難以暢順，心頭大驚。

展玉翅道：「十招之內，展某便要勝你，你相不相信？」蔣興元不吭一聲，一味啞鬥。展玉翅嘴上不斷地唸着：「一、二、三……」

那蔣興元的槍法得自宋朝名將楊再興後人之指點，氣勢磅礴，開闔縱橫，極是不凡，在西南一帶也不知敗過多少英雄好漢，頗有名聲，奈何他今日遇到的是目前宇內有數之高手，便覺力不從心，處處受制於人。

「還有五招，請小心！」展玉翅打狗棒突然一改風格，舞得像風車一般，令人摸不着頭腦，不知他攻向何方。蔣興元吃了一驚，連忙後退，展玉翅那容他退？踏前兩步，打狗棒當作短槍使用，急刺而出，「第六招！」

這一招使蔣興元驚怒交集，因爲其招式竟是他自己得意之傑作：「異軍突出」！在這數十招中，展玉翅竟已將其槍法學了過去，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蔣興元對這招「異軍突出」太過熟悉，是以不暇思索立即還以一招「鐵鍊鎖江」，欲將對方來勢架住。

不料展玉翅正是要利用他此一弱點；蔣興元短槍將至，他打狗棒倏地化戳爲掃，「卜」地一聲輕響，蔣興元右手中指被擊裂，痛得他拋槍後退！

短槍尚未落地，展玉翅左脚尖一勾一蹬，短槍轉了個方向，如離弦之矢般向蔣興元心窩射去，人隨之標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蔣興元驚魂未定，倉猝舉起左手槍撥架，展玉翅棒尖落在他腰上痲穴，內力透穴，登時不能動彈，短槍槍尖斜插在肩上，鮮血汨汨流下。

展玉翅走前抽出短槍，再以指封住傷口附近之穴道。「蔣兄，在下未超過十招吧？」他俯身抓起那對短槍，走回去，以槍代指，封住他的暈穴，然後抓起蔣興元，向齊魯丐幫飛去。

斯時，齊魯丐幫總舵內外陷於一片黑暗中，展玉翅抬頭向小樓望去，管飛星飛躍而下，展玉翅將人交給他，並將情況告之：「速請齊幫主派人到小巷那裡擄人，再分開審問！」

管飛星匆匆而去，展玉翅則飛上小樓。居高臨下，周圍幾條街之動靜全跑不過他一對利眼。

今夜星月疏淡，大地比往常黑暗，長街寂靜，四顧無人，但在此情景下，却會更覺危機四伏。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不但外面沒有動靜，連管飛星也不見回來，展玉翅心中奇怪：「莫非他們不見蔣興元之暗號，是以改變計劃，今夜不進城？」

遠處傳來三更的梆子聲，展玉翅心頭更是煩躁，回頭一望，齊魯丐幫總舵依然不發半點聲息，對齊英明之沉毅鎮定，不禁暗暗佩服。

也在此時，方見到管飛星飛快地奔過來。

管飛星上了小樓屋頂，喘息未定，展玉翅便問道：「審問之結果如何？」

「一個是副總堂主蔣興元那沒錯，其他的則是一般的人。第一個擄到的是『岷山堂』堂主『啞丐』欒超。」

展玉翅道：「我要知道的是審問的結果。」

管飛星喘了一口氣，道：「他們接到命令，在半個月之前已潛入本城。今夜又得喬知遠留下之暗號，須放火燒毀齊魯丐幫總堂，以配合樂知足他們進攻。」

「縱火對高手來說，能解決什麼問題？」展玉翅不由皺起眉頭沉思。

管飛星道：「據俘虜招供，樂知足怕總堂內有機關設備或埋伏，放火之後，裡面的人便都跑出來，如此比較容易解決。」

「這是什麼人招供的？」

管飛星不明其意，囁嚅地道：「就是那幾個幪面黑衣漢子。欒超及蔣興元什麼也不願說，何副幫主已派人到他們設在城中的巢穴抓人。」

「招供時，進展速度如何？」

「那幾個幪面人甚是知機，和盤托出。」

「有問題！」展玉翅道：「你守在此處，不要走開！」言畢飛身躍下，直至總堂後門，對着裡面呼道：「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在下是展玉翅！」

裡面有人道：「展幫主請進！」

展玉翅即一躍而入，直趨大廳，他料這時候齊英明必在那裡指揮，果然料中。「展幫主先坐下歇歇吧，今夜幸虧你大發神威，破壞了樂知足之大計。」

副總堂主駱承德討好地道：「不錯，樂知足未見火光，不敢妄進，今夜能平安渡過，全仗展幫主大力。」

展玉翅問道：「那幾個俘虜呢？我想跟他們談談。」

齊英明等人雖然奇怪，却不好意思多問，當下由顧笑天親自帶他到囚禁俘虜之地窖去。

地窖分成幾間石室，蔣興元和欒超分開囚禁，那幾個幪面黑衣漢子關在一室。

石室內點着松枝火把，甚是光亮，那幾個漢子見展玉翅進來，又驚又詫，展玉翅和顏悅色地道：「你們不必驚慌，只需合作，過幾天便會放你們回去。」

其中一個道：「咱們已非常合作，有問必答。」

「很好，你叫什麼名字？希望也能與在下充分合作。」展玉翅笑容不改地道：「貴幫主對蔣興元如何？蔣副總堂主是他心腹麼？」

那漢子結結巴巴地道：「我叫大雄……幫主對……我不知道您的意思……」

展玉翅臉色一沉，冷冷地道：「我的意思很明顯，誰不老實，我便不客氣。」他一長臂，閃電般將其他三人之暈穴封住。「你如今可以說實話了。」

大雄苦着臉道：「大爺……小的實在不明白您的意思……請您再說一次。」

「好，我再說一次，你得聽清楚，若被我查出你說的不是實話，後果如何，相信你心裡明白，蔣興元是不是樂知足的心腹？」

大雄沉思了一陣方道：「總堂主鄔維庸是幫主的心腹……小的自己覺得……副總堂主似乎還不如『怒江堂』堂主王浩及『通風堂』堂主喬知遠之受重用……當然，小的地位太低，實際情形實在不清楚。」

展玉翅再問：「蔣興元對樂知足之忠心程度如何？」

大雄期期艾艾地道：「表面上看來，蔣副總堂主應該無問題，在『天府不怕窮』裡頭，誰敢對幫主不忠心？」

「樂知足對手下十分嚴厲？」

大雄機伶伶地打個寒顫，輕輕點頭默認，展玉翅一伸手也封住他的暈穴，接着他逐一解開那幾個黑衣漢子的穴道，問相同的問題，他們之答覆，跟大雄基本上一樣。

展玉翅將最後一名黑衣漢放倒，顧笑天問道：「展幫主，下一步如何？」展玉翅要顧笑天先打開囚禁欒超的石室，又封住其暈穴，最後方讓顧笑天把蔣興元的石室打開。

蔣興元一見到展玉翅便道：「展幫主，在下敬你是一條好漢，不忍用粗話罵你，你還是乾脆一點，將我殺了吧！」

展玉翅示意顧笑天退出去。「石室中每個人都被某封住暈穴，是以咱們說什麼話，便都大可以放心。」

蔣興元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別緊張，我只想問你幾句話，希望閣下合作。」

蔣興元正容地道：「你若是要我做出不仁不義的事，企望造反敝幫幫規的事，便趁早回家休息吧！」

展玉翅竟長嘆一聲：「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你有仁有義，奈何人家不把你當作兄弟看待，這可不是忠，而是愚蠢。」

蔣興元臉色一變，但仍不言語，展玉翅又輕嘆一聲：「我要殺你，跟捏死一隻螞蟻，實無多大分別，但我却敬你是一條漢子，不忍你死得不明不白，因此特地來跟你說幾句話。」

「嘴巴長在你頭上，我沒辦法阻止你說，但同樣你亦沒辦法叫我說不願說的話。」

「果然是好漢子！」展玉翅雙眼露出幾分欽佩之色，「你在『天府不怕窮』多少年了？」

蔣興元料不到他會問這樣的話，微微怔了一怔，方遲緩地道：「已經十七年了。」

「當時樂知足已是幫主？」

「不是，我加入敝幫第三年，才擁立他爲幫主的。」

這一點展玉翅倒沒有想到，是以輪到他怔了一怔：「鄔維庸什麼時候加入貴幫的？」

「樂幫主當上幫主之第二年，才禮聘他的。」

「當年爲何你要擁立樂知足？在下對天下各丐幫之事，所知實在有限，尚盼蔣兄坦誠相告。」

人家態度誠懇，蔣興元嘴巴雖緊，却也不得不說。「上任幫主翁持道，年老昏庸，一味酗酒，酒醉之後又胡亂責罰手下，幾年下來，弄得下面弟兄星散，當時蔣某只是『大風堂』堂主，樂知足是總堂主，上面還有一個副幫主葉雨星，當時我年輕氣盛，暗中說服了幾位副堂主以上的弟兄，找樂知足商量……」

展玉翅道：「推選他奪位？」

「不錯！」蔣興元喘了一口氣，然後續道：「當時樂幫主不肯，但咱們威迫利誘，最後他才答應，却

提出一個條件：他當上幫主之後，在場之人，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叛變他。咱們爲了挽救本幫，當下紛紛在其面前發下毒誓。」

展玉翅頷首道：「難怪你不敢背叛他！」

蔣興元道：「他當上幫主之後，勵精圖治，使本幫一日比一日强盛，我爲何要背叛他？」

展玉翅道：「你先把經過說了，咱們再討論此一問題，後來怎樣了？」

蔣興元地道：「後來當然成功了……咱們當衆訴說翁持道之不是，弄得他下不了台，最後大聲問，有誰支持他的，當時香主以上之人員，支持他的不足五分之一，最後他只好退位，當夜便自殺……」

「我聽到的却是他得到急病身亡的！」

「那只是咱們對外宣稱，以免外人議論。」

「副幫主葉雨星沒有反對麼？若按資論輩，應該輪到他繼任才對。」

「他心裡當然不高興，但大部份的人都支持樂知足當幫主，他亦沒奈何。」

展玉翅頓了一頓方問他：「當夜對樂知足『威迫利誘』的共有多少個人？」

「一共九個人。」

「如今還有幾個人？」

「剩下四個！」蔣興元身子忽然微微一顫，這動作雖然輕微，却躲不過展玉翅的一雙利眼。

「葉雨星一定在不久之後便不明不白地死了，你那五位兄弟，相信亦有幾個人的情況跟他一樣！」

蔣興元道：「他們都有該死之道，其中還有兩位是爲本幫之利益而犧牲的！」

「像今夜，他亦要犧牲你了！」

蔣興元厲聲道：「展玉翅，你可以侮辱我，但不可含血噴人！」

「其實你心中亦有疑問：那幾位兄弟爲何會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只是沒有証據而已，何況你必定知道他爲了練甚麼毒掌，殺害了不少孕婦，也許有人忍不住當面勸他，是以才遇害的！你比較聰明，一直當作不知道，是故方能活到今天！」

蔣興元又打了個冷噤。展玉翅冷笑一聲：「當然，因爲你武功了得，又表現得忠心耿耿，對他來說還有利用價值，是以隱忍不發，但今日你已無利用價值了……」

蔣興元胸膛急促地起伏，「你敢說，他派我來放火，不是看重我？」

「當然敢說！他這是借刀殺人！沈鶴大概答應助他一臂之力，還有其他幾位高手，他便認爲你沒有理由再活下去，因爲放火這事，根本不用派你來押陣！一位欒超，已經足夠！」

蔣興元喘着氣道：「你胡說！」

「我沒有胡說，他今日地位已穩，天下丐幫在握，還留一位對他當年有功的人在世？他日他若當上武林盟主，若你不愼喝醉酒，把當年之事說出來，他臉上還有甚麼光采？豈不是要感激你一輩子？」

展玉翅不等他開口，又說下去：「他若不提防你，就該提昇你當總堂主，反正貴幫沒有副幫主，若鄔維庸眞是位人材，他大可任副幫主，這是他防備你的手段！今日你的幾位手下全部招供了，還說出此行之目的，相信這是樂知足之命令，爲的是要造成咱們之錯覺，以爲他今晚不會再來。若展某沒有猜錯，天亮之前，他必然會大舉進攻！」

蔣興元再也說不出話來，展玉翅又道：「他們都說你不是樂知足之心腹，連王浩及喬知遠也不如，他在暗算你，而你還對他一片忠心，你說是不是愚蠢？他早要除去你了，只是怕其他弟兄有話說，是故今夜才會借我之手來殺你！」

展玉翅踱起步來，蔣興元忽然道：「你今夜告訴我這些話，有甚麼目的？」他聲音空洞無力，又充滿了無奈及委屈，連聲音都變了。

「我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也不願被樂知足利用，是以準備放你走，不過勸你一句，千萬不要再回『天府不怕窮』了，否則便眞負我一番心意！」

出乎意料的是，蔣興元竟仍然端坐不動，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半晌方道：「我不會感激你的，你若放我回去，我仍然會返回『天府不怕窮』，仍會與你爲敵，你不後悔？」

展玉翅哈哈大笑，「我相信我，也相信你！」言畢忽然解開其痲穴。「你如今便可以走了！」

蔣興元仍然垂首而坐，身子無風自動，展玉翅亦甚是詫異，忍不住蹲在他面前，誠懇地道：「蔣兄，展某可是眞心放你走的，若你害怕上面有人攔阻，便由我親自送你出去。」

蔣興元抬起頭來，聲音沙啞地道：「展兄，求你一件事，你給我一個痛快吧！」

展玉翅正容道：「大丈夫敢作敢爲敢擔當，因何會無勇氣活下去？天下叫化子們還需要你的支持和幫助，蔣兄，我們不關，你隨時可走，因時間緊迫，展某不能多陪了。」

他走了兩步，又回頭道：「蔣兄，你若自殺，便要令我失望了，

有一句老話，請你記住，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後會有期。」

展玉翅出去之後，把情況扼要地告訴顧笑天，顧笑天驚道：「展幫主，你不怕放虎歸山？把門開着，他隨時可進出，他若死不悔改，無異在咱們中間埋下一桶火藥，待樂知足攻進來時，他來個裡應外合，可就……」

「我相信我的目光，有事也由我承擔，你若擔心，請派兩個人暗中監視，若有異動告訴我就是。」

上了地面，展玉翅又道：「總堂主，樂知足很可能會在天亮之前進攻，如今離最危險的時刻，尚有兩個時辰，可安排弟兄們輪流休息一下，弦拉得太緊而不放便會斷裂。你把這一切告訴齊幫主，我仍到外面監視，以收內外夾攻之效！」

顧笑天道：「多謝展幫主勞神，請小心……大恩不言謝，事後本幫總會報答。」

展玉翅微笑道：「助人等於助己，何況彼此既是同行，又是同道，還說什麼感謝、報答？總堂主不嫌生外？」言畢雙肩一聳，身形已消逝在圍牆外。

顧笑天怔怔地望着展玉翅之去向，心情十分復雜，實難相信展玉翅還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本來他對他還有些抗拒，但如今已由抗拒而轉爲欽佩了。

一陣夜風吹來，顧笑天方駭然一醒，慌忙去向齊英明報告一切。

大地更加寂靜了，濟南城就像是座死城，僵硬地伏在黑暗中。

遠處傳來的梆子聲已是四更，管飛星忍不住問：「幫主，他們眞的會來麼？」

展玉翅淡淡地道：「十不離九。」

「但爲何沒有半點動靜？」

今夜連展玉翅也覺得管飛星的態度有異以往，最低限度話比較多，大概心情緊張。「飛星，他們來不來，咱們都得守在此處，既然如此，又何須緊張？大戰之前最忌心情緊張。」

「不錯，大戰前夕，參與者均會心情緊張，要做到既重視一切，又不緊張，需極大之勇氣和智慧。」管飛星爲這句話，陷入於沉思。

大地更加黑暗，連天上之星星也隱去。

風涼露寒，腰上的刀更冷。

黎明前之黑暗，濟南城表面上平靜，但已拉開弓弦，拉得更緊了。今日這一戰，不單止關乎齊魯丐幫之存亡，也關連到天下衆多丐幫之前途。

「得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起，馬蹄鐵敲在長街石板上，驚破了長夜之寂靜，也敲打在齊魯丐幫弟子的心上，恍似打响戰鼓。

管飛星忍不住探頭望去，但見一人一騎直向總舵大門衝去，馬上騎客來不及拉住馬匹，飛身離鞍躍下，那馬兒衝上石階，頭顱直撞在大門上。

「轟」一聲，夾雜着馬兒的慘嘶聲和裡面的人聲，接着大門打開，騎客喘着氣道：「快報告幫主，樂知足帶人進城了，一共二十多個人。」他便是雲小鵬。

展玉翅一躍而下，對雲小鵬道：「你不必進去，埋伏在小樓上面，以便敵人攻進去之後，由外反攻，上面還有我一位手下。」

雲小鵬對他十分尊敬，應了一聲，展玉翅則改掠到小樓對面的屋頂埋伏。

就在此刻，展玉翅已感到一股殺氣慢慢迫近，可是敵人仍未出現，他一顆心不由懸起，他對自己之感覺深具信心，敵人未見，因何有殺氣近身？

唯一的解釋是樂知足先派幾個高手作先頭部隊，到齊魯丐幫總舵埋伏，這刹那，展玉翅對樂知足又多了一層認識。

樂知足果然是個勁敵，雖充滿了自信，仍然有備而來，務求以最小的損失，換取最大之戰果。

殺氣仍在，展玉翅整個人伏在屋脊後面，連呼吸也放得極爲輕緩。他凝神運功，以其此時的功力，居然沒有探測到殺氣發自何方，來者匿在何處？甚至連來者有多少人亦不知道。

就在此刻，他聽到街道上傳來一陣輕捷的步履聲，料樂知足已率人殺到。緊接着一陣颼颼聲响，似是長箭破空之聲。

展玉翅起初還以爲齊魯丐幫總舵裡的人發現敵踪，發射阻攔，却不知箭是由樂知足這幫人發射的，箭桿上都縛着蘸煤油的棉花，還點着火。

刹那間，又聞一個蒼勁的聲音道：「齊英明，樂某人在此，所謂醜婦終於要見家翁，你龜縮在屋內，難道便可以躲得過去？」言畢一陣狂笑。

齊魯丐幫那方依然沒有動靜，樂知足笑聲倏地戛然而止，稍頓即道：「强攻進去。」

展玉翅悄悄探頭過屋脊望下去，只見幾條人影立即躍上圍牆，冷不防裡面萬箭齊發，好幾個人沒有準備，被迫回原地，但仍有幾個揮舞兵器，磕飛長箭，落在圍牆之內。

直至此刻，裡面方亮起火來，接着便是一陣斷殺聲，樂知足沉聲道：「再上！」

（未完・八）

上文提要： 溫柔進入金風細雨樓，蔡水擇、張炭、吳諒等也隨着她進入樓內，梁何等人把蔡水擇等人留在黃樓底層，却把溫柔請上了白樓頂層，蔡水擇等都叫溫柔不要上去，她偏要去。白愁飛吩咐了梁何速去辦好一切之後，回到留白軒，見到溫柔在房裡，本想直闖進去，但不敢冒昧，先敲房門才進去，他認爲溫柔已掌握在他手中……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　飛・圖

傷心小箭

溫小妞無辜受害　兩莽夫闖下禍端

「沒想到你的佛心那麼重，不會有一天當尼姑去吧，不過，如果出家已成，看妳把箸子拿得那麼近挾菜餚的地方，」白愁飛不得意的隨口搭訕，並趁此轉換了一個話題，「將來一定嫁個近在身邊的丈夫了！」

「赫！」溫柔疑惑地問：「這是怎麼看得出來的呢？」

「這還不簡單，」白愁飛趨過去示意，「這是箸嘴，那是箸尾，你的拇食二指揑住筷子，越近箸嘴，嫁人最是近親，反之便是遠方姻緣了。」

忽聽外面爭吵之聲大作。

「我們要進去！」

「誰也不准入內！」

「我們偏要進去！」

「你們敢！」

「沒什麼不敢的，除非你們放人！」

「什麼放人只是你們自己送上門來的！」

接着便是一陣乒乒乓乓的打鬥聲。

溫柔聽了，半嗔半喜，豎眉呼道：「讓他們上來！」

白愁飛正欲發令阻止，忽覺胸口一陣發悶，四肢無力，眞氣不繼，話到了喉頭，竟說不出來也傳不下去。

他此驚非同小可。

由於命令是「留白軒」裏發出來的，也不聞白愁飛出言反對，攔阻張炭、蔡水擇、吳諒上樓的人，全都不敢造次。

只好由他們登樓。

一看溫柔和白愁飛點着燭晚膳，張炭就光火，但也放了心。

「溫姑娘，走吧，這兒非久留之地。」

「你們吃了飯沒有？吃過飯才走吧。」

溫柔堅定的搖頭，睨着白愁飛，似笑非笑的說。

白愁飛幾度運氣，均覺腹痛如絞，表面不動聲息，但心中大爲驚駭。

枉他縱橫一世，竟折在這樣一個女娃子的手上！

「我的姑奶奶！」張炭叫了起來，「還吃飯，王老三這回兒可躭心死了！」

「讓他擔心擔心我也好，」溫柔笑得酒渦像在美靨上佈下兩個小漩渦：「別以爲本姑娘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那有這般好欺負的。」

白愁飛聽在心裡，可不是滋味，只說：「我可沒欺侮妳啊。」

「你沒欺侮我，所以，我不是留下來了麼？」溫柔向張炭等說，「你們先回去吧，我吃完了飯便下樓來。」

張炭、蔡水擇、吳諒各自相覷，只好唉聲嘆氣的說：「好吧，姑奶奶，咱們等。」

說着就要坐下來。

「你們在這裏等？」

溫柔似不可置信。

「你們吃你們的呀！」

「不在這兒等，到那兒等去？」

「我們在這裏等，對妳最安全呀！」

「我那會有事！」溫柔啐道：「你們這兒一個個全有事了還輪不到我呢！快，聽姑奶奶我的話，下樓等去。」

「妳要小心啊，姑奶奶，」蔡水擇仍苦口婆心的說，「這些酒菜裡，他可能下了毒。」

「下毒？」溫柔反問他：「他爲什麼要對我下毒？」

蔡水擇爲之瞠目，搔頭皮也沒答得出這一句偉大的問話來。

「就算不下毒，」張炭只好「支援」蔡水擇：「畢竟本是同根生嘛，」也可能會下藥。」

「下藥？」溫柔很感興趣，「什麼藥？」

「這……」張炭也在擠臉上的痘子，「例如……迷藥。」

「他對我下迷藥作甚？」

「作甚？」

張炭瞪大了眼睛。

「姑奶奶，妳不是連這都想像不出來吧？」吳諒說笑道：「你奶奶的，這都做不到就不是男人，這都想不出來就不是女人……」

「啪！」話未說完，他臉上已吃了一記耳光。

溫柔賞的。

「你們心邪！」

「本姑娘向他下毒，易如反掌，他向本姑奶奶下藥？門都沒有！」

然後她下令：「快下樓去，我一會兒就下來一起走。」

他們只好不情不願，不甘心不痛快的，磨磨蹭蹭下樓去了。

祥哥兒和歐陽意意都覺得白愁飛可眞有本領。

他們私下交換了看法：

「白樓主可眞厲害，不僅武功高强，連對女人也眞有一手。」

「對呀，他不必說話哩，讓那女娃子自行把人都給趕出去了，這才高明！」

「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方法……」

「反正不管是什麼辦法，女人嘛，只要你跟她們有一脚，她們就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反正，別得罪女人，說不定她一夜之間就成了你的樓主夫人！」

「胡吹大氣，多年，你跟留香園、孔雀樓、瀟湘閣、如意館的大姐們不是多有七手八脚的嗎，也不見得有女人跟你死半顆心，塌半爿地哪！可是同人不同命呀！」

「啐！去你的……」

當然沒人相信白愁飛眞的中了毒。

* * *

可惜白愁飛此際心中的滋味可不是他們所揣想中那麼好受。

沒想到，終年打雁的，今兒竟叫雁兒啄瞎了眼！

自已可眞是「瞎了眼了」，竟忘了溫柔也是姓「溫」的。

「老字號」溫家的溫！

她老爹洛陽溫晚也正是「活字號」的主事高手之一。

不過，他還沒完全絕望。

至少，溫柔剛才沒當眞的當着蔡水擇等人面前把制住他的事道破，這樣看來，事情說不定還有轉圜的餘地。

他只覺哭笑不得。

原來，溫柔既送上門來，他蓄意利用這機會迷惑强暴了她，但到頭來，這機會卻易了主、換了位，變成他一時大意，不防溫柔，反而給她下了藥，落在她手裡。

「老字號」溫家的「藥」自然十分厲害，就憑他的內力，居然逼迫不出來，壓不下去。

剛才手下上了「留白軒」，他也沒即時求救。

一是他幾乎作聲不得。

二是溫柔就在側邊，要殺他輕易而舉。

梁何忙着佈置，沒一道上來，他不認爲歐陽意意和祥哥兒反應夠快，而他身邊也沒有蘇夢枕、王小石這等人物。

三是縱使救得了他又如何？「老字號」的解藥只有溫家的人知曉，萬一鬧開了，救不了他，只變成笑話。

他還不知道溫柔迷倒他的用意。

他自忖還可以「搜一搜」：說不定，眞如他想的，溫柔對他不可能有什麼惡意，他才會着了她下的藥——要是她不存敵意，那麼，這事就不一定不可以解決，總勝鬧開來給江湖上的人恥笑：堂堂「金風細雨樓」樓主連一個女子都解決不了，還給收拾了！

這個面子不能丟！

在武林中行走的人，頭可抛，血可流，面子不可以要丟就丟！

他是呼風喚雨京裏第一大帮派主事人，這口氣他輸不起！

* * *

溫柔在燭火氤氳中吃吃地笑，像極了一隻得意洋洋的小母鷄。

「我威不威風？」她得意洋洋的問白愁飛。

「威風。」

「我厲不厲害？」

「厲害。」白愁飛沉住了氣。

「你有沒有不服氣?」

「沒有。」然後才說:「我對妳全無歹意，妳卻來暗算我。」

「我暗算你?」溫柔嗤地一笑，「是你們自己小覷了本姑娘的實力。」

這點白愁飛自是十分承認。

他更承認的是:美麗女子最殺人不見血的手段就是:溫柔。

女人的溫柔可使人不加設防。

不施設防的高手與常人無異，只怕還更容易死於非命一些。

所以他只有苦笑。

「你也忘了我是『老字號』溫家的一員，」溫柔俏皮得眼波、眼角、眼眉兒都是喜孜孜的，「我一嗅就知道，酒裏下了『胭脂淚』。他們、大家、所有人都不知道也忘了本姑娘天生有這個本領，可見你們有多忽略啊!」

白愁飛抗聲道:「但我沒有用這酒來灌妳啊。」

「所以本姑娘就用『離人醉』反下在你酒裏，給你一個教訓。」

白愁飛慘笑道:「現在，我可受到教訓了，妳卻是爲何要這樣做?」

「我是個女子，我要的是溫溫柔柔的一起開開心心，而不是辛辛苦苦的去轟轟烈烈做什麼大事。轟轟烈烈是你們男人的事。」溫柔幽幽的道，「不管在金風細雨樓還是象鼻塔，我和朱小腰、何小河都是這麼想，也常這麼講的，只不過，你們老忙你們的事，沒把他們這些猶勝男兒的巾幗英雌瞧在眼裏。」

「妳們高興那麼想，誰阻着妳來着?」白愁飛更覺莫名其妙，「那也犯不着把我來毒倒呀!」

「我毒倒你，只是爲了要証明:本姑娘比你更行!」

「妳行妳行!」白愁飛嘿聲道，「妳行行好，解了我的毒吧!」

「你眞氣不足，話也說不響，對吧?」

「妳是聽到的了，不必再多此一問吧!」

「那你的手不可以動嗎?」

「可以，但只是運不上力。」

「那邊不是有酒嗎?」

「我還喝酒?」

「喝，你喝這一壺。」

「這壺酒不是有『胭脂淚』的嗎?」

「正是。」

「妳什麼意思?」

「告訴你，不害你，看你這個疑心鬼!」溫柔愉快的說，「『胭脂淚』的藥力正好可以尅制『離人醉』，你一喝下去，不到半刻便可恢復如常。」

「眞的?」

「騙你作甚?」溫柔眼皮流轉，俏巧的說，「知道本姑娘爲什麼不爲難你的原因麼?」

白愁飛只覺肉在砧上，心裏盤算，口裡卻問:「爲什麼?」

溫柔悄悄的在白愁飛身畔呵了口氣，說:「因爲你剛才沒有眞的把那些下了『胭脂淚』的酒給我喝，要不然……」

她的玉頰像兩個小籠飽子，而且還是染了桃色緋意的飽子。

「如果你是那樣，我才不理你。」

然後她一擰身，抄起那壺酒，壺嘴對着白愁飛灌了幾口。

說也奇怪，白愁飛在這燭光晃漾的房中，只覺一陣暖意，彷彿源自心頭漸而湧散洋溢開來的一股溫馨，滲入了這一向孤獨的人住的孤獨的房間。

* * *

這次，吳諒、張炭、蔡水擇只在白樓樓子底層等候。由於剛才在「留白軒」白愁飛並未曾示意，是以歐陽意意、利小吉、祥哥兒、朱如是都不好將之驅逐。

不過仍虎視眈眈的監視他們。

吳諒、蔡水擇、張炭三人也喁喁細語，商謀對策。

「看來，溫柔在上面似眞的沒什麼危險，咱們白走這一趟，白擔心這一場了。」吳諒比較樂觀。

「我看這就言之過早了，白愁飛這人反覆無常，溫柔要對付他，只怕不行呢!」張炭則比較悲觀。

「唉。」蔡水擇卻是嘆了一聲。

張炭瞪了他一眼。

「怎麼了?」吳諒問，「有話就說嘛。」

「我看問題不在白愁飛。」

「那誰有問題?」吳諒不明白，「你?」

「不。」蔡水擇不安的搓絞着手指頭，道，「溫柔。」

張炭又橫了他一眼。

狠狠地。

* * *

一物治一物:大象怕耗子，糯米治木虱。

白愁飛着了迷藥，全身酥軟無力，好像一具機器，機簧未曾發動，便形同廢物。

但溫柔此際替他按下了機簧。

他的「機簧」便是喝了「胭脂淚」。

「胭脂淚」的藥力正好可尅制「離人醉」。

白愁飛體力正在恢復。

他也感覺到自己正在復元中。

溫柔嬌俏的看着他，好像很滿意自己的這一手。

白愁飛默默運功。

微微喘息。

他現在面臨幾個抉擇。

一，照計劃進行，飛了進來的鴿子不烤熟了吃進肚子裏，實在對不住自己。

二，放她一馬，保留個好情面，將來或有大用——就像他當日禮待雷媚，到有朝一日跟蘇夢枕實力相峙時，便佔了很大的便宜。而且，她對自己這麼好，自己不妨善待她，當作回報。

三，留住她，不讓她走，但享受她美妙身子、清白之軀一事可暫緩，反正來日方長，斷了翅的鳳凰不怕牠飛得上枝頭。

白愁飛正在逼出體內剩餘的藥力，只覺陣寒陣熱，時冷時炙。

溫柔忽支頤於桌上，移近身子來，婉言道:「飛哥……」

這一聲呼喚，蕩氣廻腸，白愁飛只見溫柔溫柔款款，紅唇噏張，星眸半攏，美不勝收，心頭也眞一盪不休。

「你可否答允我一件事……」

「什麼事?你說好了，能答應的我一定答應。」

對公事上這麼輕柔的話，白愁飛是第一次說。

溫柔喜上眉梢。

「不要傷害小石頭好不好?那些兄弟本都是一家子的人，你不要那麼狠心對付他們好不好呢?我知道小石頭他決不會無辜傷害人的。你就不要對付小石頭好不好?」

白愁飛心頭冷了。

臉色冷了。

眼色更冷。

但卻笑了——至少，眉、臉、嘴都是一個完完整整的笑容。

「妳今回來——就爲了這事?」

溫柔喜不自勝的道:「是不是!我都說你們本就是兄弟，沒有解不了的仇的!只要我一說，你就一定會答允我的了。」

「是嗎?」

她又吹氣若蘭的說:「你答應我啊?我要你親口答應一聲嘛。」

「答應妳，不難，妳先幫我一件事。」

「好啊，什麼事，你說好了，沒有我解決不了的事。」

「妳先替我殺了幾個人。」

「殺人?」溫柔的口張成了○字，闔不攏，「誰?」

「蘇夢枕、王小石，還有妳師父、妳爹爹，他已潛入了京裏，可不是嗎?」

溫柔睜大了眼。

笑了。

「你眞會開玩笑。還嚇了我一跳。要是爹眞的來了就糟糕了。」

溫柔拍拍胸口。

胸很小，但秀氣，很挺。

白愁飛只覺一陣燠熱:「胭脂淚」的藥力本就帶有相當强烈的淫性，在中和「離人醉」的痳醉力，但仍殘留了不少份量的催情藥力。

「對，我是開玩笑。」

他呼了一口氣。

因爲褲襠裏極熱!

勁極!也繃得極緊。難受極了!

她也舒了一口氣。

笑了。

「我就知道你在開玩笑。」

兩人都笑了。

燭火微顫，滾出了一行蠟淚。

溫柔嬌喘不已。

白愁飛徐徐立起，微微咳嗽。

「怎麼了?」

溫柔關懷的問。

「沒事，最近常有點小恙。」

白愁飛微微捂住了胸，另一手撐在桌面上。

溫柔很躭心，花容失色，過去攙扶他，關切之情洋溢於臉。

「你知道嗎?」

「知道什麼?」

「你越來越像了。」

「像什麼?」

「像他啊。」

「他?」

「我師哥呀。」

「……蘇夢枕?」

「你瘦了，越來越有權，而且冷酷，怎不像他?但我知道你跟他是一樣的:外表冷傲，內心很善良呢!」

「是嗎?」

「不是嗎?」

「……是。」

「是」字一出口，白愁飛這指如風，已封住了溫柔身上五處要穴。

* * *

頭有多大?

這也說不準，因爲，有的人頭大一些，有的小一些，但大小之間的差距總不會太離譜。

也不見得頭大的人一定就很聰明，頭小的人就愚蠢。當然也有頭大無腦的笨人，只不過，常用腦筋的人自然在比例上頭大一些，四肢不見得便會太發達，比較多作勞力的人，四肢當然發達些，相形之下，頭就較投閒置散了。

頭大也沒有用，最重要的還是腦。腦控制了一切思想和行動，只不過，人類迄今頂多只活用腦子功能的百分之五，其餘未善用的，確如宇宙一般浩瀚、神秘、未可限量。

不過，今天，誰也沒王小石的頭大。

他今日幾乎是在他過去半生裡最頭大的一天!

也是京城裏最「頭大」的一人!

自從在「神侯府」裡聽得那大消息後，他一個頭足有三百個大!

* * *

王小石之所以久久未返「象鼻塔」，以致一直仍未得悉溫柔竟赴「

金風細雨樓」的事，乃是因爲他正執意在「神侯府」等消息。

消息終於有了。

「三劍童」及新拜無情門下的「一刀僮」終於回來了。

無情神情頹喪，精神委頓，就似打了一大場仗（而且還肯定不是勝仗）回來。王小石從來沒見過這殘廢的人這麼沮喪過。

可是無情一開口就安慰王小石。

「你不要躭心，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只不過……」

王小石的心立即往下沉。

因爲他年紀雖輕，却飽歷人情世故，他深知道一個人之所以能安慰別人，首決條件他的情況要比那人好些，才安慰「得起」。

也就是說，無情雖遭逢不少的問題，可是，他要自己面對的問題，肯定更大，更加艱鉅！

所以他單刀直入就說：「唐寶牛和方恨少到底惹上什麼事了？」

無情知瞞不住明眼人，也開門見山便說：「他們闖入『八爺莊』。」

王小石吃了一驚：「他們暗殺龍八？」

無情嘆了一口氣：「是龍八就好辦了。」

「不是龍八？」

「不只是龍八，今晚『八爺莊』裡，連童貫、王黼也在那兒。」

「這般大陣仗，只怕米蒼穹也會在那兒壓陣了。」

無情居然點頭：「他眞的就在那兒。」

「什麼？」王小石跺足道，「他們眞的敢狙殺米有橋？」

無情又嘆了一聲。

這回的嘆息更長。

「要只是米公公，那還不十分難辦。」

「什麼？」王小石目瞪口呆：「難道……他們……竟然……」

無情點點頭。

這回，連追命鐵手冷血，都得同時嘆了一口氣。

「這……」王小石詫愕莫已：「難道他們……竟敢……」

* * *

這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什麼他們不敢做的事。

很多人都說他們無悔、無畏、無愧，以爲是勇敢精進、大丈夫的氣概，其實不然。其實一個人什麼都不怕，那只是非常恬不知恥、不敢面對現實的人。

這種人，本就跟大勇沒什麼關係。

很多人以爲俠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其實這一點也沒有了不起，明知其不可爲而爲，寇賊採花盜都優而爲之，以武犯禁，誰還不會？不過，知其不可爲而義所當爲者爲之，那就不容易了。

那就是說，雖然知道不能做，但爲了義氣道理，不得不做，不怕任何犧牲也非做不可，這才難得。

如果是不仁不義的事，反而要不爲——人先能不爲，而後方可以有爲。

有勇氣去拒絕做一些害人利己的事，才能眞正做出偉大的事業。

這才是眞正的俠義精神。

那麼這一趟唐寶牛和方恨少做的是什麼事呢？

他們做了什麼？

老實說，他們自己也不大知道。

也許，他們眞的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也就不敢做了。

* * *

唐寶牛和方恨少打倒了萬里望與陳皮後，氣勢正壯。

方恨少問唐寶牛：「你想不想做大事？」

唐寶牛回答乾脆：「想。可是沒有用。」

「想就去做呀，做了就有用了。『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你說什麼？」

「這是荀子的話，你居然沒聽過？」

「荀子是誰？說那麼深奧的話，眞是陰損！」

「荀子你都不懂！他與孟子齊名，曾在齊國三度出任祭酒，對『六經』的修訂建有大功……」

「六經？我們做大事，你來談佛經？還是發神經？」

「唉呀，現在我終於明白了。」

「明白什麼來着？」

「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猪。」

「你罵人？」

「我罵蠢人。」

「你別以爲我不會聽！那個損人的傢伙是說：光知沒有用，還得要行，最好知行合一！」

「原來你聽得懂……嘿嘿，人不可貌相也！」

「說了一大堆雜七雜八的，爲什麼不乾乾脆脆的就說：實行比知道更重要？乾淨俐落，不必一大堆猪狗牛羊貓，什麼老子孔子孟子荀子手指脚趾還魂紙的！」

「好，跟你這草包，只好不掉香包，直話直說，說給直娘賊聽了！」

「好哇，你這可是罵人了！」

「別動氣嘛，咱們應該聯合起來，做點大事給沒瞧得起咱們的四大名捕和小石頭瞧瞧才是正事！」

「怎麼做？他們又沒邀我們一起去幹？」

「他們不要咱們一道，咱們就什麼事也不能做？大隻牛，不，唐巨俠，那你也太看扁自己了吧？」

「我怕？海瓜子變山那麼大我也不怕！猛獸不在當道時，困龍也有上天時！想當初小石頭沒回得京城來，誰也沒爲他說好話，就我唐巨俠逢着人駡他，就跟誰擂，死一場就當交個知心友，嘿，嘿，他幹什麼大事要事，卻也不把我唐大巨俠預算在內！」

「誰不是那樣！他還是通緝要犯、黑頭黑臉的時候，人家貶他一句，本公子不是三五個嘴巴子賞他？所以咱們英雄行險道，富貴似花枝，要得驚人藝，須下苦工夫；打得老虎死，大家有肉吃……」

「喂，你到底又要什麼啊？」

「一句話：咱們去做大事！」

「什麼大事？」

「咱們先行幹掉一個重要人物，讓他們吃驚吃驚。」

「幹掉人？有誰那麼深仇大恨呀？」

「嘿嘿嘿……龍八。」

「龍八？他倒是不做好事，狐假虎威，該殺！」

「殺倒未必。他好歹也是個朝廷命官，殺了麻煩，揍一頓可洩心頭之憤。」

「好啊！」

「那就走呀！」

「不行！」

「又怎麼了？」

「怎麼找龍八？他這個人仇家多，狡似狐，老是東躲西匿找他可不易。」

「到他家裏去啊！有家當官的人還有不好找的！」

「一路殺進門去？只怕傷人多，獨是他一早聞風溜了。」

這個倒是唐寶牛比較謹慎。

「這倒不勞你拳頭打十個八個狗腿鷹爪，我包準有辦法自出自入，靠近他眼邊，再一拳把他鼻子打成一截鼻涕如何？」

「直出直入？八爺莊是難不倒我唐少大巨俠，但他身邊混飯吃的傢伙倒有幾個算是充得上陣仗的。」

「你少躭心。他那狗窩狐窟就當是大埋伏，但機關縱控在咱們手上，有鑰匙還怕開關不了機括？你免憂啦！」

「機括？」

「告訴你！」方恨少洋洋得意的自衣襟內掏出了兩面令牌：「我在剛才那兩個狗腿子的傢伙身上，搜到了這兩面出入八爺莊無阻的通行令！」

* * *

這是對的。

機括的開關在他們手裏，既能通行無阻，就如入無人之境，還怕什麼？

也是錯的。

機括雖然控制在他們手上，但機關一旦發動，他們身在其中，誰還把得住開關？連機關都應付不來的時候，誰敢有暇理會齒輪、螺絲、機括的？

況且，人生裡的得失，有時殊爲難說。

方恨少湊巧盜得了這兩面令牌，所以眞的做成了一件大事——轟動京城的大事！

不過，若是他們一早已計較過這件事的後果與影響，他們對這兩面令牌，仍視若至寶，還是畏如蛇蠍？

* * *

「八爺莊」防守森嚴，而且還當晚防守得特別森嚴，自不是有了令牌，就要進便進，要出就出的。

如果要硬打進去，他們又覺費事，主要是因爲：

一，他們要打的是龍八太爺，也就是蔡京手上一大紅人，亦是橫跨武林、朝廷的一大無恥之徒，可不是打他的嘍囉小卒。

二，如果從外面打起，就算打得進去，龍八也一定望風而逃之夭夭，打草驚蛇，反而趕出一羣蚊子！

三，他們自恃身份，才不願跟龍八的手下廝纏，要打，就打頭頭；打頭頭，才算件大事！

既要不動聲色的進入「八爺莊」，但又透不過重重防衛，那該如何是好呢？

「沒問題，」方恨少唇梢、眼梢、嘴梢、鼻梢全浮現了洋洋得意，「幸好你遇着了我。」

於是他們開始易容打扮，喬裝成一個老媽子、一個小宮女。

小宮女當然是方恨少。

老媽子理所當然就是唐寶牛。

* * *

今晚「八爺莊」也眞奇怪，非但有很多大內侍衛、禁軍高手、武林好手巡弋着，還有不少太監、宮女來來往往，看樣子都也有兩下子。

方恨少眼尖，找了個司膳的老媽子和服侍王侯的小宮女，點倒了之後，在街角陰影處依樣畫葫蘆，把自己打扮了，又跟唐寶牛裝扮。扮了老半天，方恨少說：「得了。」

唐寶牛乍見方恨少，嘩，眉帶春意目帶笑，含苞花嫩嬌，眞比眞的女子還美！不禁搖頭嘆道：「看來，你還是去當女人省事，難怪平時都文縐縐，娘娘腔的。」

方恨少居然還掩着紅唇羞笑：「好說好說，那有你這般雄武過人。」

這句話，唐寶牛聽得頗爲合意。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知機子獨探桃花院，却被小桃紅在洗澡水中下了迷藥，致使全身失力，暫時沒有任何自衞能力，方知小桃紅果眞是「三聖會」的人，經巧言矇騙，方得解藥逃離桃花院。走到半路又遇到杜浩然及手下人的堵截，知機子又是一番巧言周旋，方擺脫對方。不想，他剛轉過身來，却撞到了身披黑斗篷、一身勁裝的小桃紅……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危急關頭獲救星　天外寒光致敵命

「姑娘整得在下死去活來，差一點丟了老命！」知機子道：「難道在下就不能用點技巧自保麼？」

「你的技巧，就是編造一片謊言欺騙一個弱女子？」

「你還算弱女子啊！」知機子打斷小桃紅的話接道：「那眞是天下奇聞哪，姑娘手段既毒，人又詐得厲害，想必是神女峯上明月觀的女道士了。」

小桃紅道：「你是在胡猜呀！不過，猜得挺準的，看來老爺子不是簡單人物！走吧！咱們回桃花院，我要好好的招待你。」

「好意心領，這桃花院不用再回去了。」知機子道：「姑娘年紀不大，但却機詐陰險，出手惡毒。」

「罵得好難聽啊！」小桃紅揚了揚手中寶劍，笑道：「不過，我不會計較你口舌之能，但桃花院非要你回去不可，否則，就是你的大不幸了，知機子，你心中該明白，三聖會多麼需要你的合作呀！」

「那看姑娘的本領了！」知機子道：「老夫可以死在你的劍下，也不會讓妳有活捉我的機會。」

「我擔心的也是這些了，殺你不難，活捉就有些煩惱了，」小桃紅道：「你不是很喜歡我麼？回到桃花院去，我先陪你上床，以後的事，慢慢再研究辦理，三聖會非常的重視你，你如肯合作，可能會介於很高職位，說不定也把我調到你的身側侍候你，坐擁如花美妾，錦衣玉食，日子過得多好啊！爲什麼死心眼，非要尋死不可？」

厲害呀！厲害！知機子心中暗暗忖道：不擇手段到了這種地步，人性中所有的弱點，他們全利用了，明月觀僻處深山絕峯之上，人跡罕至，應該是個一塵不染的清修之地，怎會調教出這樣的女弟子出來，個個都像經歷過風月淬煉，江湖磨練，練出了一身本領，也練得一身污染。

「好話說盡了，」小桃紅道：「既是無法讓你就範，只好動用武力了。」

知機子心中暗道：明月觀中，技藝詭異，劍法定有非常多的變化，雖然經一年苦練，武功大有進境，但能不能應付下這個丫頭，仍是全無把握。不過一定要全力以赴，寧可戰死，埋骨荒野，也不能讓她生擒回去，受盡折磨，那份痛苦，已逾越了能夠忍受的極限。

心念及此，立刻凝神提氣，全神戒備，臉色也變得十分冷肅，一副慷慨赴義去，生死不懊悔的架式。

小桃紅却輕鬆得很，不知是藝高膽大，還是年少不識愁滋味，緩緩舉手一劍刺了過去。

知機子短刀橫擊，竟是硬封來

劍。

劍上全無力道，一和短刀相接，隨着刀上之力，向上斜斜飄去，却隨刀身轉，劍勢又向前滑去。

這是什麼劍法？知機子在江湖走了數十年，還未遇到這樣的劍法。

冒着手腕被斬的危險，知機子並未棄刀，一棄刀就任人宰割了，一吸氣，身子直直的向後退了三尺，竟然避開了一擊。

「老匹夫，眞有點底子啊！」小桃紅火大了，老爺子也變成了老匹夫，隨即發動了快速的攻勢。

但見寒光流轉，一出手就攻了八劍。

知機子身閃刀封，勉强應付開八劍攻勢。

可是劍法展開，有如行雲流水一般，身法和劍招一般快速，知機子手中短刀輪轉如風，竟然無法觸及劍勢，頓有左支右拙之感，十個回合下來，知機子已身中三劍，雖都是皮肉之傷，未傷及筋骨，但却鮮血淌流，不停的湧出。

小桃紅笑道：「老匹夫，你身上有多少鮮血可流？流到血盡力自竭，無能反抗，再把你拿下不遲，我不信你身上有流不盡的血。」

原來打的是這樣算盤，所以，長劍專刺肌肉厚粗的地方。

知機子吃了一驚，忖道：好惡毒的小妖女，不是她恫嚇提醒，一時間還未想到，不錯，他已感到了揮刀之苦，氣力不繼了。

小桃紅劍招更緊，不刺人了，專找知機子手中的短刀下手，但聞金鐵交鳴不絕，連響三聲，而且，一次比一起力道强大。

小桃紅人雖嬌小玲瓏，但她內力相當不弱，是根基紮實的人，如此年輕貌美的小姑娘，已練到力、術兩具的境界，實非容易。

知機子全力握刀，不讓兵刄脫手，也忍下對方的冷諷、熱嘲，等待着適當的自戕機會。

一次自戕死不成，就沒有第二次機會，必得一死成功。

他已承受了無法忍受的痛苦，不再相信自己眞有忍受磨難的能力，唯一的安全辦法是一死了之。

小桃紅在劍勢綿密的攻勢中，突然踢出一脚，來得全無徵兆，知機子無法閃避，也不知如何閃避，數十年江湖行脚，沒見過這種武功。

知機子被踢了個四脚朝天。

小桃紅躍飛而起，蓮足三點，點中了知機子三處穴道，斷了知機子自戕的能力，也點落他手中短刀。

現在，知機子只有一個打算，以最大的毅力去忍受痛苦，來個咬牙不語，他已失去掌控自己生死的能力，準備任人宰割了。

小桃紅吹出一種尖銳的哨音，不是很大，但很怪異。

餘音未絕中，兩條人影已飛躍而至，一身的黑色夜行勁裝，背插單刀，年紀都只有二十四五歲，以知機子的閱歷，一眼就看出了是三聖會訓練出來的武士。

敢情這桃花院的四週，入夜之後，都有武士埋伏，只要一聽召喚，立刻出現，站在一側待命。

如此的戒備森嚴，在防範什麼呢？難道在江南地面上，三聖會還有敵人？

「老匹夫，你給我仔細聽着，姑娘我已經被你耍了一次，氣還未平，」小桃紅冷冷說道：「我已知道你的身份，但我仍希望聽你自己招出來，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知機子咬牙不語。

「有骨氣！先砍了他左右雙手，」小桃紅冷冷說道：「再挑斷雙腿脚筋，然後替他敷藥包紮，送到杭州分會去，再用篷車送到姑蘇總會，這一路上，不用擔心被他逃了。」

「好惡毒呀！」知機子道：「老子認了，別說斷我手足，就算把老子一刀一刀的凌遲了，也別想由老夫口中聽到一點消息。」

小桃紅冷冷道：「動手！」

兩個黑衣人同時抽出背上單刀，逼近仰臥在地上的知機子。

小桃紅却一甩頭，轉身走了。

她知道自己出手多重，兩三個時辰之內，人絕對不能動彈。

煮熟的鴨子不用怕牠飛跑了，小桃紅走得很放心，再說血淋淋的場面，也沒什麼好看的。

兩個黑衣人各出左脚，分踏住知機子的兩條手臂，準備下刀了。

就在千鈞一髮的當兒，一道寒光飛過來，那麼快，那麼準的切過了兩個黑衣人的咽喉。

鮮血向外標射，但却未發出一點聲音，屍體也被人扶住了，未倒下去，同時響起了一聲痛吟，就像人被斬斷了雙手，在極力的忍耐下，仍是忍耐不住，發出疼痛的呻吟。

知機子閉上雙目，調勻呼吸，準備迎接斷手之疼，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麼變化，只感覺數滴熱水灑在臉上，鼻息間也聞到一股血腥氣味，却無疼痛之感。

睜眼看去，兩個黑衣人仍在身邊站着，只是手中的單刀已跌落在地上，距離很近，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們咽喉處，鮮血在流，分明有人殺了敵人救了他，奇怪的是兩具屍體却沒倒下。

思索之間，突聞一個輕微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老前輩可

是姓黃，道號知機子麼？」

知機子緩緩吁一口氣，道：「不錯，朋友是誰？爲何救我？」

兩具屍體之間突然探出一個腦袋，道：「晚輩蕭寒星，是白翎姑娘的師弟，救駕來遲，前輩受驚了。」一臉恭敬，尤帶稚氣。

「白翎姑娘的師弟，老朽聽過，謝謝你了，小兄弟。」知機子微笑示意。

蕭寒星緩緩放下了兩具屍體，解開知機子身上穴道，知機子伸動一下手脚，坐起身子，看清楚蕭寒星，不禁一呆。

蕭寒星容貌盡復，小臉上白裏透紅，但那身衣服，却是桃花院中的工作人員的衣裝。

「我混跡在桃花院中工作，是端茶送酒的小廝，今晚上我還爲前輩送過酒菜，」蕭寒星笑道：「我用不少心機，才謀到這個差事。」

「一代新人勝舊人，令姊、江三公子，大和尚和老道士呢？」知機子道：「在不在這裏？」

「都來了，已在這裏住了半個月，天天都在找你，我師姐堅信你人在杭州，」蕭寒星道：「所以，雖然大家都找得有些灰心了，却仍然沒有離開。」

「白姑娘一代才女，料事如神，」知機子道：「難得她還有如此毅力，老朽心中好感激。」

「我帶你去見他們，他們一定很高興……」

「可是你！老弟，能夠離開太久麼？」知機子道：「混進去桃花院不容易呀？」

「桃花院中事，我已經摸清楚了，留下來也沒意思，正打算脫身呢。」蕭寒星道：「走吧！見我師姐去，他們就住在西湖一艘畫舫上，不過，大師、道爺，都穿了俗裝、長袍、馬褂的，好氣派呀！」

知機子笑了，死裏逃生，心中快樂呀。

＊　＊　＊

畫舫的大艙中燈火通明，擺了一桌上好的酒席，六個人圍桌而坐，只不過知機子又變了個樣子，是一個鬚眉皆白的老翁，一眼看上去，沒有八十，也該有七十多歲。

「吃過酒席，立刻動身，先挑了他們杭州分會，再對付桃花院。」穿着一身男裝的白翎道：「我們這一次重出江湖，想法和手段都得變變才成。」

氤氳藥室中人，都學了仝大夫留下的武功，三招拳法，三招劍法，雖因各人的基礎不同，同一武功，成就上有所差異，但藥物幫助身體的蛻變，突破了體能中的極限，成就實非凡響，每個人都有着驚奇的收穫，風吹日晒三個月後，容貌回復舊模樣，武功却入了新境界。

唯一不能瞭解的是白翎。她和天衣大師、飛雲子等一齊練了三個月武功，俟技藝純熟之後，就獨自離去。

大家都知她去練仝大夫留下的半部武功，但却沒有翻閱過下半部的記述，他們都是君子，既然男子不宜，自然不會看了。

白翎一去就是半年，沒有人知道她去了那裏，回來了也沒有人問她練了什麼武功。

就外型上看去，白翎似是有了一些改變，更見嬌艷一些，偶而會流現出一些動人的媚態，是一種非常誘人的魅力，和過去端莊之美，大不相同。

但白翎的警覺之心很高，稍現即隱，盡量保持着舊日形象。

事實上，醫藥的助力，已使他們進入了反璞歸眞大成之境，稍加掩飾，就可抑住暴露的鋒芒。

但每個人的心中却很難按奈好奇之感，都在暗中注意着白翎的舉動，雖然超凡了，還未入聖。

只是白翎很會藏，和過去一般模樣，三五日之後，好奇的念頭消失，白翎也提出了出山的意見，大家一琢磨，得先找知機子，一行人就到了杭州。

這時，大家的武功技藝，强過昔年十倍，行動如風，很快就查出了三聖會的杭州分會地址，也發覺了桃花院的可疑。

蕭寒星人小鬼大，竟然混入了桃花院作了伙計，而且，救了知機子，引上畫舫。

「是該改變了，」天衣大師道：「但如何一個變法呢？」

「白姑娘可能已胸有成竹，」飛雲子道：「何不先說出來，我們聽聽再作商量？」

「好！小妹說錯了，諸位儘管指正。」白翎道：「三聖會完全統制了江南地面，江南已無反抗力量，雖然雲貴邊區，仍有些零散勢力，僻處在深山中的隱密門派，未完全納入三聖會的統制，但他們既無反擊之力，亦無擴展之心，三聖會號令所及，也都遵照辦理，大體而言，江南七省地盤，都在他們掌控之下，所以，想法上要認定三聖會的力量强大，控制嚴禁、穩固，我們不動則已，一動就要鬧出哄動一方的大事件，使他們無法掩遮，有那麼三兩次，就可以鬆動三聖會的統治力量了。」

「手段呢？」江豪道：「可要仁慈一些，以收買人心。」

「要冷酷，殺得血腥四溢，」白翎道：「不能手軟，要三聖會中人，個個心存畏懼……」

「姑娘，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天衣大師道：「這麼個殺法，豈不

要血流成河？」

「你已不是佛門弟子！」白翎道：「要想再披袈裟，還我本來，是掃除三聖會以後的事，以殺止殺，殺盡惡人，才能斷絕殺劫，使枯井不波，江湖平靜，當然也不是濫殺無辜，明白點說，三聖會中的殺手不能留，各地分會的首腦、護法不能留，慕容、南宮兩大家族中的武士不能留，明月觀中弟子不能留，這些人是三聖會的中堅，江湖惡源。」

飛雲子點點頭，道：「三位老人家就是手軟心慈了一些，才弄成現下一個局面，我們如不能一開始就心狠手辣一些，也無法激起各地分會叛離念頭。」

「姑娘，和尚早已放棄了成佛升天的念頭，一年前杭州一戰，也已收起了慈悲心腸。」天衣大師道：「如果一舉敉平亂源，何不直搗黃龍，找上三聖會的總堂，或慕容世家，和他們幾位首腦決一死戰？」

「面對着慕容長青、南宮秋月、散花仙子和三聖會聚集的精銳，大師有把握能制敵取勝麼？」白翎道：「我們在龍道長策劃之下，藉藥物之助，頗有脫胎換骨之勢，進入了另一種人生境界，但也交付了我們使江湖重見天日的重責大任，我們是一批新生力量，也可能是最後一筆本錢，我們賠不起，時間太短了，我們的成就還未經歷淬煉，仝大夫雖未明白的說出，但言語之間，多次暗示散花妖女才是最可怕的敵人，絹册更說明她的成就已脫出技藝範疇，入了術法境界，明月觀在江湖上傳誦了一百多年，不知累積了多少奇幻的技藝，仝大夫叫她妖女，是不是暗示些什麼呢？」

「姑娘說得對！」天衣大師道：「我們得先經過一番淬煉，更得先見識一下明月觀的技藝……」

「桃花院中的小桃紅，就是明月觀中的女弟子，」知機子接口說道：「人生得嬌媚動人，年紀也只有十八九歲，一臉純稚相，可是詐得很哪，笑裏藏刀，出手狠辣，老朽就被她整慘了，求死不能啊！但最可怕的是武功不着皮相，叫人難測高深。」

白翎點點頭，道：「前輩受苦了，寒星，你去作了十多天的工作，探到些什麼訊息？」

「桃花院中，有三個最美的姑娘，小桃紅是其中之一，」蕭寒星道：「美得不帶烟火氣，不知道迷住了多少人。多數的客人都是來看她們的，桃花院日進斗金，大都是三個人的功勞，三個人走得很近，住的房舍也相連，如果小桃紅是明月觀中弟子，另外兩個人也可能來自明月觀……」

「你端茶送酒十餘天，」白翎打斷了蕭寒星的話，接道：「連人家的底子也沒有摸出來呀！」

「沒有人會關心她們的出身來歷。」蕭寒星道：「來的客人只要看她們的漂亮，喝喝酒，摸摸手，就付出了大把銀子，所以，我只能看到桃花院的情形，却說不出她們是個什麼身份……」

「她們三個人留不留客？」江豪道：「除了三個可疑的姑娘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好像也留客，只是偶一爲之。不過，大部份提茶送酒的人，都是男工，」蕭寒星道：「但二進院子內有一座跨院，門窗緊閉，從不對外開放，我覺得十分可疑，借一個無月的暗夜，摸入查看。」

「看出了什麼沒有？」白翎笑一笑問。

「看到了八個身着黑色勁裝的人，」蕭寒星道：「單刀放身側，一看就知道是保護桃花院的鏢客。」

「桃花院的警戒非常森嚴，」知機子道：「院外還有埋伏，老朽就幾乎被他們殺了，幸得蕭兄弟及時出劍救了我……」接着把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不錯，小桃紅是明月觀中的女弟子了，咱們立時行動，改變一下行程，先動桃花院。」白翎道：「見識一下明月觀的武功，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用不着這麼多人一起去，」蕭寒星道：「由我和江兄去，頂多再派一個人，就可以打得他們束手就縛，不用勞師動衆了。」

「不！大家一起去，」白翎道：「主要的是看看明月觀的武功路數，有何奇詭之處，以便籌思反制之法，大師以爲然否？」

原本幾人之間，天衣大師早隱隱成爲領袖人物，此番蛻變後重出江湖，白翎鋒芒畢露，展現了推理料事的才華，事事搶先作主。

天衣大師內心裏，亦敬重白翎的才華，頗有讓賢之心，所以，非常留意着白翎的一舉一動。

仔細觀察下，發覺到白翎變了，第一個轉變是眉梢眼角處，不時流露出動人的風情，但她極力在克制着，稍露即收。

第二個轉變是變得冷酷了，心中暗暗震動，忖道：難道這是習練下半部武功的結果？不知道練的什麼武功，把人性都練得改變了，會不會沉淪魔道呢？

現在的白翎，已非初見時的白翎了，那時，她機警多情，胸懷正義，是個心存仁慈的小姑娘，只不過半年不見，變得滿懷風情，魅力逼人，冷靜中帶着嘲弄人生的冷酷。

「姑娘的決定很對，」天衣大師道：「見識過明月觀的技藝，再作下次行動打算。」

大和尚脫去袈裟換俗裝，喝酒吃肉破了戒，但不近女色，也改不了慈悲心腸，只動桃花院，不挑三聖會的杭州分會，今夜可少殺不少人。雖只是晚殺幾天也好。

白翎分派了行動，江豪和蕭寒星打先鋒。

妓院中花花草草全是弱女子，和尚、道士年高德劭，姑娘一哭，也許就下不了手啦！

＊　＊　＊

小桃紅正在生氣，煮熟的鴨子眞的飛了。地點就在知機子吃酒的房間中，左邊坐了兩個美姑娘，右旁也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黑色勁裝，身佩長刀的中年大漢，另一個是一襲青衫的中年文士。

「兩個死亡的手下屍體，我已遣人埋了，」黑衣勁裝大漢道：「知機子去如黃鶴，也未留下一點追查的線索。」

「丁領班，你那兩個手下是紙紮的？」小桃紅冷冷地說道：「我把人點中穴道，交給他們，怎麼會出了這麼大的紕漏？」

「姑娘，他們的刀法不是很差，」黑衣大漢道：「每個人都苦練了十年，看現場，他們好像還沒有出手，就被人殺死了。」

「怎麼我會沒有聽到一點聲息？」小桃紅道：「倒聽到一聲强忍疼痛的聲音，那時，我剛剛走進大門，只要他們招呼一聲，我很快可以趕到……」

「姑娘，丁琦仔細看過了他們的傷勢，一劍斷喉啊！他們就算想叫，也來不及發出聲音了。」

小桃紅沉吟了一陣，道：「至少，我可以聽到他倒地的聲音，只要有一點警兆，我就可以趕回去。」

丁琦道：「一劍二命，是頂尖高手的劍法，他不會讓屍體倒下去，那聲呻吟，也是裝出來的，還望姑娘明查。」

小桃紅心中忖思，他說得大有可能，論江湖上的閱歷、經驗，我是不如丁琦多，不能一味把錯誤往別人頭上推呀。

轉頭望着那青衫文士，道：「宋先生，對此事有何看法？」

「丁琦如沒說謊，」青衫文士道：「推斷就完全正確，知機子本就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奸詐人物，武功雖然不怎麼樣，人却老奸巨滑，宋某奉慕容會主之命，來杭州襄助姑娘，想不到晚到一步，竟然未能搶得先機，實在是有點抱歉。」

「怎能怪到先生頭上？」小桃紅道：「是我們防範不週，不過，會主突然派宋先生由姑蘇兼程至此，可有什麼特別原因？」

「聽說是二會主的建議，要宋某趕來……」

「我師父精通先天易數，能卜算數月半年後的事情，不會無的放矢！」小桃紅道：「宋先生號稱袖裏陰陽，也精卜算之學，當知個中原因？還望直言賜告。」

青衫人目光轉動，由丁琦臉上掃過，嚇得丁琦打了一寒顫，道：「宋先生，丁琦絕沒說謊，先生查出一字謊言，丁琦受死無怨。」

「量你不敢說謊，」宋陰陽的目光轉注小桃紅的臉上，換上了一副笑容道：「宋千和這點道行，那能和仙子相比？只能照大會主的話中玄機引伸，好像是桃花院中有場劫難，姑娘也正值黑煞衝犯的日期，要宋某趕來提醒姑娘……」

「你是說，我會有場劫難了？」小桃紅道：「別人如此說，我會打兩個耳括子，罵他胡說八道，但出自宋先生之口，我得仔細思量一番了。」

宋千和道：「是仙子的意思，宋某只是個傳話的人。」

小桃紅神色凝重了，回顧了坐在左首的兩個美女一眼，道：「兩位師妹，你們去準備兵刃，換件衣服，師父卜卦準，不能大意。」

二女立刻起身而去。

果然不錯，桃花院中三個最美的女人，都是明月觀的女道士，散花仙子的女弟子，十餘年避世清修，練出一股清麗絕俗的氣質，雖然在烟花院中混，也是與衆不同，美得鶴立鷄羣，美得不帶人間烟火味。

「在下去召集手下，」丁琦站起身子，道：「部署週圍待命。」

小桃紅點點頭，丁琦飛奔出門。

「姑娘，大會主對仙子的技藝，一向敬服，」宋千和道：「在下只是馬前先行，大批援手，明天就可以趕到，說不定三位會主會親自趕來，姑娘也不用太過憂慮了。」

「杭州地面上一向平靜，一旦有事，必然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小桃紅道：「看來知機子的出現，只是一個徵兆，我不怕有人會殺了我，明月觀的劍法技藝，自有可觀之處，怕的是桃花院這個基點，毁於敵人之手，無法向三位會主交代。」

宋千和淡淡一笑，道：「有三位姑娘和宋某人在，就算遇上少林高僧、武當劍客、洞庭盟的豪雄，也可擋他們一陣，等待援軍。」

「我聽說過天衣大和尚、飛雲子等英雄事跡，那一戰殺了三聖會不少高手，是不是少林和尚都和天衣一般善戰，飛雲子一般的劍法精湛？」小桃紅道：「師父說我的成就

相當傑出，不知道能不能和天衣和尚打個不分勝負？」

「這個，宋某人就無法論斷了。」宋千和道：「肯定的是只要我們不存拚命之心，又能相互支援，不燥進，不貪功，縱然天衣和尚到此，也可平安無事。」

這番話別有含意，隱隱透釋出本身技藝之能。

可惜，小桃紅沒有聽懂。

兩個美女來得快，長裙羅衣換成勁裝，左右各有一個大革囊，而且還凸起老高，無法揣測出放的是什麼暗器。

「兩位師妹陪陪宋先生，我也去準備一下。」餘音未絕，人已消失不見。

「好快的身法！」宋千和暗暗忖道：嬌如春花，快如閃電，武功絕不在我之下，散花仙子門下的弟子，豈是慕容、南宮家族門下武士能及，這股力量，才是江湖上莫可禦之的强大力量。

回頭再望望站在身側的兩位姑娘，眞是美得叫人動心，宋千和不是好色的人，也看得兩目發直了，輕輕歎息一聲，道：「二位姑娘，你們師姐妹個個如花似玉，都是世上難以覓得的美人，令師怎會有如此本領啊！找得到這麼多漂亮的美女？」

二女同時微微一笑，靠近宋千和身側的一個說道：「這也是我們與衆不同之處，只要在明月觀住上幾年，醜小鴨也會變天鵝。」

「這倒是未曾聽聞過的事情，」宋千和道：「這中間可有什麼原因麼？」

「明月觀，是人間的月殿蟾宮，那是嫦娥仙子住的地方，住那裏，人會變哪……」

「妳們在胡說些什麼？」小桃紅快步行了進來。

二女似是很怕這位師姐，立刻噤若寒蟬。

宋千和笑一笑，道：「在下實在好奇，明月觀中弟子，個個美得出奇。」

「何足爲奇，高山絕峯之上，水質純美，常年食用，膚色就會自然轉變。」

宋千和點點頭，道：「說的是，但一個人的臉型輪廓，也可以轉變麼？」

「這就要一點幫助了，」小桃紅道：「家師的眼光好，看得準，所以選出的弟子個個都是美女。」

宋千和沒再多問，但心中已有了一個概念，重點在幫助兩個字上，就是明月觀中有一種技術，只要大體上符合的人，都可以變成美女，美的，自然會更美了。

小桃紅道：「今夜子時，就是我的生辰，家師請你專程趕來，很可能和此有關，也許會有一場惡戰，先生是否也要準備一下呢？」

「用不着，」宋千和道：「在下身歷百餘戰，闖蕩十餘載，就是這一襲青衫對敵，該帶的，都已帶在身上。」

袖裏陰陽這個綽號，有兩個含意，第一是指他精通卜卦之術，第二是指他袖裏藏險，詭異難測，可以掌控人的生死。

他是三聖總會中六大巡使之一，除了會主和幾位長老之外，是最受敬重的人物，也是三聖會中的精英高手。

小桃紅雖沒去過姑蘇總會，但却聽師父說過三聖會中特別重要的人物，散花仙子也都介紹過他們的形貌、武功。

所以一見宋千和，小桃紅就認了出來，保持了相當的尊重，也感覺到事不尋常，她是個十分機警靈敏的女孩子。

果然，宋千和帶來令人震動的消息。

明月觀中女弟子對師父信仰至誠，立刻作了對敵的準備。

但通達陰陽卦象，闖蕩江湖十餘年的宋千和，却並不擔心，他見識太多了，對這些全無訊息來源的事，心中疑信參半，因爲他懂得卜卦術，知道卦象只是一個可能，能卜對十之二三，準確率已很高了。

當然，宋千和對自己一身精湛技藝也充滿着信心。

但散花仙子的卜卦却算得很準，就在子時正中，響起了一聲慘叫。

那是一種生命盡處的悲嚎，聽得人心神震顫，是很短促的一聲，却十分刺耳。

說明了那人用了全身氣力吼出來的，一吼斷魂，叫過就死了。

小桃紅和兩個師妹身形閃動，人已到了室外。

宋千和却緩緩站起了身子，吁一口氣，忖道：是高手殺人，有意的讓人吼叫出聲，散花仙子的卜卦如此之準，要我一定在子夜之前趕到，這是了不起的神卦。這個人，以後得要多多的巴結一下了。

心中念轉，人也緩步走出了房門。

抬頭看去，夜空如洗，雖然無月，但星光燦爛。

小桃紅和兩個師妹已擺出了迎敵的架勢，分站三個方位。

宋千和心中一動，忖道：怎麼不見丁琦和他的屬下呢？難道全都被殺了？別人不說，丁琦的武功相當高强，遇上一流高手，也可撐個三兩個回合，怎的不聞任何聲息？難道眞的死光了？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君簫護送姬紅藥到南昌城，便和她拜別，後發現她贈送的一袋明珠，他不願收下這份厚禮，親往聚英樓找她，却從馬掌櫃口中知道聚英樓招聘鏢局鏢師分三等九級，感到事有蹊蹺，便放下找二小姐的事不談，自告奮勇的參加測試。福、祿、壽每等三級，達到壽字這一級合格，才能進入祿字級。壽字級由馬掌櫃主持測試，君簫輕易勝了二場……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耐人尋味聚英樓　招攬人才有陰謀

三個武師惱怒已極，這下他毫不留情，掌影飛閃，分向君簫身前胸、肩、肋、小腹等要害擊落。

姓何、姓田的二人也毫不怠慢，一左一右夾擊而至。

君簫並沒去理會當前姓龍的攻勢，他雙手一圈，使了一招「左右逢源」，朝兩人推去。

這一招他用了三成力道，把姓何、姓田的兩人推得摔出一丈來遠，但他身前「璇璣」、「膻中」、左右「將台」、左右「期門」、「建里」、「分水」八大要害，一陣「啪」、「啪」輕響，全被姓龍武師的「奇形手」擊中。

姓龍的武師眼看自己雙掌同發，業已擊中君簫八處要穴，自然可以收手而退。

他退後三步，才發覺君簫並沒有躺下去。

中了他「奇形手」的人，縱能勉強站住，最後也非倒下去不可，這點自信，他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當他目光一抬之間，才發現君簫瀟灑的站在那裏，神色如常，舉手拍拍身上長衫，才抱抱拳笑道：「三位老哥，承讓了！」

姓龍的武師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明明被自己「奇形手」擊中，怎麼會毫無傷損？

「哈哈！」馬掌櫃的口中發出一聲大笑，拱手道：「雲朋友果然高明，連勝三場，兄弟佩服得很。」

君簫連忙拱手道：「馬掌櫃好說，在下能順利通過，實是僥倖得很。」

馬掌櫃朝三名武師擺了擺手。

三名武師由姓龍的為首一齊躬身而退。

一品刀祁長泰含笑道：「恭喜雲老弟，連勝三場，實非易事。」

君簫還沒答話，馬掌櫃抬抬手，說道：「雲朋友請。」

他抬手肅客，指向右廊，那自然是試驗輕功，是在右廊舉行了。

君簫也不和他客氣，當先舉步朝右首走廊走去。

馬掌櫃和祁長泰隨着他身後而行，三人走近右廊，早有兩名青衣漢子在那裏垂手伺立。

馬掌櫃朝他們輕輕的打了個手勢，兩名漢子立即趨前引路，在走廊間，打開了兩扇房門窗戶。

馬掌櫃腳下一停，說道：「雲朋友，試驗輕功，就在這兩間屋內，雲朋友先請看過門外張貼的規定，再進去走上一圈，成績如何，他們自會計算報告的了。」

君簫目光一掃，門口果然貼着一張「輕功試驗規程通過標準」的通告。

原來這兩間屋內，右首一間，左右兩邊，各有一條狹長木槽，堆滿了碎石子，高約三尺，愈到上面愈尖，直像兩座尖尖的山嶺。

試驗的人，入門之後，就須躍上右首一條碎石頂端，筆直往裏行去，走到盡頭，再循左首退出。

因為這間屋相當深邃，走完右邊一條之時，必須換氣，決不可能一口氣走得完。

除非你身懷絕世輕功，否則你腳尖踩過之處，必有尖碎石子滾落下來，他們就是計算你滾落的碎石，測定你輕功的火候。

按照他們的規定，滾落的碎石子在五升以內者，可獲通過壽字級，三升以內者，可獲通過祿字級，二升以內者，可獲通過福字級。

左邊一間，是複試室。

整間屋中，地上舖着一層足有尺許厚的炭灰，試驗的人，入室行走一圈，由管理人員測定你足跡的深淺，作為複試通過的標準。

規定足印陷入灰中五寸者，可獲通過壽字級，四寸為祿字級，二寸為福字級。

君簫看完規章，說道：「馬掌櫃，在下可以進去了吧！」

馬掌櫃點頭道：「是，是，雲朋友請。」

君簫那會把這些極普通的試驗放在心上，雙手略一抱拳，說道：「在下獻醜了。」

舉步朝右首一間門內走入，脚尖輕輕一點，就飛身躍上碎石堆的尖端，他故意微一用力，讓尖端上滾落三顆石子。

接受這項輕功試驗的人，三年來，不下百人，但從未有過在躍登石堆之際，只滾下三顆石子的。

馬掌櫃臉上不禁泛起了驚異之色。

君簫足下那還停留，一路提氣而行，也故意在行走之時，稍稍撥落一些石子，這不過是一來一去的事，君簫循着左首石堆，回到門口，飛身落地。

君簫一落地，一名青衣漢子，已把滾落地上的碎石子掃起，裝入一隻木升之中，送到馬掌櫃面前，恭敬的道：「回掌櫃，滾落碎石，共為四合有餘，五合不到（註：十合為一升，五合不到，就是不到半升了），恭請掌櫃核奪。」

馬掌櫃接過木升，看了一眼，隨手交還給那漢子，一面呵呵笑道：「雲朋友這場試驗，超過福字級標準還多哩，但敝樓規定，輕功一道，必須兩場完全合乎標準，才算通過，還請雲朋友再回左首屋中走上一圈如何？」

君簫點頭道：「在下自當遵守貴樓規定。」

說完，舉步朝左首一間跨入，走了一圈，才行退出。

當下另有一名漢子手中拿着竹尺，在君簫走過留下的每一個足印中，仔細量着，逐一用筆記下，然後走到馬掌櫃面前，躬身一禮，說道：「啓稟馬掌櫃，雲驚天一共留下足印一十二個，每個足印，都只有前腳半個足尖陷入灰中，正好一寸，十二個足印，深淺如一，恭請掌櫃明察。」

馬掌櫃連連點頭，揮手命他退下，一面含笑道：「雲朋友輕功卓越，兄弟欽佩得很，此屋縱深六丈，雲朋友能保持每隔一丈，落腳一次，而且只有半個足印，一直保持一寸深淺，實非常人所能做到。」

君簫謙虛的道：「馬掌櫃好說，在下自小在天山腳下長大，家師規定在下只可用腳尖在雪上奔行，直到長大之後，雪上如果留有一寸足印，還經常挨家師的罵呢！」

祁長泰目光閃動，說道：「雲老弟練的大概是「踏雪無痕」輕功絕技了。」

馬掌櫃道：「雲朋友拳掌、輕功，均以極為優異的成績獲得通過，現在只賸下內功一場了。」

君簫道：「不知馬掌櫃如何試驗？」

馬掌櫃嘿然道：「這個簡單得很，咱們出去再說。」

於是由他陪同，穿過長廊，回到客堂，馬掌櫃在中間一站，招招手道：「雲朋友，咱們就在這裏試試內力吧！」

君簫道：「客隨主便，在下但憑馬掌櫃吩咐。」

馬掌櫃雙腳跨開一大步，擺了個坐馬步，一面含笑道：「雲朋友，來，你也蹲下來咱們各出一掌相抵，用力往前推，只要接得住兄弟的推力，不被推倒，就算通過了。」

君簫也依式在他對面擺了個馬樁，一面點頭道：「在下省得。」

馬掌櫃道：「祁老哥，你替咱們作個證人吧！」

祁長泰為人謙和，連說不敢。

馬掌櫃緩緩伸出右掌，叫道：「雲朋友，咱們這就開始啦！」

君簫道：「在下自當遵命。」也緩緩伸出手去。

兩隻手掌漸漸接近，終於接上了。

君簫但覺馬掌櫃掌上早已凝聚了千斤巨力，雙掌這一接實，他內力驟吐，就像排山倒海般直壓過來，心中暗道：「此人一身內力，果然深厚得很。」

心中想着，故意掌上毫不用力，只是虛虛的和對方推着。

馬掌櫃不知他存心戲耍，雙掌一接，就全力朝前壓去，那知對方竟虛飄飄的沒用半點力道。

這一來，他掌力驟吐，一股強大內力好像撞在空洞洞、虛無縹緲之間，力道用不着實，一個人幾乎隨着掌力前推，朝前撲去。

這就不對了，按照一股常情，二人比試內力，雙掌相抵，一個全力推出，一個如果不用力道，那就非被浪潮般捲湧而出的內力震傷，輕則重傷踣地，重則當場殞命，不可能依然手掌相抵，若無其事？

馬掌櫃全力推出，發覺君簫毫不用力，自己因發力太猛，猛地上身一傾，往前撲出，心頭方自一驚！

就在此時，突覺君簫手掌輕輕一抵，居然抵住了自己前撲之勢。

不，這小子先前並未用力，直到此時，才用力推來，他內力也居然極爲可觀，把自己推出去的力道，全都擋住了。

馬掌櫃此時也無暇去多想，一發現對方用力推來，也立即提聚眞氣，貫注內力，源源往前推去。

兩隻手掌這一運功相抵，就可看出兩人的功力，只在伯仲之間，誰也休想推得動誰。

雙掌這一相持不下，馬掌櫃的一張冬瓜臉上，漸漸漲得通紅，頂門上也在直冒着熱氣。

君簫還是那副老樣子，既沒紅臉，頂門上也沒有冒熱氣，只是安詳如故，連一件綢長衫也沒飄動一下。

一品刀祁長泰在江湖上成名多年，見多識廣，一看兩人情形，就已知道這場比試，君簫已可穩獲勝算，一時心中暗暗嘀咕：「這年輕人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却有這樣一身極爲高明的武功，究竟是何來路呢？會不會也是……」

馬掌櫃和君簫雙掌相抵，相持了盞茶工夫，馬掌櫃胸口衣衫不住的波動，臉上汗水也像黃豆般綻出，順着臉頰滾滾而下！

君簫一手相抵，開口問道：「在下這樣該已經夠了吧？」

說話之時，右手忽然收了回去。

要知這種內力比拚，雙方相持不下，掌上自然全部貫注了全部力道，只要有一方不支，或稍作退讓，對方立可挾着排山倒海的威力，乘勢追擊過來。

這一撞擊之勢，勁能壓石成粉，豈同小可？

因此凡是比拚內力，若要住手，也必是雙方同時收勢，決無單方面說停就停，獨自收回手去之理。

君簫這一突然收手，自然大悖常情。

馬掌櫃正在竭盡全力，運功支撐，突覺對方內力忽然消失，自己運集掌上發出去的內力沒有了阻力，就像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一時那裏收手得住，站着馬樁的人，上身突然朝前猛撲出去，幾乎跌了個狗吃屎！

君簫收回右手，剛剛站起，瞥見馬掌櫃一頭朝前跌出，慌忙左手一把把他扶住，說道：「馬掌櫃站好。」

馬掌櫃心頭惱怒已極，雙脚利住，口中怒哼一聲，以極快手法，朝君簫當胸印去。

這一掌不但動作如電，尤其他五根指頭，忽然間粗脹了一倍，一隻手掌其黑如漆，烏暗不類人手，甚是觸目驚心！

「黑煞掌！」

一品刀祁長泰眼看君簫年紀輕輕，就要喪生在馬掌櫃的掌下，心頭止不住猛然一沉，急急叫道：「馬掌櫃掌下留情！」

馬掌櫃是惱羞成怒，立意要取君簫性命，這一掌出手，何等快速？在他「黑煞掌」下，也從無一個躲得開的人。

君簫根本沒有躲閃，他好像料不到馬掌櫃會突下煞手，因此他扶住馬掌櫃的左手，剛剛放開。

臉上還掛着笑容，但馬掌櫃一隻粗大黝黑的手掌，已經印上了他的胸口！

「砰！」這一掌，結結實實的擊落在君簫胸膛之上，發出砰然輕響，馬掌櫃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君簫坦然的接下了一掌，依然若無其事，臉上含着微笑，拱拱手道：「在下內力試驗，可以通過了吧？」

一品刀祁長泰眼看君簫中了一記「黑煞掌」，竟然安然無恙，心頭暗暗驚凜不止，忖道：「這位雲老弟練的是什麼功夫，居然連『黑煞掌』都傷不了他，看來此人果然是大有來歷之人。」

馬掌櫃冬瓜臉上神色劇變，他幾乎不相信自己這一記「黑煞掌」，眞的擊落在君簫胸膛之上！

「黑煞掌」不但是異派奇功，而且掌上還練有劇毒，擊中人身，就得當場重傷毒發而死，決不可能有安然無恙之人！

但方才這一掌，明明擊在他胸口之上，絲毫不偏，他却仍然臉含微笑，好好的站在自己面前。

馬掌櫃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心中暗暗忖道：「這小子身上，莫非穿着護心甲不成？」

儘管心中想着，冬瓜臉上却忽然綻起了笑容，隨着一豎大拇指，呵呵笑道：「雲朋友身懷絕技，請恕兄弟適才冒犯，這是敝堂規矩，雲朋友幸勿介意才好。」

君簫道：「馬掌櫃是說，在下三場試驗，那是全通過了？」

馬掌櫃大笑道：「這還用說，就以雲朋友這三場試驗的成績來說，已經遠超過敝堂福字級的標準，哈哈，只怕連光祿堂的壽字級，也超過了呢！」

君簫道：「依馬掌櫃說，在下有資格去見馮總管了？」

「有，有！」馬掌櫃連聲陪笑道：「雲朋友當然有資格見馮總管了，來，雲朋友且請稍坐待茶，容兄弟着人先去通報一聲。」說到這裏，連連抬手肅客，把君簫讓到了上位，一面回頭道：「祁兄，你也請坐。」

君簫、祁長泰二人堪堪坐下，就看到一個青衣漢子匆匆走入，站在廊前面垂手說道：「啓稟掌櫃，剛才總管派沈功甫來找過掌櫃……」

馬掌櫃急急問道：「他可曾說什麼事麼？」

青衣漢子回道：「小的說，掌櫃在試場裏。」

馬掌櫃問道：「你怎麼不叫他在這裏等？他怎麼說的？」

青衣漢子道：「他說沒什麼急事，只是總管要他來交代掌櫃一句話的。」

「哦！」馬掌櫃注目問道：「總管交代的是什麼事兒？」

青衣漢子走上一步，附着馬掌櫃耳朵，低聲說了幾句。

馬掌櫃點着頭，道：「好，本座知道了。」

青衣漢子躬身一禮，退了下去。

馬掌櫃回過身來，臉上已經堆起了歡愉的笑容，呵呵一笑道：「方才馮總管着人來關照兄弟，雲爺一到，立即要兄弟陪你老前去，雲爺原來是總管舊識，你老是存心試試兄弟，却教兄弟太失禮了，不知不罪，還請雲爺多多包涵，多多擔待才好。」

他前倨後恭，笑得恭謹，唯恐得罪了君簫。

君簫心裏明白，馮總管着人來向馬掌櫃交代，一定是受了姬紅藥的交代。

他本來是打算把一袋明珠交馮總管轉交姬紅藥，就可走了，但在路上遇到一品刀祁長泰，聽了聚英樓延攬天下英豪之事，心中已起了懷疑。

及至自己親身經歷過三場試驗，越覺得聚英樓不同尋常，因此心中已然另有打算。

但臉上却絲毫不露（他臉上雖然戴着面具，但這是巧手書生宓必昌所精製，與江湖上一般人皮面具，大不相同，臉上表情，纖毫畢露，即使是久年成精的老江湖，也休想看得出來），他只是淡淡一笑道：「馬掌櫃好說，在下投奔貴樓而來，自該遵守貴樓規定行事。」

馬掌櫃道：「雲爺胸襟寬廣，實是難得。」

祁長泰也道：「雲老弟不但功力深厚，最難得的是少年老成，勝而不驕。」

君簫連連拱手道：「二位太誇獎了，在下愧不敢當，尤其馬掌櫃這雲爺的稱呼，更使在下不敢答應，再說在下初來，許多地方，還要馬掌櫃多指教提拔呢！」

馬掌櫃笑道：「咱們難得一見如故，這樣吧，兄弟就托大一點，稱你一聲雲老弟，我看老弟終非池中之物，咱們結交在先，以後還要你老弟提拔呢。」

君簫含笑道：「馬掌櫃這般抬舉，在下深感榮寵，老實說，在下老遠從塞外跑到中原來，就是想在江湖上謀個立足之地……」

馬掌櫃沒待他說下去，就大笑道：「雲老弟，你說的，這就對了，你想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做一番事業，你投到聚英樓來，那就走對了地方，咱們這裏，景福堂是專供路過此地的一等一的大人物歇足之處，差不多只有各大門派掌門人或同等身份的人，才有資格住進去，但不可能有人從光祿堂晉升上景福堂。但以老弟的身手，以兄弟看來，升到光祿堂祿字級，應該不成問題。」

君簫問道：「光祿堂祿字級已經算很高了麼？」

馬掌櫃道：「自然很高了，光祿堂福字級，招待的差不多已是各大門派第二號人物，或長老等級的人。祿字級，如論江湖地位，至少也是一方雄主身份，才夠資格。但本樓光祿、鶴壽二堂，可以憑本身能耐晉升，換句話說，只要你武功高，可以依級接受試驗，一直升到光祿堂福字級爲止。」

他沒待君簫發問，接着道：「按照本樓規定，凡是光祿堂福字級，或祿字級的人，一經派出去，至少也可以獨當一面，擔任九大鏢局中的分局主了。」

君簫道：「多承馬掌櫃指教。」

馬掌櫃道：「雲老弟還叫兄弟掌櫃，豈不就顯得生分了，咱們既然推心置腹結了交，如不嫌棄，就該兄弟相稱才是。」

君簫抱抱拳道：「馬兄說得極是。」

馬掌櫃高興的笑道：「這樣才對，請，老弟，咱們走吧，祁兄初來，也該去見見馮總管，來，咱們一起去。」

當下就由馬掌櫃引路，陪同兩人跨出客室，從走廊穿過天井，迎面是另一座高大的門樓，敞開着兩扇大門。

馬掌櫃走在前面，繞過照壁，

又是一個院落，但見院中曲欄廻廊，高樓畫棟，十分氣派。

他們才一轉過照壁，就看到兩名青衣漢子伺立兩邊，看到馬掌櫃，立即趨了過來。

馬掌櫃不待兩人開口，拱拱手道：「煩請稟報一聲，兄弟陪總管交代要見的雲驚天和一位新來的鶴壽堂福字級弟兄一品刀祁長泰，晋見總管而來。」

左首一名青衣漢子還禮道：「馬掌櫃不用客氣，方才總管交代過，馬掌櫃如果陪同一位姓雲的少俠前來，只管請進，不用通報。」

馬掌櫃聽他口氣，總管對雲驚天果然十分禮遇，心中暗暗高興，自己果然沒看錯了，一面點頭道：「多承指點。」接着回頭說道：「雲老弟，那就請隨兄弟進去吧。」

說完，依然走在前面領路。

君簫、祁長泰緊隨他身後而行。

由左首長廊，折入一道腰門，這裏面又是一個小院落，庭前放着不少盆栽花木，迎面三楹雅舍，甚是清靜。

馬掌櫃到了此地，可不敢亂闖，走近階前，脚下便自一停，抱拳說道：「啓稟總管，屬下馬天行，陪同雲驚天雲少俠，暨新來鶴壽堂福字級弟兄一品刀祁長泰，晋見總管來了。」

只聽裏面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快快有請。」

馬掌櫃自然聽得出總管的口氣是十分客氣，急忙退後一步，朝君簫抬手肅客，低聲道：「雲老弟，你請先。」

君簫轉身和祁長泰謙讓着，祁長泰道：「雲老弟是總管要見的人，自然你老弟請先了。」

君簫不再客氣，舉步跨入。

這是一個精緻的起居室，一個身材高大，身穿紅寶底藍暗花長袍的禿頂老人，已經從一張雕花椅上站了起來。

這人年約五旬，一張同字臉，細眉鵠目，鼻直口方，留着一把黑鬚，貌相極爲威嚴，不用說，就是聚英樓的馮總管了。

他一眼瞧到第一個走進來的是一個臉色略見黝黑，步履沉穩，英氣勃勃的少年漢子，不待馬掌櫃介紹，立即迎了上來，拱拱手道：「雲少俠遠莅，兄弟馮友三失迎了。」

隨着伸出一雙手來。

君簫忙道：「總管好說。」

人家伸出手來，他自然要和對方對握一下，這是禮貌，於是他毫不經意的伸出手去。

兩人一握即放，但暗中却較了一次手勁。

君簫不好勝他，但也不能輸他，兩人這番較勁，是功力悉敵，誰也沒有勝誰。

這對馮友三來說，已是十分吃驚的事，但他臉上却絲毫不露，呵呵笑道：「請坐，請坐。」

馬掌櫃自然看得出來，總管對雲驚天口氣上十分客氣，但兩人在握手之時，已經暗暗較了一次手勁，看情形雙方都差不多！

最使他迷糊的是總管平日自恃身份，對人很少有這般客氣，一口一聲的叫着「雲少俠」。

那就是說雲驚天必然有着極爲特殊的身份無疑；但既有特殊身份，總管何以又要和他暗較手勁呢？

馬掌櫃直到馮總管說出「請坐」，才上前道：「總管，這位一品刀祁老哥，是漢陽四泰鏢局李局主介紹來的。」

祁長泰拱拱手道：「江湖末流，特來拜見總管。」

馮友三嗯了一聲，點點頭道：「歡迎得很，天行，你替祁老哥安排好了麼？」

馬掌櫃忙道：「回總管，屬下因祁老哥成名多年，準備安排在鶴壽堂福字級，不知總管意下如何？」

馮友三道：「很好，祁老哥先住下來，容兄弟回頭查查，那裏有缺，再請祁老哥幫忙。」

祁長泰謝道：「還要總管多多栽培。」

馮友三「唔」了一聲，回過頭去，抬手摸摸鬍子。

這是給馬掌櫃的暗示，每次引着新進的人晋見總管，他抬手摸着鬍子，就是示意你可以退出去了。

馬掌櫃欠欠身道：「屬下還有一件事，要向總管報告。」

馮友三道：「你說。」

馬掌櫃道：「方才雲少俠在鶴壽堂一連通過了三場試驗……」

他因馮總管稱君簫「雲少俠」，在總管面前，自然不敢再稱「雲老弟」，一面把三場成績約略作了個報告。

等他說完，馮友三的臉色已經漸漸沉了下來，嘿然道：「我要沈功甫告訴你，雲少俠來了，你馬上陪他進來，爲何擅作主張，還要雲少俠去經歷三場試驗？」

馬掌櫃囁嚅的道：「屬下因雲少俠沒有引介的人……」

馮友三沉聲道：「誰說雲少俠沒有引介的人？你知道雲少俠的引介人是誰？」

忽然住口不言，但不難從他口氣之中聽得出來，君簫的引介，必然是一位極有份量的人。

君簫知道這一定是姬紅藥關照過馮總管，這就急忙接口道：「總管這是錯怪馬掌櫃了，在下初來貴

處，總得按規矩行事才是，何況馬掌櫃事先並不知道在下是找總管來的。」

馮友三臉色稍霽，含笑道：「有雲少俠這句話就好，否則少夫人責怪下來，說兄弟簡慢了貴客，兄弟可擔待不起！」

馬掌櫃聽得暗暗心喜，雲驚天原來是少夫人交代的人，自己方才差幸見機得快，沒有得罪了他，一面唯唯應是，說道：「屬下事前並不知道，還請雲少俠恕罪。」

君簫道：「馬掌櫃言重，在下說過，這是在下請求馬掌櫃按規矩行事，怎能怪馬掌櫃呢？」

馮友三一擺手道：「好了，天行，祁老哥新來，你領他去休息吧！」

馬掌櫃欠身道：「屬下遵命。」

祁長泰跟着拱拱手道：「在下告退了。」

馮友三只是坐着道：「兄弟不送了。」

馬掌櫃領着祁長泰一起退出。

君簫隨着站起，說道：「在下登門求見總管，實有一事相煩。」

馮友三臉上飛過一絲異色，含笑道：「雲少俠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君簫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布囊，雙手送到馮友三面前，說道：「這布囊之中，貯放着百顆明珠，乃是二小姐的東西，遺忘在馬鞍之上，在下特地送來，煩請總管代爲轉交二小姐。」

馮友三聽得不禁一怔，他並不知道雲驚天的來歷，還是今天早上，少夫人着人交代下來的，有一個從塞外來的雲驚天雲少俠，如果來了，必須好生招待，可將他安置到光祿堂。

光祿堂接待的，最少也是一方雄主身份的人，這雲驚天，江湖上從未聽見過，而且看到雲驚天，竟是一個初出道的小伙子，因此想在暗中和他較較手勁，不想對方年事雖輕，手上勁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

他一直以爲雲驚天是少夫人的人，如今再聽君簫說出要他把一袋明珠轉交二小姐，他身爲聚英樓總管，江湖經驗自然十分老到，在沒弄清楚君簫和少夫人、二小姐的關係之前，豈肯貿然收下？

尤其二小姐的事兒，他更不敢多惹麻煩，這就朝君簫連連搖手，陪笑道：「雲少俠，二小姐沒有交代，兄弟可不敢代收，雲少俠還是自己交還給她的好。」他不待君簫開口，接着說道：「兄弟奉命接待雲少俠，兄弟這就陪雲少俠先到光祿堂去。」

君簫心中暗道：「這聚英樓分明是一個江湖組織，假借鏢局之名，暗中招攬人材，如果他們就是七星會的一個機構，這一機會，自己豈能輕易放過？」心念一轉，也就收起布囊，點頭道：「馮總管既有不便，在下那就只好親自交還二小姐了。」

「是，是！」馮友三連聲應「是」，接着道：「兄弟替雲少俠帶路，咱們走吧！」

君簫道：「也好，馮總管請。」

馮友三走在前面，替君簫領路，兩人走出起居室，穿過小院落，仍由腰門退出。

路上，馮友三趁機問道：「雲少俠一向都在塞外？」

君簫道：「是的，在下自幼生長塞外。」

馮友三道：「這麼說，雲少俠還是第一次到江南來？」

君簫道：「總管說得是。」

馮友三心中更覺奇怪，試探着又道：「雲少俠和少夫人是……」

君簫道：「在下是護送二小姐來的。」

君簫方才來的時候，是由左首長廊折入腰門，現在是由腰門從廻廊直入大廳。

兩人堪堪行近前廳，只見一名身穿青綢長衫的漢子急步迎了出來，躬身道：「屬下見過總管。」

馮友三脚下一停，問道：「本座要你替雲少俠收拾的房間，你都收拾好了麼？」

那青衣漢子躬身道：「回總管，屬下都準備好了。」

「好。」馮友三點頭道：「你來見過雲少俠。」

那青衫漢子連忙趨到君簫面前，躬身道：「在下沈功甫，見過雲少俠。」

馮友三道：「他是光祿堂管事。」

君簫還禮道：「麻煩沈管事了。」

沈功甫連連陪笑道：「這是在下應該做的。」

接着彎彎腰道：「雲少俠的房間是在樓上，雲少俠、總管，請上樓。」

他搶先走在前面領路。

君簫由馮友三陪同進入大廳，只見中間高懸着「光祿堂」三個金字的匾額，廳上佈置精雅高貴，敢情是住在這裏的人，日常坐歇之處，轉過屏風，是一道寬闊的樓梯，漆得光可鑑人。

樓上一排七間，再加兩邊廂房，一共約有十幾個房間，廻欄相通，雕樑畫棟，極盡富麗。

正中間是一間相當寬敞的起居室，中間擺着一張大圓桌，四週圍放着八把紫檀雕花椅，不用說是住在光祿堂的人日常休息和進餐的地

方。

沈功甫陪同君簫、馮總管剛一上樓，就有兩名身穿淡紫衣裙的使女迎了上來，看到三人上樓，一齊屈膝迎迓。

沈功甫道：「妳們快去替雲爺打開房門。」

兩名使女答應一聲，走在前面，一直走到靠東首的一道門前停下，打開房門，躬身道：「雲爺請。」

沈功甫立即陪笑道：「這間房，多兩個窗戶，窗戶正好面對花圃，雲少俠看看是否滿意？」

馮友三抬手肅客，笑道：「雲少俠請。」

君簫被他們奉作貴賓，心裏反而有些不大自在。

舉步跨入，但見房中陳設精緻，錦帳繡墩，幾疑是大家閨閣綉樓。臨窗是一張書案，右首邊垂着輕紗窗簾，一排長案上放着端硯、徽墨、紫毫、花箋，邊上放着一具古樹根製成的書架，放着幾部古書籍。更是窗明几淨，臥室之中，兼有書房之雅。

光祿堂果然設想週全，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馮友三含笑道：「雲少俠覺得這間房如何？」

君簫抱抱拳道：「在下何德何能，承蒙貴樓如此款待，實叫在下難安。」

馮友三笑道：「雲少俠能夠看得上眼，兄弟就大感榮幸了。」

說到這裏，接道：「雲少俠那就在這裏稍事休息，如有什麼需要，只管吩咐使女，沈管事就住在樓下，不用客氣。」

一面回頭朝沈功甫道：「功甫，雲少俠是少夫人交代下來的，你要她們好生伺候，不可簡慢了。」

沈功甫連忙躬身道：「總管但請放心，屬下省得。」

馮友三抱抱拳道：「雲少俠，兄弟那就告退了。」

君簫連忙還禮道：「總管請便。」

馮友三舉步出房，沈功甫也緊隨他身後而去。

君簫送走二人，心中暗道：「從馮掌櫃的口氣，能夠住進光祿堂的人，在江湖上至少也是一方雄主的身份，無怪這裏佈置得如此富麗堂皇了，只不知這裏住了些什麼人？」

心中想着，不覺走近書案，在臨窗的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只見一名紫衣少女手捧銀盤，端着一盞茶走入，把茶盞放到几上，輕啓櫻唇，說道：「雲爺用茶。」

君簫含笑道：「多謝姑娘，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那紫衣女粉頸低垂，欠身道：「雲爺千萬不可這般稱呼，小婢小玫，還有一個叫小玲，雲爺以後就叫我們名字好啦！」

君簫端起茶盞，喝了一口問道：「這樓上一共有幾間房？」

小玫道：「一共有十二間。」

君簫又道：「不知現在住了多少人？」

小玫淺淺一笑，露出兩個小酒渦，說道：「前幾天住着兩位，已經走了，現在就只有你雲爺一位了。」

君簫道：「這麼說，住在這裏的人不多了？」

小玫道：「是啊，普通一般江湖上人，投奔到聚英樓來的，大多數都住在鶴壽堂，能夠住在光祿堂來的，爲數極少。」

君簫試探問道：「這裏住的人已經不多，那麼景福堂就更沒有人住了？」

小玫道：「景福堂和這裏不同。」

君簫問道：「如何不同？」

小玫道：「景福堂接待的都是一派掌門身份的人，但十二峯正副宮主和九大鏢局局主，經過這裏，都住在景福堂，來往的人，反而比這裏多了。」

「十二峯正副宮主」這幾個字，聽得君簫心中不禁一動，問道：「十二峯正副宮主，又是些什麼人？」

小玫看了他一眼，機警的反問道：「雲爺不知道麼？」

君簫道：「在下若是知道，何用問妳？」

小玫道：「小婢從沒去過景福堂，只是聽他們這麼說，並不知道十二峯正副宮主是些什麼人，眞對不起，雲爺不會見怪吧？」

她說話時，翠眉微顰，有些歉意，也有些怯怯的！

君簫知道她不肯說，這就笑了笑道：「沒關係，在下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小玫低着頭道：「雲爺如果沒有吩咐，小婢告退了。」

說罷，欠身一禮，退了出去。

君簫一面喝茶，一面暗自忖道：「看來這裏果然是七星會招攬江湖人士的所在了，自己誤打誤撞，倒是撞對了地方，只是下一步應該如何做呢？」

他忽然感到自己只有一個人，沒人可以商量，一時不禁又想起了李如雲，要是有她在一起，自己決不會興起孤立無助的感覺。

就在此時，只聽走廊上傳來一陣輕快的腳步聲，及門而止！

接着但聽一個嬌脆而帶着喜悅的少女聲音，在門口叫道：「嗨，

雲大哥，你果然來了！」

門簾掀處，姬紅藥像一陣風般飄飛進來！

她今天顯然經過了一番刻意修飾，臉上黛眉如畫，絳唇輕點，還薄薄的施了一層香粉，帶着喜悅的紅暈，艷如朝霞，一雙黑白分明的剪水雙瞳，正在含情脈脈的瞟着君簫！

她身上穿了一件白底小紅花的春衫，外面是一件淺藍綉珠的窄窄的馬甲，露出一雙緊窄的衣袖，下面配一條天藍百摺裙，小劍靴，雲想衣裳花想貌，更顯得清新活潑，明艷照人！

君簫站起身，含笑道：「姬姑娘，妳怎麼知道在下來了？」

姬紅藥嗯了一聲道：「我猜你今天會來，早晨就來問馮總管，你還沒來，剛才是香兒聽說有人在鶴壽堂連勝了三場，我想一定是你，趕去鶴壽堂，你已經到這裏來了。」

她說得又脆又快，顯示她內心充滿了高興。

君簫已從懷中取出盛明珠的布囊，說道：「這一袋明珠，大概是姑娘的了，在下是送還明珠來的。」

姬紅藥道：「人家叫你雲大哥，你就該叫我紅藥，姑娘姑娘的，聽了多彆扭？」

她沒待君簫接口，看了布囊一眼，又搖搖頭道：「這袋珠子，不是我的。」

君簫道：「不是妳的，那會是什麼人的呢？它就掛在我的馬鞍後面……」

姬紅藥咭的笑道：「它是我大姐送給你的。」

君簫奇道：「妳大姐？她爲什麼……」

姬紅藥笑得有如春花開放，抿抿嘴道：「大姐就是這裏的少夫人，我姐夫的妻子，她因爲你這趟鏢保得平安無事，這袋珠子就是保鏢的酬勞。」

君簫道：「這怎麼成？紅藥，就麻煩妳，替我還給令姐，我不能接受。」

姬紅藥道：「這怎麼成？人家已經拿出來了，怎好退還？我才不拿去呢！」

君簫道：「妳不肯替我轉交，那我只好親自還給令姐了。」

「啊，不！」姬紅藥的臉忽然紅了，咬着嘴唇，急道：「你不能告訴她。」

君簫道：「爲什麼？」

姬紅藥的臉又紅又燙，低聲說道：「這袋珠子是我的，是我送給你的。」

君簫道：「我說過不能收。」

姬紅藥含羞道：「你不肯收，那就代我收起來總可以吧？」

君簫發覺她忽然變得很溫柔，很害羞，敢情是因自己不肯收她珠子，使她很不好意思，這就點點頭道：「好吧，在下就暫時代妳保管着吧。」

姬紅藥抬起頭，凝視着他，說道：「雲大哥，你如果不送還珠子，就不來看我麼？」

君簫心中一動，這就趁機說道：「我自然也會來看妳，只是我初到江南，行止未定……」

姬紅藥不待他說下去，搶着道：「我昨天已經把你的事和大姐說過了，大姐說，要你先在這裏住幾天，等姐夫回來，看看那裏有適合你的職位，再作計較。」

君簫道：「在下……」

姬紅藥嘴角帶着笑，搶道：「不用說啦，你就住在這裏好了，姐夫很快就會回來，看你要到那裏去當鏢頭，我就跟你去當一名副鏢頭，到江湖上去露露臉，你說那有多好？」

說話之時，瞥見門簾外似有人影晃動，這就問道：「門外是誰？」

門外有人恭聲應道：「回二小姐，是小婢小玲。」

姬紅藥氣道：「妳鬼鬼祟祟的躲在門外做什麼？」

小玲嚇得退後一步，囁嚅的道：「回二小姐，酒菜已經送上來了，小婢特來稟報二小姐的。」

姬紅藥道：「雲大哥，酒菜來了，快去吃飯了。」

君簫站起身，兩人一起走出房間，進入中間大廳，小玫、小玲早已在門口伺候，大廳左邊，放了一張小方桌，桌上已經擺滿了酒菜，對面放着兩把高背雕花椅，兩副純銀杯筷。

姬紅藥和君簫對面坐下，小玲雙手捧着銀壺，替兩人面前斟滿了酒。

姬紅藥一臉喜孜孜的舉起酒盞，說道：「雲大哥，我敬你，我們隨意喝。」

只是淺淺的喝了一口。

君簫也喝了一口，含笑道：「怎麼，妳不乾杯？」

姬紅藥吐吐舌頭，說道：「大姐知道我喝酒，會罵我呢！」

君簫笑道：「妳在令姐面前，好像學乖了。」

小玫、小玲聽得抿抿嘴，不敢笑出來。

姬紅藥瞪了她們一眼，叱道：「妳們笑什麼？敢笑，就罰妳們一人一杯。」

小玫、小玲慌忙欠身道：「小婢不敢。」

君簫道：「其實我也不會喝酒，那就吃飯吧！」

（未完・五）

上文提要： 九門提督孫九峯、刑部總捕頭張鐵虎、禁軍總教頭石大勇三位衞戍京城的大人物，在正陽樓邀宴遊俠燕子飛，爲的是盜匪在藏珍閣盜去大漠寒蟬、一對上古神劍——莫邪、干將，還有放在御書房的玉璽，他們三人束手無策，希望燕子飛主辦此案，緝捕盜匪。張總將皇上聖旨告知燕子飛，同往拜見皇上，商議緝捕辦法……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露初光曙線一　匪盜查追踪跟

柳青青越說越難過，終至泣不成聲，再也說不下去了。

禁不住無數的辛酸襲上心頭，她此刻淚下如雨，掩臉而泣。燕子飛情知此刻多言無益，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她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藉以疏解一下積鬱多年的委屈。

燕子飛一臉肅穆，拉着陶濤走出房門，順手將門掩起來。

陶濤咬一咬牙，跺一跺脚，狠狠地責怪自己：「我眞混蛋，是吃錯了藥，還是鬼迷心竅，好端端的幹嘛要說那些莫名其妙的瘋話？」

燕子飛緊握住小陶的手，安慰道：「別這樣說，你完全是一片好意，我和青青都銘感在心，我保証，總有一天我們會結婚的，到那時我們第一個要請的客人就是你。」

他本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話至此處，也情不自禁的滾下了幾滴感傷的淚珠。

陶濤本是性情中人，更是熱淚盈眶，手蒙着臉跑到另一個房間去了。

「站住！」

「別動！」

「找死！」

猛可間，外面傳來一陣喝叱打鬥之聲，不旋踵間，有一個頭戴斗笠，身穿青衣的大漢大踏步的闖了進來。

有人上前攔截，後面有人追趕，悉被那青衣人輕描淡寫的擊退，如入無人之境。

青衣人派頭十足，大剌剌的落坐在一張小桌前，放聲吆喝道：「來人呀，大爺我要吃東西！」

通！順手將一個沉甸甸的包袱放在桌上。

一位道上的朋友衝了過去，怒冲冲地道：「我們這裡不賣東西。」

青衣人斗笠戴得很低，看不到他的臉，吐字如冰：「豈有此理，店門打開就得做生意。」

那人臉色一沉，馬上頂了回去：「別有天被燕大爺包下了，只招待江湖朋友，不賣外人。」

劈！青衣人猛一拍桌子，大發雷霆道：「老子不管什麼燕子、麻雀、貓頭鷹，給我上菜！」

那人也不是省油的燈，怎會吃他這一套，大喝一聲：「你什麼玩意兒！」拔刀就砍。

青衣人不閃不避，穩坐如故，待刀鋒近身時，驀地一伸手扣住了那人的手腕，然後向外一推，彭！摔了個四脚朝天。

燕子飛心知遇上了扎手貨，忙將衆人支開，兀自上前探詢道：「尊駕想吃些什麼？」

青衣人並未抬頭，字字刺耳：「老子要吃紅燒燕子，燕子炒青青……」

「你說燕子炒青青？」

「啊，是燕子炒青菜。」

「什麼湯？」

「燕子湯！」

「好，馬上到。」

立即交代下去，照單上菜。

時値晚春，燕子正多，武林豪客捉燕子，是大材小用，何消片刻工夫，用燕子做的三道菜便端上桌。

黑衣人可不是說着玩，當眞吃喝起來，每樣都品嚐幾口後，冷嘲熱諷道：「嗯，色、香、味還差强人意，只是太嫩了一點，火候也不夠，淺酌小飲，勉强可以湊合，酬賓宴客就不免貽笑大方了。」

燕子飛是何等樣人，當然聽得出他話中有刺，朗聲道：「朋友，見眞人不說假話，閣下究竟是何意，直說吧，燕子飛願在此洗耳恭聽。」

青衣人倒也乾脆，單刀直入的道：「燕子飛果然快人快語！咱家也不再打啞謎，燕朋友今天是否接下一件案子？」

「你怎麼知道？」

「是咱家在問你。」

「確有其事。」

「前金一千兩，後金整一千？」

「不錯。」

「燕朋友確是君子，句句實言。」

「客氣了，燕子飛一向如此。」

青衣人打開包袱，裡面赫然是六塊黃橙橙的金磚，往燕子飛面前一推，道：「燕大俠，這金磚保証千足，如假包換，每塊五百兩，一共三千兩，請收下。」

不少人可能十輩子加起來也沒見過這麼多黃金，目睹之人齊皆看傻了眼，驚呼之聲四起。弄得燕子飛滿頭霧水，道：「無功不受祿，本俠不收來路不明的錢財。」

「那兒的話，拿人錢財，爲人消災，燕大俠若肯哂納，自然要爲咱家做點事情。」

「什麼事？」

「即刻撤銷原議，離開北京城。」

燕子飛驚「哦」一聲，道：「原來雙劍、寒蟬與玉璽是閣下的傑作？」

青衣人嘿嘿乾笑兩聲，道：「本大爺要修正一下，應該說是我們的集體創作。」

「朋友的意思是說，你們是一個組織？」

「完全正確，大內高手如雲，人少了怎能幹下驚天動地的大案子。」

「請教閣下幾朵花？」

「九朵！」

「最高的幾朵？組織名稱爲何？一共多少人？」

「燕子飛，你問得太多了，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抱歉，燕某一諾千金，答應的事絕不中途變卦。」

「可是，請別忘，本座加了一千兩呀。」

「錢不在多少，信義爲先。」

「只要燕兄肯改變初衷，可以再加。」

「不必，燕子飛絕非重財輕諾之人。」

青衣人神態自若，雖身在虎穴，依然穩如泰山，不疾不徐道：「黃金三千兩，可以享受一輩子，聰明人最好不要做糊塗事，請好好考慮考慮，我還會再來。」

餘音未落，人已站起，大搖大擺的往門外行去。

「朋友，你忘了帶東西啦。」

喝聲中，燕子飛出手如電，將六塊金磚連環擲出。

青衣人好俊的功夫，乍然拔劍而出，擱在肩頭，準確無比的，宛若穿針引線般，把金磚串掛在劍身上。

這一手不簡單，全場震駭，三千兩金子重達一百八十多斤，再加上燕子飛投擲的力道，黑衣人却學步輕捷，從容自如，連頭也不曾回一下。

登時，花廳之內響起一片驚叫聲。

「這個魔崽子好厲害！」

「從未見過這種狠角色。」

「不知是何方神聖？那來的惡客？」

柳青青早已聞風而至，道：「看身法似是扶桑『聽風流』一脈。」

燕子飛一臉狐疑，道：「那把劍鋒芒畢露，能穿透金磚，難不成是大內失竊的莫邪干將？」

一陣混亂，青衣人已步出花廳，通過石橋。

陶濤動作飛快，拔腿就追。

燕子飛追上去叮囑道：「小陶，點子扎手，切忌莽撞，這小子來者不善，千萬要小心！」

口中說話，雙脚未停，急如星火般追出去。

青衣人看似學步從容，實則其快如風，花廳內外那麼多英雄好漢，竟無人能將他攔下擋住，追出別有天，已消失不見。

緊隨在旁的柳青青大感駭異，道：「這傢伙好滑溜，咱們分頭去追。」

事關重大，誰也不敢怠忽遲延，當即分兵三路追下去。

黑衣人早已遠去，連半點影子也沒追到，只好無功而返。

花廳內，却有一個叫丁二喜的，正候在那裡。

一見燕子飛，丁二喜劈面就說：「燕大俠，要不是你燕青天明鏡

高懸，我們十二個人這一場官司是吃定啦，大恩不敢言謝，縱然粉身碎骨亦難圖報於萬一，丁二喜是代表大家來給燕大俠、柳姑娘磕頭的。」

當眞噗的！一聲跪下去，磕頭有如搗蒜。

燕子飛强將他拉起來，道：「男兒膝下有黃金，不要這樣，子飛擔不起。」

微頓又道：「天牢內的朋友們都出來了？」

丁二喜垂首而立，狀至恭謹，道：「是，全放啦，大家公推我來向兩位叩謝救命大恩。」

燕子飛道：「言重了，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倒是老太太春秋已高，盼兒情切，嫂夫人及孫子們更是日夜思念，早點回家吧。」

丁二喜大驚失色道：「燕大俠，你眞是大羅神仙再世，觀音大士重生，居然招指算出在下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弱妻幼兒。」

燕子飛笑道：「丁兄，你想到那裡去了，世上本無神仙，更別聽信那些自以爲是神仙的人胡說八道。其實大多數人的才智都差不多，只不過有的人會鑽門路，拉關係，得以高高在上，有的人則不善逢迎，運氣欠佳，故而有志難伸，屈居人下罷了。府上之事，子飛是從大內的一本資料册上得知的，那裡懂得招指一算之術。」

不提老母妻兒還好，一提起丁二喜就心急如焚，起身就要告辭。

燕子飛交代陶濤，包了三百兩銀子給丁二喜。丁二喜堅持不收，燕子飛硬塞給他，道：「看你骨瘦形削的樣子，定然吃了不少苦頭，坐這麼久的監牢，家裡的困窘可想而知，你們拿去分吧，以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夠，可再來找我。」

丁二喜入獄三月，家計捉襟見肘，此舉無異雪中送炭，涕泗交流的道：「石大勇害得我們好慘，處心積慮的想逼我們當替死鬼，好爲他自己卸責脫罪，眞不是東西。」

說至悲憤之處，又滾下來兩行英雄淚。半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捧着銀子向外走，臨別忽又回頭說道：「燕青天請放心，這些銀子我會分給大家的。」

* * *

從正午之前開始，前禁軍總教頭嚴元伯的府上，便有北京各大名店的夥計，陸續送來不少佳餚美酒。

一品齋麒麟涼拌雀舌一大盤。

天香樓小爐夾肉酥餅十二套。

正陽樓別有天燒鷄一隻，醬肉二斤。

天橋野攤滷驢肉一大塊。

陳年女兒紅酒一罈。

上等茶葉四罐。

每一樣禮品上均附有燕子飛、柳青青的名帖，署名午膳時分將過府請益。

嚴元伯好不高興，一面命家下人等準備酒筵，一面喃喃自語道：「燕子飛果然與衆不同，雖然成名已久，依舊虛懷若谷，難怪年紀輕輕的就有此成就。」

燕子飛、柳青青眞乃信人，午膳之前，果然準時到達嚴府。

酒菜俱已齊備，嚴元伯粗壯的身材，配着洪亮的嗓門，道：「哈哈哈，知我者莫若子飛、青青，瞧瞧，這一桌子都是老哥哥最喜歡的，尤其是驢肉，芳香濃郁，乃肉中之王。」

話鋒一轉，又加了一句：「這是誰的主意？」

燕子飛道：「是青青決定的。」

「好，好，老夫恨不能晚生二十年。」

「嚴總，你這話……」

「如果晚生二十年，老哥哥就算拚了這條命不要，也要和你老弟一爭高下，把青青娶回家。」

一句玩笑羞得柳青青滿面通紅。嚴元伯指着滿桌的酒菜道：「東西是不少，可惜都是吃喝之物，爲何不再加黃金百兩，錦緞十疋？」

燕子飛道：「老哥哥又不是窮途末路，子飛從來不錦上添花。」

嚴元伯微怒道：「那兩位爲何要自帶酒菜來，難道老夫丟官之後，就連一頓飯也請不起了？」

柳青青輕聲細語道：「嚴總請別誤會，實因此來有要事請教，外面耳目衆多，有所不便，又怕府上臨時準備不及，所以才……」

玩笑歸玩笑，嚴元伯最是爽直豪邁，一聲哈哈就過去了，酒過三巡後道：「兩位可是爲大內竊案而來？」

柳青青道：「老英雄坐鎭大內二十年，紫禁城裡的高手視你親如父兄，雙劍、寒蟬的事自然瞞不過老哥哥。」

嚴元伯搖着頭，唉聲歎氣道：「唉，說來慚愧，大內之事我雖然知道一些，但自從石大勇掌權之後，以前的老人多受排斥，他新引進的一批人根本沒將老夫放在眼內，是以詳情並不清楚。」

燕子飛將事情始末細說一遍，取出緞帶，道：「小弟與青青懷疑這東西係扶桑武士的信物，未審老哥高見如何？」

嚴元伯滿面肅容，端詳頗久，以肯定的語氣道：「沒錯，這緞帶確係扶桑武士所有，中土從未發現這種信物。近二十年來，扶桑進貢的使臣來京，必有武士隨行，他們的腰上大多繫着一條黑色緞帶，上面綉有動物或花卉圖案。」

「可知這緞帶所代表的意義？」

「據說是扶桑武士至高無上的一種榮譽。」

「花卉和動物呢？」

「表示這位武士的出身派別。」

「數量又作何解？」

嚴元伯道：「動物、花卉的數量，是所有者武學造詣與段數的表徵，譬如一朵花表示是一段，六七朵花已是一等一的高手了，八九朵花就是八九段，地位崇高，成就非凡，足可開山立派，領袖一方。」

柳青青道：「緞帶怎會還有寬窄之分？」

嚴元伯道：「緞帶寬窄是爲了區分等級，據老夫所知，扶桑武士共分三級，一、二、三段屬初級，帶子較窄，約二寸有餘；四、五、六段爲中級，寬約三寸；七、八、九段爲高級武士，寬達四寸，其地位相當於我們的宗派掌門。」

「可有十段高手？」

「有，十段高手權傾江湖，獨步武林，等於中土的武林盟主，緞帶鑲有金邊，僅僅綉一個特大號的動物或花卉。」

「嚴總可曾見過十段高手？」

「沒有，老哥哥最高只見過九段武士。」

「以目前的情形來看，是否意味着扶桑武士不但已潛入中原，而且很可能混進皇宮大內？」

嚴元伯的臉色變得沉重起來，道：「青青所料不差，這種可能性絕對存在，都是石大勇惹的禍，自從取代老夫之後，先後引進不少新人，尤其有一批人是全靠賄賂混進去的，正好給扶桑武士一個可乘之機，而固若金湯的紫禁城會發生竊案，也就其來有自，不足爲奇了。」

燕子飛眉頭緊鎖道：「有一點子飛百思不解，想那雙劍、寒蟬，固然價値連城，但畢竟不易脫手，須找到識貨的行家才行。玉璽對一般人而言，更談不上有何實質益處。以常情常理來論，做案之後，理當立即走避，爲何會故意留下信物？九段高手出現別有天，令人咄咄稱奇，竟又以三千兩黃金作爲我們離開北京的條件，越發使人疑竇叢生，嚴老哥是否感覺出這中間似乎大有文章？」

嚴元伯端起的酒杯又放下了，憂心忡忡地道：「此事的確透着蹊蹺，說不定有更大的陰謀正在醞釀之中。」

忽見一位老傭人，捧着一個禮品盒子走進來。

嚴元伯探首向外一望，道：「誰送的？」

「一個陌生人。」

「人呢？」

「已經走啦。」

嚴元伯知事有不妙，忙打開禮盒，裡面放着兩個五十兩重的金元寶，下面附有一張素箋，寫着四行字：

居家下棋喝茶
休管雙劍寒蟬
凡事搖頭緘口
可免禍患災殃

翻遍木盒內外，不見緞帶信物，在素箋的下方，則以一個朱筆畫的「血手印」作爲落款。

嚴元伯目注血手印，氣往上衝，怒不可當的道：「這分明是警告嚴某，應閉門思過，少管閑事，不然就會有大禍臨頭，眞想不到曲敬堂這個老匹夫晚節不保，也幹起了不法勾當。」

燕子飛道：「曲敬堂當年憑血手印神功打遍天下無敵手，名噪一時，曲老爲人耿介，剛正不阿，怎會和嚴總開這個玩笑？」

嚴元伯道：「老弟，江湖上的事千奇百怪，波譎雲詭，聽說曲老兒晚景不佳，窮愁潦倒，誰敢保証不會被奸人收買，更何況他門下的四個徒弟俱已學得血手印，成就非凡。」

柳青青道：「嚴總是指九門提督孫九峯，以及孫皇后身後的那三個侍衞？」

嚴元伯點點頭，道：「是的，這四個人青出於藍，個個出類拔萃，孫大人是大師兄，已盡得乃師眞傳，三位師弟方傑、陳恭、柯友德亦非泛泛之輩，所以孫九峯才將三位師弟留在自己的親姐姐孫皇后身後。」

事情變得更複雜了，孫九峯也牽扯在內，燕子飛的心緒不禁爲之一沉，跟嚴、柳二人推敲了半天，怎麼也想不透血手印與竊案究竟有何關連？

最後，嚴元伯將素箋及金元寶一併交給燕子飛，道：「此事非比尋常，可能株連甚廣，暫時且勿聲張，看事情如何演變再作計較。至於賄金和素箋亦請併案處理好了。」

* * *

元太祖鐵木眞雄才大略，功業彪炳，當年雄據歐亞，可謂一代霸主，萬世豪雄。相傳元太祖每當起兵征討之前必大宴三軍，他自己的酒器很特別，是一對精巧而又維妙維肖的「玉駱駝」。

這玉駱駝大有來歷，乃北天山巔「天音池」所產寶玉之精華，體態天成，狀似駱駝，駝峯凹處，形成一天然酒杯，一旦斟滿醇酒，隱隱約約中便會有一陣駝鈴之聲傳來，故又稱「天音駝鈴」或「玉駝鈴」。

天音駝鈴之聲幽揚曼妙，歷久不輟，聞者莫不陡生任重道遠，勇往直前的豪情，是以鐵木眞每戰必

勝，得以完成空前霸業，自然而然地，玉駝鈴便成為勝利的表徵。

及元室覆亡，駝鈴亦隨之失落，不意竟輾轉流落安南。安南王得此瑰寶，不敢藏私，即刻修表遣使，進貢天朝。

玉駝鈴重歸中土，自是大喜之事，皇上一高興，於今日早朝之後，便與孫皇后在太和殿大宴羣臣及安南特使，以示慶賀。孰料，消息傳至玉華宮，石貴妃却醋海興波，大發嬌嗔，一定要皇上陪着她再宴一次羣臣，朱翊鈞拗她不過，只好答應石貴妃，今夜在玉華宮共飲交杯，一聽駝鈴。

後宮爭寵吃醋，孫、石兩家鬥法，燕子飛不感興趣，但玉駝鈴何等重要，却不敢掉以輕心。因此，一得到消息，便與柳青青直奔藏珍閣。

找來石大勇，柳青青埋怨道：「這麼重要的事，石大人事先怎麼也不知會我們一聲？」

石大勇朗聲道：「這裡的安全已大大加强，兩位請看，簡直是人山人海，劍樹刀山，沒有驚動二位的必要。」

警衛的確加强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御書房的屋頂上也有人把守，柳青青輕顰淺笑道：「唔，看來是不一樣，但願你的人海戰術有效。」

這樣的部署，石大勇得意非凡，神采飛揚的道：「當然有效，保証天衣無縫，滴水不漏。」

燕子飛四下察看一遍，語重心長的說：「有幾句不中聽的話，石總請勿見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有的人喜歡鬥力，有的人則擅長鬥智，倘若遇上愛用腦筋的人，單憑力氣還是不夠的。」

話雖不重，語多訓誡，石大勇心裡很不痛快，但燕子飛有欽命在身，武功又高人一等，不敢溢諸言表，隨口漫應道：「是啊，是啊！」

在藏珍閣附近轉了一圈，這時已至門前，柳青青見鐵門未鎖，奇道：「咦，怎未上鎖？」

石大勇道：「我派了兩個人在裡面，叫他們捧着玉駝鈴，石某不信它會飛上天。」

「砰！砰！砰！」

燕子飛擧手敲門。

閣內一片死寂，反應全無。

石大勇扯開喉嚨大叫：「吳三槐，開門，快開門呀！」

裡面沉寂依舊，沒有動靜。

石大勇臉色發白，心裡發毛，用力一推，裡面居然沒上閂，咿呀而開。

閣內，存放寶物的木架縱橫交錯，空間不大，很快便找到吳三槐他們。

二人背貼着牆，面朝外，併肩坐在一起，四隻手平放桌上，掌心向上，呈捧物狀，四隻眼珠子瞪得老大，一瞬不瞬的死盯着手掌，吳三槐的手上還擺着一條黑色緞帶，綉着八朵紅色玫瑰花，獨不見天音駝鈴。

石大勇嚇呆了，大叫：「玉駝鈴呢？」

二人悶不吭聲。

「媽的，你們聾了？啞了？怎麼不說話？」

二人還是穩坐不應，石大勇急得要發瘋，用力一推，噗通！一聲，吳三槐馬上倒了個元寶翻身，早已魂飛天外，命歸九幽。

青天霹靂，當頭棒喝，剛才還在吹牛說大話的石大勇，登時雙眼發直，全身抖顫，傻呼呼地好像換成另外一個人。

好一會工夫始從驚嚇中醒轉，緊握住燕子飛的手，以近乎哀求的口脗道：「燕大俠，你是親眼看到的，裡裡外外的安排可謂面面俱到，飛鳥不渡，蚊蚋不入，千萬不能怪我，燕兄務必要大發慈悲，在皇上面前替石某美言幾句。」

燕子飛收起緞帶，道：「現在不是談責任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是趕快捉賊。」

石大勇一臉無奈道：「這羣傢伙來無踪去無影，到那兒去捉呀？」

「這一次是內賊，不難捉。」

「什麼？是內賊？燕大俠何敢如此肯定？」

「第一：藏珍閣的門應該是反鎖的，門外又有人把守，外面的人根本進不來。」

「有道理。」

「再說他二人背貼着牆，面向外，就算有人潛入，也不可能看不見。」

「對！對！第二呢？」

「第二：他倆神態自若，全神貫注，無絲毫驚懼毆鬥的徵兆，顯然是被熟人趁其不備，猝然點中死穴使然。」

「燕兄之言，鞭辟入裡，此事確有可能，但不知兇手是誰？」

柳青青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除了上一班守衛的人以外誰還能進得來！」

一語提醒夢中人，石大勇忙不迭地轉身衝出藏珍閣，大聲喝問一名守門人：「你們是何時接班的？」

守門人躬身答道：「酉時。」

「上一班是那兩個守在裡面？」

「是廖松與石大勇。」

啪！一個耳括子打得守門人眼冒金星，守門人心慌意亂，說錯了話，急忙改正道：「是廖松和金大柱。」

「去給我叫來。」

「是！」

總教頭令出如山，守門人足底抹油，轉眼工夫金大柱便氣喘咻咻的趕到現場。

石大勇厲聲喝問道：「你們是什麼時候交的班？」

金大柱道：「酉時。」

「何時離開？」

「一交班屬下就走了。」

「廖松呢？」

「沒注意，小的走時他正與吳三槐聊天。」

「混帳，廖松怎麼到現在還沒來？」

「交班後不久，老廖便出城去了。」

燕子飛暗喊一聲：「糟啦！」急口追問道：「廖松有沒有帶東西出去？」

金大柱想了想，道：「好像帶着一些換洗的衣物。」

燕子飛更驚更急，道：「走，咱們快到他住處去瞧瞧。」

大夥心急脚快，一霎時便到了大內高手聚居之處附近，暮色蒼茫中忽見有人跌跌撞撞的行來，正是急於尋找的廖松。

石大勇正在氣頭上，一把揪住廖松的衣領吼叫道：「拿玉駝鈴來！」

廖松飲酒過量，爛醉如泥，一句也聽不懂，兀自醉言醉語道：「櫻櫻，櫻櫻！妳為什麼老是……對我這樣冷淡？妳不陪我喝酒，我……我……我找別的女人陪。」

「呼！呼！」說至最後，已癱在地上，沉沉睡去，粗濁的鼾聲有如牛鳴。

柳青青見他大醉不醒，忙道：「把他拖到屋裡去。」

金大柱挺身而出，將廖松弄進房裡，躺在他自己的床上。

柳青青又道：「傳令下去，此屋宣佈封鎖，任何人不得擅入，違者一概格殺勿論！」

金大柱領命自去，燕子飛立將房門關起，在屋內展開搜索。

廖松在大內，算得上是一流高手，地位不低，住處雖不算大，但係單人房，一應俱全，頗為舒適。三個人搜尋甚久，並未找到玉駝鈴，亦未見可疑之物。

燕子飛小心翼翼地開始搜身。

廖松睡意正酣，鼾聲連連，全無所覺。

搜遍全身衣褲，空無所獲，但在廖松腰部，貼肉之處，赫然發現一條四寸寬的黑色緞帶，上面綉着八朵紅玫瑰，與藏珍閣遺留的信物，大小雖異，式樣相同。

嚇得石大勇魂飛魄散，面如死灰，一疊聲的自語道：「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呢？他一向對我忠心耿耿，唯命是從。」

柳青青一揚柳眉兒，語冷詞寒：「姓廖的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說什麼忠心耿耿，道什麼唯命是從，說穿了壓根兒就是一種掩護的手段。」

此刻，石大勇活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無精打采，氣燄全消，虛心求教道：「燕大俠，你看現在該怎麼辦？」

燕子飛不答反問道：「子飛正想請教石總。」

「我看這樣吧，立即打入天牢，嚴刑逼供，無論如何要從廖松身上追回玉駝鈴。」

「除了刑求之外，難道沒有更好的法子嗎？萬一他承受不起老虎櫈、紅烙鐵、辣椒水死了怎辦？須知到現在為止，廖松是最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條線索啊。」

石大勇本是紈袴子弟，不學無術，平時吹鬍子瞪眼睛，作威作福還可以，眞正遇上了棘手的麻煩事就沒轍了，期期艾艾的道：「燕大俠怎麼說就怎麼辦好了。」

燕子飛將廖松的衣服整理好，蓋上被子，把房裡的東西恢復原狀，然後才說：「雙劍、寒蟬、玉駝鈴以及玉璽，一連串四樁竊案，廖松是重大關鍵人物，消息必須封鎖，更不能讓他曉得我們已經知道他的身份，多派人手，日夜全面監視。」

（未完・二）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上文提要：玄小龍以「修羅神掌」擊敗了殺手宋剛，救出了危難中的老爹和老古董夫婦，然後肩負重任去海上調查一年前大龍幫海船失踪的事。却在鎭江的江邊遇到了仇人的兒子丘占魁正向太湖雙嬌丁梅和丁蘭逞兇，化名包英的玄小龍奮勇相救，武功震驚了羣雄，只好放棄二嬌下船離去。太湖雙嬌與二叔冷公元被搭救後又接到字條相約在江邊……

英雄救美女　巧遇同路人

「太湖雙嬌」丁梅與丁蘭姐妹急急的奔向江岸邊，冷公元不情願的跟在她二人後面。

冷公元在太湖幫乃有地位的人物，他與太湖幫幫主「黑面蛟」君萬年稱兄道弟，如今爲了年輕的玄小龍，他也得匆匆的趕到江岸邊，當然覺得有些過了份。

只不過就玄小龍露的幾手功夫，冷公元心中明白，自己也不是人家對手。

冷公元再想想丁梅說的劉備還冒雪三顧茅廬，便也有些釋然了。

* * *

三人就快走到江岸了，遠遠的却發現大龍幫的兩條大船仍然靠在岸邊上，而且在船尾處又多了一條大船。

冷公元低聲道：「阿梅、阿蘭，大龍幫的船仍在，年輕人不會在這兒吧！」

丁梅道：「也許在前面的柳林附近。」

三人轉往北邊的大柳林中，正自四下查看着，忽的傳來一聲大笑。

「哈！」

這笑聲粗獷有力，顯然是內功深厚之人發的，冷公元當先發現柳林中踱出一位中年大漢。

柳林中自三個方向也轉出十幾個青衫大漢，這其中就有三人身上濕漉漉的，只一看便知落過水。

冷公元已看出那中年大漢是誰了。

冷公元低聲對丁氏姐妹道：「咱們上當了。」

丁梅也覺出來了，她有些忿怒的立刻拔出尖刀。

丁蘭道：「他們眞快，咱們剛到酒樓，他們就把字條送到。」

冷公元道：「咱們是在大道上追人，他們改走小道送字條，這光景……」

他沒再說下去，因爲柳林中的人已走過來了。

冷公元重重抱拳，道：「原來是大龍幫大掌舵石兄呀，這字條……」

「哈！」

這人笑聲也懾人，因爲這表明他的內力雄渾。

是的，來人正是大龍幫的「摔碑手」石沖。

原來事情就是那麼巧合，就在丘占魁幾乎砍斷自己左臂痛得吼罵不已時候，江面上過來一條船，這條大船原是不到鎭江的，但大船上有人發現大龍幫兩條大船靠在岸邊上，更有人發覺有人摔落在江中。

這時候有人通報船艙中的石沖，石沖與兩名殺手走出來，遠遠的看到船上有人在搏鬥，便立刻轉過船頭靠來了。

等到石沖的大船到了岸邊上，玄小龍走了，冷公元與丁氏姐妹也下了船。

受傷的不只是丘占魁一人，他的兩名殺手也受了傷，幾個落水的也爬上船，一個個恨透了玄小龍。

石沖在船上聽得這件事，又知道冷公元三人去了鎭江大街，便立刻出字條把人再約來。

他明白，大街上打鬥不方便，江邊打架才打得開。

* * *

石沖正自哈哈笑，冷公元已站在他面前，沉聲道：「石兄，咱們淮上做客，承蒙你們幫主熱情招待兩天，更派船送我們回太湖，原是一場歡喜，不料貴少幫主中途追來，强人所難的要咱們再回去，更想對我這兩個姪女動邪念，這才引起一場不該有的搏鬥。」

石沖道：「也不應重傷我家少幫主吧！」

冷公元道：「重傷你家少幫主的不是咱們。」

石沖道：「他人呢？」

冷公元道：「我們也在找他。」

石沖道：「那麼，你三位上船吧！」

冷公元道：「上什麼船？」

石沖道：「上我的大船，咱們一起回徐州。」

冷公元道：「如果咱們不去呢？」

石沖道：「咱們少幫主傷得重，這件事你三位必須親自去向咱們幫主當面說個清楚。」

冷公元忿然的道：「豈有此理，人又不是我們殺傷的，我們爲什麼要回你們總舵？」

丁梅道：「二叔，不去就是不去，看他們能把咱們怎麼樣！」

石沖嘿嘿一哂，他雙掌十指咯咯响，道：「三位如果不給石某面子，少不得石某要得罪了。」

冷公元也不甘示弱的道：「你想怎樣？」

石沖忽對那漢子們道：「我同冷大俠對幾招，你們不可出手。」

冷公元被當面叫陣，他不出手也不行了，抖動着雙肩，冷公元緩緩移動着身子，道：「姓石的，休得目中無人，冷某人接你三掌。」

石沖忽的暴喝一聲：「嗨！」

他的架式宛如打樁，雙掌却挾着一股狂飆直往冷公元撞來。

冷公元奮臂迎上，他把力道運了個十成十。

於是，一聲轟响傳來，二人之間飛砂走石，那冷公元頓覺雙臂一陣痲痛，而石沖一聲冷笑，又是一掌劈到。

「再接這一掌。」

冷公元閃了一半，不由自主的又出掌迎上，就聽「卡」的一聲，冷公元手臂不但垂下來，整個身子也往三丈外撞去，宛如斷綫風箏。

丁梅與丁蘭二人尖叫一聲：「二叔！」

她二人左右扶住冷公元，只見冷公元嘴角溢血，臉色泛白，顯然內傷很重。

冷公元的左臂再也抬不起來了，肘骨裂傷，痛得他額角也在滲汗。

石沖得意的冷笑，道：「眞是得罪了。」

丁梅憤然而起，道：「我們就是不回徐州。」

石沖道：「姑娘，這可由不得妳們了。」

丁蘭已拔刀，道：「死也不去。」

石沖一聽，臉色一寒，道：「自找苦吃不是？」

他對四週大漢們，道：「請她兩位上船吧。」

眞大牌，他不再多言，轉身往大船方向走去。

丁氏姐妹幾乎氣結，石沖身邊的兩個殺手此刻當了家，這二人對望一眼，分別往丁梅、丁蘭二女逼去。

丁蘭尖叱一聲：「妹子，殺！」

「太湖雙嬌」也非泛泛之女，出刀十分辛辣，兩個殺手先是冷冷笑，但幾招過去才知道二女的功夫也了得。

石沖已走到大船邊了，他回頭看過來，口中喃喃：「眞是的，對付不了兩個女子。」

七個大漢見這光景，立刻往上圍去，丁梅尖刀回切，一個大漢被她把大臉盤也劃破，痛得往外撞去。

只不過丁梅却也被那名殺手搶得了先機，殺得她暴退不迭，剛好被那臉上挨刀的漢子覷個正着。

這漢子抹去一把鮮血，見丁梅往這面退來，立刻抖手把手中砍刀暴擲出去。

「噗」聲甫起，丁梅一聲尖叫：「啊！」

那刀扎中她的左胯後面，差一寸未扎入要害。

丁梅這一聲尖叫，使丁蘭也吃一驚，她暴斬七刀逼退敵人，扭身撲近丁梅身邊。

「妹子！」

冷公元厲叫：「可惡啊！」

兩個殺手與七個大漢立刻往丁氏姐妹包圍而上，光景是要强行抓人了。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一聲怒吼。

「住手！」

這一聲吼叱，立刻間把一衆人等引得全望過去，只見一人身背長劍甩動雙袖奔過來了。

是的，玄小龍來了，他來得還正是時候，雖然丁梅的胯上在流血。

這時候已有兩個怒漢叫起來了。

「這小子又來了，就是他。」

丁梅見是玄小龍奔來，好像痛苦大減，立刻大叫：「你去那兒了，我們還以爲是你寫的條子叫我們來這兒吶。」

玄小龍剛到柳林邊，那面，船上已有人把剛上船的「大摔碑手」石冲叫出來了。

石冲一聽說那個重傷少幫主的小子又來到，他咬牙切齒的再躍下船。

石冲邊走邊罵：「奶奶的，倒要看看是什麼樣的小子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此刻，已有十幾人把玄小龍圍上了。

淡淡的，玄小龍走到丁梅三人面前，當他發覺丁梅受了傷，他看得雙目一厲。

「妳受傷了？」

丁梅道：「差點要命。」

丁蘭有些抱怨的道：「你怎麼說走就走，你倒是去了什麼地方了？」

玄小龍道：「妳們並未僱用我，我怎好厚着臉皮賴着妳們不走？」

冷公元道：「原來你在附近呀！」

玄小龍道：「我在江邊觀看大海船，我打算在船上找一份工作。」

突然附近傳來一聲吼叫：「閃開！」

這是石冲的聲音，大伙一聽立刻把圍的大圈再擴大，石冲已奔到玄小龍面前來。

石冲戟指玄小龍，吼道：「王八蛋，是你重傷我們的少幫主呀？」

玄小龍道：「我沒有傷人呀！」

石冲大怒，叱道：「小子，你還否認？」

玄小龍道：「我爲什麼否認？是你們的少幫主不會用刀，他自己把自己的手臂砍斷的。」

石冲也早聽過了，聞得玄小龍的話，氣得一瞪眼，道：「你小子俏皮吧，只不過如今你家石大爺來到，今天就叫你知道什麼叫厲害。」

他忽的雙臂微抬，雙掌交叉中十根指頭咯咯响，兩隻大板脚不丁不八的穩住樁，冷笑道：「小子接掌！」

「呼」聲起處，飛砂走石，石冲的身子未動，但人已到了玄小龍面前。

好一股窒人的掌風推過來，玄小龍心中惱火，這是想一掌叫人吐血而亡呀！

玄小龍哂然疾閃，雙手削劈中不由得使出「修羅神掌」，但見一片掌影迎過去，石冲立刻覺得他的雙掌那深厚的力道宛如在稀泥中攪和，很難着力。

石冲這一驚非同小可，雙臂伸縮間吐氣開聲，立刻一道氣牆推過去。

玄小龍早已不耐，舞起一片掌影，硬往前拍擊。

他的修羅神掌內含天罡氣功，對方的掌力愈强，受的反彈也愈大。

石冲以爲這一回準叫這小子吐血，怎知雙方掌力接實，一股令人難以呼吸之力道直逼上身，石冲這才猛然大吃一驚，再運掌換招已是不及，但覺胸口悶煞，忍不住的一聲「哎呀！」

隨之就聽得兩種不同聲音傳來，石冲已張口吐出鮮血來，他那高大的身子也往後倒去。

玄小龍右掌打在石冲的胸前，左掌快逾閃電般打在石冲的臉上。

「轟」聲起處，石冲倒地一挺又起，他驚怒的吼叫：「修羅掌呀，你是誰？」

玄小龍冷笑，道：「什麼修羅掌！」

石冲站直身子，戟指玄小龍道：「少來，我曾領教過這套掌法，你是誰？」

玄小龍道：「你想套交情嗎？我不認識你。」

他這是把石冲往迷路上領去，但石冲仍然大吼：「說，玄劫是你什麼人？還有個王子正，你們是一夥的？」

石冲提到玄劫，四週大漢們吃一驚。

玄小龍搖搖頭，道：「喂，我實在不知道你在胡扯什麼，打不過快滾！」

石冲冷冷一笑，道：「我會叫你露出馬脚的。」

他轉而大手一揮，吼道：「圍緊了，殺！」

先是四個殺手擧刀砍，另有九人一邊抽冷子出刀，玄小龍不用掌，他「嗆」的一聲拔出青鋼劍。

他原是不打算傷人的，因爲這些大漢之中，必然還有幾個忠義門人，大龍幫並非全都認同丘泰來。

然而，玄小龍明白，如果他再以修羅神掌對敵，石冲就會眞的看出他的身份來。

玄小龍在時機未成熟之前，他必須掩去他的身份，他不忘訪查大龍幫的那件大案子。

玄小龍長劍出招，招招盡是精奇的修羅神掌絕招，這些人怎是他的對手，只一照上面，便被他殺得

拋刀疾閃。

四個殺手似乎不信邪，逼退之後發了狠，呱呱叫着又衝上來了。

玄小龍怒叱：「找死！」

隨着他的吼叱，三十六手修羅絕殺宛如星河傾瀉，令人目迷十色。

一陣嗆郎聲起處，四名殺手標着鮮血往外摔出，玄小龍仗劍再往四週圍的大漢們殺去，却見石冲抓起一把砍刀阻住玄小龍的去路。

「等等！」

石冲未攔住玄小龍的劍勢，差一點頭上挨劍削中。

玄小龍收住劍勢，沉聲道：「我不同你囉嗦，我也不想殺人，你們走吧！」

石冲道：「好，算你狠，但是，咱們這兒吃了虧挨了刀，掉了肉也流了血，你可敢留下姓名？」

玄小龍道：「我叫包英！」

「什麼，保贏？」

玄小龍道：「包公的包，英雄的英。」

石冲道：「包英，今天咱們領教了。」

他轉而大手一揮，吼道：「開船，咱們回淮上！」

大龍幫幫衆立刻扶了傷者往船上走去。

這光景令玄小龍心中一陣痛，這些大龍幫的弟兄們，又怎知他乃玄小龍，眞正是他們的少幫主。

* * *

丁蘭扶着丁梅，冷公元右手托着左臂，他稱讚有嘉的對玄小龍道：「包英，眞不賴呀，太湖幫有你的高位坐，咱們這就僱車回太湖。」

玄小龍道：「我接受貴幫的邀請。」

丁梅對丁蘭道：「原來咱們在船上邀請他，他以爲咱們和他開玩笑，所以他走了。」

丁蘭道：「二叔請他，他當然相信了。」

玄小龍道：「看姑娘傷得不輕，總得先找大夫瞧瞧。」

丁梅道：「去到客棧找藥舖買些傷藥塗上就沒事了。」

冷公元道：「包英，咱們已在酒樓訂了一桌酒席，且回去酒樓再計較。」

玄小龍點點頭，他伸手去攙冷公元，道：「我稱你一聲前輩吧！」

冷公元笑了。

* * *

鎭江大酒樓的伙計早就站在門口翹首等人了，當然是等冷公元三人，一桌酒席早已擺在二樓套間裏。

遠遠的，冷公元四人過來了，那伙計急忙迎上去。

來的四人傷了兩個，伙計也吃一驚。

冷公元對伙計吩咐：「去，盡快請位大夫來，咱們有兩人受了傷。」

伙計不敢多問，立刻往街上奔去。

酒樓中，另一伙計把幾人帶到二樓，果然熱騰騰的酒席擺滿一桌。

四個人也餓了，便是受了傷也得把肚子塡飽。

丁梅忍着痛，她一直勸玄小龍多吃，反倒令玄小龍不好意思了。

冷公元乃是老江湖，他早命另一伙計快去僱馬車，在鎭江，他們不打算久留。

四人正自吃喝，大夫已上樓來，冷公元見是個半百老郎中，便把受傷情形先說了一遍。

那大夫先爲冷公元把幾乎快折斷的左臂固定起來，他再把幾包刀傷藥交在丁蘭手中，這地方丁梅也不便脫了衣褲叫大夫爲她治傷。

一切弄妥，大夫衝着丁梅道：「如是未傷及內腑，我這傷藥很快叫妳復元。」

丁蘭付了銀子，那大夫再對冷公元道：「傷筋動骨一百天，你的年紀大，需要多休息，再要撞折，你的這條臂就殘廢了。」

冷公元一聽忙笑笑，道：「我回太湖以後，半年不再出門一步。」

就在這時候，一輛大篷車停在酒樓外面，趕大車的豎起長鞭指頭看，伙計對他指指二樓，道：「我上去瞧瞧，也許快下來了。」

果然，冷公元四人走下來了，那丁蘭付了帳，她要冷公元也坐在車裡面，玄小龍便與趕大車的坐在車前面。

趕大車的揮動長鞭趕大車，他好像是個啞巴，大車馳出鎭江三十里，他還未開口說一句話。

玄小龍坐在一邊也奇怪，他却不便問什麼。

大車中，冷公元開口了。

「大掌鞭，伙計告訴你咱們要去的地方嗎？」

「嗯！」

趕大車的只是嗯了一聲，他仍然不開口。

冷公元道：「夜裡不落店，連夜到無錫。」

趕大車的仍然嗯了一聲。

玄小龍覺得這趕大車的有些古怪，轉頭看他一眼。

不料趕大車的一瞪眼，道：「看什麼！」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說話是不會累人的。」

趕大車的道：「有什麼好說的？你們去那兒我送你們去就是了。」

丁蘭在車內一聽，叱道：「你這人說話怎麼不客氣，需知我們是花銀子僱你的大車，又不是白坐。」

趕大車的冷冷道：「你們坐車我出力，不說話也不可以嗎？」

丁蘭叱道：「眞不知禮數。」

玄小龍道：「朋友，你心中一定有什麼疙瘩，有時候憋在肚子裡就會是你這模樣。」

趕大車的一瞪眼，道：「我有什麼疙瘩？」

「沒有疙瘩你不會這樣。」

趕大車的抖手兩皮鞭，打得兩匹馬揚蹄狂奔。

車快便巔得厲害，車內的丁梅吼叱：「趕什麼呀，你不知道我們有人受了傷？」

玄小龍道：「這就是你肚子裡有疙瘩的表現。」

趕大車的怎知玄小龍就是要引他說話，果然，當大車緩下來的時候，趕車人沉聲罵一句。

「他娘的。」

車內丁蘭大怒，吼叱道：「你還罵人呀，小心我出刀殺了你。」

趕車的忙回頭，道：「姑娘，我怎麼會罵妳們呀！」

玄小龍立刻問道：「你罵誰？」

趕大車的道：「大龍幫！」

他「大龍幫」三字出口，玄小龍猛一怔，便車內的冷公元三人也直了眼。

玄小龍道：「大龍幫在兩淮乃是大組合，你……」

趕大車的道：「先說說，你們同大龍幫有關係嗎？」

車內的冷公元道：「剛由朋友轉變成仇家了。」

趕大車的道：「如是眞的成仇家，這趟車程我免費。」

玄小龍道：「原來你恨大龍幫呀！」

趕大車的道：「娘的皮，丘泰來那婊子養的不是東西，他活活氣死好多人。」

玄小龍心中激動，道：「你同姓丘的有仇恨？」

趕大車的道：「我在一年前也是大龍幫的船把頭，雙桅大船跑長江也走運河，娘的皮，自從姓丘的陰謀得逞以後，各船的把頭都換了人，老幫主失踪沒下落，咱們連個訴苦的對象也沒有，一年來我改行趕大車，你們說，我的心中多難過？」

玄小龍本想說出自己就是少幫主，但他以爲時機尚未成熟，他打算先找出丘泰來的鬼計陰謀。

伸手拍拍身邊趕車的漢子，玄小龍道：「你很想再到船上工作嗎？」

趕大車的道：「想是想，誰僱我？」

玄小龍道：「我，我僱你。」

趕大車的道：「你？我看你也只不過是個伙計材料。」

笑笑，玄小龍大聲對車內道：「兩位姑娘，我僱這位大哥當船把頭，有船安插嗎？」

冷公元笑笑道：「如是你兄弟，當然多少也委曲你了，可是他是趕大車的，搖身一變當船老大，這在咱們太湖幫就不大好了。」

玄小龍道：「有困難，這件事就不再提了。」

他對趕大車的一笑，又道：「你老哥貴姓大名？」

「張發旺。」

「有家？」

「我今年二十八，單身一個人。」

玄小龍笑了。

趕大車的又不開口了，他的臉皮綳得緊。

玄小龍道：「看上去你好像四十了。」

張發旺道：「就是這一年，我的人變老了，娘的，不甘心吶，我幹得好端端，沒來由的被擠下台，王八蛋！」

玄小龍道：「同你一樣被擠下船的一定還有人。」

張發旺道：「你想也知道，大龍幫大小船隻兩百條，雙桅三桅的大船也有百多艘，這些大船上的把頭全換了，操，這就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呀，難道咱們換個朝代就非得斷殺一場不是？」

玄小龍木然了。

這時候他還有什麼好說的，一百多條大船上全換了把頭，這是大陰謀呀！

但他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那個人便是周七公。

玄小龍心念間，問趕大車的道：「我在大船上認識一個人。」

「誰？」

「這人叫周七公，你認識他嗎？」

張發旺道：「他呀，他是個窩囊廢。」

玄小龍道：「周七公是好人呀！」

張發旺忽的一聲咳：「哦呸！」

玄小龍道：「怎麼的，難道不是？」

張發旺趕着大車直哼哼，玄小龍坐在一邊不出聲，他等着趕大車的說下去。

果然，趕大車的又開口了。

「個老不死的東西，周七公那老小子走後門，他哀求少幫主別撤換他，他只不過是個小人，背叛老幫主的傢伙。」

玄小龍聽得吃一驚，心念中，他以爲自己差一點承認是少幫主回來了。

當時周七公問他姓名，他自承叫包英。

冷冷哼了一聲，玄小龍道：「那些被撤去把頭職位的兄弟們，他們都離開大龍幫了？」

張發旺道：「一部份不想侍候丘泰來的兄弟們走了，但大部份無奈，找工作難呀！」

玄小龍有些黯然了。

* * *

果然，大篷車連夜飛馳，第二天一早就到了無錫，太湖就在無錫南面，這兒已有太湖幫的堂口設在太湖岸，十幾條太湖幫的大船停靠在碼頭上。

玄小龍幫着丁梅下了車，丁梅高興得指着湖邊，道：「包兄弟，你瞧，那兒黑旗高高掛的船，全是咱們太湖幫的運糧船。」

丁蘭道：「今天帶你去西山。」

要知太湖西山乃是湖中一島，太湖幫的總舵設在西山大船灣，太湖幫轄下大小船隻三百艘，太湖幫的兄弟也有上千人之衆。

冷公元取了銀子付給趕大車的，他已知道這位趕大車的曾是船把頭，笑笑。

「兄弟，想當太湖幫把頭總得稍有表現，不能一上來你就啃肉，老人是不服的。」

趕大車的收了銀子，道：「我知道，謝了。」

他準備趕車走，玄小龍忽的又登上車。

趕大車的道：「你上來幹什麼？」

玄小龍道：「送我去上海。」

「你去上海？」

玄小龍道：「我去那兒找工作，聽說上海船也多。」

丁氏姐妹見玄小龍又上了車，二人立刻走過來。

丁梅道：「喂，包英，你怎麼要走？」

玄小龍一笑，道：「你們太湖幫安插個把頭也不易，我去了幹什麼？」

他拍拍身邊趕大車的的張發旺，又道：「我們去上海碰運氣，何必叫二位爲難？」

那丁梅急了。

「他同你不一樣，你救過咱們兩次，你是有功的呀。」

玄小龍道：「我却對這位張兄深表同情，決定同他去上海闖天下。」

丁梅道：「我知道，你是要他當船把頭吧。」

玄小龍道：「冷大俠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不能無功就當把頭，這一點我也諒解。」

他對張發旺點點頭，又道：「走吧！」

張發旺一怔，道：「你還眞要去上海呀！」

玄小龍道：「我陪你去上海碰運氣呀。」

張發旺哈哈笑了。

這是他一天半以來從未有的笑臉迎人，倒也叫玄小龍哈哈笑了。

張發旺道：「看來你兄弟也是個光身漢呀！」

玄小龍道：「你比我强多了，你至少還有這麼一輛大車兩匹馬，我什麼也沒有。」

張發旺道：「那好，咱們都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光桿漢，兩肩扛着一張大嘴巴，吃四方去吧。」

丁梅與丁蘭攔住大車不放走，丁蘭道：「包英，咱們說好了，你入咱們太湖幫的，你怎麼要走呀！」

丁梅好像快掉淚了，她表現出委屈的樣子。

冷公元自岸邊大船上過來了。

「怎麼了，包兄弟又上了大車？」

丁梅道：「他不幹了，他要去上海了。」

冷公元吃一驚，道：「爲什麼？不是說好了的，怎麼說話不算數？」

丁蘭道：「都是爲了這趕車的。」

玄小龍道：「冷大俠，我只是不想叫你們操心事，不能爲我一人壞了你們的幫規。」

冷公元道：「這話怎麼說？」

玄小龍道：「我在想，你們對安插一個把頭也有困難，我去了更會增加你們的困擾，何況我也不是一個挾恩索報的小人，所以……」

冷公元道：「這是什麼話，他與你怎可相提並論，何況已到了太湖幫的家門了。」

就在這時候，自船上過來五個大漢，這些人到了大車邊，十分恭敬的向太湖雙嬌問安道好。

「太湖雙嬌」却攔住馬車不放行。

有個怒漢指着大車上二人，沉吼：「丁姑娘，是不是他們對妳兩位不禮貌？」

丁梅道：「你休亂說話。」

玄小龍笑笑，道：「兩位姑娘，妳們這是……」

冷公元道：「包兄弟，這麼辦，我們去了西山，我力保他當船上把頭，怎麼樣？」

玄小龍看向張發旺，不料張發旺搖搖頭，道：「我不能去，那是給人出難題，不是我想幹的。」

冷公元一聽，叱道：「噫，你倒拿架子蹺起來了。」

丁蘭道：「也是包兄弟的面子呀！」

張發旺道：「所以我才不打算去呀。」

玄小龍道：「兩位姑娘，我去上海闖一闖，如果找不到事情幹，我還來太湖幫找你們。」

事情到此似乎僵住了，冷公元一聲嘆，道：「包兄弟，你至少下車來，咱們到船上吃個飯吧。」

丁梅道：「下車呀！」

玄小龍道：「吃飯太簡單了，我常常手拿一個窩窩頭就是一頓飯，我看不必了。」

他對張發旺道：「咱們去上海吧！」

張發旺對丁氏姐妹道：「兩位姑娘，妳們讓一讓呀！」

丁梅道：「除非包兄下車。」

玄小龍道：「丁姑娘，我並不欠你們什麼呀！」

丁梅道：「我們欠你的。」

玄小龍道：「我不計較呀，丁姑娘。」

丁梅道：「我們心中不安。」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何足掛齒？」

冷公元道：「包家兄弟，不如這麼辦，你只是上海找工作，這找工作也不急在一時，你們暫時隨咱們去太湖西山太湖幫總舵，大家也好稍稍聚一聚，且等過了三五天你再決定是留是走，咱們不再爲難你。」

玄小龍有些無奈的再看看張發旺。

張發旺道：「你朋友很夠義氣，你跟他們走吧，我回鎭江了。」

玄小龍道：「不，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張發旺怔住了。

丁梅道：「朋友，你也去呀，咱們一樣把你當朋友，你就去去又怎樣？」

張發旺道：「我這馬車……」

一邊有個漢子道：「馬車交給我，我趕馬車去棧房，錯不了你的馬和車。」

玄小龍與張發旺下車了。

丁梅很高興，她上前拉住玄小龍，道：「你這個人呀，好固執！」

玄小龍道：「我擇善而固執！」

幾個人走上太湖幫的大船上了。

* * *

玄小龍心中愉快，他爲什麼一定要拖牢張發旺，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玄小龍的原因是，張發旺必也知道部份大龍幫幫主在一年前所發生的事情，他需要仔細聽一聽。

當然，玄小龍也想在大龍幫出事以後，別的幫派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冷公元就提過大龍幫與「大海盜」老爺子那面有瓜葛。

玄小龍當然也想去太湖幫打探有關大海盜的事情，他在張發旺與太湖幫二者之間，還是取張發旺而捨太湖幫，因爲張發旺居無定所，以後再找他必困難，太湖幫就不一樣了，他可以隨時來。

* * *

此刻，由於冷公元三人的堅邀，玄小龍便與張發旺二人下了車，那丁梅也笑了。

她伸手拉住玄小龍，道：「去到西山，你會知道那兒有多好玩。」

笑笑，玄小龍還能再說什麼？

於是，便張發旺也跟玄小龍登上太湖幫的大船。

最高興的還是丁梅與丁蘭二人了，那丁梅雖然受了傷，她却不休息，陪着玄小龍站在船頭看風景。

* * *

太湖之美，美在那股子神秘味道，遙望湖面，碧波千頃，那煙雨浩渺的氤氳裡，彷彿有如碧波仙子踏水而來，近岸幾處離岸小島，就屬橫山最大，洞庭山也是奇峯翠拔，秀色迷人。

遠處，隱隱可聞寒山寺的鐘聲順波而來，令人心神爲之怡然。

這其中還有西山漁村最爲人多，太湖幫就在西山的北面半坡上。

就在大船快要接近西山大灣的水道時候，船上的牛角號已嗚嘟嗚嘟的响起來。

於是，大灣內有幾條快船迎出來了。

快船上的人們擧手歡呼，太湖雙嬌也回應着，冷公元對玄小龍道：「包兄弟，你看咱們這兒，港灣內可泊船五十艘，這西山的形勢險要，東西南三面是懸崖，插翅也難登上去，只有北面可靠船。」

玄小龍也點頭，但他心中並非想的這些，玄小龍一心在找大龍幫那件大案的綫索。

玄小龍一邊的張發旺却很注意西山形勢，他忍不住的對玄小龍道：「這兒眞是好地方。」

丁梅道：「歡迎你們都留下來。」

只不過張發旺却又搖頭了。

* * *

太湖西山北面的大灣中停靠的大小船隻眞不少，帆檣如林也不爲過。

這時候自山坡那面奔來十多人，男的女的一擁而到了岸邊上，原來這些人乃是丁梅的家人，聽得二女歸來，全都前來迎接。

大船尚未靠上岸，岸上已有人在呼叫，道：「大小姐、二小姐，老夫人急壞了，見妳們回來，立刻叫我們來接兩位小姐回去暖香樓。」

丁梅笑對玄小龍道：「我娘等咱們去暖香樓，你當然不知道暖香

樓是西山最美的地方，去了就知道。」

玄小龍笑笑，道：「妳娘等的是兩位，並非是我。」

丁梅道：「你去了當然也歡迎你了。」

於是，大船靠岸了。

船上的人高興的把冷公元幾人送上岸，看他們排隊的樣子，當知對冷公元與丁氏姊妹相當尊敬。

在玄小龍的眼光中，這兒太湖幫的人比之大龍幫又見祥和多了。

玄小龍以爲大龍幫的人充滿了敵意與邪氣，人與人之間好像有話不能暢談，說是勾心鬥角也不爲過。

但這兒太湖幫的人不一樣，那種友愛與關懷，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不滲半點虛假。

玄小龍的心中有着無限的感慨。

碼頭上的人分兩批，一羣人圍上丁氏姐妹，另一批人乃是總舵來的，他們是迎接冷公元。

丁梅對冷公元道：「二叔，你帶包、張兩位去見幫主，我們見過我娘以後會趕去總舵的。」

冷公元道：「已經到了西山，他兩位至少已是咱們太湖幫的貴客了，妳們還有什麼放心不下的。」

丁梅走到玄小龍面前，她溫柔的一笑，道：「包……哥，你會喜歡這裡的，是不是？」

玄小龍心中一緊，她叫他包哥了。

玄小龍笑笑，道：「我想我已經喜歡這兒了。」

丁梅這才放心的拉着她妹丁蘭的手往山坡那面走去，她不時的還回眸一笑。

* * *

太湖總舵實際上就如同一間大祠堂似的，正廳上有個長桌六尺高，上面供着七個牌位，仔細看，全是太湖幫歷代幫主神位。

太師椅子有十二把，這是每位舵主之位，這說明太湖幫如今共有十二個分舵。

一張老虎皮平攤在大廳地上正中央，正面的一張羅圈椅，那是幫主之座位。

冷公元帶着玄小龍與張發旺二人剛走到院門下，只見一位面如黑墨大漢雙手叉腰站在大廳門口。

這大漢雙目厲芒閃閃，厚嘴唇四週大草鬍，一條蛟帶紮在腰眼上，雙肩似乎打橫挺。

「哈……」黑臉漢大笑，他的一口玉米般牙齒露一半。

冷公元的左臂掛在脖子上，他的左臂是傷在大龍幫的大掌舵「摔碑手」石冲手上的。

黑臉大漢笑一半，立刻木然驚呼：「老二，你是怎麼了，你的左臂……」

冷公元道：「幫主，先別問我這些，容我爲幫主引見一位高手。」

那黑臉大漢不是別人，他正是太湖幫之主「黑面蛟」君萬年是也。

君萬年很關心冷公元的傷，立刻迎到大廳石階下，關懷備至的道：「你這傷……」

冷公元已指着身邊的玄小龍道：「這位小兄弟叫包英，一身了得的功夫。」

君萬年側面看看玄小龍，點點頭，道：「歡迎你呀，到咱們西山來玩。」

玄小龍一聽，心中猛一沉。

太湖幫幫主「黑面蛟」君萬年十分關心冷公元的傷，對於玄小龍與張發旺二人輕描淡寫的把手一讓：「坐吧！」

冷公元道：「幫主，我哥公度呢？」

君萬年道：「公度率船出海了。」

他仔細查看冷公元的傷，道：「怎麼傷的？」

冷公元道：「說起來實在氣人。」

兩名漢子端來茶點，玄小龍頓感乏而無味，他心中想着，這位黑面幫主並不特別歡迎他們的到來。

忽聽冷公元重重的道：「幫主，咱們同兩淮大龍幫結下怨仇了。」

君萬年雙目一厲，道：「你不是同丁梅、丁蘭順道前去拜訪他們總舵嗎？怎麼會朋友變成怨家？」

冷公元道：「說來實在氣煞人了。」

他猛可裡喝乾杯中茶，重重的放下茶杯，他倒忘了將張發旺也向君萬年介紹，令張發旺不自在。

冷公元道：「幫主，大龍幫幾曾把咱們太湖幫放在眼裡，尤其那個丘占魁。」

君萬年道：「別急，你慢慢的說，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冷公元便把丘占魁駕船追到鎭江，强迫要丁氏姐妹再轉回淮上之事細說一遍。

君萬年一聽之下，一掌拍在桌面上，道：「眞是豈有此理！」

忽然，大廳外面走來幾個人，其中有個灰髮老太太，拄着龍頭拐。

君萬年見這老太太，立刻起身迎上去，道：「弟妹，妳請坐！」

老太太不坐，她氣唬唬的道：「萬年哥，大光去得早，我母女依附在你身邊過日子，你說說，大龍幫把小梅也殺傷了，這口怨氣你說怎麼出！」

君萬年也是剛聽冷公元說過，他正自發火，聽得老太太的話，咬

着牙，道：「弟妹，妳別氣壞身子，這件事我自有定奪。」

原來這位老夫人乃是太湖幫二當家丁大光的女人，丁大光只有兩個女兒，若論功夫，丁大光在君萬年之上，只可惜丁大光在海上風暴中一去不回，更重要的是丁大光與君萬年又有拜把之交，丁梅與丁蘭便被君萬年當成自己女兒一般。

此刻，丁老太太忿忿然的道：「君哥，這口氣我難嚥下去，你看着辦吧！」

她忽的回身就走，君萬年還得好言親送到大廳外。

老太太也不看玄小龍一眼，冷公元想說出玄小龍出手打敗太湖幫之事，也沒有機會說了。

君萬年對玄小龍的援助很是感激，他對玄小龍道：「你叫包英？」

玄小龍道：「包英是我。」

君萬年一笑，道：「暫在西山賓館住着，且等我找到空缺，一定令你兩位滿意。」

也不等玄小龍再說什麼，君萬年提高聲音。

「來人！」

大廳外奔進來兩個漢子，君萬年吩咐道：「帶這兩位貴客去賓館，好生的招待。」

兩個人衝着玄小龍與張發旺二人點點頭，便帶着二人走出大廳。

玄小龍與張發旺二人被招待在西山賓館，玄小龍並不急於幹什麼事情，他與張發旺二人關起門閒話起來。

張發旺以為是閒話，玄小龍就不一樣了。

玄小龍就是想在張發旺口中多知道些大龍幫之事。

* * *

張發旺知道不少大龍幫之事，但提到海上十一條大海船失踪的那件大案子，他却知道得不多，無怪他，因為他未參與那次海上行船運貨。

玄小龍心中感到失望，但對張發旺的忠於大龍幫老幫主，玄小龍是感動的。

就在第二天過午，玄小龍與張發旺二人在石堤岸觀看湖面風景時候，忽見有位女子向他二人走來，那女人大約三十出頭，收拾得十分俐落，她帶着微笑的走到了玄小龍面前。

「那位是包英包公子呀？」

玄小龍道：「我叫包英。」

那女人上上下下看了玄小龍幾眼，以手帕半捂臉的道：「是不錯！」

玄小龍道：「什麼事？」

那女人指着遠處樓閣，道：「跟我走吧，咱們夫人要見見你。」

玄小龍道：「你們夫人是誰？」

那女人笑笑，道：「我們夫人姓丁，在這西山太湖幫便是幫主也要對夫人客氣七分。」

玄小龍立刻想到昨日在大廳上的那位半百婦人了，那是丁氏姐妹的娘。

玄小龍對張發旺道：「咱們走！」

那女人哈哈笑，轉身邊走邊又道：「咱們先來小口試！」

一怔，玄小龍道：「什麼小口試？」

那女人道：「就是大口試以前先小口試呀，且讓我評一評你是否能過關。」

玄小龍道：「過關？妳是……」

那女人只回頭笑笑，道：「她姐妹二人從小是我奶大的，我算是她二人的奶媽子。」

玄小龍吃一驚，道：「妳今年……貴庚呀？我看不過三十幾。」

「咯……」這女人笑了。

女人最喜歡有人說她年紀輕，尤其是看上去年輕，那比她吃了歡喜糖還令她快樂。

這女人當然不例外，她笑指自己，道：「你說我今年三十幾呀，哈……我今年整整四十八。」

玄小龍也笑了。

「妳看來眞年輕，說妳三十幾是多說了，二十幾還差不多。」

那女人不笑了，她站住回身對玄小龍道：「你是在調侃我？」

玄小龍道：「我說的是實話。」

女人忽的露齒一笑，道：「小口試你通過了，哈……」

* * *

一片翠竹林側面，青石台階半里那麼長，這一帶眞靜，很少看到有男子走到這條石道上，竹林的另一面有一道矮石牆，那淸高雅緻的暖春樓就在這兒了。

樓下面正廳上端坐着一位雍容華貴的夫人，玄小龍只一看便認出正是昨日的那位夫人。

玄小龍上前，他與張發旺並肩抱拳施禮。

那夫人先是對一邊的女人道：「帶這位兄弟去客房吃茶，我有話和這位包兄弟敘敘。」

張發旺對玄小龍點點頭，便跟那女子走到樓外去了。

丁夫人指着一邊的椅子，笑對玄小龍道：「坐，坐在這椅子上。」

兩個侍女走過來，點心茶水擱桌上，丁夫人雙目注視玄小龍，微微一笑，道：「我那兩個女兒把你說成天下無敵了。」

玄小龍淡淡的道：「那是過獎了。」

丁夫人道：「老身姓金，說個人名不知你聽過沒有？」

玄小龍道：「什麼人的名字？」

丁夫人道：「紹興刀怪金不換。」

玄小龍道：「也許我年紀小，未曾聽過這名號。」

丁夫人雙目一垂，又道：「包公子，你家鄉是……」

玄小龍道：「濟南，只不過我自小是個孤兒，由師父帶大的。」

丁夫人道：「你師父何方高人？」

玄小龍道：「師父在我藝成之後便離我而去，一去不見面，已經三年了。」

玄小龍這是隨口謊言，他也是無奈，他如果說出眞實身份，他不但無法把那件案子查出來，甚至還會令太湖幫的人對他產生誤會。

反正他並不企圖什麼，幾句謊言便也無所謂了。

但丁夫人就不同了，玄小龍如今幾乎就是個流浪人似的，她怎能把女兒託付這樣的人？

丁夫人心中明白，他在紹興的侄兒金石，早就把主意放在他的兩位表妹身上，還有個失踪一年多的金玉。

丁夫人也以為，他的侄兒才夠格娶她的女兒。

丁夫人再看看玄小龍，她笑笑道：「吃茶，吃茶！」

玄小龍也是淡淡的，雙方似乎有幾分尷尬，旋即，丁夫人道：「你在鎭江幫了我女兒大忙，老身十分感謝。」

玄小龍道：「也是湊巧我遇上了。」

丁夫人一笑，一邊把錦盒打開來，一張銀票推向玄小龍，道：「收下，這也算是老身一點心意。」

玄小龍有些哭笑不得的樣子。

就在這時候，樓外傳來哈哈笑，冷公元進來了。

冷公元的左臂仍吊掛在脖子上，他邊笑邊道：「太好了，原來大嫂子已把包兄弟找來這兒了。」

丁夫人也喜道：「公元呀，你來得正好，你看，我給包公子一百兩銀子，他不收。」

冷公元道：「包兄弟，人的口袋總需放幾個錢備用，你說是不是？」

玄小龍道：「銀子我還有。」

冷公元道：「我嫂子的心意，你不能違背，這就算是禮數吧！」

玄小龍無奈的收了銀子，但他的心中明白，這一百兩銀子是她在償還人情債，也可以說，收了這百兩銀子，以後兩不相欠。

玄小龍心念閃，他主動的對冷公元道：「冷大俠，我可以和你說幾句話嗎？」

冷公元道：「當然可以。」

玄小龍對丁夫人施了一禮，道：「且容在下告退。」

不料丁夫人也乾脆：「你請便。」

玄小龍的心中不舒坦，他以為來此西山來錯了。

他也奇怪，為什麼快兩天了不見丁氏姐妹再出面？

* * *

冷公元陪着玄小龍到了竹林外，那深邃的湖面上煙霧陣陣，令人有置身雲端之感。

玄小龍道：「冷大俠，鎭江之後，不但你們太湖幫已與大龍幫結下樑子，便是我也成了大龍幫的眼中釘。」

冷公元道：「所以我把你也邀來太湖。」

玄小龍道：「冷大俠，就我從前所知，淮上的大龍幫乃是個十分龐大的組合，他們水旱碼頭擱貨押運倉儲管理，人員分派，船隻運作，都十分正派，而且……」

冷公元道：「那是過去，一年多以前，大龍幫是個光明正大的組合，只不過……」

玄小龍全身一緊，他急接道：「不過什麼？」

冷公元道：「自從姓丘的接掌大龍幫以後，大龍幫便成了令人不敢恭維的道上梟霸，只要沾上大龍幫，水旱兩路已沒有公平競爭，只有使橫亮武力。」

玄小龍道：「冷大俠為什麼還與丁家兩位小姐前往淮上大龍幫登門拜訪？」

冷公元道：「也是咱們一廂情願，至少我們太湖幫未與大龍幫起過衝突，要知船在江海，命吊高空，不定誰會求助於誰，多一個朋友，總比少一個朋友好，所以……」

玄小龍道：「曾聽冷大俠在鎭江時候提到大龍幫與大海盜有什麼勾結？」

冷公元雙目一厲，道：「聽來的，不見得可靠。」

玄小龍道：「怎麼說？」

冷公元道：「聽說那大龍幫姓丘的當年曾同大海盜在一起幹過買賣，他們之間的關係我不淸楚。」

玄小龍道：「這消息從那兒得來的？」

冷公元道：「上海，各路大小船隻，總是在上海黃埔江面集結，那兒的消息多，而且……」他頓住了。

玄小龍道：「而且什麼？」

冷公元道：「好像大海盜常去上海，在那兒，黑道兄弟們就稱大海盜老爺子。」

玄小龍終於明白了，原來老爺子就是大海盜。

玄小龍更明白，如果想破案，最好奔上海。

（未完・四）

上文提要： 卓約為了得到關永，不惜一切手段，晚上又主動摸上了小關的床上，小關誤以為是卓倩，後被偷窺的小毛識破……卓約又返回島上去找卓倩，意欲再學費雪武功，被一個自稱費雪哥哥的男人發現，卓約見這男人誠意要教她上乘武功，便答應留在山洞裡苦學。小關與小毛在華歌的引介下，多次與兩大名醫聚賭，無往不勝，贏了大筆銀票……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竹籃提水一場空　身遭重創因好色

這個瘋子不論看甚麼人，臉上都有笑容。

只不過，那種笑容是絕對沒有內容的。

那笑容只予人滑稽的感覺。

「如何？」漢子道：「找這個人擲，兩位是否同意？」

黃、孫兩人看了一會表示同意。

只要不是小關的人，大家拿到好牌的機會是均等的。何況他砌了三組牌，只有兩組算是大牌。

孫毓樓道：「老兄你貴姓？」

這人笑笑，道：「老兄你貴姓？」

黃大謀道：「你府上是哪裡人？」

這人笑着道：「你府上是哪裡人？」

關永道：「是個瘋子。」

這人笑着道：「你是個瘋子……」

小毛道：「我是你老子。」

這人笑着道：「我是你老子！」

漢子道：「這是個白痴，他沒有歷史。」

黃、孫兩人點點頭，漢子給瘋子一塊銀子道：「你把這三枚骰子擲在賭桌中央，這塊銀子就是你的了！」

「銀子就給我了？」

「是啊！」

「是不是每天我都可以來擲，你們都會給我大塊銀子？」

漢子道：「也許吧！至少今天你擲了就會給你的。」

瘋子掂掂那塊三四兩重的銀子，似乎很久沒有擁有一塊銀子了，納入袋內，把骰子擲在桌上。

一看他的擲法，就相信此人不會玩骰子。

擲骰子也有擲骰子的手法及架勢。

他擲了個「七對門」那是丟不是擲。

關永分了牌。

眼見小關作的最大的一副牌，分給了啞巴。

另兩組分別分給了黃、孫兩個大國手，黃、孫兩人不由眉飛色舞，大贏在望。

關拿的一組不是他自己砌的。有可能是啞巴砌的牌。

果然，啞巴是雜七一對和「天九王」。

黃大謀的是前八點後面虎頭一對。

孫毓樓的前七後九點。

大家都在看着小關。

黃、孫兩人十分篤定，至少不會超過黃大謀的前八點後面虎一對吧？只要不能通吃就行。

關永一掀牌，黃、孫兩人又傻了眼。

啞巴也叫了起來，不知他在說甚麼。

似乎以為不可能。黃、孫兩人臉都綠了。

原來小關的牌前面是地罡，後面是「小皇上」。

就連啞巴的「天九王」也輸給了「小皇上」，也就是所謂「至尊寶」。「天九王」本可吃對子的。

小關把所有的枱面都收了過去。

那個多事的漢子連連抓頭皮，道：「這……怎麼會……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小關又給了那瘋子一封銀子。

瘋子道：「明天，我要不要來呢？」

小關道：「不用來了……」

漢子道：「這位少俠是不是也該讓在下吃點紅？」

「當然！咱們兩人的運氣都不錯，只不過，你老兄本來想出我洋相的，我懷疑你是這兩位大俠的心腹呢！」

「哪兩位大俠？」

「就是這兩位……」指指黃、孫兩人。

這工夫小關給了這漢子一張三千兩的票子，也給觀賭者一千兩平分。收起近千萬兩銀子，出了賭場。黃、孫兩人的臉都氣歪了。

黃、孫兩人又跟了出來。

其餘諸人如小毛，啞巴以及那個指小關作弊的漢子都未跟出來，黃大謀道：「小子，你不僅僅是運氣好。」

關永道：「甚麼意思？」

「你有點邪門！」

「兩位是說我詐賭？」

「你比詐賭還高明了一點。」

「那算甚麼？」

「我們只能說你小子不簡單。」

「錯了。我自十歲就進出賭場，見過太多的世面，也有了臨場的豐富經驗，所以會贏，這是一種藝術而不是詐術。」

黃、孫兩人互視一眼，孫毓樓接道：「你是說你是無師自通的？」

「笑話！」

「你願不願意再賭一次？」

關永道：「可以，但三五天之內不成。」

「老弟有此賭技，為何名不見經傳？」

「出名並非好事，兩位應知『人怕出名猪怕肥』這句話吧！所以在下一直不用本名。」

「老弟的本名不能見告嗎？」

「那又何必？我又沒有顯赫的家世！」

黃大謀道：「十天後請老弟與我們聯絡。咱們再來一次更大甚至破天荒的賭局如何？」

小關點了點頭離去。

小關怕他倆跟踪，繞了幾個圈子才出了鎮，然後來到另一小鎮上，與兩人會合。把銀票又存入了那同一家票號中。

華歌道：「再有一次就可以收山了。」

小毛道：「有多少？」

關永道：「近四千萬兩。」

小毛道：「我看一般的票號全部財產不值三、四千萬兩，咱們一個客戶就有這麼多！」

華歌道：「當然，咱們這種客戶畢竟是少數的。」

華歌又道：「那個漢子到底是不是他們的人？」

小毛道：「八成是。」

關永道：「也許是，也可能不是。」

華歌道：「那個人的來歷眞費猜！」

關永道：「有些人比較精細些，就會多管閑事，炫耀自己是此中高手，此人大概就是這樣。」

華歌道：「一直未和令尊聯絡？」

「沒有。」

「還是在那三處地址聯絡？」

「正是，這兩個人眞有錢，輸了數千萬兩面不改色。」

華歌道：「他們的確眞正是富甲天下。我有點事要去辦，三天後再和二位聯絡！」

華歌走後，小毛道：「小關，你眞的是深藏不露呀！依我看，連華歌也不如你。」

關永笑笑，道：「那倒未必！」

「你也不必客氣，我發覺就連華歌對你的奇技也十分驚異。小關，我不以為你僅僅是……」

關永擺擺手，道：「我懂你的意思。」

「小關，你在這方面必然大有來歷！」

「大有來歷是不敢當的……」

「有點來歷是不是，就以『蝴蝶飛』那一手特技來說，我以為除了內功、技法熟練之外，還要有一種心靈上的感應才行！」

「怎見得？」

「撒出的全副撲克牌分成幾組，凡是對子都作出交叠起的交配狀，這一手可謂神來之筆。」

關永不出聲。

那一手即使是華歌也十分妒，他看得出他的眼神。

行行出狀元，那些狀元，往往很快出頭，而一些飽學之士，却往往一生不能出頭，潦倒終生。

這就是所謂：有狀元徒弟沒有狀元師父。

因為中了狀元之後，再設館授徒就不可能了。

凡是設館授徒的都是不走運的仕子。

他們雖不走運，却不是沒有學問。

這工夫小毛道：「小關，你看……」

這工夫林外走進兩人，小關道：「答案來了。」

小毛吶吶道：「甚麼答案？」

關永道：「就是你所很想知道我的賭技之事。」

原來這兩個人正是在賭場中說小關詐賭的那個漢子，以及那個一隻脚穿鞋一隻赤足的瘋子。

只不過瘋子仍是髮如亂草，一雙鞋子却是完整的。

小毛茫然地看看小關，再看看這兩個人。

關永抱拳道：「查兄，多謝……」

那漢子也抱拳道：「關兄弟，你好！」

小毛搔搔頭皮道：「你們認識？」

漢子道：「是的，關兄弟是我的恩人。」

關永道：「還提那件事幹甚麼？」

小毛道：「在賭場中，你們在演戲？」

關永笑笑點頭。

小毛道：「瘋子擲骰子也是安排好的？」

「當然……」

「他擲的『七對門』也正是你所要的點子？」

「那是當然！」

「絕！這位瘋子老兄裝得可眞像，你那隻開了花的破鞋是哪裡找來的，佩服極了。」

瘋子抱拳道：「騙人的玩藝，不登大雅。」

「話不能這麼說，騙人要騙得斯文，技巧細微，那也是一種藝術！」

瘋子道：「兄弟這麼說，在下汗顏！」

關永道：「也都不要客套了！」

他指指小毛道：「這就是我說的小毛，好友毛志高。」

接着又爲小毛介紹兩人。

原來漢子叫查天翔，是個不出名但賭技高絕的人物，有一次被七八個賭場保鏢圍攻，危急時被小關所救，圍攻他們的理由，只是因爲他贏得多了些。

那次之後，他把賭技絕活傳了小關。

他叮囑小關幾句話：要大贏，必須經常小輸些，因爲如此才不會被人注意而加以宣傳。

還有賭是邪門玩藝，不可以它爲發財致富的門道或工具。

瘋子是查天翔的助手，名叫吳起。

小毛道：「這可眞妙呀！賭場中的花梢眞多！」

查天翔道：「正是，所以最好不去！」

小毛道：「憑查兄這兩手，豈不是無往而不利？」

查天翔神色一肅，道：「無往不利是絕對不敢當的。就以華歌來說，只怕就騙不了他！」

關永道：「離開賭場後他的確問過有關二位的事。」

查天翔道：「如果以爲華歌不知這次詐賭的煙幕，只怕言之過早了！」

關永道：「我也以爲華歌可能心裡已有數，他畢竟也是賭場中的高手，甚麼場面都見過。」

查天翔道：「兄弟，你以爲他可靠嗎？」

「查兄躭心甚麼？」

查天翔道：「我以爲他可能和『神蛛會』仍有來往，或者也可以說他仍是該會的中堅份子。」

「這麼說，他是在我們這邊作內奸了？」

「兄弟，我只是這麼假設！」

「查兄，根據甚麼以爲他……」

「第一，大約半月前，我還看到他和『逍遙客』齊天在一起吃牛肉包子。其次，他引介的票號，你們把數千萬兩存入生息，只怕也可能是個陰謀。」

「怎見得？查兄？」

「一般來說，利息不大可能那麼高。」

小毛道：「騙人的？」

「放高利貸的人，不一定全是騙人，但最容易變成經營不善，到了最後那就不會再有甚麼良心和道義了！」

關永道：「查兄不信任那家票號？」

查天翔道：「在下當然不敢如此武斷，但我對那小鎮並不陌生，以前似乎未見過那家票號。」

小毛道：「也許是剛開設的。」

查天翔道：「他們也可以單獨爲我們而開。」

關、毛兩小一怔，查天翔道：「兄弟，咱們何不到那票號附近去看看？」

四人到了那鎮上，來到那票號門前，不由一驚，那家票號已關了門，門上還有一把大鎖。

門上貼有一張紅紙，上寫：本號經營不善，停止營業。

小毛正要大叫，查天翔阻止了他。

問過附近的人，都說一夜之間冒出一家票號來，又在不到二十天之內又突然宣告倒閉，眞是莫名其妙。

關、毛二人信了查天翔的話。

這家票號是專門爲他們開設的。

吸收了數千萬兩之後，關門了事。

一般的行號開張，大多要籌備一段時間，尤其是票號或銀莊這種大生意，一夜之間開了張，二十天之內倒閉關了門，那有這種事？

關永道：「查兄，你眞是料事如神。」

「不敢，這是根據此人尚和該會之人來往而推測出來的，你們不是也看出，那票號像剛開市的樣子？」

「是的。」關永道：「查兄，會不會這根本就是個騙局？該會利用華歌驅使我們爲他們弄錢？」

查天翔道：「十之八九如此！」

小毛道：「他娘的，他把咱們耍得團團轉，咱們也要想個辦法耍耍這王八蛋！」

查天翔帶領諸人進入這家票號對面一家酒樓上，由此可以看到票號門前的動靜。

關永道：「不知下次和孫毓樓及黃大謀約賭，華歌會不會參加？」

查天翔道：「那要看他是否知道我們發現這票號已經倒閉而已，我以爲不大可能了。」

小毛道：「查老兄以爲他們知不知道？」

查天翔道：「也可能還不知道，他以爲，我們不來存款絕不會來此，當然，我們也不大可能前來提款的，至少暫時是不會的。」

關永道：「我們就故作不知票號倒閉，再和他聯絡試試看。」

小毛道：「如何整他，咱們要好好計議一下。」

＊　＊　＊

一天天過去，再也沒有見到華歌。

這足以証明華歌的觸覺很靈，他已經知道兩小發覺票號倒閉的事。

小毛氣得直跳脚。

本來嘛！他是經常耍人的，如何忍受被別人當猴子耍。

找不到華歌，查天翔和他的助手吳天離去，訂了聯絡之期及方法。

這天傍晚齊鳳來了。

「小關，找你可眞難！」

關永漠然道：「又何必找我？」

「怎麼？才不過二十天不見，又生疏哩？」

關永道：「咱們之間沒有什麼婚約吧！」

「但那比婚約還有用！」

「妳一定要上我的床，一切後果責任自負。」

齊鳳道：「你對卓倩也敢這樣說話嗎？」

「那是我和卓倩之間的事。」

「你忘了是我爲你們撮合的？」

關永道：「謝謝，有了她，別人就多餘了！」

「可是我可能已懷了孕！」

小毛道：「那又能証明什麼？一定是小關的？」

齊鳳厲聲道：「你是什麼東西？」

小毛道：「我不是什麼東西，妳是東西，一個大閨女，上了男人的床，還表演滿床飛，眞是鮮哪！」

齊鳳追打小毛，關永道：「別鬧了！」

小毛外出，關永道：「齊鳳，我不可能將這份情感分四份之一給妳。」

「四份之一，還有誰？」

「反正至少是四份之一，妳如不嫌棄，就留下來，婚後也許一個月只能輪到一次。」

「爲什麼只有一次？」

「妳以爲一個男人婚後還能永遠天天來？」

「不能天天，三兩天也成啊！」

「如果有好多個女人，每隔三五天一次，算算看一個月是不是只有一次。這還是年輕的時候，到了三十五以後，也可能七八天或十天一次，女人多了那要好幾個月才能輪到一次，喜歡玩的女人只怕都風乾起來了，妳行嗎？」

「我……我行……」說得似乎有點勉强。

「當然，也不是說輪流就一定可靠，有的女人被人寵，有的不受歡迎，即使到了輪值之期，如果不上她的床呢？古代宮中女人不是有數十年不見帝王之面的嗎？」

「怎麼？你要甩了我？」

「不不，我只是要告訴妳將來可能發生的情況。」

齊鳳道：「卓倩呢？」

「妳少操這份心！」

「我知道她在何處。」

「妳……妳知道？」

「當然！」

「她在那裡？」

「來，先辦了事再說。」

「妳眞的知道？」

「我不知道誰知道？」

「先說了再辦事。」

「先辦了事再說。」

關永思念卓倩心切，只好由她，反正他們之間已有過這事，但事後她又說，前幾天見過，這兩天又不見了。

關永大怒，道：「齊鳳，會不會妳妒忌她把她害死了。」

「小關，你可不能胡說呀！」

「那麼告訴我，她在何處？」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我只不過是爲了討好你而胡說八道吧了，其實我也好想她。」

「妳眞的不知道？」

「眞的。關永，卓倩能容納我，我感激她還來不及呢，怎麼會害她呢？」

「好，妳去把她找回來。」

「到哪裡去找？」

「如果我知道到哪裏去找還用妳找？」

「關永，我怕你會趁機甩了我。」

「不會的，事實上，我也沒有意思要和妳白頭偕老。」

「關永，我也沒有作老大的意思，我願意作偏房。」

「這個嘛！我可以考慮考慮。」

齊鳳找人去了。

小毛道：「女人一旦和男人上了床，就不值錢了。」

關永道：「也並非如此，而是她當初以那方式上我的床，在我的心目中就沒有地位了！」

「關永，這似乎不大公平。」

「怎麼說？」

「喜歡你才會如此！難道喜歡你的人該受此待遇？」

「這種喜歡我不稀罕。」

「有一天一個女人也沒有了，你就會改變。」

「我喜歡的可以去追，不喜歡的永不喜歡。」

「小關，這話可不能說得太早啊……」

說着話，卓玉來了。

關永對卓家的人就不同了，這和卓伯伯代爲傳功給他有關，當然和卓倩也不能說沒有點關連。

「卓玉，有否看到妳大姐？」

「沒看到，但我猜想她會在何處。」

「告訴我她在哪裡？」

卓玉看看小毛，小毛立刻出屋而去。

卓玉往上一貼。這還用說嗎？就像孩子餓了用嘴去找母親的奶頭一樣，作母親的當然要把奶頭送入他的口中。

「卓玉，妳這作風可不像個淑女了！」

「關永哥，我不要甚麼淑女頭銜，只要你！」

「眞乾脆！也眞令人吃驚。」

「驚甚麼？男人女人不是這麼回事？」

「卓玉，妳這口氣太油條啦！卓伯伯萬一知道了我和妳們姊妹三個人的事，叫我如何作人？」

「我爹大不了叫你照單全收，走嘛！」

大力推着關永進入內間。

關永在無可奈何下只好上床。只不過他忽然心生警惕，女人多了絕對不是好事。

有一天他會無法應付而焦頭爛額。

事後他鄭重地道：「卓玉，這是最後一次，下不爲例。」

「怎麼？你不想？」

「除了妳大姐，別人絕不。卓倩呢？」

「我……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何處。」

關永一言不發地走開了。

他下定決心，不再施捨了。他所以如此，和母親帶他去找父親撲了空有關。而且決定和小毛加緊尋找卓倩，開始躭心卓倩發生了甚麼事。

* * *

卓倩看不到卓約，最初十分躭心，但日子久了，却又相信她已經溜出島外去，這樣當然也好。

卓倩學的越來越深。

儘管她很想小關，但既來之則安之。

她一定要學成才走。

卓約眞的走了嗎？當然不是。

她學費冰的武功，也十分用功。

她發現費冰的確比費雪還厲害些，這樣的絕世高手，以前居然少有所聞，可見武林中的高手大有人在。

她答應過費冰，學成之日，他要甚麼她就給甚麼，所以費冰教得十分有勁。

她經常偸看費冰的眼神，像火一樣炙人。

她一定要使那火燃燒下去。只有使他的火不熄，他才肯用心教，而且教最好的。

兩個月到了。

費冰很矛盾，時間到了，就算能得到她也不過一兩次，必然分手，不可能永久留她在此。

卓約當然高興，道：「費冰大哥，你的精粹武學眞的都教給我了？沒有留幾手？」

「沒有。」

「你以爲我可以到武林中去闖一闖了？」

「當然，武林的年輕女子，只怕找不出第二個是你的敵手，即使妳大姐只怕也不成了！」

「那眞是太好了！以前我從沒想到自己的武功在武林中會大出鋒頭，成爲數一數二的人物！」

「妳出去一試就知道，現在履行諾言吧！」

「大哥你要甚麼？」

「妹子，你眞的不知道？」

「哥，你要我的身體對不？」

「妹子，我喜歡你，怎可說得這麼難聽？」

「大哥，你對我這麼好，我當然要回報，不過……」

「不過甚麼？」

「大哥，我們不可能結合……」

「當然，那是當然！」

「而且我希望只有這一次！」

「一次，妹子，一次和兩次乃至於五次七次有甚麼分別？」

「大哥，話不能這麼說，我們的年紀相差懸殊，這種不正常的關係不可能永久持續。」

「不，絕非永久的。」

「大哥要多久？」

「在妳未與人結婚之前，保持這種關係……」

卓約本來一次也不想給。在這兩個月內，對方的確盡到力，不厭其煩的教她，糾正她，卓約也不是全沒良心的人，打算給他一次。

但現在她發現，一次打發不了。

甚至她這一生也揮不去他的陰影。

所以，忽然間她改變了主意。

「妹子，怎麼樣？我也不會妨礙妳，有時我會在絕對秘密的時間及場合之下找妳聚一下，絕對不會妨礙妳的。」

卓約勉爲其難地道：「費大哥，我答應你。」

山洞，還是那山洞。

只不過現在費冰的心目中却不是以前的山洞了。

的確應該有個「洞」字，那是「洞房」。

兩個多月，日夜思慕而不能動的人兒，現在就可以享受了。費冰眞的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大哥，你先寬衣吧……」

費冰匆匆脫光，這兒洞內地上有細細的砂，還有晒乾的海草，躺在上面有如躺在鴨絨中。

卓約此刻心中也很矛盾。

她只脫去了下衣。

費冰似乎也不計較這些了。

像餓虎撲食，渴驥奔泉往上一貼。「咯」地一聲，雙目一翻，身子猛一痙攣，就翻下身去。

可以說他的某一部份，還沒有碰到卓約的身體，就翻下她的身子，也翻出洞外，而且不停地翻滾。

這是洞口之內不遠處細砂上。

這洞口面向大海，是個不太陡的坡，高度只有十餘丈，下面就是大海，費冰一路翻滾落入大海之中。

他的「乳根穴」被制，明知九死一生却無法立刻解穴。

世上沒有那種高人能在滾動中，而且生命在九死一生中解開重要穴道的。他知道，這是一大劫難。

這劫難九死一生，可以說生的機會十分渺茫。

落水後已受了重傷。

因爲往下滾動時不能運氣或廻避一些岩石的撞擊，比喻說肋骨就斷了六七根之多。

他要活，就必須在半盞茶時辰內設法解穴。

因爲過了此限他會灌飽了海水淹死，或者被鯊魚吃掉，這一帶的鯊魚特多。此刻可以說他沒有多少機會存活了。

浪濤很大，好在海中並無岩石。

只不過一旦被沖到海邊，那就有岩礁了。

他當然很後悔，居然看上了這個心比蛇蝎的女人，教了她全部的精華，末了居然又來這一手。

悔恨之情，在這生死一線的檔口是有切膚之痛的。

當他發現浪濤中有一道魚鰭逼了過來，他幾乎暈了過去，接着就是裂骨錐心之痛。

他當然昏了過去。

人人都知道自己會死，所以死並不可怕。

可怕的事有二，一是死的過程，二是不知死後往何處去。

命不該死這句話，對費冰——不，他不叫費冰，他叫耿淼。他不是費雪的哥哥，而是她的丈夫。

費雪巡視海邊，絕對的巧合，把耿淼救上來。

已失去了一條腿的耿淼是昏迷的，而且全裸。

經過止血之後，才發現「乳根穴」被點過。

那是在「乳根穴」未解之下又被鯊魚噬去一條腿的，這會造成另一種重大的創傷，屬於經脈上的創傷。

「耿淼……耿淼……你怎麼樣了？耿淼……耿淼……快醒醒……你怎麼會……」

耿淼微微睜眼，目光中有歉意，也有恨意。

他的雙目中溢出兩行淚水。

只不過他不能出聲說話。

在「乳根穴」被制而未解之前，又被鯊魚咬去大腿的刹那，他是清醒的，但却不能廻避或抗拒。

若非如此，以他的功力，十條鯊魚也奈何不了他的。

在驚極、焦灼、絕望、無奈以及鑽心的裂膚之痛下，他昏死過去，這工夫也就是費雪救他之時。

人是救下來了，經脈猝斷而重傷難治。

所以他心中雖明白，却不能說話，也不能動。

費雪一邊爲他上藥包紮腿傷，一邊問着。耿淼只能流淚。

是恨的淚水還是懺悔的淚水呢？

費雪也是剛送走了卓倩才不過兩天的。

她不以爲耿淼會自己不愼落水而被鯊魚攻擊的。

況且耿淼的水中功夫也很高。

尤其怎會全裸，她想不通。在這五

天內，耿淼曾發過燒，數度昏厥，但在費雪的搶救之下，終於退了燒，有點起色了。

只不過還是不能說話，但能聽懂費雪的話。

費雪只好以問的方式再看他的表情來找答案。

是甚麼人能把耿淼制住丟入海中的？

這太不可思議了，這是必須弄清楚的一件事。

「耿淼，我問的話如果對了，你就點點頭如何？」

耿淼雖然不像點頭，他的眼神却像在點頭。

「是誰害你？是不是有人害你？」

耿淼的眼神似在點頭或默認。

「是黑道的高手？」

耿淼的神色是否定的。

「難道是白道高手？」

耿淼似又否定了這一猜測。

既非黑道也非白道，還有甚麼呢？

「是女高手？」

耿淼立刻就有了反應。

「女高手是老的？」

耿淼否定了。

「年輕貌美的？」

耿淼又肯定地表達了他的意思。

費雪大皺眉頭，幾乎以爲耿淼的神智仍然不清，只是胡亂以表情來表答無義意的事而已。那有年輕貌美的女人？

想了好一會，突然臉色微變，道：「會是卓布衣之女？」她絕對不希望自己猜對，所以十分注意耿淼。

耿淼又顯示了慚愧之情，却十分肯定。

「是卓女，她怎麼會？」

耿淼有痛苦之色。

「莫非她要離去時遇上了你，你動了淫心而向她施暴，却被她下了毒手丟入海中的？」

耿淼表示部份對又不全對。

「老色狠！你是活該！」

只不過耿淼的表情極爲痛恨，一個人如果作了虧心事，到了將死時，應不會隱瞞事實的。

「不是施暴，她會向你下毒手？我才不信！卓家的千金絕非這種人，你不必騙我……」

耿淼閉上眼，又流下兩行清淚。

他們夫婦的感情不怎麼好。

原因就是由於費雪有同性戀的傾向。

只不過還沒有到達仳離的境地。

費雪却也相信耿淼，他並不是色狠，不大可能强姦一個少女，如她知道對方是白道大俠卓布衣之女，那就更不可能了。

只不過耿淼却肯定是個年輕女人。

既是年輕女人，那還會是誰？

又過了五六天，耿淼的情況又好轉了些，却仍然無法說話，費雪再問，仍然表示就是卓家的千金。

耿淼表情已能强烈地表示，內心的情緒，也就是他未强姦，又被卓女加害的意思。費雪以爲可能是誤會。

如果耿淼確未見色起意而施暴，而卓倩也知道是她的丈夫的話，費雪絕對不信卓倩會下煞手。

這其中的情節，費雪又怎能猜中？

問題的癥結只在於一句話，那就是「卓家千金」。如果說明卓家曾有二女來過。這後果就不同了。

可惜費雪不知卓約又來過一次。

半月後，費雪肯定是卓倩行兇，決定出島一次。

儘管他們的情感不怎麼好，畢竟也是幾十年的夫妻。

尤其費雪以前同性戀被耿淼抓到，耿淼也沒有太過份責備她，只是冷淡些而已。

交代部下照料耿淼，並循序爲他服藥，費雪出島而去。此事她必須弄清楚。

＊　＊　＊

這是另一次大規模的行動。

對付關庸及卓布衣，「神蛛會」全部出動。

庸、卓兩人上次負傷早已痊癒，今夜又面對三十餘高手。領隊的仍是遲覺。

其餘的有齊天，「天地二怪」、江滔、包一鳴，婁英、「雪山三鵠」雷中雨、聞人俊及何九成等。

還有華歌及鄒揚及剛來的高手十餘人。

合計約三十人之譜。

這次對方有了經驗，絕不輕易損兵折將。

對方密查暗訪，終於找到了兩人的居處。

此刻大約二更時刻，雙方都亮出了兵刃。

兩柄劍要對付三十件長短不齊的兵刃。

兩人以肩並肩相反方向迎敵，在五十招內，兩人未落下風。

只不過關、卓兩人的武功再高，仍然敵不過人多，因爲這幾乎是全武林中的精英都到齊了。

除了年先生之外，全部都到了。

近來關、卓兩人常常研究武功，且作聯手之深入研究，所以能支持到七八十招才稍落下風。

對方三十餘人已傷了七八個。

暗器高手駱一葦在一邊俟機出手。

由於自己這邊人多，暗器出手要特別小心。

即使如此，對關、卓二人的影響也很大。

百招時，卓布衣已受傷，雖不重，但這種輕傷積少成多，仍然會失去作戰的能力。

年先生出現時，關庸爆發力突現，一招就傷了齊天和江滔。

另外一招在卓布衣的助攻下，又傷了遲覺。幾乎在此同時，關庸手中扣着駱一葦的瓦楞鏢閃電出手。

在駱一葦來說，這又是一次意外。

他以爲這麼多的人困住關、卓二人，關庸絕對無法反擊出他的暗器，也就是說，他可以爲所欲爲。

這一鏢射在駱一葦的脅下，立刻就倒下了，因爲必須先打倒他。

關庸道：「年五洲，我們單挑對決！」

年五洲笑笑道：「好極了，我早就期望這一天了！」

關庸和卓布衣此刻已分了開來。

那知這一分開，對方一湧而上困住了卓布衣。

關庸道：「年五洲，你們以多爲勝？」

「我答應你我二人對決，活捉卓布衣則不必費手脚。」

關庸要去爲卓布衣解圍，年五洲掄劍一攔。

這二人都是武林中的劍術名家。

他們的任何一招一式或者只是一劍，都是經典之作，後生晚輩也許要研究一輩子也未必能弄通。

也正因爲大家都不想錯過一瞻名家過招的機會，圍攻卓布衣的人就鬆弛下來。

即使如此，卓布衣仍然又添了兩道劍痕。

關庸和年五洲的功力即使有點差距，却絕不是五、七十招所能打出結果的，但是，卓布衣却慘了。

卓布衣絕不具備一人獨接十個高手以上的功力。

儘管這些圍攻他的高手精神並不很集中，他仍然在繼續增加創傷之中。

這情況關庸當然也知道。

不論關庸如何沉着，老友行將不支倒地，他能無動於衷嗎？

當卓布衣回劍自救時稍遲一步，被遲覺踩了一脚，又挨了齊天一掌時，包一鳴凌空又蹭了他一脚，簡直處於拳林腿浪之中。

卓布衣有點昏眩。

只不過他絕不能倒下。

他一倒下，老友就會提早失招，只要他能再拖二三十招，也許老友就能得手，他以爲老友還是要比年五洲高些的。

只不過，這局面的確危機重重，卓的情況使關庸隨時要注意，因而他自己的情況就很不妙了。

關、年二人的差距本就不大。

當卓布衣又中了遲覺一刀，肩衣裂開時，「天地二怪」又貼了上去，卓布衣把二人逼退，「八臂猿」婁英的兩截棍「嘩啦」一聲掃到。

關庸幾乎不敢看。

因爲卓布衣已無法閃過這一棍。

他大喝一聲，劍花炸開，年五洲本以爲他已技盡於此，且心神已散，不會再發威了。

年五洲要全身而退已不可能。

奇怪的一劍電閃而過，年五洲左大腿上出現一道血痕，這是大意之過，却也不是撿他的便宜。

要對付年五洲，非有眞憑實學不可。

只不過，關庸的左腰上的長衫也被挑破，傷及皮肉。

「嗆」地一聲，人影閃動，人劍合一把婁英的兩截棍盪開，現場上忽然出現了一位女郎，正是卓倩。

卓布衣大驚道：「倩兒，妳來幹什麼？」

卓倩道：「爹，有些人素日道貌岸然，還眞難以對他們下評語，但在今天這場面上，一個個却現了原形，幾十個有頭有臉的人，圍困兩個人！」

卓倩劍到之處，由於對方都太輕敵，未出三五招就傷了四個。

現在輪到對方吃驚了。

看來女兒不比老子差多少，而且路子也不同。

對方的人已傷了不少，加上卓倩全力拚搏，雙方仍然都沒有致勝的把握。

只不過關庸看了一會卓倩的攻勢，不由連連點頭，雖然看不出是誰的武功，却知道一時半刻沒有危險了。

於是關庸聚精會神地出招，年五洲就開始吃力了，因爲他的大腿上已流了不少的血。

關庸向卓氏父女望過去，由於卓布衣身上的傷痕太多，情況很不妙，這樣下去就可能失血過多而倒下。

關庸以「蟻語蜨音」向卓布衣發出了暗語，三人立刻撤退，關庸捨了年五洲，爲卓布衣開路。

似乎對方也無意攔截，攔也攔不住，只好眼看着三個人離去，在不遠處，關庸背起卓布衣疾馳而去。

卓倩全力追趕，僅堪堪落後。

一個更次之後，進入黑壓壓一片村鎮中。

穿過這小鎮並不落脚，在三里



外的三家村一個民宅屋後躍入後院中。屋中有人道：「什麼人？」

關庸道：「老毛，準備救人。」

不久，「翻天手」毛翔宇提燈走出，道：「誰受了傷？噢！莫非是那個打漁的老小子？」

把衆人引進，立刻爲卓布衣療傷包紮。

毛翔宇也同時叫老妻作飯待客。

稍後四人就先開始邊飲酒邊談了，首先由關庸說了年五洲率衆施襲的經過。

毛翔宇道：「兩位眞多虧這位大姪女救了？」

「可不是！這位姪女似乎出息得很多了！」

「是啊！」卓布衣倚在炕上道：「倩兒，才不過半年不見，妳在哪裡學來這一身的功夫？」

「說來話長。」她說了費雪的事。

「這個女人！」關庸道：「她和耿淼昔年是東南一帶的龍頭人物，後來不知爲何，很少看到他們二人在一起了。」

卓倩道：「費大姐似也未提過耿淼這個人。」

卓布衣道：「也許他們離異了。」

毛翔宇道：「他們夫婦二人要是能站在咱們這邊，也算是咱們大好的幫手，只不過……」

卓布衣道：「他們夫婦一向被視爲陰陽怪氣的，格格不入，加之此婦很醜，所以，交遊也很狹窄。」

毛翔宇道：「不管怎麼樣，大姪女能獲得這老怪的青睞，也算是十分幸運了，『緣份』二字似乎不可不信。」

卓布衣道：「關兄，年五洲傷在何處？」

關庸道：「在大腿上，不太重，却也不輕。」

卓布衣道：「要不，他們會不追嗎？倩兒，見過妳二妹和三妹嗎？」

「最近……沒有看到……」她如何能說卓約在島上的事，以及三姊妹和關永所發生的事？

「倩兒，妳們三人在外，爹眞是放不下心，妳對兩個妹妹可要多多照料，至少應該在一起的。」

「是的，爹，只不過要約束她們也很難。」

卓布衣嘆了口氣，道：「說得也是。」

＊　＊　＊

齊鳳到處找卓倩。

她對卓倩可謂感恩圖報。

最早她冒充卓倩，得到了她所想要的，而卓倩也沒有太敵視她，她以爲有卓倩在，小關也不會太排斥她。

所以她必須找到卓倩，有卓倩才會有她。

天黑了，匆匆入鎮，明明看到父親齊天和「天地二怪」等人在一起入了鎮，她却沒有打招呼。

既然父親不同意她和小關在一起，何必招呼。

吃飯時有個人坐在她的對面。

齊鳳差點歡呼起來，她本以爲是卓倩呢！

原來是卓約。

只不過能遇上卓約也好，道：「二妹，妳是自哪裏來的？」

「叫得那麼親！」

「當然，我和妳大姐是手帕之交。」

「我大姐呢？」

「我也在找她，一直沒找到。」

「關永叫妳出來找她？」

「對！在關永的心目中，妳大姐最吃香。」

卓約微哂了一下，道：「小關怎麼樣？」

「還不錯，好像武功又增長了不少。」

卓約道：「我們一起吃飯吧！」

齊鳳叫了菜飯，二人邊吃邊談。

卓約當然不會說跟費雪學武之事。

（未完・十）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